

書劍恩仇（新穎俠情冶艷愛情故事） 麥德・文

萬事烟雲渺渺，百年歲月忽忽，功名倦怠當知退，解甲正好該歸農，好山好水易得，學書學劍無窮，本文以書爲經，以劍爲緯，構成一個人間美好的一個奇妙愛情故事………

$4.00

第27年
31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新進作家麥德的作品，是篇愛情倫理、俠義恩仇故事——「書劍恩仇」。全文洋洋十餘萬言，以書爲經，以劍爲緯，結構成一個人間美好的奇妙愛情故事，內容充滿哀艷感人、蕩氣迴腸氣氛，把一個豪勇正義的舉人自投身朝廷後，更番創下驚人事蹟的經過叙述得淋漓盡致，過程令人感慨景仰，擊掌讚嘆，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虬龍倚馬錄故事「岳小玉傳」今期已告終結，過程曲折莫測，精采非常，作者龍乘風新作「雪刀」後傳故事「大盜奇謎」即將隆重刋出，敬希垂注。

馬雲的千門奇俠故事「機密」由下期起刋出，愛好閱讀刺激鬥智、互逞奇謀的讀者們萬勿錯過。

☆　☆　☆

第廿九期的「大天二」故事餘情未了，這個由鄉下小子而變成海盜人物的鄧焯，自從碧波染血，大難不死後，又野心復萌，冀圖獨霸海上的威信，於是逞勇悍、弄計謀，務求逐步得償夙願，但……？欲知他怎樣收場？下期「大天二之死」有交代。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20.00
	一年港幣	$239.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46.00
	一年港幣	$291.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06.00
	一年港幣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31期
（總號137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俠情冶艷愛情故事

麥德·文
可飛·圖

書劍恩仇

昏倒雪地　女郎相救

山徑遠，風雪路難行。走遍空林天又暮，窮途遇艷證前生。宿願早完成。

天氣陰沉，北風凜冽，早已飄下了鵝毛片的大雪，有一布服儒巾英氣勃勃的美少年，腰懸寶劍，手撐雨傘，正在這風雪中向前奔走，其孤單沉寂的心情，可想而知，尤其在這山坳中，人烟稀少，況又林木陰森，天又向晚，視綫不清，山岩上的斜坡險滑異常，因有大雪舖滿了的地方，高低莫辨，眞有行不得也之慨！

山徑荒涼，風雪愈來愈大，四無人跡，今晚投宿何處，不知如何是好，腹內飢餓，天又這麼冷，亂想之下，心意蕩然，脚下未能走穩踏實，身子一傾，撲通一聲就跌下去了，幸好下面有一塊橫石擋住，未曾墜落深谷，這塊橫石上面堆滿了積雪，所以未能受到任何損傷，這眞是萬幸，今天能逃掉這一大難，是夢想不到的，倘不是這位石公公攔住去路，此刻早已粉身碎骨了，縱或不死，也成殘廢！

這位少年驚魂甫定，由橫石旁邊爬起來，舉目四下一望，只見峯巒上的雪，已堆得銀裝玉砌，雖時近傍晚，雪光的反射，山路仍可辨認，惟風勢更强，林木間風聲怒吼，枝幹搖折，如末日來臨，又好像就要天崩地塌一樣！

少年把身上的雪抖了一下，勉强挨坐石上，手指僵硬，兩腿痠痛，雙足不能自主，他因走過太遠，週身痲木，早已動彈不得，稍一停歇，就更不能舉步了，蜎縮一團，恍惚自身被人抱起，展動不得，只有任其擺佈。

少年此刻雖未張開兩目，但他心內還是很明白的，感覺到已進入一座屋內，聽不到風聲，只聽得抱他的人脚步蹬蹬作响，又好像一步一級的朝上走去，他暗想，這是上樓，心裏雖是很急，而兩眼脹痛未能睜，身子不能自主，忽而一鬆，他已躺在臥榻上，昏然睡去。

少年僵臥片時，因得到室內的暖氣，人已逐漸的甦醒過來，略一睜眼，不勝驚異，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糊裏糊塗到了這裏，再一轉視，忽見對面窗下坐着一位妙齡女郎，端坐不語，更感到窘態莫名，回思一下，心神稍定，乃緩緩的問道：「在下誤入香閨，尙望小姐海涵，不過，在下怎麼能夠來到此地，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不是作夢吧？」說罷，仍作回憶，但已記不得了。

妙齡女郎半含羞態微笑着說：「公子勿驚、勿疑，且請去沐浴更衣，稍等一會兒，再行奉告……」

妙齡女郎喚一小婢吩咐道：「春紅，你快領公子到那邊去換換衣服，天氣太冷，免得着涼。」

原來這裏的房屋，乃是東西兩樓，春紅領着這位少年到了西樓，外面一間是書房，書架上堆滿了書籍，牆壁上還掛了些長劍、大刀，及弓箭等的武器，窗明几淨，廊下陳列着無數盆臘梅，水仙，並天蘭之類的盆景，點綴了冬天的一派景象。

裏面一間是臥室，床帳被褥，舖設整齊，箱籠衣架，異常雅潔，旁邊有一小門，直通盥洗處所。

小婢春紅先走進去燃亮了燈，白石浴盆裏放了大半盆的熱水，直覺暖氣洋洋，熱氣直冒。

春紅料理完畢，走出來道：「公子請進去吧，裏面架子上有內外衣服及袍罩等任其取換便了。」說罷，隨手將門掩上，然後退去。

少年脫去濕衣，沉浸在浴盆裏約半小時，全身舒暢，浴後，精神恢復如常。回頭一看，橱架上放着襯衣，短襖，棉褲及袍套各式俱全，均是多種綢緞面子的皮棉袍子，他先換上裏面的襯衣，短襖，棉褲，再揀了一件元色絲絨袍子穿上，對鏡子去一照，正好合身，待濕衣乾了，再脫下來還人家吧！

少年剛穿好衣服，正待開門出去，忽聽小婢春紅在門外高聲叫道：「公子洗好了嗎？快點請到東樓去，晚飯已準備好了，我家小姐已在那裏等候你呢！」

小婢春紅手提羊角風燈在前引路，少年隨後跟着，繞着赤色欄杆，東西相隔，約有十數丈的距離，片刻已至。

妙齡女郎早已站在東樓門側，含笑點頭道：「天氣太冷，快請進來坐吧！裏面要暖和得多。」

少年忙擧手一拱道：「多蒙小姐盛意，在下何以敢當，小姐先請。」說畢，他也隨後步入東樓。

東樓的間數大小與西樓一樣，外面這一間，陳設得更爲精緻，兩邊橱內也堆滿了許多書籍，古玩珍品，窗前几案上，擺着繪畫用的各種顏料碟子，筆筒內插滿了大小毛筆，右邊壁上掛了一張古琴，並有一把寶劍，正中放着紫檀八仙桌子，杯箸擺在東西兩面，上面已放滿了許多美味佳餚，熱氣騰騰，香味撲鼻，桌前紅燭高燒，光焰照人，高坐着一對青年男女，好似劉阮之入天台的故事又重演耳。

妙齡女郎微笑指着東邊席位說道：「公子請這裏坐，不要客氣，拘禮反而俗態，山野之間，無甚佳味欵待，希望隨便最好。」

少年此刻不像先前發窘的樣子，神色間也活潑了許多，連忙點頭答道：「蒙小姐賜坐，恭敬不如從命了，那麼，在下不再作客套就是。」告坐後，便在東邊坐下來。

妙齡女郞見客已坐好，她自己就西邊主位相陪，命小婢春紅斟酒，擧酒肅客道：「請先飲此杯，以示歡迎之意。」

少年忙舉杯答道：「在下借花敬佛，以達謝意，請小姐滿飲此杯，在下還有許多不明之處，務懇不以冒昧，並乞賜教是幸。」

妙齡女郎亦舉起酒杯靠嘴邊微沾了一下，以示回敬不會吃酒的意思，忙着舉箸道：「請先吃菜，公子諒也餓了，稍停一息，自當奉告。」

少年肚中雖然飢腸轆轆，但他暗想她們主婢兩人山居在此，其他有沒有什麼親人，何以又來救我，所以先要詢明究竟，好釋疑團。

當即站起來懇切的說：「我有不情之請，希望小姐能夠先說明原委，使我心內才能稍安一點，否則食難下咽了。還盼小姐原諒我這一請求吧？」

妙齡女郎輕輕嘆了一聲說：「言來話長，我們邊飲邊談好嗎？妾家先代世居山東曲阜，累代簪纓，至我父已算是九代的繼承人了，我父複姓皇甫名松年，官至兵部侍郎，他的官爵並非全靠祖上的餘蔭，而皆是由他自己的軍功所得，他生性剛直，不與權奸為伍。人有所為不當，便當面斥責，絕不稍留情面，雖權勢顯赫者，亦不畏懼，因此，結怨者含恨於心，便用計陷害他！」

她繼續又說：「吾父自被冤遇害後，吾母盡節，全家傭僕大半均遭慘戮，財產入官，房產封鎖，父母只生妾一人，小字盈盈，生來最喜歡讀書，父母愛焉，延師課讀，對于琴棋書畫，都能有所領會，自愧生來命薄，未能獲享人間溫暖，徒抱終身遺憾！」

少年點頭嘆道：「一門忠義，後世典型，如此遭遇，太慘了！聞之令人痠鼻，還有一點，小姐尚未道出令堂大人出自係何名門貴族，亦請賜告。」

盈盈含淚答道：「家母武功文事，亦屬巾幗佼佼者，佐先父不少勳業，我外祖父孟楨字幹甫，官拜文華殿大學士，早已去世，母舅孟耀先，河南開封知府，携眷在任，我只聽母親嘗談外祖家的事故，我從來就沒有到過河南，唉！這些事都已成為過去，眞不堪回首了！」

少年驚喜道：「如此說來，小姐就是在下的表妹了，幸會，幸會，在下名叫孟榮，乳名榮哥，孟耀先就是我的父親，這眞太巧了。」

盈盈訝然回憶道：「我母昨晚遣人告知，說今天有遠客經過，我當相助來此，須要殷勤招待，這是我身上的至戚，萬萬不可錯過。」

孟榮茫然道：「姑母早經鸞馭，何得遣人告知表妹，況仙凡相隔，抑係夢寐間事嗎？」

盈盈正色道：「請兄勿驚勿懼，小妹實非人也，妹與兄忝屬自親，絕不相害，鬼與人，境雖殊其理則一，妹枉讀詩書，生不能手刃權奸，死亦難變厲鬼，將來須藉兄之力量，大義除奸，使先人得安泉壤，此妹之願耳。」

孟榮聽她一番孝意，已屬欽佩，又見她端莊美麗，實與生者毫無差異，而畏懼之心全消，乃慨然應道：「表妹勿憂，愚兄此後如能力所及，得有寸進，自當設法報仇，以慰姑父之靈。不過，現在愚兄亦因家內迭遭大故，棲身無所，且讀書未成，功名未就，徒呼負負，又將奈何？」

盈盈急忙問道：「表兄府上怎樣變故，舅父舅母兩位老人家安否？有什麼不如意的事，請快說吧！」

孟榮放下酒杯嘆道：「噯，家父素有痰喘疾，去秋復發，延醫不治，未幾逝世，家母因哀傷過度，亦于今春棄養，當時愚兄守着遺業房產，還可以免維生計，豈料禍不單行，月前因隣家起火波及，又遭回祿，房舍變為廢墟，家人星散，孑然一身，此行專為赴京投靠先父舊交之戶部侍郎郭尚義府上，假地讀書，準備明秋朝考。今末路窮途，不意蒙表妹搭救……」

盈盈現出同情與憐憫的神色道：「舅父舅母既然均已去世，家裏又無所顧慮，表兄不須赴京投靠他人，希望就住在這裏讀書，也是一樣的，對兄的一切供應，小妹還可以負担得來。」

孟榮暗想，曾聽母親說過，有一表妹在當時全家遇難時，她已投井而死，目前出現雖與生者無異，但將來是不是能長久相處，總屬疑問……

盈盈見孟榮遲疑不決，遂說：「兄莫懷疑固執，妹雖拙劣，頗知禮義，今兄在困厄之中，適時濟助，亦理所當然，況我之陽壽，仍應有數十年光景，上帝因我是一孝女，准許我回生人世，就在旦夕有旨下來，即能再獲人間溫暖，那時就不要再拘形跡了。」

孟榮沉思片刻道：「但願如此，愚兄並非懷疑固執，以為陰陽相隔，倘長久住此，誠恐有所不便，反而使表妹添出許多的麻煩！」

盈盈笑道：「人定可以勝天，至誠可以感人，妹之遇兄，實非偶然，此山乃泰嶽之東峯，山下即妹家當日之舊第，彼時在錦衣衛前來搜索之際，妹一時倉惶無措，手內只捧一鐵匣，內藏吾家歷代所存之金玉珠寶，價値連城，後園有一深井，情急躍下，幸斷瓦頹垣倒伏於上，留待將來掘取，此後之生計一切，足可自給無虞了，妹如再回人世，又有何不便之處？」

孟榮聽盈盈滔滔不絕的說出詳細經過及將來的準備，自覺滿心歡喜，便道：「我此刻煢獨無依，任憑表妹吩咐，愚兄倘有寸進，則感恩不盡了。」

盈盈微嘆道：「還講什麼感恩不感恩，至親骨肉，又不是外人，兄今夜就住西樓裏間，外面書房，各種書籍皆有，任意選讀，請兄一心讀書，力求上進，其餘一切概由妹負責處理，不須兄顧慮。」

「還有一事奉告，」她又說：「在妹未還陽時，日間不能與兄謀面，晚間仍由春紅奉邀，在白晝沒有我們陪侍，請勿遠離庭院，以免外人論長道短。」

春紅換酒加菜，二人略飲了數杯，方端上飯來，吃罷離席，又送上名茶，是山泉所烹，其味芬香純厚無比，據云久服可能令人益壽延年！

二人又談論了一下書、畫、琴、棋的至理，言來精確深奧，引證旁雜，談得很投機，互相推崇贊許。

盈盈見夜已深了，忙站起來道：「對不起，只顧談話就忘了時間，請兄去西樓休息吧。」

春紅送孟榮至西樓，將門啓開道：「公子請進去吧。裏面的茶水及點心食物都已齊備，夜間如餓，請即隨意食用，至於日間早中兩餐，自然有人按時送至，毋須公子勞心，小婢告退了。」

孟榮進入西樓，見裏面燈燭輝煌，詩書滿架，走至架前，隨手抽了一本來看，乃是古今文選，又抽了一本乃是六朝文集，把兩本書携至牀口坐下細細翻閱，一點也看不下去，在燈下來回踱步，心內想，今晚所遇，實在好奇怪，果眞成為事實，那可是我的幸運了。

書案上有現成筆墨，提起筆來一揮而就，寫的是：「命舛時乖隻影單，椿萱凋謝白雲寒，現今記取簪花日，報德除奸不畏難。」這四句詩已經流露着感恩圖報的心理，他的誠篤已可概見了。

口裏有點乾渴，倒了一杯茶，正在品嚐玩味，忽聽鷄聲已經亂叫，他即至臥室，脫衣就寢，一覺醒來，紅日已透入窗紗了。

連忙起身，就盆架上洗了臉，桌上擺的點心，隨便吃了一點，從此他就在西樓讀書，足不出戶，中午在不知不覺中飯菜就已送至，飯後略事休息，仍繼續他讀書求進的工作，晚間自有小婢春紅前來請去東樓共餐。

盈盈迎着笑問道：「表兄昨晚還睡得好否？環境一切可能適合，有待改進的地方，望即告知。」

孟榮很為感動說：「表妹說那裏話，我今落魄無依，蒙予收留，已屬感激不盡，況現在以人生所需，無一不備，還講什麼改進，表妹如此講法，眞叫我汗顏無地了。」

盈盈又指着橱架道：「這裏各種書籍，都是祖上傳下來的，兄還可選讀，惟先父所存留的衣服之類，不知能否適用，如不合穿，當可僱人另製。」

孟榮把身上穿的一件大毛皮袍一拉道：「我站起來，你看，不是很合身嗎？這是姑父的遺物，我還約略記得他老人家的聲容笑貌呢！」

盈盈聽了想起父親，不覺黯然淚下道：「睹物思人，我與父母雖然時有聚晤，但這些衣服，他老人永遠不能再穿了，所以我覺得傷起心來。」

孟榮神色不安道：「我眞抱歉，引起表妹的傷感，我不提起姑父，又何致觸動表妹的孝思。來，我先罰一杯酒，表妹不要再傷心吧？」

盈盈嗤的一聲笑了，媚眼視着道：「表兄眞會戲弄人，快吃飯吧？我要到西樓去看看……」

二人吃了晚飯，小婢送上洗臉巾並漱口水用畢，乃隨着春紅手提的風燈前導，慢步曲欄。

雪後雖然已轉晴，惟寒威更甚，滿天仍是陰暗，不見星月，好在事先早已把東西兩廊上的掛燈點亮，西樓上燃着熊熊的炭火，室內暖氣洋溢，與外面宛如兩個世界！

孟榮讓盈盈坐在窗前的椅子上，自己則在對面相陪，春紅倒了兩杯茶送來，大家就圍着火爐取暖。

盈盈一看桌上放着孟榮所看的書裏露出一張紙條，原來這張紙條，就是孟榮所寫的一首七言絕句，她吟哦了一下道：「這是表兄的佳作，很好，不過，我替你改換一個字，就是要把『報德除奸不畏難』的德字改用『國』字，為臣民者宜以報國為先，況報德二字是私人意見，也不如報國來的响亮有力，希望表兄此後不要再談知恩圖報的話才好，小妹是一個閨中弱女，什麼事還要全仗表兄的維護！」

盈盈提筆說道：「我也奉和一首。」寫成四句是「青雲有路雁行單，松柏堅貞豈畏寒，繼晷焚膏須努力，鵬程萬里有何難。」寫罷，擲筆相視而笑。

孟榮謝道：「承表妹在詩裏的規勸，我自當謹記，絕不虛耗光陰，還懇表妹不時策勵與指導才是。」

盈盈笑道：「表兄又講笑話了，以表兄的天資聰敏，毋須小妹贅述，不過，總是努力不懈的好，如裘敝囊空的赤季子，在求學時期，何等勤苦發奮，後來顯耀當世，這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盈盈嘆道：「人生的際遇，各有不同，有坦途也有逆境，我倒忘了，昨晚因時間太遲，未能道出吾父所遭遇陷害的經過，略為補述一下……」

孟榮答道：「我也忘了，因恐引起表妹的傷感，不便追問，今表妹提起，請你不要傷心，直敍其事好了。」

盈盈瞪了他一眼，暗想好個多情的表兄，又要我講，又叫我不要傷心，不由得好笑起來，輕輕的應了一聲道：「嗯，我父松年公任兵部侍郎時，朝內奸黨弄權，矇上欺下，我父平素剛正不阿，意欲揭發其短，奈事機不密，反被誣控先父在出兵禦寇之時，按兵不動，坐失機宜，結果，皇上仁慈，念先父素來忠正，未予深究，只解除侍郎一職，降調雁門邊地鎭守。」

孟榮急忙問道：「姑父怎不請求退歸林下，以免與奸人為敵，但朝裏豈無一二賢臣出面來主持公道呢？」

盈盈嘆了一聲道：「現在是君主時代，趨炎附勢者有之，誰人敢無故招惹是非，事不關己，只有袖手旁觀，誰肯在虎頭上捉蒼蠅，自討苦吃呢？」

雁門關以外，地帶荒涼，動輒千里渺無人烟，這座關雖是我國與外胡的地方相接，但在當時武備廢弛，城垣失修，似此情形，駐兵防守實非易事。

皇甫松年是一文武全才，又且忠君愛國，尤能盡其職守，自他到了這座邊關，立即修築關隘，備糧運草，訓練士卒，連夜拜發奏疏，詳述原駐之一千人，因不敷担任防守，請即速派兵馬一千，及所需糧草，以備待機前進。

奏疏一上，未見一兵一卒調來，而糧草更屬沒有，反而責他自到邊關未能與敵人出陣一次，竟先請增兵額及補充糧草，究何用心？

皇甫松年見上面如此責問，只有搖頭嘆惜，不得已復具本奏明敵人搔擾邊關，時來時去，他是一種游騎性質，我方宜蓄養精銳，以一部份兵力守關，以一部份兵力也作游騎式追擊敵蹤，再以一部份兵力去攻他的老巢，使敵人首尾不能相顧，破敵必矣。

自這道奏章上去後，更如石沉大海，

忽報有聖旨下來，嚴詞斥責，令飭督兵前進，毋再延誤，以冀能將功折罪。

敵寇率領胡騎有八千之衆，分三路向雁門關撲來，銳不可當，關內的士卒，因日久均已困乏，苦守數月，糧草不濟，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皇甫松年左思右想，如何才能應急，敵兵如此浩大，我軍羸弱不堪，且糧草又已告罄，成敗不論，生死無關，我怎能就這樣束手待縛呢？

次日黎明，齊集將士道：「胡人兵臨關外，意在强奪我土地，殘殺我軍民，擄我妻女，刦我財帛，我們人數雖寡，只要齊心合力的與他拚鬥一場，才有生路。」

當下挑選了精壯八百名，以四百名分左右翼，定于二更時分，繞至敵營後面埋伏，再以四百名由城內殺出，只留老弱二百名及百姓分別守關，屆時以火爲號，便可擂鼓吶喊以助聲威。

關內的人馬都已飽餐了一頓，準備應戰，出關按照預計進行，皇甫松年至關上巡視一番，忽見敵營火光照耀，各營大小有如星羅棋佈，煞是驚人，回望關內一片沉寂，他心想，敵人此刻自恃兵强，絕不把我們放在心上，我不趁此殺出，更待可時。

皇甫松年率領士卒，一馬當先，手執方天畫戟，白鎧銀鬚，雖年逾五旬，仍是威風凜凜，關外放下弔橋，發一聲喊，與四百人馬一齊直向敵營衝去！

時近二鼓，敵營上下早已吃得酩酊大醉，只有幾名巡夜，一見許多人馬殺來，早已慌做一團，遇着的就難以生還了。

只聽關上一聲炮响，火炮齊明，擂鼓吶喊之聲不絕，左右翼的兩支埋伏也從後面包來。

敵人營內正在睡夢中驚醒，也來不及穿衣，拿起兵器就往外跑，要逃已來不及，中軍營帳已經着火燃燒起來，自相踐踏，又被進來的人馬亂砍一陣，早已屍橫遍地了！

敵營主帥木旱木德聽見殺聲驚醒，只見火光燭天，營內人馬混亂，無法辨認，嚇得他魂飛魄散，提着大刀從營後騎着一匹禿馬落荒遁去。

這一仗乃是將士奮勇，個個爭先，又乘其矜驕無備，才能够有此大獲全勝的成果！

敵人以八千之衆，如泰山壓卵之勢，不意竟被我軍猛力反撲一下，使敵人無所逃避，得能逃離戰場而走脫者，只不過數十騎而已。

戰場上靜寂下來，所獲輜重糧草無數，計點人數，三路分出去的八百人，不曾缺少一個，大家歡躍異常。

皇甫松年忙吩咐衆將士道：「現在我們雖已獲勝，諸位辛苦了，請暫時不要休息，第一要派兵追拿木旱木德，第二要將死屍掩埋起來，望大家再辛苦一次吧！」

整個戰場收拾好了，天已大亮，追拿木旱木德的人馬也空手而回，並將獲得敵營的糧草馬匹等運回關內，是日大犒軍民，歡呼慶祝。

捷報傳到京裏，皇上自是喜悅，無奈奸黨進讒，以爲此次勝利，乃主上恩威所致，並非皇甫松年之功，前者按兵不動，屢失機宜，若不是陛下英明，嚴旨切責，何得有今天這樣的徼倖。

皇上笑道：「雖然如此，這次我方獲勝，已使胡人喪胆，他的功勞也算不小，應該要記功加賞才是。」

奸黨詭以皇甫松年原以犯罪降調，現在正好將功折罪，俟將來有功再記，目前祇須賜羊酒食物，並派員前往，表面上是溫慰，實際要看他後效如何，因爲他是降調來此，難免不無怨恨，況者無請求發兵催餉，均屬藉故延宕，若不加以監督，恐貽後患。

皇上偏聽了一面的讒言，認爲不無也有點道理，遂聽他們爲所欲爲了。

胡人吃了敗仗，木旱木德回去，忿欲報此仇恨，派奸細潛入中原，持[illegible]責詢，奸黨以除去守將爲約，從此便定下一個陷害的計策來了。

不日就傳說有旨意下來，謂皇甫松年勾結胡人放走木旱木德，這眞是晴天霹靂，使雁門關全體的軍民無不痛恨，這樣迫害忠良，眞是暗無天日了！

皇甫松年謂大衆道：「我們爲臣下者，只是遵從上意，我雖然連受冤屈，我亦毫無怨意，惟此心可對天日，生死又何懼哉！」諸將士及百姓皆落淚嗟嘆不已！

外面亂嘈嘈的報說聖旨到了，皇甫松年跪下迎接，有太監雙手捧着聖旨，步至官衙內面南朗讀：略以揮戈殺敵，是守土者之責任，執法以繩，乃邦家之典則，茲爾皇甫松年前此因案降調邊陲，以資儆戒，朕因念勳舊，未予深究，爾應仰體天恩，知所圖報，既經派駐邊關，屢以請兵請餉爲詞，朕以滅寇心急，嚴飭督師前進，爾知無所掩飾，乃重創胡騎八千之衆，奈何功虧一簣，敢將胡營主帥木旱木德私自放走，其通敵之心，已明顯矣，着即拘解來京治罪，遺缺着由副將卜崇賢升任，欽哉。

皇甫松年起來先請過聖安，再與太監見禮道：「聖上聽信讒言；謂下官放走胡營主帥，這是天大的冤枉，胡人雖有八千之衆，只剩數十騎逃走，時值深夜，木旱木德乘機兔脫，下官曾派兵追殺不獲，並非下官放走，聖上若能補充兵餉，假以時日，而破敵不難，今竟欲加害，下官又有什麼可說呢？」

太監也勸以勿憂，是非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倘或聖上眷念勳臣，或可脫離這一大難，爲大人祝福吧！

皇甫松年只一人來此，並未携眷，故沒有依戀，隨着太監一同進京，關內百姓及將士皆痛哭相送，他心內倒覺得坦然，乃用好言安慰，叫他們協力帮助保守此關，我雖帶罪進京，但我的心仍是忘不了各位的熱情和這塊國土呢！

太監率領錦衣衛押解了皇甫松年在路上躭延了十餘日，方才到京，交送在監獄內，候旨審訊。

不數日旨意下來，這位審訊官早已得到奸黨的指示，表面是審訊問供，實則以結束他的生命爲目的。

獄卒把皇甫松年帶至堂上，上面坐着一位審訊官，趾高氣昂的問道：「你所犯的罪，你知道嗎？快快從實招來，以免受刑。」

皇甫松年雙眉一揚道：「下官沒有犯罪，叫我從何招起，你就是動刑，我也是無供可招的。」

「取過聖旨來，」審訊官陰險的一笑說：「你敢不跪下來照實說嗎？如再不說，我就不客氣了。」

皇甫松年哈哈一笑道：「你逼我承認犯罪是不可能的，我自奉調邊關，朝夕訓練士卒，與軍民合力抵禦，因兵力單薄，曾兩上奏疏，請增兵餉，概未邀准，最近以一千老弱之兵，大破胡人八千之衆，正擬部署，直搗敵巢，以靖邊患，不意旨下，下官愚昧，還請大人說明我是犯的什麼罪名？」

堂上一聲喝道：「把夾棍拿來！」兩邊衙役把夾棍一夾一收，就聽得骨節响聲，人已昏過去了。

左右衙役連忙噴上冷水，皇甫松年才稍微甦醒過來，額上汗下如雨，有氣無力說道：「我沒有犯罪，硬要屈打成招，就是打死了，我也不會招認的，究竟我犯罪的證據又在那裏？」

審訊官說：「你要證據，我問你，你既能將胡營八千人馬已殺得所剩無幾，何以他的主帥竟能漏網逃脫，况他是一個主帥身份，與衆不同，一看便知，你如不放他走，他是絕對逃不了的。」

皇甫松年忍着疼痛，以不屑的語氣說：「這就是我犯罪的證據嗎？當夜我軍衝入胡營時候，我們只有四百人進去，敵人雖在睡夢中，但敵兵有我們二十倍之多，混亂之中有敵即殺，即至奔入中軍，敵營主帥早已易服遁去，並不是我們放他走的，幸我事先埋伏在左右兩翼人馬合併殺來，以及城上擂鼓吶喊助威，敵人在深夜驚醒，不知所措，以爲我援軍到了，但不知有多少，使敵人心慌，不戰自亂，我們才獲此大勝，我們打了勝仗，還說我們有罪，總之我沒有愧對國家，大人不妨派人到邊關打聽我離開的這天，地方父老對我一切舉動，便能分出皂白。」

審訊官聽了一時也無法對他，只有請旨再行定奪，次日晚間，刑部送來密件，逐將皇甫松年帶至刑場用絞刑勒斃，時年五十二歲，是夕正下着細雨，夜色昏暗，有助悲慘之狀。

獄官遣人暗將皇甫松年屍身運出，交由他的舊屬送往山東皇甫墓園安葬，並轉知他家屬逃走，以免一網打盡。

皇甫松年門第雖大，而人丁不旺，只是夫人孟氏與小姐盈盈，其餘男女僕人倒有數十餘口，孟氏夫人聽說老爺被害，已經痛不欲生，再又傳來要拘拿全家問罪的消息，更屬沒有了主意，又想老爺既是盡忠，我也應該盡節，祇有相從老爺於地下才是，哭罷遂懸樑自縊！

盈盈細述了半天，已經泣不成聲了，復又補述道：「我當時目睹父母雙亡，心如刀絞，叫家人將母親掩埋在後花園之中，剛好完畢，聽到外面的人聲忽然嘈雜起來！」

「小姐，不好了，」女婢春紅慌張的喊進來說：「京裏派人來拘拿我們全家，怎麼辦？我們還是從後門逃去吧？」

「啊，來不及了，唉，又從那裏逃？」盈盈抬起頭來道：「紅兒，你趕快自己想法走吧！我已打定主意，你不要顧我了。」急忙中顧不得一切，只拿了一隻鐵匣，直奔後花園內，東南角有一枯井，一躍而下，以解決了我的驚慌與痛苦。紅兒見我投井，她也投環自盡，所以我們主婢至今仍是相依，情逾姊妹。

孟榮聽了這一慘絕人寰的事實，除了恨着奸黨的殘毒，也陪着落下幾點眼淚，免不得勸慰一番。

岱嶽東峯這一座古老別墅，自皇甫松年遇害後，就很少有人來此，原來是他準備年老解甲退居之地，外人知道的很少，儼然是世外仙境。

孟榮雖然年少，但他本是極穎悟的佳子弟，今既承表妹如此關注，倒也感恩自勵，以期將來成就，有所圖報。

盈盈雖然愛慕表兄，但她更是知書守禮，平時非有事商詢，絕不輕易前來，以免妨碍他讀書的時間。

孟榮奮志讀書，孜孜不倦，每夜常讀到更漏三下，方才就寢，日間他也不出這座樓房，一心一意的與古人爲伴。

書架旁邊原來也掛着寶劍，劍柄鑲金鏤玉，大紅穗子繫在柄端，他瞧着不由好奇心動，抽出來一看，驚訝不已！

寶劍的光芒四射，寒氣逼人，連稱：「好劍，好劍！」口裏說着，手內也就自然舞動起來。

起初劍勢緩慢，左右旋繞，後來漸至快速，環繞盤旋週圍上下，只有一團白光，而不見他的人影！

頃刻間這一團白光滾至門側，倏然收住，現出了一位英俊的美少年來，按劍而立！

「舞得眞好，是上乘劍法。」盈盈含笑走來說：「表兄有如此技能，可敬可喜，將來也可用以濟急防身的。」

孟榮在舞劍時，一心貫注劍上，即舞罷後方欲轉身，忽聞有人叫好，嚇了一跳，再一回顧，方曉得是表妹讚美他的劍法，不覺臉就紅了，遂說道：「那裏，那裏，表妹如再誇獎，叫我就無地自容了。這還是我父親教給我的，自家內起了變故後，也就沒有興趣再學它了，表妹諒必精於此道，還望指點一二。」

「指點則不敢當，以後互相切磋罷了。」盈盈說着，仍然站立在外邊，並未移步。

孟榮連忙放下寶劍，迎上前笑着道：「眞對不起，竟忘記表妹站在這夜空天冷的室外，沒有請進，我眞是糊塗極了，表妹快進來坐吧！免得着了凉，那才是罪過呢？」

「那倒不妨事，我自從離開了人世以來，此身已改變了過去體弱的習性。不畏寒暑，對風霜就無所顧忌，承兄關懷，使得我內心自然的溫暖起來。」盈盈感慨的語氣，說出了內心的苦悶。

孟榮見盈盈仍站在原處未動，心內也惶惑不安，是不是又觸動了表妹的傷心，想欲相勸，又不知如何說好，兩人俱沉默下來，無語而立。

「小姐，快回去休息吧？時間已經不早了。」春紅提着燈籠，連聲喊了進來。

「噢，噢！」的兩聲一齊應着，孟榮與盈盈都才醒悟過來，兩人均以時近午夜

，互相道過晚安，各自回房休息。

仲秋的天氣涼爽，孟榮于晚飯後正欲溫習詩書時，忽聽仙樂悠揚入耳，由遠而近，俄聞有一種異香自外飄來！

孟榮正驚異間，不覺被這種異香刺鼻，昏昏的伏几而臥，恍惚見一武官打扮的騎馬而來，後面有四人抬的大轎，最後面跟着一頂小轎，僕從報道：「老爺送小姐回來了，快點迎接。」

孟榮慌忙避到路旁，不意脚下一滑，一個站不穩便倒下去了，大叫一聲，醒來却是南柯一夢！

他想着剛才的夢裏，明明說是老爺送小姐回來，究竟是怎麼回事，想得出神，也忘了身在何處。

「表少爺，快點開門，快點開門，向你報喜來了，小姐與我都還陽了，快快看我們小姐去吧？」春紅趕忙催道。

孟榮驚喜道：「這眞是大喜事，也是姑父母家一門忠義，使你們主婢得上帝垂憫，賜予再生，我在這裏先向你道喜。」說罷便是一揖。

春紅覺得不好意思，向旁邊一讓，嬌叱道：「不要向我作揖，快去東樓見見我們小姐是正經。」

孟榮隨同春紅逕至東樓，見盈盈裝束艷麗，面貌較前美好，遂上前拱手一揖道：「恭喜表妹，從此壽登無量，愚兄爲你道賀來了。」

盈盈含羞欲語，不覺又流下兩行清淚，微微一嘆，說道：「從前父母在堂，何等憐愛，今小妹雖然有幸生還，而雙親不在，仍然要過着無父無母的生活，且父母飲恨黃泉，含寃莫白，輾轉縈思，何時能已。」

孟榮睹此情形，便勸道：「表妹初返人世，生氣沒有復原，還要多保重，多休息才好。」

「早飯預備好了，」春紅跑來說：「請表少爺與小姐快點趁熱吃吧？免得涼了，吃下去不舒服。」

孟榮含笑說道：「表妹不要亂想，空作無益之悲，且去吃飯休息一下，我現在不餓，要回去洗臉，等會再見吧！」

盈盈止住了悲傷，站起身來送孟榮至走廊外面，回轉身來見春紅在等她，便忙隨着吃飯去了。

時光易逝，忽又臘盡春回，她心內想着，從此不同過去，我須要振作起來，家內有許多事要處理，外面沒有男傭，那怎麼行呢？

遂連忙寫信叫從前的老奶爹與奶娘一同到來，豈不是最好的一個辦法，主意打定了，她的精神也就爽朗起來，有說有笑，與春紅商議着如何整理家中一切，惟所憂慮者，恐怕奸黨獲悉，再惹出痲煩，我這裏仍須隱藏不露眞實姓名，以免傳揚出去。

山居雖是寂靜，而鳥雀聲喧，青葱林木，已覺得春光又臨大地了，在當時交通不便，山坳偏僻，外人不易找到，惟她的奶爹或奶娘從小把她帶大，知道山上有所別墅，故在得信後，就趕忙起程，在路行了幾天，這日已到山下。

這位奶爹姓林名忠，家住的地方，距離皇甫舊第也有百里之遙，他們夫婦兩人是在皇甫松年生前就被他的兒子迎歸奉養，所以幸未牽連，豈知在他們離去之後，就發生了天大的禍害，傳聞老爺一家遇害，心內雖然焦急，只有痛哭一場，別無辦法，他們是下人，更無多大能力可以帮助，今見小姐信召，心裏又是喜悅，又是難過，終可一舒胸中的苦楚了。

大門外有敲打叫門的聲音，春紅連忙下樓將大門開來一看便叫道：「奶爹與奶娘來了。」

奶爹與奶娘迫不及待的說道：「春紅，小姐在那裏，現在好嗎？」

春紅回頭把手一指道：「小姐在樓上，很好，我帮你們拿東西，快把行李一同搬至樓下廳旁的耳房內，趕快去見小姐，小姐這幾天，時時刻刻都在念着你們，這可好了。」

春紅領着林忠夫婦將包裹行李放置妥當，三脚兩步的跑至東樓高叫道：「小姐，奶爹和奶娘都來了，還帶好多吃的東西，眞虧他們也夠累了。」

盈盈「啊」了一聲，便走出東樓門外，將下面叫道：「奶爹，奶娘，你們辛苦了，快點上來吧！」

林忠夫婦也很緊張的回道：「我的好小姐，今天才能見着你了。」說罷，他們夫婦均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了。

盈盈也自落淚，反而說不出話來，她回想自父母去世後，除了春紅作伴，根本就沒有一個親人可以訴苦，今見到往日乳養過她的奶爹奶娘，不啻就等於見到她的親生爹娘一樣，便一把抓住奶娘的手哭道：「奶娘呀……我好苦，我家遇了這宗大禍，叫我如何過得下去。」說罷又大哭起來，引得奶娘摟着她哭做一團，大家正在傷心不已。

忽然聽見有一蒼老的聲音說道：「我勸你們都不要哭了，事情已過去了，再哭有何益，我看，想法報仇，就比哭要好多了。」

原來說這話的聲音，是從東西兩樓相連的天橋中間發出來的，再一細看，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白袍老者，鬢髮如雪，長髯飄動，腰懸短劍，手中執着拂塵，含笑站在那裏。

「奇怪，這人是那裏來的，我們竟不知道。」春紅自言自語的說。四人皆朝着這位老者瞪目而視，正不知所措。

孟榮本在西樓讀書，忽聽樓下有人上來，是春紅帶引一對老年人上東樓去了，他知道是表妹的奶爹和奶娘，因日前曾聽表妹談過，今初來此地，她們必有一番久離與乍見種種敍述，不便上前去打擾，因此，正站在西樓門口出神，正沉思間，陡然有一老人說話，驚醒了他的幻想，抬頭向前一看，一位仙風道骨的老者立着不動，看神情形態好像是見過的，但老者面朝東向，只能在背後看過大概。

春紅見到孟榮向這位老人後面走來，忙叫道：「表少爺快來，這位老人家，不知從那裏來的，我們又不認識，請表少爺問問他，究竟來幹什麼，好嗎？」

白袍老人一聽背後有人來了，他一回頭就說道：「孟榮侄還認識老道嗎？我們好久不見了。」

孟榮看清他的面貌，正欲相問，今聽他先開口來問自己聲音，猛然記起終南山逍遙道長鍾鶴年來，連忙向前一恭到地說：「原來是鍾老伯父法駕降臨，小侄未得遠迎，乞諒是幸。」

逍遙道長鍾鶴年吟吟一笑道：「不是我先向賢侄開口，恐怕賢侄還忘記我了，別來數載，時事多變，人世之滄桑，如流之歲月，又將奈何！」言畢，嗟嘆不已！

孟榮舉手向西樓指道：「請老伯父暫到那邊坐下，容小侄詳細稟告，這裏寒風撲面，不是談話的地方。」

逍遙道長鍾鶴年隨即先向前走去，邊走邊說道：「我年來雲遊各地，行蹤不定，對於令尊令堂先後的去世，我均未能前來一拜，實有愧對故人，至今思之眞感難安。」

孟榮在後面答道：「老伯父說那裏話來，您老人家如閒雲野鶴，這些塵世間的苦惱憂患，奚能勞動仙駕！」

這裏一老一少正在互相道述的時候，又走得很慢，春紅忽然從東樓來說道：「表少爺，我家小姐說，請你將這位老仙長請到西樓去坐，等會兒她還要來親自拜見呢！」

「紅姑娘，」孟榮說：「你來得正好，替我整理茶水和素麵點心。」原來逍遙道長久已素食，早就不吃葷了。

逍遙道長鍾鶴年接着道：「我現在還不餓，最好先替我備置一間靜室，每日早晚均須要打坐一次。」

孟榮聽了便說：「好的。」隨即又向春紅道：「你先前去，把我的書房左邊一間，收拾一下作爲靜室。」

春紅連忙走至逍遙道長的身旁微一萬福道：「老仙長與表少爺慢步吧，待小婢先行一步了。」

逍遙道長略一點首，表示謝意，仍然說說笑笑的，到了西樓，讓至裏面坐下待茶。

孟榮復又趨向逍遙道長坐前行禮道：「侄兒拜見伯父，望乞恕罪！」這是對長者一種禮貌，是不可缺的。

鍾鶴年笑道：「賢侄你請起來吧！我今番到此，因皇甫公一門忠義，難得這位孝女，蒙上帝賜予再生，況她與賢侄有一段因緣，且奸黨的氣數將盡，皇甫公的寃情可雪，孝女親仇也可報了，一舉數得，殊非易事。」

孟榮聽了鍾鶴年的這一番話，知悉過去，隱喩將來，含有許多玄秘，一時難以了解，不覺茫然問道：「伯父剛才講的話，內有玄機，小侄愚昧，實難知曉，還望老伯父明白見告吧？」

鍾鶴年微嘆了一聲道：「天道自有循環，善惡終逢果報，以皇甫公之忠，奸黨之惡，而冥冥之中若不予以主持公道，又何以對天下後世的悠悠之口呢？況賢侄與皇甫公本係至戚，而與他家這位小姐又有宿緣，于情于理，當可助她以雪此不共戴天之仇吧？」

孟榮聽了又驚又喜道：「小侄家中迭遭不幸，自我父母見背後，又遇火災，而孤苦一人，窮孑無依，本欲赴京投靠，不意風雪途中，得遇表妹搭救，幸免凍餒，況小侄功名未就，文事雖然可期，武功却還差得很遠，雪姑父之寃仇，理所當然，目前是力不從心，此後還要懇求老伯父不吝予以教導呢？」

鍾鶴年點頭道：「以賢侄的天資聰穎，將來造就，不難成爲當代第一流的劍術人才，我記得府上有一支青鋒寶劍，賢侄是否學得祖上的一點秘傳，寶劍還帶在身邊麼？」

孟榮笑道：「不瞞伯父說，我最喜歡它，我與它是寸步不離的，也學會了些御劍的方法，這還是先父生前教我的，回來待小侄試試，請伯父再爲指點吧？」

孟榮正與鍾鶴年要討論學劍的技能和變化，見春紅忽來報道：「表少爺，我家小姐來了。」

孟榮隨即起身至門外，已看到盈盈緩步而來，便向前迎着道：「表妹，請進去坐吧！」

盈盈半帶羞澀道：「我看這位道長，果然不凡，又聽紅兒說，原來還是舅舅生前的好友，他此來必有深意存在，我們要以尊敬和誠懇對待這位老仙長才是，所以我特來拜見他，望表哥代小妹引進吧。」

孟榮答道：「愚兄先走一步，表妹跟隨我來就是。」他便先至書房左邊的門口高聲說道：「老伯父，小侄的表妹皇甫盈盈小姐特來拜見您老人家了，已在門外候示，望老人家接見她吧！」

鍾鶴年含笑道：「快請她進來，豈有叫人家在門外等着，沒有這種道理。」抬頭朝外一看，只見春紅扶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娃兒，年可二八，身穿淺色紅綾女襖，下繫淡綠宮裙，生得明眸皓齒，輕移蓮步緩緩而來。

鍾鶴年亦欲招呼叫她坐下，而盈盈却連忙朝上很恭敬的先道了一個萬福，然後才開言道：「老仙長在上，請受我塵俗間的女子一拜吧！」說罷，隨即跪了下去。

鍾鶴年忙揮着手說：「這可使不得，快請起來，快請起來，紅姑娘，快把小姐扶起來。」

春紅應着，把盈盈扶起，就在下面的椅子上坐下，又去倒了三杯茶分送各人。

鍾鶴年接着說道：「皇甫小姐，你今天對我行此大禮，使我愧不敢當，希望以後不要客氣才好，我此來還有許多話要向你們談，我與令舅孟公生前是至交，請你不要再稱我爲老仙長，我也是一個凡人，不是什麼神仙，不過，比你們多了解些宇宙間的微妙，你與孟賢侄是表兄妹，他叫我伯父，你也叫我伯父好了。」

孟榮代爲應着道：「是，伯父說得對，我們絕對聽您老人家的吩咐。」回頭又向盈盈說，以後就遵照這樣吧？

盈盈站起來對鍾鶴年略一彎腰說：「恭敬不如從命，侄女依照伯父的話便是，侄女實在年幼，還望伯父多多指教。」

鍾鶴年笑道：「賢侄不要說謙恭話．你是出自簪纓門第，忠義之家，對這些禮節問題，是無可置議的，對武功一項，曾否得到令尊的傳授？」

盈盈回答道：「對於長短劍及弓箭方面，侄女習了一點皮毛，不足以邀伯父過目。」

鍾鶴年欣然道：「這就好了，先有了根基，再加研究改進，自然容易收效，我

在這裏可以耽擱些時日，希望你們兩人用心練習，將來也可以上則報効國家，下則可以盡爲人子女的道理與責任。」

三人談了許久的時間，已近傍晚，盈盈告辭自回東樓去了，這裏留着春紅預備照料晚餐侍候。

原來鍾鶴年多年不沾葷酒，偶爾用一點素食，大都平時以用水菓爲多，故他的食量很少也很簡單，與孟榮略談了幾句，也就回到他的靜室去了。

孟榮送出鍾鶴年後，回到自己房間，裏面已經擺下了酒菜，春紅跑來說道：「表少爺就請用晚飯吧？小姐已在那邊用過，不須等她了。」

次日天尚未明，鍾鶴年已經起床，帶着短劍，到樓下客廳右側有一射圃，地很寬曠，做他每日的健身功夫。

孟榮因昨天談話的時間很久，後來又讀了一回書，至深夜方能就寢，一覺醒來，早已紅日滿窗，一想，這可糟了，竟這樣好睡，連忙起來走至靜室，空無一人，隨即下樓，剛過客廳，忽見射圃中有一白球約有缸口粗細，在上下翻滾，連貫起來一回想，對了，他老人家起得特早，這種功夫已到了爐火純青的時候，怪不得他身輕如燕，我能學到如此功夫，那就好了。

孟榮尚未走到射圃，忽聞有劈拍的一聲，舉目一看，西北角有一株大樹，高可數丈，被鍾鶴年砍成兩段，轉眼之間，他的全身已經現出，短劍仍在腰間，向這邊行來。

孟榮向前舉手一揖道：「伯父起身得好早，我剛才見到你老人正在舞劍，未敢驚動，小侄看得眼花心亂，眞是上乘的功夫，出神入化，自慚庸劣，恐有負伯父的期望了。」

逍遙道長鍾鶴年笑道：「天下事不要怕難，只要自己肯下功夫，沒有學不會的，孟賢侄已有基礎，再加以磨練，自可水到渠成，絕對不難的。」

孟榮道：「伯父今天起來太早，恐怕餓了，我們回去吧。」

兩人回至西樓，春紅已擺好了素麵早點，正好盈盈走來，三人便一同坐下共進早餐。

鍾鶴年向盈盈道：「你來得正好，明天早上我們三個均在射圃中齊集，各人帶着自己的寶劍，我要試看一下你們到了什麼程度，才可以因才施敎呢。」

自此孟榮與盈盈朝夕隨同鍾鶴年專練劍術，倒也心無旁騖，況又添了林奶爹夫婦，自可照料一切，使得這所松濤別墅自然熱鬧起來。

孟榮除了練習武功之外，仍然不斷的研讀詩書，以求博得一官半職，恢復祖業，他的理解能力强，所以日益進步，鍾鶴年自更欣慰，孟家有此後代，自可光耀門庭了。

時光易逝，忽爾春去夏來，不覺已是初夏的天氣，原來四月十二的這一天，正是皇甫松年遇害及他的夫人殉難的一個日子，盈盈想起了父母逝世，迄今已屆一週年了，她從未拜奠過一次。

盈盈自言自語的說，父母在生前，我從未盡孝道，死後應當墳前一祭，才是爲兒女的道理，再一攷慮，墳地在山下，奶爹奶娘必然曉得，但是此去，須要注意到不能鋪張，還要改扮裝束，倘不謹愼，可能會引起痲煩，家裏有鍾老伯父與表哥在此，何不與他們商量一下也好。

盈盈扶着春紅到了西樓，把要下山祭墓的話道出，孟榮也以爲不可造次前往，必須要請敎鍾老伯父，要得到他的意見，才能決定。

逍遙道長鍾鶴年在靜室中午睡方醒，聽得外面他們表兄妹談話的聲音，便慢慢的踱了出來道：「你們又在討論什麼，說給我聽聽，也可以替你們出個主意。」

孟榮便站起來先說道：「本（四）月十一日是姑父母逝世一週年，表妹想欲前去祭掃，但恐諸多不便，故特來向你老人家請敎，應如何才能去得。」

盈盈也跟着說道：「父母死得太慘了，現在已屆一年，我爲兒女的，不能不前去燒點紙錁，以盡我一點心意，惟恐此去又生出是非來，別的不怕，只怕奸黨暗中監視這所墓園，侄女年幼不能自主，還望老伯父替我出個主意吧！」

逍遙道長眉頭一皺，沉思了一下道：「去是可以的，不過，不能就這樣去，必須要改換一個形式就可以了，我先敎你們易容的方法，然後按照必須的年齡裝扮起來，身上暗藏兵刄，以防萬一，近來聽說紅姑娘也跟她小姐學會了一些武藝，林奶爹用的是雙刀，也可同去，孟榮賢侄是更要前去的，一則是拜墓，二則是保護，見機而作，庶可以策安全。」

孟榮與盈盈依照鍾鶴年敎的方法，他們心靈活潑，很快的就學會了易容，扮得維妙維肖，不說明絕對認不出來。

不幾日已到了四月十二的那天，孟榮與盈盈像兄弟一樣的打扮，兩個翩翩少年，春紅扮做書僮，揹着衣包和跪拜用的禮毯，林奶爹則作爲老管家不須改扮，他担了三牲酒醴，四人走出客廳，正好鍾鶴年也走出來，見他們都齊齊整整的，裝束得甚爲理想，沒有什麼破綻，還點了點頭說：「早去早回，孟賢侄替我多拜兩拜吧？恕我懶步，不能前去了。」

孟榮應了一聲「啊」便先自走出門外，等待預備馬匹，四匹駿馬早已鋪好鞍蹬從槽裏牽出來了。

盈盈也向鍾鶴年說了一聲，「謝謝老伯父的心意，侄女等暫且告別了。」她帶着春紅與林忠一同隨後出來。

主僕四人都跨上了馬，所帶的衣包及祭品等，由春紅與林忠分別掛在馬上，那消片刻，就到了泰山的山脚下了。

四人之中只有奶爹林忠到過皇甫墓園的，所以不須問人，一直向前走去，約莫一個時辰左右，轉彎向裏也就到了墓地的前面。

墓園周圍的面積，約有數百畝地，三面皆有高堤環繞，翠柏蒼松，遮天蔽日，鳥聲雜噪其間，堤外有溪流，碧波蕩漾，兩岸柳絲倒掛，前有一大石橋，過去不遠，聳立着高大的牌坊，上面刻有：「皇甫氏墓園」五個大金字，兩旁有對聯一副：「歷代勳名昭史册，至今黎庶念先賢。」皆係當代名人所題，筆力剛勁，進入牌坊裏面，便是假山一座，翠竹千竿，地下白石甬道，道旁開着紅白小花，唯地面上綠

草叢生，因無人照管，有點荒凉氣象，由此進去，便是三間享堂，門額題有「春祀秋嘗」四字，爲藍底黑字，正中供桌上排列皇甫氏歷祖歷宗的牌位，右邊的下首才是皇甫松年排列的位次，墓穴就在後面的小坡上，而皇甫夫婦的兩口棺木，是由他的屬下買通了奸黨的手下，才得同葬于此處。

孟榮見這一片寬廣的地方，望去四處無人，故在未進石橋時，就把四匹馬繫好在密茂的松柏蔭裏，一有驚覺，自可便於出去。

林忠將帶來的三牲酒醴陳列於供桌之上，春紅帮同舖放禮氈，供獻香花，正待佈置將完的時候。

忽聽門外大喝一聲道：「誰敢大胆，公然來此拜墓。」接着就有三人手中都執砍刀，從外面洶湧而入。

爲首的一人面貌兇惡，身材短小，帶刀站在享堂門外，粗聲粗氣的叫道：「你們是皇甫家的什麼人，這是奉有禁諭，不准人到的地方，你們的胆子可眞不小，若不實說，我們就不客氣了。」

孟榮遑忙上前招呼道：「各位請了，在下吳祥，這三位是我的兄弟及親戚，我們都從關外來的，想到內地購買一點貨物，原來以前這位皇甫將軍在位時，對我們關內關外的老百姓許多恩惠，我們無可報答，今路經此地，聽說這位老將軍死後，就葬在這個地方，故爾前來一祭，以盡我們的心意，至於有關禁諭，我們沒有聽說，所謂不知者不罪，還請各位原諒吧。」說罷，便請問各位怎麼稱呼，希見告。

那爲首的人回道：「我叫秦猛，因我生得兇惡，人皆叫我黑煞神秦猛，第二人叫金錢豹宋剛，第三人叫渾世蟲羅盛，我三人均是奉有總管衙門密諭，嚴防這皇甫墓園，恐有人暗地潛來祭墓，所有即捉拿送官，倘敢恃强不服，老子們就要動手了。」說罷，隨手舉起刀來就要砍下，

孟榮向旁邊一閃，乘勢一把抓住他的臂膀，很快的就將這個爲首的摜在地下，拾起掉在地上的短刀指着他道：「我們並非皇甫家的親戚，完全是老百姓身份，好好的向你說明，請你原諒，你反而要動我，現在我有兩個條件，讓你們選擇，第一，我們是做買賣的生意人，不願多事，身邊還帶有一點盤纏，你們這種行徑，也不過是爲了衣食問題，如需要這個問題的話，我倒可以給你們一點銀子，第二，你們如果再要動手，我就先宰了這個黑煞神，然後再向你們兩個算賬。」

金錢豹宋剛和混世蟲羅盛本來胆量不及秦猛，看到這種情形，已嚇得渾身發軟，不敢回答，直望着秦猛發呆。

黑煞神秦猛自知無力反抗，只得哀求道：「請好漢饒命，我們也是替人家行事，是沒辦法的，好漢既然說不是皇甫家的親戚，我們也只好做個現成人情便了。」

孟榮見秦猛人雖短小，而滿臉奸狡浮滑，絕對是一個陰險狠毒的人物，其中必定有詐，故也佯作歎然而豪爽的說：「適才開罪，幸勿見怪，閣下算是江湖上通達人情的好朋友，在下値得與你結交了，今天這裏有酒有菜，我們不妨痛飲一番，以作見面之意。」說畢，把嘴一歪，示意要整理酒菜欵待這幾個特殊客人。

春紅最伶俐不過，她見到這樣做作，已解其意，遂把身邊小瓶內所帶的迷藥取去，暗暗倒入酒壺中，另一酒壺沒有迷藥的則做一記號，免致弄錯。

黑煞神秦猛心裏本不願意喝酒，他想要脫逃，帶領大批人來圍捕才能成功，現在這個自稱名叫吳祥的已明吩咐擺下了許多酒菜，又不敢拒絕，要逃又難得脫身，只得半推半答應道：「我們怎好叨擾，那怎麼成呢？」

孟榮眼睛一瞪道：「怎麼啦，請你們吃酒，有什麼成不成。」復用手一招道：「來，我們大家坐下來吧！」

黑煞神見瞄頭不對，也只有裝作笑臉道：「我們只好叨擾了。」宋剛與羅盛兩人見秦猛已經坐下，他們只好跟隨着依次坐在一邊。

對面是孟榮與盈盈並排坐位，林忠與春紅分坐南北，地下是用帶來的氈子舖着，大家席地而坐，倒也別緻。

春紅執着無記號的酒壺，先後東邊客位的三人斟起，各人面前斟滿了一杯，而林忠也由西邊主位相陪的二人斟好，然後他要向喜紅斟酒，春紅反把林忠手裏的酒壺拿過來說：「總歸我一個人斟好了。」於是她先向林忠斟好，最後才把自己面前的杯子斟了半杯，方才坐下。

孟榮當即舉起酒杯向秦猛三人道：「今天沒有好的菜餚，望三位多用幾杯，聊表我們歡迎之意。」說罷，便仰着脖子一飲而盡，把空杯朝秦猛三人照了一下以示乾了。

秦猛、宋剛，及羅盛三人一齊端起酒杯，咕嘟一下乾了，都說道：「謝謝，謝謝！」

春紅隨即又替大家分別加滿了他們的酒杯，她瞧着這三位特殊客人，還未見到有任何異樣。

孟榮又舉起酒杯來說道：「我們要先連飲三杯，方才算是會飲酒的，這一種酒市面上買不到，來乾杯吧！」在座除去盈盈與春紅她們兩人不吃酒，其餘皆連飲了三杯。

盈盈舉起箸來道：「酒已吃了三杯，大家也要吃點菜，請隨便用吧，各位想必都餓了。」

黑煞神秦猛本來是一個酒鬼，起初還想吃酒，今已先有了三杯下肚，覺得旣香且甜，很有勁道，便隨口稱讚說好酒，又連飲了數杯，就昏昏睡着了。

金錢豹宋剛，渾世蟲羅盛，亦因多貪了幾杯，隨後都躺下去了，三個人鼾聲不已，都似死豬一樣。

孟榮連忙叫春紅收拾酒菜及器具仍叫林忠扛着，檢視一下，並無遺留之物，再看三人仍是爛醉如泥。

盈盈笑道：「何不把這三個傢伙，一齊縛起來，免得他們酒醒後追來囉嗦，豈不更好。」

孟榮道：「不須要這樣，他們吃了這種藥，一小時內絕對不會醒來，待他們醒來的時候，我們已離家已遠了，這樣做旣不着一點痕跡，又能很安然的離開此地，人不知鬼不覺，大家皆沒有吃虧，他們就是想要追查，也無從查起了。」

春紅輕輕拉了盈盈一下衣袖道：「表少爺眞想得週到，一場大禍，等於無影無踪，小姐，我看這位表少爺，眞有他的一套，阿彌陀佛，將來我們有所依靠了。」

盈盈被春紅這一說，倒覺得不好意思，便輕輕一啐道：「這個丫頭瘋了，亂說的什麼話？待回去我再問你。」

春紅說溜了嘴，自知失言，便上前請罪道：「小婢出自無心，望小姐饒恕這一次吧。」

盈盈連連頓足道：「還不趕快把衣包拿起來，光在這裏胡扯，再過一會兒，這些傢伙醒來，我們不但走不成，反而要惹出許多痲煩來。」

春紅連聲應道：「是的，是的，我眞該死！」忙把衣包拿起，捲起了氈子，跟着出了享堂。

孟榮等四人急急忙忙的出了牌坊，走過了石橋，繞至密茂的松柏林內，見四匹馬還在那裏啃它的靑草，見主人來了，都仰起頭像要喊你們趕快來吧？

奶爹林忠上馬帶頭先走，春紅隨後也上了馬，盈盈緊接跟來，孟榮在最後上馬，以防萬一。

四匹馬上了大路，各自加上一鞭，向前直衝，絕塵而去，頃刻間，這座很大的墓園已看不見了。

逍遙道長　指點武藝

皇甫氏墓園，靜寂依然，惟有享堂上稍微有點鼻息的呼聲，在此起彼落時，似很均勻不斷的連續着。

黑煞神秦猛與宋剛及羅盛三人直睡到傍晚，夕陽將落的時候，才得醒來，當下秦猛首先跳起來道：「我們怎麼攪的，是上了他們的當了，四下一望，不但一個人影沒有，連剛才的酒菜一切器具都沒有了，是怎麼回事，我們在作夢吧？」連忙叫醒了宋剛與羅盛埋怨道：「我們三個人怎麼都睡着了，被他們逃脫，到手的一宗好買賣，爲貪杯而迯掉，現在怎麼辦？」

宋剛與羅盛齊聲道：「我們趕快去追，一方面報請派人捉拿，大概去得不很遠，就是這幾條路上，分頭去追，或者可以追得上的。」

秦猛氣得臉色發靑，大吼道：「你們說的都是夢話，人已走了半天，他們又不死在路上等我們去抓，自己想想，我們的本領不過如此，三人合起來也不是人家對手，況且無根無據，既報不得，又不能告訴人，我看還不如我們自認倒霉算了。」

孟榮等一行四騎，一口氣就跑了三十多里，太陽漸漸的墜下去了，前面已到泰山山下，大家才放下心來。

暮色蒼蒼，幸好月亮又升上來，心裏雖是不慌，但因日間未能好好吃飯，到了此際，都覺得腹內空空了。

緊緊策馬上山，因先前急走了幾十里路，都已汗下，現在心神已定，迎面又吹來山風，頗覺涼爽，馬蹄聲與鈴聲的震响，頓忘了剛才緊張的氣氛。

到了松濤別墅，裏面聽到人語馬嘶，奶娘出來開門，大家一湧而進，奶爹林忠將馬牽回馬槽上料，所帶的菜餚器具仍然迯歸原處。

榮孟與盈盈回到西樓，見鍾鶴年正在樓上來回的踱步，二人遂齊聲叫道：「伯父，我們回來了。」

鍾鶴年抬頭一看，不覺喜形於色道：「你們回來了，很好，奶媽剛才來問了幾次，她不放心，晚飯已準備好了，快叫她開來吃吧！」

方待吩咐下去，春紅已同奶媽提着兩隻餐盒上來，擺開桌椅，放置杯箸，菜餚方起鍋，都是香氣噴噴的。

孟榮先替鍾鶴年挑選了幾樣精緻的素菜及麵點之類，放在他面前道：「伯父，請吃吧！恐怕你老人家也餓了。」

盈盈跑來坐下，首先捧着一碗上等極白米飯吃了一口道：「今天眞餓了，現在才算有了命，總算幸運，若不是表哥，不知道怎樣了局呢？」

孟榮不待鍾鶴年追問，他便先開口解釋道：「今天的事，雖是突然而來，好在我們事先有了預防的準備，未致發生大的事故，才能安然的離開了現場！

孟榮將進入石橋外的松柏茂密的地方把馬扣好，留待出來，豈知到了享堂，祭品陳設方完，正要拜祖行禮時，忽來了三個匪徒，自稱是奉總管衙門派來的，向我們就要動武，我先用軟話對他說，見他不聽，我就將爲首者制服，繼則硬軟並用，使他就範，最後是用迷藥把這三個匪徒灌醉了，才得脫身的詳細原委說了出來。

逍遙道長鍾鶴年聽了哈哈大笑道：「有趣，有趣，這種人，只好這樣的對付他，做得乾淨俐落，賢侄，你可稱爲智勇雙全了！」

孟榮站起來回答道：「伯父太誇獎了，小侄何智何勇，這不過是依照你老人家所吩咐的隨機應變罷了。」

鍾鶴年聽了孟榮的一番話，覺得他不但有才有智，抑且如此謙虛，這是他的一種美德，便欣然的說：「你今天已累夠了，不要多吃酒，快吃飯，大家總該早點休息才是，我也應該走了。」說完話便起身回他的靜室去了。

孟榮送走了鍾鶴年回來後，略飲了數杯，便忙着吃飯，春紅收拾了碗具，抹乾了桌子，正好奶娘也從外面進來把提盒取去，盈盈隨着春紅也就回東樓去了。

孟榮見人已散去，獨自坐在燈下思索着，我來此，迅巳半載有餘，雖有表妹多情，又承鍾老伯指教劍術武功，我也增長了不少見識，他老人家還暗示我們宿緣，但終不能完全倚靠於人，本擬要乘今秋朝考，能從科甲出來，才是立身之道，今已初夏，轉眼考期時至我不能不有所準備。

新荷乍放，弱柳如絲，燕子掠過了牆頭，蝴蝶兒又飛來飛去的，它繞着花叢依戀不捨，好看極了。

盈盈睹此美麗的情景，忙叫道：「春紅，把扇子與弓箭一齊取來，我要到荷塘柳蔭下去玩，省得坐在樓上發悶，眞不好受。」

「啊，曉得，我來了。」春紅連聲應着說。只聽得樓梯蹬蹬的响聲下來，春紅已將弓箭及扇子拿來，並且還帶來了幾個彈子以防試用。

盈盈見到所要的東西都已取來，不覺興奮不已，先取出彈子，雙手連擲兩枚，

忽見兩隻痲雀從柳枝上掉下，又見空中有一飛鷹，正由北向南，她連忙又取出弓箭扣滿一弓弦，颼的一聲，一隻大鷹裏着那支箭落下來了。

春紅樂得拍手，連聲叫好不已。

「箭無虛發，彈不空投，眞絕技耳。」孟榮先站在遠處說。繼又移動步子走到近處，笑道：「表妹眞了不起，近來更進步了。」

「表兄休得恥笑，這一點雕蟲小技，算得了什麼。」盈盈很謙虛的說：「只不過因閒着無聊，練練準確罷了。」

春紅見他們兩人正在談論，忽見有一對蝴蝶在前面飛來，她便舉起手上的宮扇撲去，那知這一對蝴蝶壞透了，扇子未曾到達，它就飛過池子那邊去了，在她剛停下來的時候，又有兩隻小蝴蝶在她後面一上一下的飛繞，她即掉轉身來舉扇一撲，那知被一陣風把它又吹跑了，惱得她發急，還欲再找機會，只顧仰着頭東張西望，不意脚一踏空，就跌落水邊去了，幸得池邊有株柳樹才被擋住，未致掉落下去，但她所穿的裙子已被泥水染汚了一角，正內心不自在，忽然耳邊聽得叫了一聲好箭。

這一聲叫好是盈盈的聲音，原來孟榮已經放出一箭，正射穿百步以外的楊枝，現又繼續的拉滿了弓弦，先後颼颼的兩聲，均射到同一枝上，這是少見的本領。

春紅好奇心重，竟忘了被跌的疼痛，忙跑來說道：「小姐，你看表少爺的箭法，射的好準，怎麼連射三箭，皆穿在一個樹枝上，這更難得，小婢今日算大開眼界了。」

「這個眼界可不是今天開的，上次才算是第一次開的眼界。」盈盈故作神秘的說。

春紅偏着頭說：「我從來就沒有看見表少爺拉弓搭箭，怎麼第一次第二次，我眞被小姐說糊塗了。」盈盈見春紅不懂這句話，便故作驕嗔的罵道：「你忘記了，上次那三個匪徒，若不是你表少爺一下子就把爲首的制住了，怎麼會太太平平的回來，我看他的本領可大呢！現在還沒有用得着吧？我並不是說的弓箭，傻丫頭，你可聽懂了嗎？」

逍遙道長鍾鶴年見孟榮文學很有根基，武功劍術也有了成就，還要勤練才能達到上乘，我現在不妨把平生所學「終南三劍」的絕招全敎給他，盡我一點心力，造就出一個忠肝俠胆的人來，代國家做一番事業，以完成我的素志。

「終南三劍」是鍾鶴年多年精練而成的三種劍式，也是當代最有名的劍法，三劍名稱：「泰山壓頂、巨浪翻騰、白虹貫日。」非萬不得已，絕對不輕易用出來的，這三招是終南當家的本領，也不是隨便傳給別人的。

「奸黨已臨末路，王室當可復興，將來朝考在即，希望賢侄能得高中，一展所學，平奸黨，報國復仇，賢侄的責任艱鉅，尙盼好自爲之！」逍遙道長鍾鶴年鄭重的道出。

孟榮見鍾鶴年說出很嚴肅的語氣，當即站起來恭敬的回答道：「小侄謹記伯父的訓誨，倘能夠進取，或不有負伯父的期望。」

鍾鶴年見孟榮回答得懇切確當，便自笑容滿面說：「很好，我也放心了，我一生是閒散慣了的人，此次不意的一住數月，也可說是一種緣份。」

他說完話，仰頭連想，忽然一拍手說道：「我竟忘了，還有一事，我要替你們決定一下，就是你表妹盈盈，她是德容言工四德俱備的一個好孩子，天生純孝，她的武功雖不及你，但在女子中也就不可多得，她與你本有宿緣，所以你在危難中就自然相遇，這就是使你們應該結合的道理了。」

孟榮不覺臉上有點發熱，把頭低下道：「這個，我怎好啓齒，況且，又不知表妹的意思如何，羞答答的，敎人怎麼去說呢？」

逍遙道長鍾鶴年哈哈一笑道：「看你也不小了，還講孩子話，我又不是叫你自己去說，而是先要得到你的同意，我才想辦法告訴對方，你既同意，我想對方也沒有什麼可推辭的，這杯喜酒大概我可以喝定了。」

傍晚時分，奶媽與春紅提着飯罐和菜盒來到西樓說道：「今天除了平時的菜以外，又加上有兩樣新鮮的菜，均是林忠親自弄來的，一是筍子燒冬菇，這樣素的是孝敬鍾老道長他老人家的，二是栗子燒野鷄，這是給表少爺做的，請嚐嚐這個新鮮吧？」

鍾鶴年笑道：「難得這位奶爹的意思，我們只有領他的情了。你們小姐怎麼不來吃晚飯，還要等她一下嗎？」

春紅答道：「小姐因早上着了涼，偶感不適，現在不想吃飯，她不來陪您老人家，請先吃吧。」

鍾鶴年緩緩說道：「奶媽，你來得正好，我有話要向你說，你先坐下，我再告訴你。」

奶媽不肯就坐，還站在一旁說道：「您老人家在此，那有我們能坐的道理，就請先說吧。」

鍾鶴年執意的說道：「你坐下才好說話，不是三言兩語的事，紅姑娘，快叫奶媽坐下來吧。」

春紅聽了，便硬把奶媽拉到旁邊的一張方凳子坐下來說：「奶媽，你就坐下來好聽講話嗎！」

鍾鶴年一面吃着他所喜愛的素菜及麵點，一面朝着奶媽長談起來道：「你家小姐是一位天性至孝的人，我很佩服她的意志堅強，勝過多人，心雖好強，縱然本領再好，終究要選擇對象的，況且女大當嫁，她既無父母，又無同胞手足，你是她的乳母，等於自己親人一樣，我所要介紹的對方，就是你家的這位表少爺，人才相配，門第相當，又是老親，他今旣能在此巧遇，也是宿世良緣，所以我先向你說明，請你慢慢的向你家小姐開導吧。」

奶媽聽了，倒也是滿心歡喜道：「這段婚姻，倘得您老人家玉成，那就再好沒有了，我回去告訴小姐，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春紅輕輕嘆了一聲道：「很難說，小姐的脾氣有點固執，因她所遭遇的太慘痛，所以變得這樣，我先回去探探她的口氣，等會兒吃過晚飯再說吧。」

奶媽點點頭道：「也好，等一會兒我再聽你的吧。」奶媽與春紅伺候他們吃過了，才把碗盤收去。

孟榮自顧着吃飯，他也扯不上去，但聽他們所談的話，都在意料中，及至春紅說小姐固執，心內不覺一動，回想，這也難怪，自己仍是低下頭來吃了兩杯悶酒就算了。

春紅回到東樓，見盈盈連衣躺在床上，便上前問道：「小姐，你好一點吧？這樣睡更容易着涼，我去端飯來你吃，回來再睡吧。」

盈盈的手動了一下道：「我不餓，你們先去吃好了，等餓了再說，現在只覺有點體倦，不願意起來，其餘並不感覺有什麼不好。」

春紅回到厨房把剛才與小姐所問所答的話告知奶媽，大家也猜不透小姐心事，兩人只有吃過晚飯後，暗自想着，論到小姐生我們的氣是不會的，看她也沒有什麼病，想念父母傷心，或者有之，然則究竟爲的什麼，不要吃飯，總之女孩兒亦有難言之隱的，這也難怪。

兩人又商議了一下，重新做了兩樣菜，是小姐平常最喜愛吃的，又斟了一杯玫瑰花露，帶了一碗極白米飯，一同來到小姐的臥房，把飯菜放在窗前的桌子上。

奶媽高聲說道：「小姐，你往常愛吃的菜，我替你做了兩樣，你快起來吃一點，剛才出鍋，怕涼了不好吃。」一面說着，一面就走到床邊去了。

盈盈本來就沒有病，因想到她將來的一切，好像茫然的不能自主，所以懶怠躺着，今見奶媽特來叫她，怎好不理。於是坐起來，整了一下頭髮道：「時間不早了吧？我怎麼一躺下就不願起來，教你們又操心了。」

奶媽笑道：「操什麼心，小姐的身體能夠好好的，就是我們的福了，多吃一點才能保養身體，今天西樓上鍾老道長與表少爺也很高興，因爲也添了兩樣菜，他們爺兒兩個談談笑笑，說得很起勁。」

盈盈聽到西樓上的話，好似引起了她的興趣，便忙着下床走了兩步問道：「西樓上，他們談的些什麼，怎麼高興？」嘴裏說着，就一直跑到桌邊椅子上坐下，一看果然是好菜，端起飯來就吃，菜也吃得不少，玫瑰花露只嚐了一點說嫌甜，就丟下來不吃了。有如烟消霧散，現出了晴朗天氣一樣。

奶媽也自暗喜，便開門見山的說道：「小姐，你看表少爺這個人怎麼樣？他的心地又怎麼樣？我們這是閒談，不妨大家來討論一下。」

盈盈見奶媽問起表兄的人怎樣，她因奶媽爲人誠篤，不疑有他，故不假思索道：「他的爲人算得上是正人君子，心地也好，你要問這些話，幹什麼？」

奶媽以爲有機可乘，便直接了當的說道：「我要替我們府裏選擇一位好姑爺，才對得起老爺和太太，說實在話，我所見的青年人也不少，沒有一個跟得上像表少爺這樣的人才，稱得上十全十美，他的言談舉措，都很令人滿意！」

盈盈聽完了奶媽的話，早已雙頰皆紅，臉色微含怒意道：「奶媽，我對你如親娘看待，怎麼你當面向我說這些話，況且爹娘的大仇未報，骨肉未寒的今天，豈是作兒女的先替自己作想嗎？」

奶媽見小姐雖然帶有幾分怒意，實際上她尚未氣惱，不妨再下一點說詞，或可能扭轉她的心理，遂帶着自責的口吻道：「我也痴長了幾十歲，小姐說的這些大道理，我豈有不懂得的，但事要分先後和緩急的：……」

盈盈故作不明白這話，掉過臉來反問道：「怎麼樣是先後緩急，你倒要講給我聽聽。」

奶媽很鎮靜的說道：「今秋朝庭大考，表少爺爲求取功名而來，倘或此次他能大魁天下，誰人不羨，假使有人在京說媒，他心內無所牽掛，豈有不答應的道理，我的意思，此時先說定了，待他榮歸後再議婚禮，免得事過境遷，還有鍾老道長可能就要雲遊別地，乘他老人家在這裏也好作一位男方的家長，現成的人與事，一客不煩二主，又何必失去這個機會呢？」

盈盈起初有點怒意，現在聽到表兄將要赴京，鍾老伯父又要遠遊，不但怒意全消，而且使得她心神不定，反而無話可說，惟有低下頭來哭泣不已。

春紅連忙取來手巾，替小姐拭去臉上的淚痕，攏起她的頭髮說道：「奶媽說得對，小姐就依從她的話吧？奶媽不先說，我眞不敢說，我怕小姐罵。」

盈盈秋波微揚，還帶羞澀朝春紅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一同地竄通來作弄我，還說怕我罵，究竟我罵了你幾回，你倒說，外人聽見，反說我不能容人了。」

自此提親的一段小波折，在無形中已成爲心平氣和的，也就作了初步的決定，春紅與奶媽收拾了餐具和桌子，便各自休息去了。

次日，奶媽就將昨晚與小姐當面談判的情形，完全奉告於鍾老道長，作了一次具體的答覆，並求他趕早替雙方來作一決定。

鍾鶴年喜不自禁的笑道：「好了，我的喜酒可以吃成了，不過，先是要談定聘，孟賢侄你孤身在此，身邊帶有任何物件均可，以作爲證明取信用的。」

孟榮答道：「小侄身上帶有一塊漢玉，是祖上遺留下來的，未知能否使得，請伯父一看吧。」他說了，隨即解下這塊漢玉，用雙手遞上。

逍遙道長鍾鶴年把漢玉接到手裏一看道：「光澤鮮明，晶瑩無比，眞寶玉也，有此，足可爲定聘的信物了。」

鍾鶴年便將漢玉交給了奶媽，很鄭重其事的說道：「孟賢侄身邊別無他物，以他所佩的一塊祖傳漢玉，可算稀世之寶，作爲信物吧！你帶回去交給小姐，再請小姐也取一樣她常用的物件送來，作爲互相證明昭示信守罷了。」

奶媽接過漢玉，欣然的答道：「理所當然，我就去回小姐。」她就連忙的向東樓去了。

「小姐，看這塊玉眞好，請你收起來，是表少爺給你的信物，你也要回送他一樣東西，你看，要送什麼好。」奶媽不停的說。

盈盈不好意思伸手接玉，故作不經意

的神態說道：「放在抽屜裏好了，叫春紅把首飾盒內有一塊羊脂白玉，拿出來送去就是了。」

奶媽便從春紅手中接來羊脂白玉一塊，其大小形狀頗相似，惟顏色不同，這塊白玉，其白如雪，堅硬似鐵，光彩猶可鑑人，兩相對比，差堪伯仲，她心內想着這塊玉好像是小姐初生的時候，老爺叫拿來掛在小姐項下，以鎭邪祟用的。

春紅見奶媽拿着白玉，自言自語在想什麼，便催促她道：「奶媽，幹什麼？還不送去，你要等什麼？」

奶媽聽到春紅的聲音，才醒悟過來，忙說：「我在看這塊白玉，眞好玩，一直玩着，就把正事給忘了，現在我立刻就送去。」

盈盈見奶媽所答非所問的神態，倒也好笑起來，但不便追問，心裏也知道所想的是這塊玉的來歷，只有付諸一嘆而已！

於是奶媽趕忙將羊脂白玉往西樓送去，雙手奉于鍾老道長道：「我家小姐，送來的也是一塊寶玉，祇是顏色有點不同，其餘皆是相仿，是小姐從出生時就掛在身上的，請您老人家轉交表少爺吧。」

鍾鶴年一見這塊羊脂白玉，鑑賞一番，讚嘆道：「寶物出自朱門，人才必由祖德，信不虛也，這兩塊玉，可算得天造地設，證此良緣，寧非宿世，祝他們兩人『萬里榮封到白頭』吧。」

孟榮接過白玉說道：「謝謝伯父讚語和祝詞，小侄此後自當奮勉，力圖上進，以冀能報答天恩祖德，以及伯父的教晦之功，才不辜負您老人家這一片苦心呢。」

鍾鶴年道：「賢侄不要講這些客套話，所謂有志者事竟成，我看你紅光滿面，將來前途正無限量耳。」

孟榮謙遜的說道：「伯父過獎了，小侄何以當此，但願小侄能如伯父所言就好了。」

鍾鶴年起身踱了兩步道：「我于最近幾日內，將要離此去到一個很遠的地方，訪問一位道友，他姓謝名超然，年已八旬開外了，但他的精神步履比我強多了。」

孟榮很奇異的問道：「以伯父輕功，已算是有一無二的，聽您老人家誇他，那是更不用說，是一等一了不起的人物了。這位老道長現住什麼地方？」

鍾鶴年現出很恭敬的神色說：「這位謝超然老道長，他在天台雁蕩已有五十年左右了，如天台的桐柏宮，他曾在那裏燒丹數次，雁蕩的獨秀峯，虔心修道，這兩處是他常住的地方，他對五行生尅制化具有奇妙運用的功夫，他的所學無不包容，眞算得上是當代的奇人了！」

孟榮見他說得高興，乃就便問道：「伯父在何時起程，小侄還要準備替您送行，也沒有什麼可以孝敬您老人家，祇能聊盡我們的一點心意吧。」

鍾鶴年笑容可掬道：「我們在道者，與道無違，來去自如，豈能再拘形跡，最好不要作此世俗之態，我今天向你說一聲，說不定什麼時間，要走就走了，至於此後再晤之期，一有機會，也可以自然見面，我的行踪不定，遇有名山大川，即可任意流連，無拘無束已成習慣的人，是不能改變了。」說罷，又哈哈大笑起來。

孟榮聽了這番話，倒也不便講什麼，但是內心總有點依依不捨，料亦無可奈何，只有聽其自然而已。

盈盈自與孟榮訂婚交換了信物以後，覺得有點怕見人的意思，所以她這幾天就沒有去過西樓，一旦想起，不對，還有一位長者在此，我豈能這樣疏忽幼稚，人家以爲我不懂事，太沒有禮貌了。

次日清晨，盈盈梳洗已畢，命春紅携帶了早餐的糕點，一同來至西樓，剛才走過廊下，就聽到裏面有人亂嚷着，她們兩人停下脚步，正待轉身向前的時候，裏面又像喊起來了，莫不是發生了什麼事嗎？

孟榮跑到門口，滿臉焦急的形色，手中還拿着一張紙條，只聽他嘴裏說：「他眞的走了，什麼時候走的，我們也不知道，回想起來，心裏眞有點難受，教人怎麼放得下心來呢？」他仍然自說自話的唏噓不已。

盈盈睹此形狀，心下有點發慌，忙問道：「表哥，誰走了，你手上的紙條是那裏來的，拿我來看看，好嗎？」

孟榮才驚覺到她們主婢站在那裏，慌着說道：「表妹，鍾老伯又走了，他只留下一張紙條，我剛才起身到靜室去看，豈知室內竟空無一人，以爲他又到下面去了，孰料什麼地方都沒有他的影子，結果，仍在他房間的桌上，放着這張紙條，你且看他上面所說的，全是含着些警誡和玄秘的意思，我也感到茫然。」

春紅把紙條接過來，上面寫的是五言四句，好像詩，又好像偈語，沒有上欵，祇有簡單的四個字在下面末尾。

盈盈瞧着上面寫的是「世事原無定，人生貴有緣，前程都似錦，好報九重天。」下面是「鍾字留言」四個字，她反覆地唸出了聲音，點頭喟嘆道：「行踪無定，來去飄然，眞如閒雲野鶴，不受世俗牽絆，實地行仙耳，可敬可羨，我佩服他的人生觀念又高人一等了。表兄，由他老人家去吧！徒然傷感無益！」

孟榮長嘆了一聲，說道：「這位鍾老伯父生性很古怪，他對世俗之交，恐怕只有我父一人，既不畏豪勢，更不走權門，他來此對我們的一番深意，實在沒齒難忘了。」

林忠是一位忠誠而又愛勤勞活動的人，他在射圃旁邊的空地上，種了好多菜蔬，既可佐餐，又可減省到外面去購買，既新鮮而又富於營養，在治家方面，可算是一位好管家。

夏日時間很長，也因閒着無事，林忠常常獨自一人下山走走，原來這山山下西邊約有十多里的地方，有一小市鎭，名叫泰安鎭，倒也有好幾百戶人家，商店、旅館、吃食部、澡堂，以及說書的清茶館都有，是一個南北交通來往客商的要道，市面整齊，雖不算繁榮，倒也人來人往的很熱鬧，更是一個消午晝的好地方。

有一天中午飯後，感覺無聊，林忠向上面說了一聲，便騎了一匹馬下山，很快的就到了泰安鎭，他下了馬帶着韁繩，走到茶館門口，店小二替他把馬扣在後面一株大槐樹上，便獨自一人揀了靠門口的窗下一張桌子坐下，小二泡上茶來，花生瓜子擺在面前，這時間說書的還沒有來，而

客人已經來得不少。

忽見門外有一年約五旬外的人，揹着包袱雨傘，上穿灰色對襟短衣，下着灰色長褲，雙樑鞋子，腰掛砍刀一把，生得精悍有力，大踏步跨進門來，走到裏面西北角一張空桌子上坐下來。

這個人好像有點面熟，是不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的，怎麼想不起來，林忠正在伸頭張望，想要找出一個究竟來，現出了坐立不安的神態。

剛進來的這位生客，發覺坐在窗下的這個人有點異樣，也就注意朝這邊探視，他細想了一下，自言自語的，此人好似姑老爺家的林奶爹，或者是的，我且去問問看，也不妨碍。

打定了主意，對着林忠一拱手，道：「這位兄台是否尊姓林，過去記得像在皇甫老爺府上見過的，敢問一聲，有勞兄台了。」

林忠本來就有點疑惑這個人像是熟人，因記不起來，未便遽問，今見他反而先來提起，又談到皇甫老爺府上以及道出自己的姓來，忽然腦子一亮道：「對了，你是河南開封舅老爺府上的管家賴進昇是嗎？我是林忠，請到這邊來一同坐下好說話吧！」

賴進昇喜不自勝的說：「這眞巧極了，遇到自己人，別忙，我先去那邊把桌上的東西取來，然後慢慢的談吧！」

林忠隨即叫小二將賴進昇的茶碗及他帶的東西一起搬來對面坐下，先說道：「賴兄趕路遙遠，諒已餓了，先來一碗牛肉麵，再來一盤包子，吃飽了再談吧。」

賴進昇也不客氣的說道：「我由南邊來，走了大半日才到這裏，可眞有好幾十里沒有人家，大日頭晒在身上，又飢又渴，要趕路，實在沒有辦法。」端起麵來那消片刻連一大盤包子都吃得乾乾淨淨，抹抹嘴唇，從口袋裏取出一根短旱烟桿來，裝着一撮烟絲，燃着火，吸了幾口擱下，一副很感得意的神情浮在臉上。

林忠見他未曾提及來意，故亦裝作不知，便隨口問道：「賴管家忙着趕路，要往那裏去，有什麼事說來聽聽，或者也可以我有知道的地方也不一定。」

賴進昇聽他話裏有話，便亦迫不及待的直述其事道：「我家自從老爹與太太先後去世，繼遭大火，家業凋零，所有家人皆各自尋門路，原來我與公子榮哥計議到京裏設法，以救當時困境，豈意事不湊巧「，我因料理老爺與太太的喪葬後的事宜出外，多躭擱了幾天，回到僅被大火燒剩留下的三間破屋內，已不見公子的人了，當時我急得無法，在遠近有過來往的親友處訪問，均無消息，直到今年四月以來，有一隣友要赴京謀生，我才想起曾與公子計劃到京裏的話來，我就毅然的只有奔向京城的這條路上來了。」

林忠見賴進昇全爲尋訪孟公子奔忙而來的，知他有這一片忠於其主的心，倒也很佩服，忙安慰道：「你不要急，你家的這位公子已經到我們那裏住了幾個月了，你不知道，還要到什麼地方去也尋不着了。」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賴進昇聽說公子有了下落，不問也就知道公子已經安然的住在姑老爺府上了，不禁叫了一聲道：「好得很，我的上帝，難得遇見這位林奶爹，若是錯過了此間，那眞不知道怎麼樣呢？」說完就拱手作謝天謝地狀，也就是不枉耗去了幾個月的時間，終算沒有白費的意思。

二人正在算還所吃的茶點賬，似乎聽到有點人聲嘈雜，林忠忙向店裏掌櫃道：「外面怎麼這樣喧嚷，究屬所爲何事，還是有什麼新聞，是不是？」

店掌櫃從外面轉了一圈，回來說道：「怪不得他們議論紛紛，街頭牆壁貼了一張榜文，原來是當今新主聖明，下了一道旨意，叫地方官查明，召封勳舊，如有蒙冤被奪去爵位者，准予將被害受屈情節，可直接上奏，不但原爵可復，原來入官財產悉數歸還，對於家屬亦赦免無罪，據說奸黨已被拿問，經刑部發交大牢監禁候審，這種消息，眞是國家有幸，人民更有幸了。」

這種消息在無關的旁人聽來，也不過點頭叫好而已，惟獨林忠一聽，他喜歡得說不話來，反而掉下兩行老淚，他以爲自己聞聽不確實，還是在作夢，倘眞有其事，可算得千載難逢了。

賴進昇睹此情狀，茫然的問道：「林兄，你聽了這種消息，又喜歡，又落淚，倒教我糊塗了，究竟你在想什麼？又是什麼意思？」

林忠拭去了臉上的淚痕，長嘆了一聲道：「賴管家有所不知，我家的老爺，對國家也是忠心耿耿的，被奸臣誣陷遇害了，太太聞信之下，一氣也就跟隨老爺於地下了，家產入官，當時我家小姐也盡孝了，得蒙上天憐憫，因她孝心感動，令她轉返人世，所以我喜歡者，還有一位小姐來恢復祖業，所落淚者，是老爺與太太均在九泉之下，不能目睹奸人授首，而親歷此空前的盛況了！」

賴進昇「啊」的一聲，很詫異的問道：「怎麼，姑老爺與姑太太均不在世了嗎？從那裏說起，我們兩家皆遭此大變，老天爺眞沒有眼了！」

林忠轉悲爲喜道：「我再告訴你，你家公子與我家小姐已訂婚下聘了，是由一位鍾老仙長介紹的，既結了下一代的親事，更成爲一家人了。」

賴進昇樂得跳了起來，把手一拍高叫道：「好，眞有這回事，今天我要多喝三杯了，這是一大快事。」

林忠忙止住他的話道：「你不要叫，要吃酒，回到家裏再吃，家裏有的是酒，時間也不早了，我還要到街上買點吃的東西帶回家，我們應該也就要走了。」

林忠牽馬過來叫道：「賴管家，你把包袱雨傘紮好拿來，我們兩人一同騎上去，免得你走路，這樣一來很快的就可到家了。」

賴進昇看看馬有點不相信道：「恐怕這匹馬吃不消吧？兩個人還加上些東西，讓我跑去最好，我這兩腿日行百里，是不算一回事的。」

林忠儘着上馬並不屑他的看法說道：「你眞小看了這馬，此乃西北名馬，雖不能日行千里，但日行八百里總是可能的，我家老爺在世的時候，用此馬衝鋒陷陣，

也不知有多少次數，何在乎我們兩個人和這點東西！」

兩人跨上馬，並將所帶的東西扣好，鞭子一揚，馬蹄得得向前奔馳，坐在馬背上，既穩且快，那消一袋旱烟的時間，就回到泰山脚下了。

上得山來，幸好都是斜坡，依着寬闊的石路繞彎，走慣了的山路，不知不覺間就到了這所最高大而又富麗堂皇的松濤別墅了。

人語馬嘶的聲响，早驚動了捲毛小花犬汪汪的亂叫，裏面有林奶媽出來開了大門，她因見有一位面生的人，忙問道：「這位大俠，是從那裏來的，怎麼跟你走在一起？」

林忠答道：「他是舅老爺府上的賴大管家，今天在鎭上遇到他，眞是巧合，你帮着把買的吃用東西拿進去吧！」

奶媽笑道：「剛才表少爺還提起這位大俠的名字，說是他在離開封時，就失去連絡，他很想念你呢。」

賴進昇喜孜孜的點頭說道：「恕我眼生，這位就是林大嫂，今天眞奇怪，不前不後的我們兩人就在這鎭上碰到了，倘或是早一天，晚一天，無論如何也就遇不到了。」

林忠把馬送入馬棚，要帶賴進昇到西樓去拜見他的小主人，先把他帶的衣物暫放下面，兩人說說笑笑上去。

賴進昇沒有來過此地，心內很覺奇異，好大的廳堂園圃，高樓對峙，聳立雲霄，天橋在望，朱欄曲檻，有似長虹一般，暗自驚羨不已！

林忠向賴進昇說道：「你且在這兒等着，待我先去裏面通報一聲，然後再來領你進去好吧？」

賴進昇應了一聲道：「林兄請，有勞你了。」他背着手四面張望，只見羣山環抱，雲霧迷離，山泉有潺潺之聲，山鳥有啁啾之鳴，正默默欣賞，好似到了另一境界！

忽聽林忠叫了一聲道：「賴管家，快點進來吧！表少爺在這裏等着你呢！」

賴進昇轉身應道：「噢，來了。」他隨同林忠走入了書房，只見廳前椅子上坐了一位面如冠玉的美少年，正在那裏讀文章。

這位少年就是孟榮，他雖然在專用苦讀，但是聽得有脚步聲到來，很敏捷的掉過頭來說道：「賴管家在那裏，快叫他進來。」

賴進昇便走上前叫了一聲道：「公子，我到各處尋訪，全無公子踪跡，不意今日適逢林奶爹才獲悉公子的消息，總算見到了面，我才放下這顆心。」說罷，跪下叩頭又說：「老奴眞該萬死，出外料理老爺與太太喪葬後的事，躭延了日子，致公子忿而先走，諒來途中受盡了風霜之苦，我枉受了老爺與太太的大恩大德，請公子重責於老奴吧！」

孟榮心內雖有怒意，但因他遠來，在尋訪的一點忠誠上還可以要原諒他的，便說了幾句安慰的話道：「已經過去的事不要談它，但你在這一路上也算累夠了，快起來跟林奶爹到下面去休息，以後再慢慢的談吧。」

賴進昇見公子寬容不究，心內有點惶愧不安，他願以後小心謹愼的服侍公子，以盡自己的責任罷了。

孟榮見賴進昇站在一旁，仍未走開，便又問了家下的情形，忽然想起這地方還有表妹，他應該前去見見禮才是，便向林忠說道：「奶爹，煩你帶賴管家去東樓拜見你家小姐，請你再說一聲，以後不要客氣，有什麼事要做，就請小姐吩咐，把他當作自己家裏的下人就是了。」

林忠應聲道：「是了。」隨即帶領賴進昇前往，剛至東樓前廊左角，見春紅手裏提着噴壺，正在向一排架子上的幾盆蘭花噴水，林忠上前道知來意，請向小姐先報一下。

一忽兒，春紅便出來搖手道：「小姐吩咐說不用了，請奶爹帶這位管家到下面去，收拾一個空房間給他住，又說這位管家在路上也辛苦了，讓奶爹好好的招待他酒飯，免得人家才到此地就受委屈了。」

賴進昇轉向春紅彎腰一揖道：「有勞姑娘了，承小姐的德意，煩先轉達致謝，容改他日老奴再來叩拜吧。」

林忠帶着賴進昇下樓，先替他收拾了廚房後的一大間，把他帶來的衣物搬入，裏面倒也寬大而乾淨。

奶媽已將酒飯擺得好好的，另外有一大壺酒，兩人便就對面坐下暢飲起來，並談些別後各家的大小事，也有低頭嘆息的，更有大聲說好的，菜餚很豐，還添了兩壺酒，因爲他們兩人的酒量都很好，但是今天也有點酩然醉意了。

夏去秋來，早已是八月初旬到了，又正是桂子飄香，月光漸圓的時候，本年內適屆三年一次的朝考，是要天下的舉人到京來會試，這是一次大典，孟榮原是舉人出身，當然要參加這次難得的機會，所以他日以繼夜的焚膏繼晷，尤其對經史策論，他有獨到的見解。

考期漸近，整個松濤別墅爲替他準備赴考場所應用的一切，忙得每個人都心神不定，有了這樣，又怕少了那樣，賴進昇代孟榮整理考具及行李衣服等項，準備好了放在一處，以免臨時慌亂。

盈盈小姐在這時間，她心裏最忙，表哥來了幾個月，未曾添製一樣，彼時因恐受奸黨暗算，未便與外界接觸，現在不妨事了，況有恩旨赦免，僅可向外添購應穿的服裝，且此次大考，各省的舉子齊集京都，要冠冕一點才好，於是她叫奶爹去向表少爺請問需要備製衣服及應用之物，先作一個定數，趕快叫人到鎭上備辦。

孟榮聽說要替他添製服裝，便向林忠辭謝道：「我現在所穿的衣服，均是這裏的，僅可夠穿，不須再添製了，又何必再去浪費呢？」

林忠回道：「小姐說，這次會試，是萬人共仰的一個大場面，不體面就不行。」於是他按照需要穿着的用品，開列明白，自去辦理。

孟榮見了如此，也只有任其備辦，他自己還是我行我素，一面研讀詩書，一面練習終南劍術的奧妙，久之自然得到它的眞諦，從此他的劍術已使得出神入化了！

趕考會試的日程是八月十三日進場，松濤別墅更形緊張忙碌，數日前廚房內辦

了一桌酒餚擺在樓下大廳上左邊，晚間便是這裏的家宴，廳上也掛了幾張琉璃燈，照得雪亮，盈盈帶着春紅先到，隨後孟榮也來了。

孟榮詫異的問道：「表妹，今晚如此盛筵，不知有何外客來此，客人怎麼還沒有來？」

盈盈回眸一笑道：「今天算是我們預慶中秋，沒有外客，我想連奶爹奶媽一起坐上，算是闔家團圓的意思，表哥，你看好嗎？」

孟榮回顧了一下點頭道：「既沒有外客，又是家宴，理應如此。」隨叫賴進昇快把奶爹與奶媽一起請來，小姐在等他說話，務必要他們兩人同來。

林奶爹聽到小姐要叫去有話吩咐，即忙叫奶媽同走，奶媽說我這裏還有兩個菜沒有做好，你先去，等回兒我做好了再去吧。賴進昇連忙接上去道：「奶媽，還有兩個菜，不要緊，我可以替你做，你趕快前去，等做好了我馬上就送來，用不着你再操心了。」

奶媽以爲小姐眞有話要向自己當面吩咐，故不得已解下圍布，隨着奶爹到了廳上，一見尚未入席，都還站在那裏，奶爹跑上去問道：「小姐要喚我們兩人有何吩咐，就請說吧。」

盈盈笑道：「那裏有話吩咐，不這樣說，怕你們不會來，今天是預過中秋，我們這裏又沒有外人，所以請你們一同來坐坐談談，也算是取個吉利的意思。」

孟榮也催着他們兩老上坐，奶爹見小姐說得誠懇，又見表少爺的熱情，也不便再行拘執，便說今天是替表少爺踐行，應當是首坐，小姐對坐，我們兩人打橫就是了。

於是四人各自就坐，春紅一旁斟酒，這時賴進昇也將最後的兩個菜做完送上來了。

盈盈端起酒杯，先向孟榮一舉道：「表哥，祝你此番得意，名列金榜，今天是草草踐行，待捷報回來，再準備向你道喜吧？」

孟榮也向盈盈回敬了一杯道：「謝謝表妹的盛意，但能如表妹所言，那就不負你的鼓勵與期望了。」

林奶爹與奶娘亦同時舉杯道：「表少爺的文才，必能高中，等待聽好消息，迎接表少爺吧？」

孟榮亦舉杯相謝，大家飲酒吃菜，說些準備起程及到京住食的問題，倒也熱鬧，不覺已近午夜，都道快點吃飯，早點休息吧。

次日天才亮，林忠就騎馬下山往泰安鎮西北約數里的吳家店，他有一個表侄在那裏開一騾行，專代來往客商馱運貨物及代替行人脚步的，所以他一大早前去僱兩匹騾子來搬運赴考所帶的食用東西。

馬走得很快，頃刻間就到了吳家店，這地方只有幾十戶人家，均是姓吳，他這表侄叫吳新登，林忠來過多次，一馬就放到門口下來，準備把馬繫在木柱子上再去叫門。

林忠正在朝前走了幾步，忽聽吱呀一聲門已開了，裏面出來的那個人忽然叫道：「表叔，你好早，却好我正出來，否則還要叫表叔多等一會兒，請裏面坐吧？」

林忠把馬繫好，跟隨吳新登進去，便將要僱兩匹騾子馱運東西往京裏去的一番話告知，叫他趕快派兩名騾夫一同前往。

吳新登笑着說道：「表叔，你大早來此，吃點東西再走不遲，那有剛來就走的道理。」

林忠很急燥的答道：「考期很近，我們一定要在十二日以前趕到京裏，先把住的地方安排下來，準備十三日早上就要進場，寧可早去。」

吳新登說道：「照這樣說，日子太近，我也不留你老人家，待回來時，我再請你吧？」

林忠騎着馬在前引路，後面跟着兩個騾夫也騎在兩匹騾子上，前面的馬走得快，後面的騾子還算不慢，相距不遠，先後也就到了山上。

蒸好的點心以及食品的盒子，裝滿了兩個布袋，其餘舖蓋行李及衣包均分掛在騾背上馱着，兩個騾夫執鞭伺候。

孟榮與賴進昇所乘的仍都是家裏的良馬，大致均已妥當，準備即刻登程。

松濤別墅門外廣塲上，人數雖不多，而緊張的情緒是一樣的，大家都有點臨別依依，千言萬語不能道盡。

盈盈心內自是難割難分，滿眶熱淚，勉强忍淚上前道：「表哥，出外自己要保重，不比在家裏，千萬謹愼小心，祝你一路平安，等着你的捷報好了。」

孟榮也覺哽咽難言，勉作笑容答道：「表妹，你自己多加珍重，我自己知道，你回去吧！我走了。」

赴京會試　獲中探花

一行四人，帶着許多東西，離開了松濤別墅，頃刻之間，馬鈴聲與人的背影完全消失了。

孟榮此次赴京會試，要比初離家的時候眞有天淵之別，一身新製的衣服，腰間仍帶着他所心愛的寶劍，騎在馬上，英俊瀟洒，後面僕從跟着，正是「此去文章能中式，自然吐氣更揚眉。」

賴進昇策馬緊隨孟榮身後，他帶有數十斤重的大砍刀一把，一看就知道他很有膂力，他的後面是兩個騾夫帶着兩匹騾子，他在中間瞻前顧後，在途中因有不斷的鈴聲與騾馬的嘶叫聲，倒也頗不寂寞。

日夕兼程並進，飢餐渴飲，遇有投宿的地方，也就停下來休息，接連着行了三日，這天中午的時間，已見到京城的城樓在望了。

孟榮初意，欲假京裏郭侍郎府上讀書，豈料遇到這段姻緣，現在他因人馬多不便前去，更不願意去打擾了，待考試完畢後，再去拜見不遲。

抱定了主意，便勒住馬繼停下來說道：「我們還是在城外覓一客店休息，要先進去把住的房子租好，地方要大一點才行，務必要找一個適當地方。」

走未數里已是距城很近，地名青石埔，有一家小客店，門外高掛着迎賓二字的燈籠，店內掌櫃見了來人不是普通客，早已堆着笑臉道：「客官們要歇午還是住宿，這裏有乾淨上房，請到裏面看看。」又

叫小二將馬騾送至後槽上料。

孟榮進門一看，倒也寬敞乾淨，即便坐下，小二送上茶水，端來臉盆毛巾，正好將灰塵洗去。

賴進昇照料騾夫把所運的食品及舖蓋行李等搬送房間裏來，放置完畢，他向公子請示了一下，逕往城內去了。

賴進昇進了城門，只見街道寬闊，來往的人羣，不絕於道，正所謂冠蓋雲集，不是尋常地方所可比擬。

他跑了兩條大街，轉入胡同，正在張看有一所大院落，大門半開半掩，心想問一問，忽聽有人從裏面出來，朝他注視了一下道：「你是賴管家對嗎？你要那裏去？有什麼貴幹？」

賴進昇聽得門內的人出來向他問話，並且道出他的姓來，諒必是一個很爲熟識的人了，不過自己的記憶力不好，一時想不起來，反而轉問道：「你是……」

那人一拱手道：「大管家忘了，我叫陳存德，三年前曾有一件爲債務牽連的案子，幸虧府上的孟老大人明斷，致小人未遭損害，孟老大人眞是一位青天，小人至今猶誌於心，無由報答這番恩德。」

賴進昇聽了陳存德的這番話，才知道他就是住在孟府圍牆東邊一條小巷擺吃食攤的小陳，忙着笑問道：「你就是小陳，我竟全記不得了，你怎麼離開家，來這裏幹什麼？能告訴我吧？」

陳存德道：「說來話長，以後慢慢的再行奉告吧。賴管家你到京城來有什麼？我看你行色匆匆，或者有我能帮忙得到的，我絕對盡我的力量。」

賴進昇見他是一位口直心快的人，便將孟府的遭遇及公子到京應考，最急的是要租一所房子暫住幾天的事向他說明，並請他代爲設法尋覓，如能即時找到，那就好了。

陳存德一聽拍手笑道：「正好，這裏是雲天階老爺的公館，他本人只帶夫人往湖南任所去了，現在這裏只有一位太夫人與一位孫女和奶娘僕婦，連我五人，我在替他管理照應，裏面整個宅院，我們只住了東邊一帶，西邊還有一所院落，現正關鎖着，你若要租，我到裏面向太夫人稟告一聲就可以了，絕對不成問題的。」

一會兒陳存德笑嘻嘻出來說道：「太夫人已答應了，還說，難得是一位公子應考來的，應該給他住下，你們什麼時間搬來都可以的。」

賴進昇把手一拱道：「謝謝你的帮忙，這眞正是人到何處不相逢，我現在就去請公子來此便了，拜託你先把西院門鎖開好，你們這裏沒有人打掃，回來有兩個騾夫可以帮你打掃好了。」

孟榮在城外迎賓客店，心內非常焦急，正在屋來踱來踱去，忽見賴進昇回來了，他忙着問道：「房子租到沒有，怎麼你回來得很快，是不是有點頭緒了嗎？」

賴進昇得意的回道：「還好，遇見住在我們家隔壁的小陳，他說在雲公館看管房子，裏面有一所西院很大，空無人住，他聽我一說，隨即就到東院裏面去稟報他的女主人雲太夫人，蒙這位太夫人已答應了，叫我們即刻就搬去。我們趕緊收拾進城去吧。」

孟榮見房子已經租定，心內稍安，即將小客店食用等賬一概算給，把舖蓋行李捆好，其餘兩個布袋及衣包等仍舊掛上騾背，自己照看了一下，恐有遺忘，然後帶着賴進昇及騾夫離開了城外的迎賓客店。

進城後很快的就到了雲家胡同，原來這雲家也是世宦門第，因人丁不旺，只住了東院，當年人口多，兩所宅院分成兩個大門進出。

西邊宅院的大門早已開了，裏面也打掃乾淨，他們把所有東西搬進去，揀了大廳西邊三間廂房，落地的窗子，光綫很好，南邊一間做了書房，北邊一間作爲臥室，中間正好是個客廳，孟榮把帶來的紙墨擺在窗前書案上，又整理了一下詩書文集，心不旁騖的閱讀起來，準備鏖戰一塲。

賴進昇住在大門裏邊耳房，兩個騾夫就住在廚房後面一間，靠近馬棚，正好照應，又買了食料，一切都能順利的安頓下來。

這所西院冷落多年，經他們搬進來，果然像添來許多新生的氣象，廚房的烟囱也冒出白烟來了，賴進昇先行燒了一壺茶，送到書房內，並忙着將帶來的菜餚點心，重行做好，把酒也分成兩壺，以便上下兩處飲用，晚飯後，都感到疲倦，大家睡得很早。

次日，東方才現出了魚肚色，孟榮就起牀盥漱已畢，忙叫賴進昇將要帶入考塲應用之物完全檢點出來，溝備午後一同帶去。

十三日的這天下午，各省的舉子都齊集成德門外，聽候點名進去，賴進昇把帶來的簡單行李及食物考具等項交由孟榮提入，裏面的塲地雖大，已被隔成小間，每一舉子所派定的都編了號，按號進去，倒也容易覓得。

功名是人人所想望的，也是讀書人求取上進的成果，不過，有幸與不幸，幸者春風得意，青雲直上，不幸者就名落孫山，也不能如願以償了。

孟榮此次在會試與朝考兩塲，都是很好，皆取在十名以內，不意第三塲殿試對策，又點了一甲三名的探花，這眞是意外的天大喜事，也是他努力所致。

高中以後，他的情緒緊張而興奮，依照一切儀注，已忙得頭昏腦脹，準備稍作休息，正好賴進昇已到了門外等候接塲而來。

散塲後，孟榮先回寓所，坐下來定一定神，有許多事亟需要辦，不知先辦那一件，籌措再四，便向賴進昇說道：「你去備一份上等禮物，我即刻要到郭侍郎府上去一趟，你就趕快去辦來吧。」

賴進昇道：「那位郭侍郎，是不是住在東大街戶部侍郎郭尚義郭公公？他是老爺生前的好友。」一面說着，一面站起要向外走出。

孟榮催着說道：「對了，就是他，那裏還尋得到第二位郭侍郎來，你快去快來吧！」

賴進昇聽得公子心急，遂足不停步的到街上去購辦了幾式上等禮物，攜回寓所，先請公子看了一下，然後向雲家借來禮盒裝好。

孟榮帶了賴進昇並禮物，上了馬逕奔

東大街郭府而來，到大門前下了馬，先遞了一張帖子，由門公轉報進去。

郭侍郎方散朝回來，正在書房，見門公傳進一張名帖，他一看是通家世侄孟榮頓首拜，他想點了探花的也叫孟榮，怎麼同名同姓，這就奇了。忙說：「快請，就到廳上相見。」

孟榮見裏面有人出來請進，便整衣肅容而入，到了廳上，見一位鬚髮皆白，年約六旬的老者坐在主位上，他便上前躬身下拜說道：「小侄孟榮叩見老伯大人，乞恕來遲之罪。」說罷，叫管家呈上禮物，又道：「這一點極微之物，是晚輩的敬意，務懇笑納是幸。」

郭侍郎含笑說道：「請起，請起，不敢當，不敢當，恕老夫先問上一句，令尊是否就是在河南開封做知府的孟耀先孟公麼？」

孟榮拜罷起身說道：「孟耀先就是先父，已經逝世快一年了，晚輩因會試之期，日前才算完畢，故特來向老伯大人請安的。」

郭侍郎哈哈大笑道：「恭喜賢侄高中，前天我看到一甲三名的探花，心內正在疑惑，不意竟是賢侄，可喜可賀，不過，令尊逝世，老夫全不知悉，年來國事多艱，我也疏懶，令堂還好嗎？」

孟榮戚然的答道：「家母亦于今春謝世，我家又遭回祿，舍下接連着遭遇不幸，使晚輩心灰意懶，本不想求寸進，奈以先父只生晚輩一人，故不能不振作起來，以冀微天之幸，致家聲於勿墮，對此次得中，晚輩實感愧疚，將來還要請求老伯大人的栽培呢？」

郭侍郎聽了不勝嗟嘆，也讚佩他謙虛得體，便慰勉道：「賢侄是人中龍鳳，一時的挫折，都已成過去，將來你的前途遠大得很，賢侄還要多加奮勉，以圖報國為是。」

孟榮起身遜謝道：「多蒙老伯過獎和指示，晚輩自當謹記，但還有一事要稟告，緣晚輩有一姑父，係前任兵部侍郎皇甫松年，他為人忠正不阿，致結怨於奸黨，藉故陷害，含冤泉壤，彼時姑母盡節，表妹也投井，被慘戮世，全家很少倖免，晚輩此次赴京，在途因風雪肆威，險遭凍斃，幸獲表妹救護，未幾上天垂憫她是孝女，賜她生還，月前又承逍遙道長鍾鶴年執柯，為晚輩定聘表妹盈盈為妻了，現聞奸黨已被捕下獄，據說又有密告諭令地方查明，凡有被冤受害者，可以直接控訴，倘罪及無辜家屬者，一概赦免，似此國恩浩蕩，眞是澤被枯骨了，晚輩想欲先上一道奏章，把先姑父被誣始末，詳細表明，或再由表妹來京面陳一切，未知伯父大人的意見如何。」

郭侍郎聽了忙說道：「有這種事，奇者皇甫小姐之孝，上感天心，而慶獲再生，冤者皇甫公之被誣遇害，而尤禍及全家，眞是天地間一大慘事，奸黨之為患，實是禍國殃民，所幸天網恢恢，已經待罪下獄，將正典刑，有欲以鳴冤者，正此其時耳。」

孟榮躬身作謝道：「晚輩就此告辭，回寓也即準備奏章，還求老伯大人引見才好。」

郭侍郎道：「今日早朝，聽說賢侄已被派編修之職，明天正好先謝恩，然後將奏本呈上，老夫在側可以參與奏言說幾句話了。」

孟榮作謝，郭侍郎送至大廳門口，他們主僕出了大門，上馬回寓，準備撰寫替皇甫盈盈代父鳴冤的奏章，倘得邀恩鑒允，那就了却心裏的一大負担，剛走到寓所門口，有一驟夫正在張望，見了兩匹馬進來，連忙上前把馬繮接來牽送馬棚，賴進昇趕忙準備吃食，因在郭府的時間太久了，大家都有點餓得發慌。

飯後，驟夫們早已到他的夢鄉去了，惟賴進昇仍要伺候公子，先泡了一碗茶，點上一枝紅燭，而紙墨筆硯皆已放在廳前的書案上面，佈置得整整齊齊的。

孟榮在屋內走了幾轉，構想這本奏章應如何下筆，想了一下，就提筆急書，寫了幾行，又停下來，正在凝神再想的時候，突然似有所感！

這一種心靈上的感覺，是由他的內功已到達了極高的境地，才能夠有這種感覺，一個人有了這種敏感，雖然是細小如綉花針者，縱使是在數十步之內，只清晰可見。

在他的感覺範圍以內，好像是有一個人影已隱入院中，預測的距離，亦在眼前不遠。

孟榮心裏不覺一動，再注意細聽，諒這人在行動上，倍加小心謹慎，並且可能貼壁而走，如果不是自己預有警覺，絕對聽不到絲毫的聲息。

他既有預感，便首先提氣戒備，寶劍暗藏起來，伏案假寐，雖然俯身低頭，但對室內室外一切動靜，還是一樣的了然於胸，朗然在目！

外面的這種動態，似乎又停頓下來，可能他已料到室內有了提防的準備，故而以進為守。

孟榮揣知其意，便也立即變更主張，他坐起來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呵欠，接着把蠟燭吹滅了，跑到臥室，將被子拉開一頭拱起，好像有人睡在裏面，他一提氣，縱身就在樑上伏下，俯視一切，仍然毫無差異！

頃刻間，窗子似乎震動一下，有一個人影閃了進來，倏忽已移到床邊，舉手向床上一探，撲了個空，心知有異，正待要轉身的時候。

猛聽得凌厲的掌風自上而下，銳不可當，這個人便半身癱軟，動彈不得，人已躺在地下，知道他是跑不了的。

孟榮隨把燈燭點亮，一看這人年紀不大，約三旬左右，面貌頗端正，不像是壞人，見他還有半邊手足能動，便指着問道：「你是什麼人，怎麼深夜到這裏，究竟是來行刺，還是偷竊，是誰叫你來的，若不實說，我饒不了你。」

這個人又羞又愧的說道：「小人名叫梁上君，人人都稱我為夜行客，我自幼從師學得一點輕功，憑這把匕首做武器，專向富人家偷得一點銀子，因小人有八旬老母，住有兩間破屋，餘無一物，文既不能，武又不可，故出此下策，還望公子饒恕小人吧！」

孟榮聽他說得可憐，倒也有點同情，

又問道：「你說專向富戶人家偷銀子，但我是一個單身的過客，暫寓此地，並不是富有之人，你何以向我來偷，這是什麼意思？」

梁上君半身酸楚，勉自掙扎道：「小的聽說這雲家胡同新搬來一位貴公子，帶有若干金銀上京來赴考，帶來的僕徒，皆無本領，還說這位公子既是文人，更絕對不會武功的，我聽了以為這是一個大好的機會，不意公子竟是一位武藝高強的能手，小的有眼不識泰山，眞是糊塗極了，務懇公子念小人家有老母，無人奉養，便是公子積德了。」

孟榮見他說得情眞意切，倒也有心放他，便道：「如要我放你，不妨，但須答應我兩個條件，第一，從此改邪歸正，不再作非法的行為，第二，須憑着自己的本領，謀一個正當的職業，同樣的可以事奉老母了。」

梁上君本非作惡多端的人，聽了這位公子的善言勸導，並毅然決然道：「小的決心改過，從此絕不胡作非為，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才能對得起公子對我的大恩大德。」

「好罷，你站起來。」孟榮說着，便連拍了他肩上兩下，梁上君自然的一躍而起，垂手站在那裏。

孟榮見他起來再一細瞧，眞是一條漢子，倘能從此洗心滌慮，自可能有用於國家了。便隨手掏出了一大錠銀子給他說道：「這銀子你且拿去，可以維持目前生活，將來希望你做一個好人，替國家盡點力，才是為人一生的大道理。」

梁上君見公子不但不恨他，反而贈給一大錠銀子，這眞是非他始料所及，乃惶愧伏地叩起頭來道：「公子不責我也罷，還給我銀子，叫我若有人心，實在無地自容了。」

「你拿去，不用謝我，只要你能聽我的話，那就算於謝我了。」孟榮說。把手一揮又道：「快起來，去吧！」

梁上君不便再讓，把銀子揣在懷中，竟自出門去了。

孟榮把門關上，又將燭花剪了一下，重行繼續他所寫的奏章，經過一番修改完竣，惟時已更漏三下了。

趕忙熄燭就寢，因心裏思潮起伏，一時難寐，恍惚姑父姑母還在，又見到自己的父母宛似生前，忽聞鷄聲數唱，才驚醒了他的南柯一夢，重再收攝心神，方能入睡。

也正在好睡，忽聞有人叫道：「公子快起來，天已要亮了，今早還要隨同郭侍郎入朝謝恩，免得去遲了，要人家等。」賴進昇站在床前說，並將茶水點心均已做好，現在又去把馬備好鞍蹬等候。

孟榮連忙起身洗臉，穿戴齊整，吃完茶點，上馬直奔東大街郭府門前下馬，正好郭侍郎乘轎也從大門內出來，二人遂一同逕至午門外下來，入朝覲見。

皇帝登臨大殿，威儀整肅，殿宇巍峨，令人有驚心動魄之感，孟榮隨着郭侍郎跪拜丹墀，口稱臣孟榮叩見，朝上先謝了恩，並將帶來之奏章雙手敬呈御覽。

皇帝見到這位新中的探花，在溫文儒雅之中，流露着一股英爽之氣，便和顏悅色的下了幾句勉勵的溫諭，及至展閱了他的奏章，不覺勃然大怒道：「奸黨可惡，假公濟私的誣陷好人，使忠良如皇甫松年者能有幾人，致令他含冤泉下，皆朕失察之過。」

當即傳下旨意，速將奸黨一齊梟首，以張國法，而慰冤魂等示，又諭：皇甫松年忠貞報國，生前被奪官爵，應予贈還兵部侍郎職銜，並追封太保，其夫人孟氏殉節，義烈可嘉，追封義烈夫人，其女盈盈孝感上天，重返人世，然而鬼神為之呵護者，又何怪哉？原有府第財產仍予發還，概歸皇甫盈盈繼承管理，欽此。

孟榮當時除謝恩領旨，並蒙給假三月回鄉祭祖，同時有禮部頒發了儀仗及兩家祭品，又賞賜紋銀千兩，概由新科探花孟榮代為致祭，至兩家重整府第，另飭戶部專案分別辦理。

聖上的這種特殊恩典，是慶幸新科的得人及褒揚忠孝，更是獲得郭侍郎的奏對贊助之力。

二人退了朝來，同回至東大街郭府，郭侍郎說道：「賢侄身邊只有一位管家，今又榮歸，所急迫者必須添人使用，我這裏有幾個人可以相贈。」遂喚出家將四名為馮玉、陳安、褚彪、衛順，長隨一名為傅體仁，同來叩見。

孟榮躬身致謝道：「老伯的盛情如此，使小侄永誌難忘，但聖命在身，不敢稍延，定於明日出京，先至山東曲阜稍事停留，然後轉道河南開封故鄉，晚輩因歸心似箭，就此要告辭了。」

郭侍郎止住道：「不要忙，賢侄此來，未能招待為歉，容後再談吧。」便吩咐家將到裏面取出來一封銀子指着道：「這是二百兩銀子，請賢侄帶回去替我在令尊令堂及令姑丈的墓前代為祭拜一番，這是我的一點敬意，你不要客氣，請叫人收起來吧。」

孟榮不便固辭，遂上前拜下去道：「又蒙厚賜，使晚輩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隨叫賴進昇收起，拜別而去。

人的風雲際會，是不可預測的，孟榮這次出京，又比來京赴考時，氣概又不同了。

孟榮帶領了傅體仁等回到寓所，首先叫賴進昇收拾一番，命他星夜趕回松濤別墅去報告準備接旨。

又叫傅體仁帶領家將馮玉等四人去到馬行裏挑選了能走的好馬五匹回來，當將雲公館租的房金小陳來結算清楚，並謝他的幫忙，諸事大致完畢。

其餘新近同年因他榮歸，要替他餞別，兩日前就已分別辭謝，因此，也節省了許多時間與不必要的應酬。

次早，時方五鼓，傅體仁就把四名家將及驟夫都叫起來，又臨時僱了幾名脚夫，將儀仗並行裝包裹用品分配好了，又預備了茶點請大人先用，然後他們大家食畢，這才離開了雲家胡同家的寓所了。

清晨時候，市面上沒有行人，寬闊的街道，很快的就到了城門口，城門剛開，城門官見有一批人馬到來，一看前面有探花及第奉旨榮歸的幾對高脚牌，那敢怠慢，躬身立在道旁，讓他們出城而去。

久經冷落的松濤別墅，居然也熱鬧起

來，好像與世隔絕的這個地方，竟有車水馬龍的人來人往不絕於道，這是意想不到的。

盈盈自送別孟榮後，日夜憂心，面容也消瘦了許多，這日因天氣晴朗，正與春紅要到射圃去玩玩，忽聽大門外有人聲喧嚷，究不知爲何吵鬧。

「蠻不講理，到這裏來撒野，是辦不到的。」林忠怒氣冲冲的說：「這個人一來就亂嚷，要我們賞他，我叫他別亂嚷，他又不聽，現在我家小姐來了，我看你還敢再亂嚷吧？」

那個亂嚷的人見到有一位小姐前來，便也很懂禮貌的彎下腰來，手內還拿着一大張紅紙，聽他說道：「我是送捷報來的，府上的孟榮公子高中了一甲三名的探花了，我是來到府上報喜的，這位管家怪我還要打我，是不是他有點耳聾嗎？」

「吵鬧了這半天，原來是個報喜的人，難怪人家亂嚷。」春紅說。

「對不起，他是不知道你來報喜，望你原諒他吧！」盈盈說。隨叫春紅道：「快去拿點銀子賞他，並給他酒飯，人家路遠跑來，也難爲他了。」

奶爹林忠這才曉得表少爺已經高中了，遂將那張大紅紙條拿來遞與小姐看過，上面寫的是：「捷報孟榮公子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十四個泥金大字，張貼于大門外照壁牆上，光耀奪目，煞是好看。

自從報喜的人來了以後，地方遠近皆轟動起來，都說這位探花郎是一位青年才子，地方官吏聞知，都前來送禮道賀。

賴進昇兼程並進，他早先一日就回來了，幫着收拾佈置，掛燈結彩，備辦酒席，僱用了兩個廚師及數名打雜的，才能應手做事。

盈盈見事雜人多，若不事先分配，就難免有相互推諉，希圖取巧等情事，於是決定外面來客的接待及禮物的收授，由賴進昇負責，裏面收授禮物及招待內眷，由春紅負責，奶爹林忠照管打雜人等，分配茶水、酒席，整理一切，奶媽則在廚房監督，她自己則內外兼顧，總計出入收支，每一處均井井有條，毫不紊亂。

另外還派了一名小廝，在山下及泰安鎭這一條通道上探視，如果看到有公子回來的消息，就趕快回山報信，以便早爲迎接。

這日中午，小廝慌忙回來報說：「我打聽了離山下約十里左右，見公子回來的，有許多人馬、傘蓋等，眞好威風，都直向這邊來了。」

松濤別墅前面廣場上，早已有男男女女的觀衆，聽說新探花今日榮歸，大家都要看看這空前的盛況。

遠遠的就聽到鳴鑼及喝道之聲，隱隱的也看到前面的儀仗了，片刻間已到達了廣場，大門外預備的鼓樂，此時亦已鳴奏起來。

前面是金鑼及探花及第奉旨榮歸的高脚牌子，家將及長隨數名牽着馬分兩邊侍衛緩行，中間有傘蓋的一騎正是孟榮公子了，他端坐馬上，手捧聖命，至大門前才跨下馬來。

大廳上早已擺好香案，盈盈小姐率領家下婢僕等在大廳的兩旁跪下，必恭必敬的俯伏迎接聖命。

孟榮公子的冠帶是按照三鼎甲的體制頒發下來的，頭上插上了兩朵金花，他面含笑意，緩緩的步入大廳，面南宣讀了聖命。

盈盈小姐朝上先謝過了恩，再詣過了聖命，然後他們表兄妹相見，以次家下所有婢僕及男女衆人均上前行禮，外面新來的長隨傅體仁以及四名家將也一同上來拜見。

當日大宴賓客，大廳及樓上皆擺滿了酒席，幸有幾位近親帮同招待，使得賓客們都能盡量的暢飮，歡笑之聲不絕於耳，一直飮到月色西斜，更漏三下才罷。

接連着迎賓送客，緊張了數天，客人大都散去，只剩下女客數人，又分發賞錢給與臨時僱用的雜役人等，家裏的廚師婢僕亦照例分給喜錢，慌亂時間已成過去，覺得也輕鬆了好多。

「表妹，你坐下，我們來談談，好嗎」孟榮感激的說：「這些日子，你也累夠了，我一進門，所見各處皆能秩序井然，佈置適宜，尤其對接待方面，更詳盡而週到，教我自嘆弗如了。」

「表哥，你眞會說笑話，」盈盈紅着臉說：「這是我分內之事，有什麼值得誇獎的，對此次聖恩的浩大，使我感激無涯，尤其奸黨已除，大仇也算報了，我心裏已稍微寬了一點。」

「皇上聖明，臣民幸福，」孟榮說：「我這次獲選，邀天地祖宗及姑父母的默佑，擇日要先往姑父母的墓地去祭拜一番，因有皇上賜的祭禮，所以要揀選一個大吉的日子，還要添補幾樣祭品。」

「你的奏章一上，皇上就准了。」盈盈面現喜色，似有激動的神情說：「這也是催使奸黨早日就戮的原因，況且又有那位郭侍郎帮同提奏證明，無論如何，總應該歸功於你這位新進的探花爺了。」

孟榮哈哈一笑道：「當初若不是表妹相救，焉有今天，倘要追本窮源，還是由表妹的孝心，才能得到這些曲折而離奇的恩遇呢。」

兩人說了半天，把分別以後的積愫和期望，都能如願以償的表達出來，這也是人之常情，更是他們要一吐爲快的必然道理。

春紅端了兩杯茶送來，孟榮一面喝茶，一面談道：「日前在寓所遇到一個夜行客梁上君，如不是自己早有預感，那一次就要吃虧了，我雖在武功上有點根底，但打坐調息運行氣功，及培養心神的方法，這都是鍾老伯父所敎的，唉，不知他老人家什麼時候才能與我們再見面呢？」

「什麼夜行客梁上君，究竟是怎麼回事？」盈盈一片茫然的說道：「表哥剛才說的話，我聽不明白，請詳細一點，告訴我好吧？」

孟榮回憶着說道：「那天夜裏，我正在廳下寫奏章的時候，好像腦子裏一閃，就似乎有一人到了廳外，雖然聽不到任何聲響，但總覺得像有一個人在貼壁而行，於是我假裝就臥，但我已經躲到屋樑上面，這個賊人以爲我眞的睡了，他就啓窗而入，到我床上撲了個空，才待轉身，就被我的掌風擊倒。所以，他才說出他叫梁上

君，人稱他爲夜行客，自幼學了一點輕功，因家貧乏力奉母，做着偷竊行爲，聽說我帶了許多金銀，因此，他起了壞念，不意遇到高手，誓言以後絕不妄爲，我念他是個孝子，所以放了他，還贈了他一錠銀子，叫他另謀正業。」

盈盈微嘆道：「得饒人處且饒人，這也是我們應該寬厚的地方，大凡一個人總有智、愚、賢、不肖的區別，天賦各異，其理則一，但他如能接受你的感化，不也就是一個好人嗎？」

稍停了幾天，備辦的祭品已好，選擇的祭日也到了，前面排齊了鼓樂儀仗，家將及長隨傅體仁各執兵器，中間便是簪花的探花孟榮和他的未婚夫人皇甫盈盈了。女婢春紅緊隨，均騎着高頭大馬，後面便是家丁雜役担着各種祭品以及欽賜的三牲大典。

鳴炮下山，人伕馬匹，拉長了有里許遠近，路人多不稱羨，地方官吏有欲參與前往及照料者，一概辭謝，途中並無躭擱，沒有多大的時間，皇甫氏的墓園便在眼前了。

遙遙望去石橋上有幾個人在探着頭指東指西的，家將們隨即上前查看，原來是皇甫松年老將軍舊日的部下，他們聽說表少爺及第榮歸，偕同小姐前來祭墓，故約同幾位提前到達，現已將園內打掃整理了一番，並在此迎候表少爹與小姐的來臨。

「難爲他們了。」孟榮與盈盈均不約而同的說。到了石橋，他們下了馬，過了碑坊，見甬道光滑如洗，兩邊的樹木也蒼翠了好多，路旁的小花更覺鮮艶可愛，這些景色好像前次沒有見到，今天又換了一番新的氣象！

享堂內供案上早已擺滿了祭品，眞是百饌雜陳，三牲並列，中間及左昭右穆的神主牌位前都點燃了皇上賜的龍鳳燭，並斟滿了御酒，大家都敬謹肅立，靜候祭拜的開始。

右邊供案上是皇甫松年與孟氏夫人的牌位，故將聖命先供在上面，孟榮走到案前，上了三炷香，便先跪下默禱：「甥兒孟榮是奉聖命頒賜的祭品，故先代皇上致祭。」禱罷，叩拜起來，再由盈盈奠了三杯酒，她也跪下默禱了一番，大意是爹娘在天之靈，恕女兒不孝，今蒙聖主賢明，已將奸人授首，又頒賜祭禮，也算得報仇了，請爹娘安息吧！

皇上的祭品撤去，再擺上他們作兒女的祭品，按照牌位的次序，由中間左右，先後上香奠酒行禮完畢。

再由家將家丁僕役人等一一拜奠，最後又有先來墓園企候的四個人也來叩祭並拜見。

孟榮一旁揮手道：「各位快請起來，謝謝你們的好意。」便又詢問說：「諒來各位都是跟過先舅父皇甫老將軍的人了，你們對他老人家的忠心，至今不忘，令人佩服！」

那四人之中有一位年紀稍長的約有四旬左右的人先開口說道：「我叫周亮，他們三人是鄭武、王戎、蔣和，俱在老將軍帳前伺候，老將軍屢次衝鋒陷陣，叫我們用砍刀齊向敵營衝去，亂砍敵人的馬脚，使對方陣勢一亂，就支持不住了，說起來老將軍的勇猛，無人能及，眞是所向披靡，屢建奇功，反被陷害，幸邀新主聖明，才能有今日的特殊恩典！」

孟榮又說道：「你們如何曉得我們今日來此祭墓，各位是不是均住在附近不遠的地方，平時以何種業務來維持你們的生計呢？」

周亮嘆了一口氣道：「自從老將軍被解進京，我們只能在暗中探聽，無法挽救，及至他老人家遇害後，我們賄通了執刑的人，才能將屍體運葬此地，天網恢恢，作惡多端的奸黨，自然是應得的果報。」

鄭武接下去說道：「我們四人均離這裏約四十餘里，地名柳家店，地方傳說新科的探花就是老將軍的親戚，並說今日要來拜墓，故我們趕快來看看，以盡我們的心意。」

孟榮道：「我看你們四人，均在年富

孟榮將手中金鏢擲向黑衣人。

力強的時候，何不繼續出來爲國家盡點力量，況國家正需要你們這樣精壯的人，各位如以爲可能的話，不妨到我們那裏再看機會也是好的。」

王戎叫道：「我們旣無家室，又沒有顧慮，在柳家店只算臨時的營業，勉可溫飽，大人倘不嫌我們粗野，我們就伺候大人一輩子，也是心甘情願的。」

孟榮點首道：「很好，你們甚麼時間來都可以，不過，時間不要太長，因爲我還要回到河南去一趟。」

蔣和忙道：「大人允予收留，我們可眞是天大的造化，我們就回去把租來的一塊園地辭退掉，收拾一下便可以來，不會有什麼躭誤的。」

孟榮雖是文官，但他心裏抱着無限的英雄氣概，總以爲時勢多變，不能光靠舞文弄墨來安定國家，必須要以武功來克復，才能使得天下太平，他雖然點了探花，但頗不適合他的志趣。

孟榮認爲忠義之士，是不可多得的，國家需要用得着的時候，再去發掘那就難了，寧可作未雨之綢繆。

一行人馬離開了皇甫氏墓園，已過了中午的時間，趕忙回到山上，賴進昇早已擺好了飯菜，大家肚腹中空空的，所以這一頓飯雖不是特備筵席，至少要比平時吃得香甜可口多了。

旬日後，京中郭侍郎專差家將到達松濤別墅，看這個人灰塵滿面，騎着馬，腰懸鋼刀，到門前下來把馬拴好，手上拿了一封信，望着他就知道有緊急事而來的。

傅體仁正朝門外張望，見了是個熟人，便道：「彭兄，是你，我以爲是那一位，好幾日沒見了，請到裏面坐。」

彭貴一見是傅體仁，忙把手上的信交與他，說道：「傅兄，請你先將這封信呈上你們大人，我家老爺特地叫我送來的，待你們大人閱過後，還要寫封回書，我要趕緊回去交差，麻煩你了。」

傅體仁領他進來，先倒了一杯茶道：「你且坐下吃杯茶，休息一會，我就去稟報，不會誤事的。」隨將來信送到西樓去了。

孟榮拆開信封一看，是郭侍郎送來的，大意是奉聖諭，飭戶部着由曲阜地方官發還皇甫氏舊第，再飭該部着由河南開封地方官監造孟榮的新第，限期完竣等諭，上項兩處除已行文各該管地區分別辦理外，仰即派員前往接洽爲盼，另行附寫的倘事畢，望即來京受職，如因故牽延，不妨再請續假，專此，並希見覆。

上復郭侍郎的回書，大致是說聖意殷殷，及伯父的贊助，現已遵照派人分別前往接洽，至前奉准三月假期，尙未及半，晩輩擬於曲阜及開封兩地的新舊府第整建完成後，再請續假完婚，屆時當懇伯父代爲轉奏。

孟榮把回信寫好後，交與傅體仁，叫他再拿點銀子賞給彭貴，並招待酒飯，飯畢，彭貴回家復命去了。

曲阜是山東有名的地方，原來皇甫松年的府第規模很大，這一所住宅，相傳已有好幾代了，裏面廳堂大廈，花園，水榭、亭、台、樓閣，無所不備，自皇甫將軍遇害入官後，大門封鎖，時經數載，無人照料，難免不有木蛀樑傾，磚斜瓦碎的現象，裏面雜草叢生，蛛網塵封，簡直不堪入目，令人有滄桑之感！

奶爹林忠奉了孟榮之命，帶着家將馮玉，持書同往曲阜洽收皇甫氏的舊第，這日已到了舊第門前，見大門洞開，門內有位小官兒在監督木瓦工修造房屋，極爲忙碌。

那位小官兒見有人進來，便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到此有什麼見敎嗎？」

奶爹林忠先將書信遞上，便道：「我們是皇甫小姐派來接洽收領這座府第的，有勞貴官了。」

那位小官兒看信後便起身說道：「二位是皇甫小姐派來的，現在正趕緊修造，大概月內便可完成，請你們先到裏面看看吧。」

林忠舉手謝道：「我們專爲此事而來，可能就在這裏住下，不過食宿的問題，不知能否解決，因爲我們多時不來此地，人地有點生疏了，所以要麻煩你指點一下了。」

那位小官兒用手一指道：「我已叫木瓦工先修理的是廚灶，很快就要完成，待好了你們便可以燒煮，至於住的地方，那更不成問題，靠近廚房左邊的三間，也收拾好了，你們可以把舖蓋行李搬進去，二位住，已夠寬大了。」

林忠向他道謝，便將帶來的行李搬去，買了些柴米油鹽等日常用品，兩人除了看看問問，其他無事可做，只能與工人聊天，馮玉是初來的，林忠雖然過去是住慣了的地方，但事隔數年，好像是左右近隣有一種距離的感覺！

數年的時間不算長，但人事的變遷，也難預料，奶爹林忠到附近探訪，多有新來的生面孔，只有幾家店面換了主人的，只有東北角有幾位年老人在嘰哩咕嚕的談着。

忽聞有一位老婦人的聲音說：「你們談的話，我聽到了，是隔壁皇甫府上的事。」那幾位老人見有人問他，他們也就一笑不再說了。

原來這說話的老婦人乃是奶爹林忠的妻舅表嫂何氏，林忠便上前說道：「何嫂，你怎麼在這裏，現在你家住什麼地方，表兄好嗎？」

何氏聽有人叫她，即掉轉頭來一看，拍手笑道：「林表哥，剛才說你們府裏的事，不意被你聽見了，就說小姐快要回來，我眞要向你賀喜了。表姐還在那裏，我現住這裏過去第三家便是，新買的三間屋子，我們那位最近他湊了一點本錢，買了一批本地出產的布匹，往徐州那邊去賣，再換回日用品，也可以賺點錢來作一家幾月的吃喝。」

「將本求利，做生意買賣，是正當的營業。」林忠很贊同的說道：「免得在家閒着，在外跑跑，對身體上也有益處，你表姐仍在山上別墅裏，與小姐做伴，這裏的屋宇修理完整後，或者會回來也說不定的。」

× × ×

河南開封府城裏學士街是孟榮的故里，自被火災後，把一所高大的府第，化爲灰燼，場地雖然寬闊，因日久無人過問，

早已蔓草處處，似有荒凉的景象。

賴進昇帶了孟榮的書信，並偕同家將陳安來至學士街一看，只見許多做好的杉木樑架，柱子，橫堆在那裏，瓦礫焦土早已一乾二淨，新磚瓦幾大堆，工人來往不絕，還有一位督工的是開封府裏的竇師爺，但聞斧鑿之聲不絕於耳，瓦工正在砌造，牆脚已漸漸的加高了。

竇師爺見有人來，便出來招呼道：「二位是從山東來的嗎？孟大人在家裏還是到京裏去了，我們府裏接奉戶部交辦建造這所府第，工程浩大，但完工恐怕還要延長些時日，因爲本地的工人太少，這還是向外縣找來的。二位在路上辛苦了，請到那邊休息吧。」

賴進昇拱手謝道：「多勞閣下了，我們大人現在是在奉旨給假期中，在家裏，這裏有一封信，請煩轉致你們府裏大人，說要勞動你們趕緊加工建造，因爲年內要在這裏舉行婚禮，所以不能延緩，務請限期完成才好。」

竇師爺接過信去說道：「待回去稟告我們大人，只有增工趕建一途，別無他策，再者，能夠提早竣工，我們也就能早日復命了。」

賴進昇與陳安就在工人所搭的棚子內揀了一處，把帶來的舖蓋放下，至於吃飯的問題，他們兩人就與工人一起同吃同算，倒也免得另找地方。

秋高氣爽，籬菊盛開，又正是九月將盡的時候，松濤別墅更覺得凉風侵袂，景色宜人，這位年少得志的佳公子，仍在學業及武功上勤奮不輟，尤其對逍遙道長所授的劍術，他早晚不斷的苦練，尋求隱秘，其次坐功調息，增加氣功，現在較過去又更進一層的透澈了。

孟榮正在射圃演練的時候，傅體仁跑來報道：「門外來了四個人，就是日前在墓園裏遇到的，他們要進來拜見大人。」

「好的，叫他們進來。」孟榮停了下來說：「我就回來，到大廳上，你可帶他一同到那兒見吧？」

周亮、鄭武、王戎、蔣和四人進入廳上，一齊向前跪下道：「小的們得蒙大人收留，感恩不盡，此後自當竭力圖報，大人如有差遣，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孟榮一揮手道：「快起來，我知道你們四人都是忠心耿耿的，更能吃苦耐勞，以後如有機會，再行提拔你們吧。」

四人謝罷起來，跟着傅體仁到下邊去安置他們住的地方，並帶領會見其他的上下人等，以便認識。

孟榮自榮歸後，忽已匝月，他心內想着還有許多事要辦，第一，他自己還沒有回鄉祭祖，因爲他家的祖墓是在開封，他的父母也合葬在那裏，路途遙遠，行程不易，且人數衆多而有女眷，第二，我們離開了此地，而這個松濤別墅是要派人看管的，因此，他正在攷慮和計劃中。

一日午飯後，大家正在廳上閒談，都說時光很快，怪不得天氣凉了，再幾日，這個十月又快要過去了。

孟榮忽然站起來，若有所思道：「怎麼，今天是二十八，明天是二十九，就是我父親的忌辰，不意他老人家逝世一週年了，爲人子者於心何安。」一言下黯然！

盈盈以安慰的語氣說：「表哥，你不要傷心，舅父在天之靈，也會體諒你的，我們明天做幾樣菜，在這裏先祭一祭他老人家吧。」

孟榮隨口答道：「也好，菜不必豐盛，須要清潔誠敬就是了，能符合到先聖的意思，『祭如在』那句話，只求可以表達我們爲兒女的一番道理。」

「多揀幾樣時新菜蔬和新鮮花菓就是了。」奶媽說道：「舅老爺與舅太太葬在那裏，表少爺在什麼時候，還要去祭墓的吧？」

孟榮沉吟着說：「我正在想這件事，因爲先人的墳地很遠，就在開封府城東十里孟林的地方，我父母也葬在那裏，如去了，短時間又不能回來，新建的府第竣工後，我們要進去整理佈置，到那時候還要奏請入宅和謝表許多手續，必須要住在那裏，此地還要留人看管，所以我顧慮人數上怎麼分配呢？」

盈盈屈指計算道：「曲阜去了兩個人，開封也去了兩個人，此地如留兩個人，也就可以了，不過，對于路程的問題，須得研究一下，走陸路，人數要多，走水路，人數少，就不妨了。」

孟榮道：「陸路較多，水路較少，以我們現在的人數也夠了，因爲這是長程，所有儀仗應儘量減少擺出，一以避免地方迎接的麻煩和驚擾人家，一以節省人力的增加。」

起程日期已擇定在十一月初旬，留住松濤別墅看管的人是褚彪和魏順二人，現已忙着準備購辦禮物帶去送人，如裝箱，打包、捆紮等一切事宜。

數日間諸項均已齊備，行期也到了，對地方的踐行，雖經一再辭謝，仍不免有幾家餽贈，也只有可收者則致領謝帖子，不可收者則原璧奉謝了。

國家體制的尊嚴，官階的顯示，對「探花及第，奉旨榮歸」兩塊高脚牌是不能不用的，其餘如金鑼，傘蓋，一律暫爲收起，這是要趕上行程的權宜辦法。

廣場上已挑滿了，人也站滿了，看熱鬧的與送行的歡笑道別之聲，雜亂其間，引起了人們的離別之感。

一聲炮响，前排的兩隊高脚牌已擧起來開始行動，周亮、鄭武，王戎，蔣和四名家將騎在馬上開道，都掛上砍刀，中間兩頂綠呢大官轎，是孟榮與盈盈乘坐，後面兩頂布幃小轎，是春紅與奶媽乘坐，最後是傅體仁騎馬緊隨，接着就是騾車，肩輿運負着箱籠一切雜物，瞻前顧後，倒也安穩而整齊的離開了松濤別墅。

黑壓壓的一行人馬轎車離開了山地，直奔向大道，遇有鄉村集鎭，沒有大的客店可以容納他們，只有向寺廟商借停歇，每到一處，孟榮都向地方父老詢問民情有無疾苦，和靄而親切，深得路人讚譽和推崇。

鄉村的道路全是泥土路，天氣晴則塵土飛揚，天下雨則泥濘不堪行走，這日正是天陰將雨，又已到了未申時間，人馬都困乏了，須要尋覓暫住的地方。

周亮至轎前稟報說：「前面是高家店，有一座古廟，我們可以到那裏歇下，況且大家都餓了。」這是他向大人請示的意

思，希望得到允許。

孟榮說：「好吧，你先前去到廟裏向住持說一聲，我們這裏人多，是否能住得下？」

片刻之間，周亮回來報道：「這座廟宇很大，廟名『慈雲禪寺』是這裏有一無二的，和尚也答應了。」

大家聽了都感覺興奮起來，不知不覺的很快就到廟門前了，住持定慧領僧徒多人出來迎接。

由前面的儀仗及大人的官轎暨眷屬的大小轎子隨從家將人伕陸續進去，馬匹騾車牽至後面院裏。

住持僧定慧上前稽首爲禮，說道：「請大人至方丈室待茶，大人及寶眷休息的地方，大殿西邊有五間廂房，還有三間耳房，另有廚房亦在那裏，地方寬大，又有院落，與這邊雖通，可以關鎖隔離，倒也乾淨。」

孟榮含笑點頭道：「打擾師父了，既有這些房子，可以夠了，我們進去看看，師父請便吧。」

定慧合十道：「大人如需要什麼，請吩咐一聲，貧僧即着人送來，不過，荒村野寺不足以待大人，還乞原諒。」

孟榮笑說道：「師父這是說那裏話，我們來麻煩，已屬不當，現在我們且休息一下，等會兒如果需要什麼，再來是勞你吧。」

盈盈跑到廂房，見是很寬大的五間，南北兩邊是四個隔開的房間，都是窗明几淨的，纖塵不染，雅靜清幽。

正中是客堂，全是落地的彫花長格子，開敞着，靠壁有紫檀條桌，上掛名人字畫，條桌中供了一尊玉佛、香櫞、佛手各一盤，其他有古銅鼎之類的陳設，左右擺着大圈椅，兩邊茶几及椅子排列整齊而雅潔。

孟榮看了很滿意，他住在南邊的兩間，一間作書房，一間作臥室，盈盈住了北邊的一間，春紅與奶媽合住了一間，正好，這五間做了他們的上房。

傅體仁率同家將轎夫騾夫雜役人等，分住了其餘的屋子，倒也熱熱鬧鬧的，廚房內已將茶水及晚飯均準備好了，送到他們的臨時上房。

吃過晚飯，大家都有點疲乏，很早便各自就寢，惟孟榮尚在燈下觀書，他一面吃着茶，一面揣摩書中的意味，忽聞院子門有點輕微的響聲，他便凝神細聽，好像有人已進來到了院子裏了。

他連忙取了寶劍和金鏢藏在身邊，將燈滅了，輕輕的步子走到客廳門口，從格子眼裏朝外張看，果見有一個人灰衣勁裝，手執兩柄鐵鎚，站在院子中間，察看動靜。

他不慌不忙的，把一支金鏢托在手上，用手指一彈，借指風的彈力向前直打出去，正好打在那個人的小腿上，只聽「啊呀」悶哼了一聲，那個人就蹲下去不能動了。

院子門已被挖開，又見兩個人影一閃，一個人站在門口把風，一個人踏着脚尖進來，想欲救那個被鏢打傷的人，孟榮正欲發鏢，忽見一個彈子由北邊飛向那個剛進來的人左肩上，也聽「唔」的一聲倒了下去。

守在院子門口把風的那個人，見勢不好，倒退步正要開溜，忽聽颼的一聲，又是一枚彈子，打中那人面門，昏然倒地！

原來北邊發出的兩枚彈子，是盈盈小姐發出的，她正在房內收拾東西，聽得外面有了異樣的聲響，她就滅燈待觀情勢，知道發鏢打中第一個人的是表哥，她想，我也要來找個機會試試看。

正想之際，瞧見門外進來了兩個人，於是她就見機不讓，正好一顯身手，所以她連發兩個彈子都能擊中，這也是她靈敏過人的表現。共計來了三個人，竟都被他們表兄妹照數留下來了。

孟榮燃起了燈燭，剛要出去喚人，却巧傅體仁正起身小便，一見院子裏有三個人倒在那裏，嚇了一跳，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大人受驚了，」傅體仁神色不安的說：「我們該死，幾個人都睡着了，全不曉得，究竟是怎麼回事？」

孟榮道：「怎能怪責你們，突然的事，誰人知道，快叫他們都起來，看看究竟是什麼人，竟敢公然的到這裏來，顯然是不肖之徒，目無法紀了。」

傅體仁把家將及轎夫等人喚醒，點起燈籠火把，一照之下，三個人全是灰衣勁裝的一式打扮，惟手中的兵器不同，先被打中的兩個人，因傷在小腿與左肩，神志尚清，惟不能轉動，最後一個人是被打中在面門，所以昏迷未醒，但呼吸仍與好人一樣，不妨事，快取繩子把他們綑綁起來再問吧。

孟榮搖手道：「用不着綑綁，他們一個昏迷，須在半日時間方能醒轉，兩個筋骨受傷，短時間內不能移動，不綑綁，也跑不了的。」

「你們是那一路來的強盜，竟敢大胆的到這裏，是要行刺本官，還是要搶刦，不是本官稍有警覺，可能會遭到你們的暗算。」孟榮大聲斥責喝道：「你們從實招來，我還可以從寬，倘不說實話，我就要不客氣了。」

第一個被打傷小腿的人眼睛一翻說：「我叫蘇金漢，因我用的鐵鎚，他們送我一例綽號大鐵鎚，第二人叫潘龍，他用的鋼鞭，人就叫他大鋼鞭，第三人叫赫威，他雖用的長槍，但是生來又黑又高，人就叫他黑無常，我們均在玉龍山上金爵大王手下當副將，據嘍兵探報有一孟大人奉旨榮歸，帶了皇上所賜的許多金銀財寶，還有夫人小姐，正從這裏經過，我們山上正缺少這幾項，大王就派了我們三人，先來探看，然後再派大批嘍兵把你們搶奪上山，不意倒先中了你們暗算，現在只有聽憑你們的究治了。」

家將周亮喝了一聲道：「胡說，就該掌嘴，在這裏還有你胡說八道的麼？」嘴裏說着，大巴掌就向蘇金漢臉上打去，劈哩拍啦的打得他鼻青眼腫，再也不敢亂講話了。

孟榮又問第二個人道：「你叫潘龍嗎？你們山上共有多少人馬，能征慣戰的是幾人，平日所需的糧草，又從那些地方搶來的？」

潘龍的左肩受傷很重，他正在呻吟着

，又見蘇金漢已被打得變了形相，今見又來問他，只有照實說來爲妙，乃不假思索說道：「我們山上共有一千五百人馬，大王有一結拜兄弟叫二大王范家駒，手使方天戟，十分驍勇，連大王還要讓他三分，又有一位軍師叫郎敖，人雖短小，他的鬼計極多，另有妻舅苗方，使用兩柄大刀，膂力過人，能戰的也有十數人，我們的糧草，是先派扮作小本生意的人前往隣近州縣的各鄉鎭，明察暗訪有無殷實富戶及過往商人販運貨物者，一經探到，即派人前去搶奪，從未失手，因爲是沒有官兵的抵抗。」

孟榮反問道：「你們既是一千多人，何以今天只來了三個人，這不是在說謊麼？還有人藏在那裏，快點說出來，我才相信。」

潘龍忍着疼痛分辯一下說：「我沒有說謊，到這裏只有我們三人，總以爲是一位文官，沒有兵馬，距離這裏約半里路有兩名嘍兵等候，約定以綫香一支點着，如綫香燃盡了我們還不到，他們就回去報信，今已過了不止一支香的時間，他們早已走了，我們就從來不曾遇見過像這樣的能手，算是我們栽了。」

孟榮問罷口供，吩咐好好看管，他喟然嘆道：「距京不過數百里，而藏此大盜，地方官爲何不報，其畏縮容縱如此，實在可惡極了。必須奏請進剿，以靖地方爲是。」

連夜就寫了奏章，說明大盜盤踞玉龍山，自稱金爵大王，手下有一千五百餘衆，搶刦官商，奪取財物，尤其屯糧聚衆，意圖不軌，地方無人敢與抵抗，倘再任其滋蔓，則將來貽患，何堪設想，臣今身歷其事，險遭所害，現已擒獲三巨寇，即日押解來京，交由刑部審訊，所急者，懇速派大員帶兵前來進剿，務在擒其爲首者數人，明正典刑，以彰國法，其餘可以安撫並用，方能根絕禍源等等。

又取了一張名片至縣衙門裏，着派衙役四名前來，以便押解巨寇護送京畿。

縣令聞知除派衙役四名，另派團隊數十名，親自率領前來問安致歉，孟榮諭以盜匪爲害，亟須加緊會商撲滅，縣令祇俯首遵諭而已。

旋即命家將鄭武率同衙役將三名巨寇押解到京，並有書信一封，先請郭侍郎代將奏章轉呈御覽。

天甫明，廟裏和尚起來要做早課，聽說這位大人抓了幾個强盜，轟動了高家店，都要進來觀看，幸得有家將在門外守衞，才能使多少人知難而退。

住持僧人空慧進來叩請早安說：「大人有所不知，我們這地方自從來了個甚麼金爵大王，奸淫擄掠，無惡不作，遠近百餘里受其蹂躪被害者不可勝計，尤其是往來客商，弄得人亡財散，地方官怕事，隱匿不報，又不敢惹他，怎麼今夜他們來了三個，都被大人拿下來了，這眞正是天有果報。」

孟榮道：「煩請師父向外面的地方百姓說：我是路過此地，即刻就要起程，這三個强人已送去官裏發落，他們如有被害者，趕緊向官裏去稟報，不要怕，將來總會有人替他們除害的。」

夜間爲了這幾個强盜，使得上下的人都不能安穩睡好，因要趕路，只能在有空隙的時間裏，稍微休息一下，才能恢復精神。

賞給了住持僧人的香火錢幾兩銀子，作爲致謝他的接待，大家用過早飯，整理一切，牽出馬匹騾車，都排列在廟門外等候。

孟榮與盈盈乘着兩頂大轎在前，春紅與奶媽坐着兩頂小轎在後，大小四頂轎子一同出了廟門。

孟榮在轎門抬頭看到住持僧定慧及徒衆多人，都在廟門執合掌相送，遂連連向他們點首表示謝意。

離開了慈雲禪寺，仍沿着大道向西南行走，日行不過數十里，就要歇下，所以這次行程很慢，行了幾天，才能抵達黃河北岸。

早有地方官聞知，預備了大小船隻，都停泊在那裏，伺候孟大人渡河，所有人馬轎子騾車及儀仗各物，不消半日就已陸續渡過，又到南岸了。

黃河南岸就是河南的地界，開封就是河南的首府，原來開封府的正堂姓尹字伯琴，安徽人氏，他的父親尹達，在世時雖與孟榮的父親孟耀先係同榜的進士，論起來，他們是世交，此次他接到戶部所交辦新科探花孟榮的府第，起初他還不知道其人爲何，所以事先就派人在這南岸守候。

經過守候的人與孟府的家將一打聽，才知道這位孟大人就是數年前作過開封知府的孟太老爺的公子，守候的人得信後慌忙回去稟報。

尹伯琴聽說，喜不自勝，吩咐備轎前往，並告知闔城紳商迎接這位奉旨榮歸的孟大人，他的夫人陳氏也在內廳準備伺候孟大人的內眷，自大堂至內廳，早已掛燈結綵，熱鬧異常。

炮响連聲，闔城的文武大小官員排在城外吊橋邊，執着刀槍劍戟的兵士亦排兩側，好一派威武嚴整的氣象！

隱約已聽到金鑼和喝道的聲音，也看見傘蓋高張，前面的數對高脚牌子緩緩而來，知是孟大人快要到了，文武官員連忙跪伏迎接。

儀仗及家將過去，便是大人的藍呢大官轎，孟榮在轎內叫道：「停下，諸位請起。」

尹伯琴正跪在轎旁道：「開封府知府迎接大人。」說罷，遞上手本。

孟榮接過手本畧一展視道：「有勞貴府和各位了，請回轉吧！」

尹伯琴也上了轎，隨同進城，街道兩旁，家家都燃放鞭炮，男男女女的都站在門外看望，讚羨之聲不絕於耳。

孟大人的轎子直至大堂停下，後面內眷們的三頂轎子至內廳前下來，自有陳氏夫人及女婢們伺候了。

孟榮下轎後，就見尹知府在旁恭候着說：「請大人到廳上坐吧？下官在前領道。」大廳正中放着一張太師椅子，搭着虎皮坐褥，前面有一張珠漆方桌，上面有一碗絕好了的茶。

孟榮四顧了一下，也只好點頭就坐，尹知府又上前行禮叩見。

孟榮見尹知府又在跪拜，微一欠身道

．「貴府請起，不須再行此大禮，下官此次奉旨歸來，多蒙貴府殷殷盛意，尤其監造府第的辛勞，實深感謝。」

尹知府忙一彎腰答道：「大人說那裏話，下官未能遠迎，還望大人恕罪，至於監造府第，是上面交辦的，也是下官分內的事，大人何須言謝，請大人用茶吧！」

孟榮含笑道：「貴府請坐下來談吧！不要光站着，不便講話，望不要過拘禮節，下官以後將久居此地，藉助於貴府的方面還多呢。」

尹知府也就不再拘禮，便即告坐在下面方榥子上道：「希望大人常住此地，使下官時聆教益，實感榮幸，至於大人新第，現正漏夜增工，待內部裝製完成後，不日就可竣事，目前就請大人暨寶眷等在這廳後的五間上房內住下，俟新第落成後再行遷去，大人以爲如何？」

孟榮作謝道：「多勞貴府了，不過，這是府衙屋宇，恐不能隨便住我這位京官吧？還是在外面另租房子爲宜。」

尹知府道：「大人不要謙虛，這是臨時暫住，幾日後即可搬出，沒有不方便的，請大人放心，就這樣決定吧！」

孟榮見尹知府誠懇如此，只好答應下來，遂又談了些地方的民情近況，忽然想起一事問道：「貴府原籍安徽，從前有一位老前輩，好像是上尹下達的這個姓名吧？不知貴府聽說有此人否？」

尹知府連忙站起來說道：「就是先嚴，大人怎麼知道他，今日忽然下問，必能有所見教了。」

孟榮遜謝道：「失敬了，原來就是令尊大人，貴府的這位老太爺係與先父同榜，論來你我本屬世交，今得在此相聚，實非偶然，以後還望不要再作客套，有如自家人一樣才好。」

尹知府拱手一揖道：「承大人示諭，下官自當從命，但在官的方面，仍懇遵循體制爲是。」

孟榮一笑道：「你我都是孔教傳人，不須說，只要各行其是就好，惟這樣說來，覺得親切一點，不是表面文章而已。」

廳上擺下了筵席，正中一席是孟大人首座，外請了地方紳士名流兩位作陪，東西兩席是城內文武首要官員，每席上都燃有紅燭一對，酒筵無非是珍饈美味，極盡豐盛。

尹知府上去敬了一巡酒，然後大家暢飲起來，談論些科塲積習與時尚的文風，又說了些各地的兵戎與武備的狀況，都是切中時弊的一些重要課題。

經過數次的上菜敬酒，外面已起了更鼓，孟榮向主人致謝道：「貴府太破費了，酒可不須要了，就請賜飯吧。」

尹知府趨前躬身答道：「菲酌粗饌，不足以待大人，這不過聊盡下官的一點敬意罷了。」

飯罷，各人都已經散去，尹知府引道孟大人至後面上房，已經舖設得好好的，陳氏夫人出來拜見，盈盈帶着春紅及奶媽也與大家見面，並互相道了晚安，各自休息。

隨從及家將伕役人等自有下人招待，傅體仁于飯後來到上房伺候了一下茶水，並請示道：「聽說這後面有一小廚房，烟灶俱全，關在那裏，我們何不借來一用，省得麻煩人家，而且我們也閒着無事，自己買點東西來做，也方便多了。」

孟榮點了點頭道：「這樣也好，不過，要先說好了，與他們商量商量，免得誤會。」

盈盈亦以爲然地道：「我們這許多人，打擾人家是不應該的，既有現成的地方，明天叫春紅去與陳氏夫人說明一下就是了。」

孟榮又吩咐傅體仁道：「明天早上叫賴進昇來一趟，我有話向他說，這裏沒有事，你去睡吧。」

次日一早春紅就先到陳氏夫人處，向她說明要借後面的小廚房一用，因爲人多免致閒着，陳氏夫人始則以爲不須另起烟灶，經春紅一再說明方始應允。

賴進昇來至上房，見孟榮剛起身，便上前叫了一聲道：「公子，老奴昨天沒有來，因爲公子初到，有許多官塲應酬，不便進來，今特來叩見。」說罷，跪下去就磕起頭來，還在喃喃不已，也聽不清楚。

孟榮道：「你起來吧，我叫你今天就往孟林祖塋上各處看一看，因爲好多時沒有人照管，恐怕荒蕪了，多僱幾個人帶去整理一下環境，我們預備明天就要去祭祖了。」

傅體仁帶了兩名雜役上街購買了許多菜蔬及食用之類，又準備祭祖用的供品香燭等項回來，檢點裝置盤盒，安排一切妥當。

尹知府聽說孟大人要去祭祖，趕忙備辦了鮮花菓品，也來參加祭禮，孟榮辭謝不獲，結果，連各文武官員亦隨同前來。

孟榮與盈盈的大轎，春紅與奶媽的小轎，先後抬出了大門，前面的儀仗及家將早已排列伺候，其次是肩輿雜役担着供饌及各種祭品，再其次就是尹知府與全城的文武官員所乘的轎馬隨後而行。

孟林距離東門不遠，不消一個時辰就到了，墓地雖不大，却有一派森森的氣象，參天古柏，一望無際，啾啾鳥語，噪雜其間，四周圍牆，楊柳倒垂牆外，前面有一高大的白石華表，上刻「孟氏先塋」四個大字，進門是一條甬道，數十步即至享堂，裏面奉祀着孟家的高曾祖考神位。

家將們先將皇上賜的祭品供上，祭過後，再換自己的供饌，均由孟榮先行上香，盈盈隨後，然後大家行禮，焚帛，方才完畢。

尹知府隨即率領文武官員供上時花鮮果，各上香叩拜如儀，孟榮在旁還禮，並向他們各位致謝。

孟林依山傍水，倒可算得是風景宜人的好地方，南北兩面，皆是阡陌縱橫，像一幅天然圖畫，大家瀏覽了一番，即便回城去了。

新造的孟家府第，經過增工趕建，看來已近竣工的階段，只有室內的一小部份仍須幾日的時間，即可完成這一富麗堂皇的宅院。

孟榮擬好謝表，大致爲曲阜皇甫舊第，已由皇甫盈盈收領，天恩浩蕩，存歿均同感戴等意。

又申請入宅及婚假章的奏，略謂蒙恩賞賜孟榮開封的新第，已告竣工，行將遷

入，又孟榮與皇甫盈盈，經由父至友鍾鶴年執柯定聘在前，際茲在籍期中，即將舉行婚禮，懇乞再續婚假三月，俾資處理一切等奏。

另修書一封，連同謝表及奏章交由家將王戎速赴京裏郭侍郎府上，請他轉奏，並打聽前次解送巨寇一案情形如何，一併盼予示覆。

新第已告完竣，眞正是美輪美奐，大門上面有「欽賜探花及第」六個大黑字的橫匾，大門兩旁對聯：「麟閣鳳池揮彩筆，玉堂金馬入詞林。」大門外已豎起兩根高大的硃紅旗桿，進入大門轉彎至二門，裏面就是大廳，西南是花廳，大廳後有抱廈五間，最後是正屋三間，東西兩邊是廂屋，又有書房三間，其餘廚房及堆置雜物的下房尚有十餘間，廂屋西邊有花園一所，四面圍牆，裏面亭台軒館，花鳥點綴其間。

這座新第的建築，較過去孟府的老宅，有過之而無不及，若論裝璜與佈置，要比從前新鮮而高明得多了。

尹知府與他的夫人陳氏，導引着孟大人及內眷，步入了新宅，前後左右各處看了一遍道：「大人預備那一天搬入新居，下官還要來道賀呢。」

孟榮一笑道：「大概這一二日內，就可以搬來，不須要貴府再破費了，這次由下官來請你們大家聚聚，算是我向你們道謝便了。」

尹知府也笑道：「謝則不敢當，吃杯喜酒是可以的，恐怕我們還要有一次喜酒吃吧？」

孟榮接着說道：「提起來，我眞要請你們吃喜酒了，這件事還沒有告訴你，因爲時間尚早，所以未曾奉告。」遂把前日在上謝表時，並奏請續假完婚之事一同說出。

尹知府哈哈一笑道：「何如，我說這喜酒可以吃定了吧？不過，要候旨才能定奪，其實沒有不准的，還是早爲準備才好，免得臨時倉促。」

陳氏夫人嗯的一聲道：「不要忙，我們現在拜了乾姊妹，我的娘家不在此地，我也算得上是娘家人之一，我的妹妹既然要出嫁，還得要先向我這個姐姐斟酌斟酌吧？」

孟榮與尹知府先聽了都有點驚異，聽她說了一大會，回過味來，才知道她藉着乾姊妹而來開的這個玩笑，但細想也盡情理。

尹知府向他夫人問道：「你們幾時拜了乾姊妹，我竟不知道，妳認了這位乾妹妹，人家不要說我們高攀不上的嗎？」

「說那裏話，什麼高攀不高攀。」孟榮喜孜孜的道：「很好，這樣一來，我也得叫你一聲大姐了，不過，既然做了大姐，就是女方的代表人，到時候就要破費你啦。」

尹知府也半開着玩笑說：「妳既做了女方代表人，我可不管，恕我不知者不罪，恐怕我還要做男方的代表人也說不定，看妳怎麼來當這個家？」

他們三個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得盈盈小姐有點不好意思，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再也站不下去，掉頭就走，藉以看別的地方去了。

「妹妹，別忙走，等等我。」陳氏夫人招手喊道：「待會兒我們一道去揀幾件衣裳料子來看看吧？別理他，我們辦我們的。」

「姐姐你眞是……」盈盈小姐羞澀的說：「買什麼衣裳料子，我自己還可以辦的，那有要姐姐破費的道理。」

×　×　×

郭侍郎接到孟榮的來信，先叫鄭武帶同衙役押解了三名巨寇送交刑部審訊監禁，再將孟榮的奏章袖出赴闕代奏。

朝廷展開新科探花孟榮的奏章，閱後勃然大怒道：「地方官平時幹的什麼，竟容得這些盜匪橫行無忌，孟榮是個文官，他居然有這種能耐抓着三名巨寇，可見得他的智謀武略，尤其他直言無隱，是他的勇敢可嘉，看來許多督撫武臣，又有幾人能夠負責盡職，若不予以專職，豈足以盡其才。」復行思考了一下，且看廷臣如何議論，再作道理，遂着交兵部辦理。

不日朝廷又接到孟榮的謝表及續假完婚的奏章，點頭讚歎道：「孝女才臣，良緣天定，得以佳兒佳婦，孟家可謂幸矣。」遂提筆批准，着禮部賞賜官誥花紅及紋銀千兩，以助新婚之費。

郭侍郎叫王戎到禮部辦理具領官誥花紅及紋銀等項的手續完畢，並將回信一封，另外紋銀二百兩交出，作爲他送的賀禮，囑其致意，恕不登門道賀了。

孟榮舉家遷入新宅，臨時住在五間抱廈內，最後面的三間正屋留作洞房之用，所有家丁家將均在糊裱收拾這座新房，眞是花團錦簇，玉宇瓊宮了！

尹知府夫婦兩人商議了一番，購置的金銀銅鐵錫器及全副嫁粧，衣裳首飾等箱籠雜物，擺滿了後面的幾間正屋，他們誠心誠意的這樣做，倒眞正像娘家陪嫁的來了。

孟榮很感歉疚的說：「尹兄，大姐，前天我是向你們說的笑話，你們就當了眞的，這從那裏說起，叫小弟如何身受！」

尹知府夫婦一齊說：「皇甫伯父伯母又不在世，別無親人，感覺到妹妹內心的積鬱，我們這樣做是應當的，請你不要把我當作外人，現在我們就是娘家人了。」

孟榮見尹家夫婦這樣眞誠，反而不便再講什麼客套話，遂點頭嘆道：「你們這樣一講，叫我實在無話可說了。」

盈盈默不作聲，心裏既感激這位大姐與姐夫，又想到自己孤單，別無可靠的一個娘家親人，所以哽咽難言。

陳氏夫人撫慰着說道：「妹妹，不要難過，這都是我們引起你的傷感，我勸你，過去的由它過去，我們還是談談現在的吧？」

盈盈收斂了戚容道：「姐姐，我們前面坐吧，今天我叫廚房燒了幾樣菜，你同姐夫就在這裏吃飯吧。」

孟榮也陪着尹伯琴到了抱廈內坐下，叫人倒上茶來喝着，討論將在喜期內所應用的、要在事先準備的那些東西。

時已近午，傅體仁展開了桌椅，廚房送來了酒菜，春紅與奶媽分擺碗具杯筷，他們四人坐了四面，略飲了數杯，也就吃飯散去。

賴進昇自回來以後，就將孟家所有佃戶在歷來累次欠缺的租糧，通盤追查得清清楚楚，該追繳就限期送交，遇有災荒貧苦無力繳出者，即予免交，並有收租及免租單據可資存查，已做到合情合理。

孟榮見這個老管家賴進昇忠誠可靠的在替他處理這些事務，而且辦得很有成績，他想，家裏這麼多的人，食用日漸浩繁，得此一助，三年之內可以無饑饉矣！

王戎自離開了郭侍郎府上，身揹包裹，手執短刀，很小心謹慎的曉行夜宿，一路沒有耽擱，幾日間就過了黃河，這天下午已進入開封城內，一打聽，他竟直奔新它來了。

呈上郭侍郎的書信及紋銀二百兩，又朝廷所賞賜的官誥花紅及紋銀一千兩，一併交出。

孟榮照數點清，叫春紅與奶媽一起送交小姐收下，回頭又道：「王戎，你路上辛苦了，這錠銀子拿去買酒吃，快下去休息吧。」

王戎跪下磕了個頭起來，歡歡喜喜將銀子拿去，到他休息的地方去了。

孟榮拆開郭侍郎的回信，開頭說了些路遠不能道賀的客套話，後面說盜匪一案，除了監禁刑部三名大盜，但均已招認已原供無異，惟奏章在聖上的原意很好，而有些參議者的主張，莫衷一是，表面交由兵部辦理，可能將來還是聖上自己決定的多，俟有確實再當奉聞。

孟榮的吉期已擇定於十一月十六日，遠近親友及同榜同年，均備帖相邀，等於幾種喜事一齊宴客，這次可算得積喜慶於一堂，榮寵極了。

先兩日就掛燈結綵，從大門直至後面正屋，凡有庭院的地方，均拉上紅綢蓋幕，連花園內各處皆煥然一新，看去喜氣洋溢，遠近的親友已經陸續抵達。

帮忙照料的全是城裏的大小官員，但負責外面收支出入的還是尹知府，負責裏面收支出入的是陳氏夫人，管理厨房仍是交于奶媽，因她有這種經驗，還請了幾位遠族中的女眷們在裏面帮同招待女客。

所好者男女雙方均在一家，省去了親迎和接待許多禮節上的麻煩，現在雖然忙，但總是在一個門裏，要比兩面忙好得多了。

吉日這天大早，由大門至後面的正屋，凡有門框兩邊，均結成綵球懸掛，大門外設立吹鼓亭，迎送賓客。

時方辰末巳初，各處的賀客，即已絡繹不絕的來臨，吹鼓手就吹打起來，帮助招待的人們就迎着讓到廳上獻茶。

官紳仕宦，學者名流，齊集一堂，揖讓之聲不絕，祝賀之語彼起此落，並且都讚羡着這位新進者的平步登雲了。

整個大廳連前後庭院都擺滿了席位，細樂奏了數次，催請來賓登席，後面的女客酒筵，是設在廂屋內，內外約計開了有百席之數。

午正方到，衆賓客俱已坐齊，說不盡樽中佳釀，海味山珍，正是水陸畢陳，極盡時新之美。

協助招待的人上來勸敬了數次酒，又添了幾道菜，最後由新郎出來向各席道謝，才上末尾的幾個菜，這批酒席直飲到日暮方罷。

近處的親友都已散去，惟尚有遠道的賓客仍被留着，不過，較之中午來的許多人，現在只有十分之二了。

晚間各處的燈光照耀，如同白晝，內外的夜筵又已陳設起來，不無有幾位豪與的，就要猜拳行令，三杯兩盞的，鬧得滿堂歡笑。

這天最忙的，要算尹知府與陳氏夫人，他們夫婦兩人，一個主外，一個主內，顧了這兒，又要顧那兒，累得兩人連飯都吃不下了。

春紅與伴娘只能隨着新娘在正屋裏，倒是奶媽關心着小姐，時而送來蓮子湯團桂圓茶及點心之類，但是盈盈小姐總說不餓，或不要吃，終覺得悶悶的。

這也難怪，一位千金小姐，在父母愛護下長成，不竟連遇到人間最大的慘劇，現在雖是有了這段美滿的婚姻，但是回想起來，難免不百感交集。

新郎倒是稱心如意，滿面紅光，文雅中帶着英爽之氣，不時也去新娘那邊問這問那的體貼一番。

晚筵已散，衆人擁着新郎進入洞房，前面對對紅燈，細樂引導，房間內桌上一對龍鳳花燭高高燃着，還有些少年跟在後面嚷着要看新娘，鬧烘烘的都擠到洞房來了，外面的鞭炮聲也响徹雲霄。

一位年長的戚友說：「時間已經不早，我們應該散去，也好讓新人休息，諸位該請自便了。」

諸少年才覺得不好意思再鬧下去，只笑着說：「既然到了時間讓他們休息，我們也該出去了，所謂春宵一刻值千金是嗎？」說罷，便一哄而散。

新婚之夜，好像時間變短了許多，一覺醒來，早已紅日滿廳，盈盈忙推着孟榮，低聲叫他快點起來，出去看看，別叫親友笑話我們才好。

孟榮一躍起床，趕忙穿衣洗面，到外面一看，正好衆賓客剛待起身，向他們招呼了一聲，又到其他地方轉了一轉，心想今天我必須要出來照應才是，不能再叫尹大哥替我操心了。

尹知府夫婦一早也來了，將昨日所收支的由賬房交來全項數目，連同開銷車馬轎夫雜役鼓手樂工，以及厨房家將婢僕上下人等全部賞給了喜錢，分別交待清楚。

「大哥，大姐，」孟榮很親切的連連叫了兩聲道：「你們對我太好也太過到了，昨天把兩位累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實在對不起，小弟改日登門道謝便了。」

尹知府夫婦也笑着說道：「累倒有一點累，我們一天總覺得不餓，但也沒有空閑坐下來倒是眞的，但今天可好了，你也不要登門道謝，有什麼好東西拿來吃就是了。」

孟榮笑道：「有，有，菜，家裏還有，你們要吃什麼，我叫他們做來，今天客也不多，清閑自在的談談也好。」

盈盈從房間裏出來道：「姐姐，姐夫，你們好早，說了半天話，還沒有倒茶來吃，紅兒，快倒茶來，怎麼沒有一個人在這裏，都跑到那裏去了。」

春紅答應了一聲：「啊，我就來了。」見她捧着金漆茶盤，裏面放着四隻白磁

盃子，倒滿了碧綠的上等名茶，端到四人面前。

盈盈又吩咐叫厨房把外面客人的早餐擺在大廳上，叫傅體仁照應一下，他們的早餐則送來這裏。

這天中午，外面大廳上只有十多桌酒席，孟榮出來週旋了一番，便回到後面來陪尹知府，盈盈更殷勤招待陳氏夫人，眞把他們夫婦當作自家人了。

數日後，親友都已告辭而去，外面各處頗有空蕩蕩的感覺，遂命人將前後庭院所掛的綢幕，各門上所懸的綵球，以及喜帳屏聯全部卸下，以便折叠收藏起來。

開封是河南的重鎭，民殷富，出產豐富，時當歲末年除，家家準備等候新歲的來臨，都忙着製辦年貨、蒸糕、醃臘等事，尤其孟府更形緊張忙碌，他雖是高科顯爵，但地方的紳耆宿宦，皆是他先輩的舊誼，所以到了這一年將盡的時候，也要依照習俗餽贈禮物，表示敬賀之意。

新年間往來拜賀酬酢繁忙，轉眼又是元宵佳節，孟府裏張燈掛綵，自不必說，惟有盈盈掛念曲阜收回的舊第究屬如何，林忠與馮玉兩人去了這麼多的日子，迄未有信到來，是什麼緣故呢？

忽有一人在大門外道：「請問門公，這裏是孟府麼？」這天門上是新來的名叫沈四，他們不相識，轉問道：「你是那裏來的，要找誰？」

那人短衣布鞋，包袱雨傘，身帶短刀，行色匆匆，好像遠道來的，他便答道：「我從山東曲阜來的，我叫馮玉，是奶爹林忠打發我來的，請向上面通報一聲。」

沈四跑到裏面、剛巧遇到奶媽出來，便說道：「外面來了一個人，他說是由曲阜林奶爹叫他來的，現在門外等着，請你向上面說一下。」

奶媽一聽是林忠叫來的，必定有事，或者發生了事故，心內也七上下八的跳個不停，忙說道：「我現在去報，你就叫他進來吧。」

那人進來，奶媽一看是馮玉，便道：「馮大哥，你辛苦了，快進來歇一下，先吃杯茶吧！」

馮玉放下了雨傘及短刀，便道：「且不要歇，先向上面報告了再來吃茶不遲，請你就帶我進去吧。」

奶媽隨即領馮玉走進後面正屋內，高聲叫道：「小姐，林忠打發馮玉到來，想必有事，現在這裏請見。」

盈盈正在繫念，聽說奶爹自曲阜打發人來，忙說道：「我正想着這事，快叫他進來吧！」

馮玉走入正屋中間，見右面坐着一位美麗少婦，雍容華貴，知道就是過去的皇甫小姐，現在的孟夫人了，即忙跪下道：「請夫人安，奶爹林忠打發馮玉送交佃戶租糧銀子來的。」一說罷，把包袱打開，拿出紋銀一千兩，並將歷來追繳糧欵數的册子呈上，並說倉庫裏還有穀子存着，除去自己曲阜及山上別墅裏的食用開支，餘穀留待續後處理。

盈盈含笑點頭道：「快起來，難爲你了，路上走了幾日很辛苦的，這裏有錠銀子賞你，還有林奶爹好嗎？有沒有什麼信帶給奶媽，也好叫她放心。」

馮玉彎腰回道：「多謝夫人的賞賜，林奶爹因在外催繳租糧，勞累太過了，起初有點不適，感覺徧身疼痛，繼則高熱，經醫診治，均說是勞累兼受風寒所致，拖延了月餘方癒，現在雖好，就是精神體力尚未復元。」

奶媽聽到林忠病了，急得不得了，後來又聽到病癒，惟精神未復，忙問道：「馮大哥，你離開了，只剩下他一個人，病才好了的人，怎能應付一切的生活？」

馮玉道：「有一位何嫂，是你們的親戚，原來也在那邊厨房裏忙過的，奶爹就叫她在厨房裏做做飯菜，所以我們才清閒一點。」又把如何修整皇甫舊第的情形經過，一一詳細說明，現在均已逐一換新，高大輝煌的府第又出現了。

盈盈聽了自是歡喜，心中的顧慮，早已釋然，惟奶媽仍在沉悶，心裏若有所思，不知她在想什麼。

盈盈道：「您不要心急，奶爹現在既然病好了，將來漸漸就會復元的，不過，路途太遠，行走起來太不方便，倘若稍爲近一點，那麼，您倒可以去看看他了。」

奶媽很不安的道：「唉，我眞不知怎麼樣的好，不去又不放心，去嗎，又太遠，不曉得他有病還可以不去，既然知道他病了一次，那有不去看的理。」

盈盈道：「既然你想着要去也可以，這裏派輛馬車送你去，你帶些東西也可以有處放，馮玉也不須跑路了。」

奶媽聽到小姐准了，又要派馬車送她，不覺喜形於色道：「多謝小姐，那麼我後天可以動身了，今明兩日好讓王戎休息一下，我也要收拾點衣裳帶去。」

盈盈道：「也好，你現在就要整理準備，免得臨時忙亂忘記。」說罷，又親自到房間箱子裏取出一包銀子給奶媽道：「這裏有五十兩銀子，你帶去替我買點營養食物給奶爹吃吧。」又叫春紅取了幾包土產東西一同給她。

奶媽道：「又要小姐破費，我心內不安，但他也不是什麼大病，現在又已好了，何必要這許多錢化用，請小姐留着自己用吧。」

盈盈笑道：「奶媽，你對我還客氣，這是我的意思，又不是你向我要的，我的意思你懂嗎？再者，你我又不是外人，何必講許多不相干的話，您說是嗎？」

奶媽聽小姐這麼一說，覺得心內一酸，禁不住老淚流下來道：「小姐的心意，我知道。既然這樣，我便領下就是了。」

盈盈又道：「你到那裏向奶爹說，待他恢復了體力的時候，煩他到山上別墅去看看，褚彪、衞順在那裏上下各處的環境，是否時常打掃整理，還是懶惰不顧，請代查看一下，向他們告誡，希望好好的照應，尤其是火燭要特別小心謹慎，隨時留意，他們如果替我多操點心，我自然會賞給他們的。」

奶媽一一答應了，便哽咽着說：「我去曲阜，不知什麼時候回來，小姐，你自己要保重，我也不能伺候你了，你所交待的話，我自然不會忘記的。」

馬車準備好了，馬夫與馮玉騎在前面兩匹馬上，奶媽帶去包袱幾個，因林忠還有衣服一同帶去，放在車廂裏，奶媽向孟

榮夫婦拜別，暗自含淚登車而去。

朝廷欽差　帶兵剿匪

上次鄭武帶同衙役在慈靈寺押解的巨寇蘇金漢等三名，抵京後逕交刑部，四名衙役早已返回，惟鄭武因守候消息，最近郭侍郎才獲得確信，故叫鄭武星夜回報。

時當二月，氣候漸暖，柳枝兒也添了綠色，杏花也吐蕊了，孟府花園頻添了無限春意，一個人處於榮華富貴中，又有如花的美眷，朝夕相隨，能不謂之只羨鴛鴦不羨仙吧？

其實不然，孟榮有他的觀念，有他獨到的理解，他說，大丈夫出于斯世，要憑自己之所長，替國家盡點責任，雖談不上馬革裹屍，也要轟轟烈烈，好發洩他胸中塊壘。

他的文章雖已名震當時，但他的武功還很少顯露，他並不是想以武功來炫耀自己，而是欲以這種長處來貢獻於國家社會，才能對得起天恩祖德，方不負此身之所學耳。

這日正想到續假迅將屆滿，將必須赴京接受編修，要在翰林院供職了，如果這樣，他有所希望的就會破滅了。

傅體仁進來報道：「鄭武由京裏回來了，還有郭大人的緊急信一封，要來稟告，現在外面等候。」

「叫他進來，把信給我看。」孟榮焦急的說：「究竟怎麼樣了，何以遲遲的到現在呢？」

鄭武遞上郭侍郎的信，叩稟道：「大人，我因等候消息，故遲至今日方回，爲廷臣的意見不一，兵部請旨定奪，現經聖上面諭兵部飭山東河南兩省兵馬統歸大人調用，據說，朝廷快有旨意下來，命大人爲欽差大臣，檢閱兵馬，兼右副都御史，所以特叫小人火速回來報告，請大人準備迎接聖旨及新的任命。」

孟榮聽了又驚又喜，連忙閱讀來信，大致與鄭武所說相仿，惟囑須要盡心國事，肅清盜匪，以報答朝廷知遇，將來前途無可限量，盼好自爲之等許多勉勵的話。

賞給了鄭武一錠銀子，叫他去休息，回到書房將郭侍郎的信反復細看，如此，暫時可以不要到京供職，不過，兵馬是第一個大問題，近年來各省武備廢弛，弓馬生疏，首先要在河南及山東檢閱一下，提選精練，裁汰老弱，加以操練，才能適用，大概以兩省的兵馬來說，挑選出幾千到一萬之數，或可以不難，想到這裏倒也忻然自得。

盈盈知道鄭武回來的消息，忙走來問道：「郭侍郎來信，上面的意思，叫你帶兵進剿匪寇，是嗎？也好，這時候多鍛鍊一下，倒可有益於身心，免得終日埋首於書卷之內，與古人爲伍，那多不好受。」

孟榮笑道：「夫人所見與下官略同，我也想着目前武官太懦，文官又太腐，有了事便互相推諉，光唱高調，不切實際。我想乘此整頓一番，使盜匪殲滅，商旅不驚，人民安居樂業，不知能否達成此一願望。」

盈盈笑道：「有志者事竟成，人只要拖定宗旨，勇往直前的邁進，不畏艱難，不怕險阻，那麼，終必有成功的一日。」

孟榮起身謝道：「夫人的金玉良言，下官自當謹記，但時代的演變，人心的趨向，必須要有應付的智慧與能力，才能克復一切難關。」

他們夫婦之間的談話，實足以啓發人的心智與勇敢，當一個人正在躍躍欲試的時候，第二者能以鼓舞和策勵來誘導，自然會得到很優越的效果。

一日午前忽有快馬報道聖旨到，在二十里外，將奔省城而來，請大人速至城外準備接旨，孟榮聽了，隨即吩咐傅體仁，在大廳正中擺設香案，聖旨就要到了。

他自己衣冠齊整，策馬帶領家將數名到城外等候，約莫一小時左右，聽得有鳴鑼喝道的聲音，還有護衛軍幾名，知是聖旨到了，忙即跪伏迎接。

八人轎內坐的是一位太監尤鳳高，年紀約近八旬，鬢髮已白，面圓體胖，微含笑意。

孟榮連忙跪下道：「臣孟榮迎接聖旨，願吾皇萬歲，萬萬歲。」說罷，起來，讓轎子抬進城去，便叫家將在前面帶路，自己在馬上跟隨轎後緩行。

轎子抬進孟府的大門，由甬道直至大廳滴水簷前下來，步入廳上，在香案前面南面而立，手捧聖旨宣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聞爲將者以才智爲先，勇猛次之，又謂三軍易得，一將難求，縱觀我海內地大物博，雖武功文治，仍難免盜匪爲患於一隅，茲爾孟榮，才兼文武，智勇可嘉，不避越俎之嫌，直言敢奏，深合朕心，着即授欽差大臣之職，仍加副都御史銜，所有河南，山東兩省兵馬概歸節制，仰即選調精兵，速往玉龍山進剿大盜金爵大王等，務必搗其巢穴，殲滅渠魁，救生民於塗炭，以靖地方，爾其倍道兼進，克奏全功，以慰朕懷，欽哉特旨！

孟榮朝上叩頭先謝了恩，便接過聖旨供在案上，並請了聖安，然後才與尤太監相見爲禮道：「有勞老公公駕臨，下官何以身受，容改日到府叩謝吧。」

尤太監笑道：「咱們是自己人，何必說客氣話，聖上的意思，很賞識你能幹，所以有此特旨，不知大人什麼時間出兵，咱盼望捷音好了。」

孟榮遜謝道：「不敢當，蒙聖上特殊恩典，已感惶悚，但希望能如老公公之言，那就好了。」忙叫家將獻茶，準備午飯招待，並把尹知府請來作陪，厚賞了轎夫兵丁，尤太監因要回京復命，不便挽留，遂上馬送出城外。

孟榮回到廳上，尹知府迎着笑道：「恭喜大人，這是意外的光榮，以文官而精武事者，前代固有，本朝尚屬寥寥，此乃朝廷的洪福，大人的際遇。」

尹知府又接着說道：「談到軍務，對運籌帷幄，仍須要有參贊戎幕的一位師爺，下官倒有一位友人名叫顧思齊，他是蚌埠人，熟讀兵書，對於陣營戰略，無所不知，算是一位奇人，大人倘需這種人才，下官可以保薦他來爲大人効勞便了。」

孟榮笑道：「尹兄過獎了，上次回來，路經高家店，我們住在慈悲寺，夜間來了三名大盜，企圖搶刦，被我用暗器把三個匪徒全都打中抓住，鬧得地方被他們鬧得天翻地覆，於是我就將匪徒解京，並奏請派兵進剿，不意朝廷竟認我爲知兵者，派我督兵，眞出乎我意料之外！」

孟榮繼續又說：「現在旨意已經下來，我只有硬起頭來前去，承兄的推薦，當然求之不得，既是尹兄的友人，那是更不用說的，不知能否屈就，如可以的話，那就煩代致意敦聘請那位顧君速來吧。」

尹知府說道：「此人生性古怪，不大肯隨和，倒是很重義氣，他所交往的都是正人君子，如遇富豪權勢，不屑一顧，所以至今仍是一名秀士，我且寫信把內中情形告知，以我的看法，或者有可能來的希望。」

孟榮又說道：「還有勞動的地方，就是請貴府通知所屬各地的五營四哨及大小將官，定於明日卯刻在開封城外教場集合，以憑檢閱。」

次日卯初孟欽差領闔城官員來至教場演武廳坐下，見各屬兵馬俱已到齊。個個頂盔貫甲，精神抖擻，很齊整的排列在那裏。

一聲炮響，中軍官傳下來，命三軍先行操演，所演只是佈些陣勢圖式，及舞弄刀槍，各顯其武功技藝，結果，還算熟練，頗不含糊！

午後，又接着比較弓馬，內有射中全箭者多，而低能不中者亦有少數，依次檢閱完畢，按等第給予獎賞，其有老弱不及格者則贈與銀子囑令歸家改業。

依照花名册開載計有官佐兵丁兩千零幾名，現經挑選出來的倒有一千八百名之多，而被裁汰的只不過十分之一，在這一地區的兵馬，只能調這些數字，因爲路遠糧草難運，大部份仍需重在山東境內，就地征調倒便利得多。

孟榮派出周亮、鄭武、王戎、蔣和四名家將隨同選出的官兵一千八百名駐紮城外，擇日渡河北上。

孟府忙着準備，傅體仁用的長槍及弓箭，近來他不斷練習，增進了許多功夫，這次他負責保護欽差，他的人倒也機警靈活，深得孟欽差的心許。

盈盈叫春紅替孟榮整理行裝舖蓋，折疊衣服，及應用之物，包紮停當，他想這次剿匪，不比平常出外，如係股匪跳梁，還可容易收拾，很快就可以回來，倘或是多年的積匪蔓延，要拖拉到很長的時間，也不一定。

孟榮吩咐家下人等，好好照應門戶，每晚各處須要叫人值夜，務必小心，不要偷懶生事，我回來會賞給你們的。

孟榮正在廳上談論家事，忽見門上沈四進來報道：「尹知府帶領一位顧師爺要求見，現在大門口候爺的示下。」

孟榮道：「快點請他們進來，叫人家在外等着，有多不好意思，再者有了尹大人，就可以直接進來，不必再通報了。」

門上沈四應了一聲，轉身就走，三腳兩步的跑出大門彎腰說道：「請大人帶同這位師爺快點進去吧，我家老爺在廳上等着。」

尹知府在前，顧師爺在後，進了大門，再由甬道至二門，轉入大廳，見孟榮已站在門外，笑容可掬的候着。

尹知府先上前參見道：「大人，這位顧君，昨晚方到敝署，因時間太晚，故未敢驚擾，今特來晋見。」說罷，又向顧思齊說：「這位就是欽差孟大人，上來見見吧？」

顧思齊作一長揖道：「欽差大人在上，顧思齊有禮了，承尹知府推介，得親芝宇，實感榮幸，但村野下士，不足以供大人驅策，恐有負大人之雅意，奈何。」

孟榮道：「先生不要過謙，下官聽尹兄說過，先生乃飽學之士，見聞廣博，今日一見，足慰生平，既蒙不棄，尚望不吝賜教。」

顧思齊遜謙道：「大人過獎了，久仰大人家學淵源，才兼文武，朝廷膺以重任，社會賴以安寧，不才得能聆教，何幸如之。」

尹知府笑道：「請大人與顧兄不要先談這些彼此頌揚的論調吧？還是談談將來進兵征剿盜匪，應如何的步驟，假定一個策略，也好預爲之計。」

孟榮也笑着答道：「因顧先生初來，坐尚未穩，今天下官聊備杯酌，一爲顧先生接風，二爲尹兄告別，停會兒，我們可以慢慢的再談吧！」

顧思齊年紀不大，約四十開外，神清氣爽，風雅健談，一看便知是富有學問經驗的思想家，以之參佐戎幕，料必綽綽有餘！

孟欽差見到這位新來的師爺，舉止談吐，倒也合到自己的脾胃，所以心內也暗自喜悅，奕奕的神采自然流露了。

酒筵擺在花廳上，大家離開了大廳，轉過迴廊，有一月洞門進口，就是長方形的一座小花廳。

門外花木扶疏，清幽景色，正貪看間，忽聽一聲叫道：「有客來了！」乍聽之下，不覺一驚，原來簷下掛着一隻籠子，裏面的鸚鵡學着叫的，使得大家好笑。

家將打起軟簾，席上擺了三個坐位，傅體仁執壺在桌上斟了三杯酒，退到房邊說：「請爺們入席吧，菜已好了。」

孟榮把手一拱道：「顧先生是客，今天初到此地，請東邊坐，尹兄請西邊坐，下官在主位相陪，恕我不送酒，希望不要拘形跡，免此俗態，才能儘量暢飲。」

尹知府把手一指道：「顧兄，來請坐吧！恭敬不如從命，如此才不拘束，也好隨便談談，現在已經成爲一家人了。」

於是三人坐下，邊飲邊談，酒雖不是儘量的亂飲，倒也歡暢盡興，菜雖不是盛筵滿桌，確實美味可口，賓主相訪，頗有相見恨晚之慨！

孟榮就將所遇經過，直至皇上下旨命他調兵進剿，一切詳細情形告訴這位顧師爺，並請爲斟酌，如何能達成這一重大的任務。

顧思齊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尤其盜匪的嘯聚，大都是亡命之徒，我們先要談兵源的問題，聖上已指明于某地調用兵馬，現在着手的就是要查明這一地區實有多少數目，當場選拔，能適用者該有一個總額，第二，我們不要張揚，表面只說巡察地方民情，檢閱兵丁，有無興革弊端，對進剿的事宜，只能暗自準備，切莫使盜匪在事先有所預防或他竄，至於進剿

的策略，要探悉盜匪的巢穴所在，然後審度地形，相機進剿，或明攻，或暗襲，那在臨時決定，目前是無法預計的。」

孟榮道：「誠如先生所言，下官已在本地抽選了精壯一千八百名兵額，個個都能適用，其餘俟抵山東再行抽選，當可比此要多出數倍也說不定，先生所述第二，倒與下官不謀而合，我們所見略同。」

尹知府道：「我看此地辦的已算告一段落，現在就要趕辦下一地區的山東了，不知準備於何日出發，我想，須擇一上吉能夠出行的日子就是了。」

孟榮說道：「選擇日子，那倒不必，原來恐怕顧先生趕不上時間，或可躭擱，現在顧先生已來了，各事也算齊備，況聖命在身，豈敢延誤，明日五鼓即可登程便了。」

尹知府道：「時間不早，酒也夠了。我們吃飯吧，下官也不在此打擾，明晨一早就來送行，校塲見面好了。」

三人飯畢散去，顧思齊的行李放在書房內，讓他休息休息，因爲他趕路太急，未免疲倦，他告過罪，先去睡了。

時近初更，孟府後面正屋中間，擺設了一桌席，紅燭高燒，東西兩副杯筷，春紅手執銀壺，斟滿了兩杯酒，跑至裏面說道：「請爺與奶奶一同出來吃酒吧！菜已送來幾樣，還有幾樣，他們等會兒再送，怕一齊送來涼了不好。」

孟榮與盈盈從房間裏出來坐下，一見酒杯，想道這是一桌別離的酒，如何吃得下去，雖有千言萬語，也不知從那裏說起，平時有說有笑的盈盈，此刻只有默默含愁，終是孟榮豁達開朗些，較爲敏捷來處理這種沉默。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孟榮唸出了這兩句說道：「來，我們先乾一盃，不要憂鬱，何苦自尋煩惱，我孟榮能有今天的成就，眞要感謝天恩祖德了，往事已矣，過去的由他過去，何必縈繞於懷，空作無益之悲。」

「唉！」盈盈輕嘆了一聲道：「我也這樣想，把往事拋開，但有一點感觸，終會引動起來，我也了解人生的過程，有聚有散，要能處之泰然，那就不簡單了。」

孟榮道：「我們不談這些，要談眼前的，我敬你一杯，偏勞你在家中照料，祝你身體健康，心情愉快。」

盈盈聽了這許多可以解頤的話，不覺也好笑而活潑起來，忙舉杯一笑道：「謝謝你的心意，對家中的照料，是我應盡的責任，無須囑託，我祝你一帆風順，馬到成功，早日殲除盜匪，奏凱歸來，再向你道賀吧！」

春宵苦短，一夜將盡，城外校塲上的號聲響起來了！喚醒了正在甜睡香夢中孟榮，他連忙披衣下床，洗漱裝束起來。

盈盈早已在替他整理箱匣，叫春紅將前天包紮好的舖蓋行裝交給傅體仁拿去，並叫人快把早餐送來外面桌上。

孟榮跑至外面，趕忙用過早餐，隨身帶着的寶劍，金鏢藏着，結束停留，坐馬也牽出來了，在大門外伺候，他便向盈盈一揖道：「時間已到，我該走了，望夫人多多保重，待回來再見吧。」

盈盈也一萬福爲禮道：「爺在外面要自己照顧自己，陣前陣後，更要小心注意，妾只有在家裏等待你的勝利便了。」說罷，忍不住淚珠出來了，哽咽着，再也說不出話來，只有點頭目送而已。

孟榮揮揮手，示意叫她回去，竟自出門，正好顧師爺是在書房內用了早點也到了門外，逐一同上馬。

傅體仁策馬隨後跟來，家丁挑了舖蓋行裝箱匣等一直送到教塲交下。

教塲上的人馬，早已排列整齊，旗旛招展，盔甲鮮明，只聽得三聲大炮，鼓角齊鳴，這是迎接欽差大人的儀式。

孟欽差在馬上看了一下陣容的雄壯，個個肅立致敬，遂下馬與尹知府及闔城文武官員相見，並道謝送別之意。

一聲開拔令下，又聽炮响連連，只見旌旗飄揚，人馬移動，浩浩蕩蕩的已離開了開封城外的校塲，直向官道而去。

黃河渡口早已由地方官備好了大小船隻伺候，兵馬雖多而船隻也不少，不消半日就已渡過，登上了北岸。

快馬報到山東省城，說欽差大人前來閱兵，山東省城上自巡撫，下至州縣，無不出城迎接，省城裏預備下公館，帶來的兵馬駐紮城外。

這位巡撫姓洪名繼堯，剛到任不久，他在未來之前，就曉得山東人民强悍，地方多盜，官吏畏懼不報，武備廢弛，兵弁久不操演，他本想振作一番，奈係初至，未及接手着辦，一聽欽差要來閱兵，他只好將實情具報，求其先挑出一部份操演，餘則加緊訓練，但老弱者必須裁汰。

孟欽差見這位巡撫語言直率而懇切，知道他是一位老成而資深的人物，足可與謀，便笑道：「年伯的經驗豐富，所見極是，下官奉旨前來，實因貴省有些地區，時被盜匪搶刦，鬧得人民不安，商旅裹足，務要擒拿，現以不動聲色，假藉閱兵爲名，使盜匪無備，然後一鼓可擒，不過，此地盜匪的情勢及將來的策劃，還懇老年伯多多賜教。」

洪巡撫見到欽差大人和藹沉着，雖年輕而才智不讓老成，便也以欽佩的口吻答道：「大人是九重特拔之資，英才蓋世，頃聞方略，實感敬佩，下官何德何能，敢當大人的過獎。」

孟欽差道：「老年伯不要過謙，下官還要請教，不知附近的曹、兗二州的兵力如何，能否適用，請即行文二州，準備即日閱兵，但實際情形，仍按年伯剛才所說的先揀精壯的挑選出來，究屬有多少名額，如能達到三千名之外，那就可濟目前之急了。」

孟欽差繼續又把他從開封帶來了一千八百名，此地如能挑選到三千名左右，合起來就可以約計有五千名的人數了，若再以加緊訓練，以備遞補，那就不患兵源之不足了。

洪巡撫連忙星夜行文曹、兗二州，火速點齊該地所有兵馬，着即開來省城東教塲集合，以憑檢閱，切勿延誤爲要。

省署備辦了酒席送到公館，辭謝不獲，洪巡撫前來相陪，說道：「下官本想請大人到府衙一敘，因恐有不便，故特備小酌帶來，望乞賞臉收下，下官還有適間所探密報，要來禀告！請屏退左右，才好奉

問。」

酒席擺上，孟欽差便介紹顧師爺與洪巡撫相見，三人坐下，傅體仁斟過了酒，出去，把門掩上。

洪巡撫便說玉龍山大盜金爵大王聚了一千多人，離此不過百里，棋盤山有宋小東，也聚了有七八百人，烏頭山蘇長海聚了有五六百人，這三處以玉龍山的人數最多，人也兇得異常，要打他，須要點心力，其餘兩處，倒較容易撲滅。

孟欽差原以爲只有玉龍山一處盜匪，今聽到又有兩處，心裏不無有點躊躇，以這三處的盜匪合起來也有三千人數，我們原計劃的人數，恐怕不敷支配，還須增加一點兵力才好。

顧師爺道：「請問洪大人，這三處盜匪，其形勢與盤踞的地方，相距遠近，有無勾結，以三處而論，將來要進剿，應先從那一處着手。」

洪巡撫道：「三處盜匪，以玉龍山爲最，人數在一千五百人左右，正副頭目都慓悍異常，又有一個奸詐百出的狗頭軍師，不易對付，我已探得此山有三條道路可通，我們若以分兵合擊，三處一齊進攻，山後雖無路可通，但仍要防他從此逃走，必須在山後設一埋伏，萬一他如果想要逃，諒他插翅也難飛了。」

洪巡撫接着又說：「棋盤山、烏頭山，一在東北，一在西北，均相距玉龍山有四百餘里，這兩處距離，東西只有三百多里，各有人數六百名至八百名，人數雖不多，而山形險要，他們三處各分地盤，不通聲息，但須要注意他，以防聯合起來攻我，不過，如能把玉龍山的盜匪消滅掉，這兩處就可能便於收拾了。」

孟欽差道：「老年伯所論甚當，明晨先將曹、兗二州兵弁檢閱一下，倘若不敷，可再行文沂州或其他地區另行推選，以期能達到六千名就好了。」

洪巡撫聽罷，趕忙吃完飯離去，準備一切，並派人將校塲及演武廳佈置了一番，整齊清潔，來去的道路也修整得寬闊，看去頗有一種新的感覺。

天剛五鼓，曹、兗二州各營兵將俱已齊集教塲，一交卯刻，欽差已由衙門上馬，直奔校塲而來，炮响連天，衆文武一齊迎接。

欽差進入演武廳坐下，衆將參見後，由軍政司呈上花名册，看了一遍，傳令曹、兗二州及省城各營大小官兵按次排立，以憑操演。

因爲時間迫促，須要分組才能完成，當即分爲三組，曹州兵馬着由洪巡撫代爲檢閱，兗州兵馬由顧師爺檢閱，省城兵馬則由欽差親自檢閱，三組同時進行，一來節省時間，二來有事半功倍之效。

操演的進行，大都以陣式及操演刀槍等各種技藝，其次是比較騎射，經過了大半日的操演選拔，結果，三處共計選出二千八百名，其餘有武藝荒疏者，速加訓練，有不及格及老弱者均被給予銀子遣返原籍。

孟欽差與顧師爺閱兵完畢，回到公館，二人正在休息用餐，忽報洪巡撫要來進見，說有機密大事稟報。

「趕快請他進來。」欽差放下碗箸說：「添一副杯筷來，現成的菜，添一壺酒來就是了。」

洪巡撫進來參見了欽差，又與顧師爺相見，便道：「下官特來有緊要事稟報大人的，適因城門口拿獲了一名奸細，供認是玉龍山金爵大王派他混進城裏來探聽我們的動靜，我們現在用好言安慰他，賜與酒飯，並允許將來重用，我們只好將計就計，明天就請大人出示放告，受理民刑事件，如果地方有被盜匪搶刦案子報來，則一概批駁，以三天爲限，過時不受，表面裝出儒弱怕事，叫他知道我們閱兵是做幌子的，並不是要對付他們的，這樣盜匪就不提防而鬆懈下來，我們更可以多加準備了。」

「來得正好，我們剛吃飯，」孟欽差起身讓坐道：「快請坐下，一的吃杯酒吧，我們一面吃一面談，這是天助我們成功的好機會，若能剷平盜匪，年伯是第一大功臣。」

洪巡撫謝道：「大人過獎了，這是下官的責任，何功之有，拿獲的一名奸細，我已派了一個能言的人與他交往，要探出盜匪的概況，我們養他幾日再放，讓他了解我們的儒弱情形好轉報於山上，給它一個香餌，叫它上我們的鈎子。」

孟欽差說道：「此計雖好，務要守密，不要讓他曉得我們的眞情才好，現在時機已迫眉睫，不能拖延，兵馬人數，雖分三路進攻，也可以調配得來，不過，還要準備後援，以防萬一，再請老年伯行文沂州，着令挑選精壯一千名，暫屯本境以待後命。」

顧師爺從旁建議道：「拿獲的奸細，憑他講出來的話，是不一定可靠的，我們也要派人改裝到玉龍山的附近偵察山的形勢及路徑的出入，較爲妥當。」

「對，這是應當有的步驟。」孟欽差點頭贊同並建議道：「一客不煩二主，仍請老年伯遣派一位細心精密的人前往探聽，這一任務很重要，關繫着我們整個計劃的開端。」

洪巡撫起身告別道：「大人放心，這一點我知道，豈能簡率從事，絕不輕易派人。」這是素來穩健和平實，有鑑別人的眼光，才能識之無形，用之可恃便了！

數日後，派去偵察玉龍山的人已經回來復命了，據說山的形勢，分東、西、南三面有路可通匪的巢穴，而後面確是懸崖，只有一條羊腸小徑，還要攀藤附葛，才能勉强上下，山上的糧草不多，只能支持一二月，他的人數實有一千二百名，內有最兇悍的數人，是不容易制服的，務必用計擒之方可成功。

前次被獲的奸細在省城裏混了幾天，他所見到的自欽差牌示放告後，受理的只有風化案子及民事糾紛幾種，也有數起老百姓報稱玉龍山强盜搶去他的女兒或媳婦的，並有殺害商旅，奪去財帛等情的，均謂無證，不能憑一面之詞，着向地方衙署申訴，不可越級，盡遭批駁，百姓皆發怨言，奸細得實，心內暗喜，乘隙逃出城外上山報信去了。

玉龍山金爵大王這日在山上正與二大王范家駒，軍師郎敖揣測欽差來省城的目的，並商議應如何的防範，正在焦急盼望

消息的時候，忽見嘍兵報說往省城小厮回來了。

「趕快叫他進來。」金爵大王叫道：「去了好幾天，叫咱們等得不耐煩，究竟怎麼樣，快點說吧？」

小厮連忙回道：「我入城的那天，就被城門口的官兒把我抓去，說我是這山上派去的奸細，我說不是奸細，是靠近山下的居民，種田爲業，他又問我山上的情形，我說，山上的大王只有要我去替他做工，我不知道他們的情形，他一再的追問，我便謊說山上兵多將勇，山上的要道，多挖下了不少深坑，上面伏以鬆土密草，叫人防之不易，他見我這一說，反而以酒飯相待，也不再追問我了。另外，我巳探得實情，乘便逃回報信的。」便將牌示放告所目睹受理與批駁的一切情形說出。

金爵大王道：「他既放告，有的受理，有的不受理，好像有點避重就輕的意思，顯然是一個文弱書生，胆子小，不肯多事，我這裏可以放下心了。」

二大王范家駒道：「管他什麼，他如敢來，我們就與他拚一下，他縱有千軍萬馬，我們也是不怕的。」

軍師郎敖搖搖頭道：「二位大王在上，我倒有一種看法，恐怕對方是僞裝懦弱無能，實則暗裏佈置準備攻山，說不定暴風雨就會來臨，我們要加强提防，不可疏忽的。」

軍師郎敖又說道：「現在第一要緊的，就是糧食問題，趕快派人至城外五里坡集成米店將所存之糧食完全運回，第二，要加築工事，堆置滾木炮石，以阻官軍進攻。」

這幾天省城裏，看來平靜無事，但四處所派出的探子絡繹於途，有一日五里坡集成米店門口有十數輛牛車停着，探子獲悉是玉龍山派來運糧的，忙趕回城裏報信，隨即派了數十名官兵前來，幾個押運的盜匪見苗頭不對，拔脚就跑，最後的一個跑得慢，終被抓住，官兵便將糧車及人押返省城欽差的大營。孟欽差訊問之下，用好言勸導他們，道：「你們俱是良民，爲盜匪所迫，如能改過投誠，我們絕對寬恕。」匪賊跪下叩頭，願意投降，絕無他意，遂把山上的詳細情形稟告，欽差與洪巡撫商議出兵玉龍山，先寫諭帖招撫，由運糧之匪帶回，如能悔悟請降，自可原宥，倘仍恃頑抗拒，格殺勿論。

分派的兵力，第一路由曹州總兵魯振聲帶領人馬八百攻山之左，第二路由兗州總兵韋康帶領人馬八百攻山之右，第三路由洪巡撫陪同欽差與顧師爺帶領人馬八百攻山之正面，第四路由省城參將謝謀帶領人馬五百，抄由山後小徑以繩索攀上山去，先燒去他的糧草，其餘人馬，留一部份防守省城，派一部份由王戎率領距城數里的偏僻道路上，以充各路接應。

玉龍山上正預備儲糧備戰，忽聞下山運糧去的嘍兵連同米糧全被官兵拿住，押回省城去了，且有數路人馬前來攻山，這一驚非同小可，早把金爵大王嚇得走投無路，不知如何對付才好。

運糧的盜匪回到山上，交上諭帖，金爵大王怒道：「大胆的瘟官，要咱家歸降，那是辦不到的，這一次非與他大拚一塲不可。」

軍師郎敖在聚議廳上踱來踱去，把頭一偏道：「大王勿要過慮，事巳至此，只有準備應戰爲是，我們先派嘍兵把三處路口嚴密的防守起來，我有天險的要隘，不怕官兵能飛進來，後山是削壁懸岩，無路可通，我們另派三百名壯漢暗由小路下山，偷襲省城，他的主力均巳來此，城內必然空虛，我們如果搶得省城，這裏也就可以解圍了。」

二大王范家駒道：「我去，省城既然空虛，那更容易得手，他就是有人馬，我也不怕他，必須要鬧得他天翻地覆，才遂我的心。」說罷，帶着三百嘍兵從小路下山去了。

三路兵馬分頭攻擊，賊兵在山上踞險不出，外面百般辱罵喊叫，賊兵均置之不理，若有靠近隘口者，即以滾木砲石放下，幾次進攻，均使官兵無法前進。

相持數日，山上仍無動靜，欽差與洪巡撫計議如何才能攻破，倘久持下去，不但師老無功，且對我方大爲不利，只宜速戰爲是。

顧師爺道：「我軍且退離三十里下去，匪方以爲我軍求戰不得，故而退却，必然下山追我，我再行回頭反撲，如果去山後的人能得手，兩下夾攻，就可一鼓而下了。」

欽差道：「此計固好，不過，我們退去的時候，要留一部份兵士暗伏于山下樹林內，待我們反撲時，好使這伏兵截斷匪賊的歸路，不更好嗎？」

洪巡撫拍手笑道：「好得很，好得很，師爺的妙計如神，大人更是算無遺策，眞使下官佩服，雖諸葛先生再世也不過如此了。」

把守在玉龍山隘口的匪賊，見官兵退去，不知是何緣故，即忙報到山上，金爵大王得悉，即偕軍師郎敖到隘口查看，果見三處的官兵完全退去，空蕩蕩的竟無一人。

軍師郎敖道：「官兵與我未獲一戰，今忽無故撤離，是想欲誘我下山追他，好中他的詭計，今我偏不中他的計，且下山察看一下再定行止。」

隨派嘍兵數名前去探聽，回來報說官兵巳經退三十里以外了，在那裏埋鍋燒飯，兵士皆仰臥道旁，好像都疲弱不堪的樣子。

金爵大王道：「照這樣說，我們可以追去殺他一塲，也顯顯我們的威風，不是畏縮，免將他再來囉嗦，或者二大王巳得了省城，我們若不把這些疲弱的官兵殺掉，我的臉上也無光采了。」

軍師郎敖本想不追，今被金爵大王的這些話一激，便道：「現在只好如此，顧不得許多了，遂命嘍兵火速追擊官兵，務必即時趕到，要你們個個奮勇，如把官兵消滅，大王自有重賞。」

匪首金爵大王及軍師郎敖帶領嘍兵正在興興頭頭的向前追趕，忽聽後面炮聲震耳，回頭一看，山上火焰冲天，知道不好，忙帶轉馬頭，即令回山，剛到山下繞過樹林，那知前面忽然有一支官兵衝殺出來了。

正是周亮、鄭武奉令帶兵在這裏伏着

等候，周亮大喝一聲道：「狗强盜往那裏去，還不下馬受死，你山寨巳被我們奪了，你還想活命嗎？」

金爵大王見山寨巳失，又不能回去，倒不如逃離此地，再圖恢復，才一轉身，退去的官兵如潮而至，前有官兵擋住，後有埋伏，山寨巳破，妻兒不保，何不會一死了之。金爵大王正要自刎，忽被郎敖奪去他的短劍道：「大王差矣，何必自尋短見，我們可以脫去外衣褲在亂軍中逃走，能得離開此地，又有二大王在那裏，還可能有機會。」

賊兵中有一副將名謝正中，他自看到欽差的諭帖後，便有心反正，現在正是時候了，何不藉此作爲進見之禮。

想罷，便向同隊的至友柏景元遞了一個眼色，兩人便故意走近金爵大王與軍師郎敖身邊道：「大王與軍師都是明白人，我們現在的處境如此，欲走無路，欽差既有諭帖招撫，我們何不就棄邪歸正，倘得一官半職，正正當當的做人，要比在這裏强多了。」

金爵大王一聽大怒道：「你反了，還在這裏替人家作說客，叫人來把他帶去砍了，免得在此胡說亂動人心。」

謝正中忙擧起手中的槍一擺道：「諸位聽着，有願意反正者就隨我來！」這一聲喊，全部的賊兵都說願意，就如晴空霹靂，聲震山野。

賊兵一擁而上，把金爵大王及郎敖包圍起來，謝正中遂命人先把這個巨寇捆縛好了，一同帶到欽差的大營。

欽差大人升帳坐定，便叫把人帶進，問道：「你們是什麼人，從實招來，本官自有發落，如不實說，大刑伺候便了。」

謝正中跪下說道：「小人與這位柏景元均是本地良民，被這山上匪賊的頭目逼迫而來做他的副將，每思逃脫不獲，自從見了大人的諭帖，就想乘此反正，豈知這個匪首金爵大王不但不聽我的勸告，反而要將我殺害，故小人徵得全體的同意，大家擁上去把匪首金爵大王及軍師郎敖二人一齊捆綁，帶來帳下聽候處斷。」

孟欽差聽罷點首道：「快起來，你與柏景元都能棄邪歸正，此一擧動，實乃明智抉擇，本官定當奏明，現暫充本部的中軍，柏景元暫充副將，俟後有功，另行升賞。」

謝正中與柏景元兩人跪下叩謝，欽差命將匪首金爵大王及軍師郎敖打入囚車，派兵監守，隨令兵馬速向山下進發，以便會合直搗匪巢。

第四路的兵馬，是省城參將謝謀奉令帶領五百壯漢，從山後小道，在懸岩之間，以繩索牽掛大樹之上，慢慢的攀繩而上，經過兩日的時間才能抵達後山的厥頂。

山上巡邏的賊兵，見山後有官兵殺來，慌忙報於金爵大王的妻弟苗方得知，但事巳遲了。

五百名壯漢如餓虎吞羊，逢人便殺，何人敢擋，正在亂殺亂燒之際，欽差大人巳至，喝令停止燒殺。

忙叫官兵先把匪首的妻兒老小拘在一起，並查明强搶而來的民間婦女放出，叫地方官好好的着令家人領去。

又命將火撲滅，尚存有糧草若干，一併登載入册，惟山寨巳全被燒光，只有餘燼和焦土而巳。

此時四處兵馬，早巳會合一起，賊兵中有願歸順的就跟隨入營，不願者賞給銀両，着令另謀正業，發落巳完，命即拔營下山，只聽大炮三聲，打着得勝鼓，朝向回轉省城的大道而來。

再說二大王范家駒那日帶領三百嘍兵，仗倚自己的本領，執着方天戟，騎着西宛良馬，衝下山來，以爲這座省城，很容易就可得到，在他的想法，眞是不費吹灰之力。

省城中早有佈置，留守城防的是一員宿將，名叫任道遠，他于城樓上多處設有强弓勁弩，日夜巡視，城外也有陷阱多處，並左右的埋伏，兵士雖不多，個個都是精練的人選，再加調配有方，自可操勝利的左劵。

自恃兇猛無敵的二大王范家駒，距離省城尚有數里，便停下人馬，只叫一名嘍兵裝作老百姓到城外打聽有無官兵守城，去了半日回來報說城門開着，幾個鄉下人進進出出，城上空無一人，城門口只有兩個老兵在聊天，絲毫看不出有任何緊張與不同的氣氛。

二大王范家駒一聽，便想城內是沒有官兵了，縱有也不會多，或者只有老弱的裝裝門面也未可知，旣來此地，務必要殺他一塲，才是好漢，便一馬當先道：「快走，隨我去攻城，限你們要在日落前齊心協力的把城攻下，不得有誤。」

頃刻間，三百名嘍兵均巳到了城外吊橋的前後，二天王范家駒抬頭一看，果如嘍兵所說，沒有多人，遂躍馬上了吊橋，正欲向前衝去搶城，忽聽鑼聲數响，城上的箭就如飛蝗一般射來，雖憑他的本領，揮動方天戟前後遮擋，但左肩上仍不免中了一箭，他「呀」的一聲，不對，撥轉馬頭，準備向後退了。

城上金鼓齊鳴，旌旗遍插，吶喊賊人快來納命，城內的官兵一齊殺出，有似潮水一般的湧來。

帶來的三百嘍兵，個個嚇得向後亂滾，有的被箭射死，有的掉入陷阱，因爲主將先巳後退，他們誰肯送死，好像無頭孤魂在亂竄。

二大王范家駒拚命向前逃竄，也不顧後面他帶領嘍兵的死活，正走之間，路旁斜刺裏衝出一支人馬，攔住去路。

爲首一將揮動雙刀，策馬衝來，大叫「賊囚！你爺爺在此等候多時了，趕快下馬來受死。」

原來這支部隊，是由王戎率領的，以備各路用作接應的援軍，他聽到省城有了鑼聲，所以趕來攔截，不意賊兵先就敗下來了。

二大王范家駒本想這次來搶省城，是毫不費事的，豈知官兵早巳佈下了天羅地網在等他，今日局勢巳成，無可挽救，故此前後受敵，我豈能束手就擒，待要回山又恐被人恥笑，不回山又到那裏去，於是把身上長衣大氅脫下，只着裏面短裝，又把臉上塗抹了一些灰土，就與原貌完全不同了。

王戎與省城兩下的兵馬夾擊，把賊兵殺得鬼哭神號，跳水逃生者有之，落荒而

走亦有之，又聽得後面高叫，說玉龍山巳被官兵攻破，賊首被擒，欽差大人有令，務必要把范家駒捉住，不能放他逃掉。

二大王范家駒聽到山寨巳失，金爵大王被擒，心內更慌，他想若不乘此殺出，更待何時，因他臂力過人，又拚命衝殺，終被逃脫，投奔烏頭山蘇長海去了。

欽差大人帶領着各路人馬返回省城，獲悉巨寇范家駒給逃脫，不勝惋惜，以爲將來又要多添一些痲煩了。

洪巡撫命人把城外戰場的賊兵死屍收拾掩埋，點查官兵竟無一人損傷，此次一戰成功，眞是天大的幸事。

孟欽差回到衙門，命將匪首金爵大王及軍師郎敖的兩輛囚車送至城內大牢監禁，把他的妻妾子女發交官媒收管，所有擄獲匪賊的糧米及金銀等交由省署點收入庫，只將金銀分出少數賞給全體官兵。

是日大張筵席，犒賞三軍，慶賀有功將士，個個歡呼暢飲，笑聲雷動，有的說是朝廷的洪福，也有的說是欽差大人的用兵如神。

次日，欽差大人與洪巡撫商議準備奏章，向京師報捷，說明玉龍山羣盜就殲，大獲全勝，皆賴我皇上天威所致，對於所得賊首金爵大王及賊軍師郎敖，請解京審訊，抑或就地正法，其餘匪首之妻妾子女應如何處置，懇乞明示，此次所遺憾的惟匪首之義弟二大王范家駒漏網脫逃，現巳行文各關隘嚴加緝捕歸案，另奏明棋盤山及烏頭山兩地，均有大股匪盤踞，爲害地方，請以得勝之兵，分別進剿，或可收功於一旦，免貽後患等情，兩封奏章擬就寫好，遂一同拜發。

孟欽差另寫書信一封，託人帶送郭侍郞府上，述及此次獲勝，實乃上下齊心將士用命，抑也我聖上之福也，又將兩封奏章的內情略爲報告一下，以及問候起居之意。

公事處理完畢，也算暫時告一段落，孟欽差才感覺心神稍定，因爲身閒無事，方想到還要處理自己的私事，便走至前窗坐下，提筆寫一封家書，叫蔣和送回開封孟府．務必要早去早回，免得兩地懸念。

自從玉龍山匪患巳除，地方平安，人民得以安居，省城市面巳較過去繁榮，這位欽差大人仍不斷的私自訪察民間有無困苦隱情，好替他們解決，有貧苦的給與銀兩救濟。

省城各營將士及曹兗二州總兵所帶領的兵弁，仍在城外駐紮，每日均在校塲操演訓練，以待聖上旨意下來，再行北上剿匪。

捷報的奏章到京，朝廷大悅，當即提筆欽批：「據奏玉龍山羣盜就殲，匪酋授首，地方平安，却緣一戰成功，衆志成城，端賴我軍合力，所獲金爵大王及郎敖，仰即就地正法，毋須解京，至匪首眷屬，着由官媒變賣或給人爲奴，又匪首義弟范家駒漏網逃脫，務宜加緊緝捕歸案，免貽禍害，另奏棋盤山及烏頭山兩地股匪猖獗，尤應從速解決，毋致蔓延，仰即以得勝之師，北向進剿，以期早日奏凱歸來，朕不吝封功授爵之賞，欽此。」

不幾日，聖旨下來，仍是上次到過開封的尤太監乘騎傳旨而來，孟欽差與洪巡撫出城外迎接至省府大堂香案前跪下，聽讀旨意完畢，先謝了恩，才與尤太監見禮敍話，獻茶招待，並賞給兵丁伕役，尤太監也作別登轎而去。

孟欽差與洪巡撫送走了尤太監回來，便傳令本城各營及曹兗二州總兵火速準備隨軍糧草及應用兵器盔甲旗號等，定於三日內出發。

當日計議兩處匪賊，派由兩路同時進剿，以免顧此失彼，東路由曹州總兵率同所部兵弁一千名，攻打棋盤山，西路由兗州總兵韋康率同所部兵弁一千名，攻打烏頭山，參將謝謀率同省城將士六百名，作爲東西兩路策應，欽差與洪巡撫及顧師爺則帶領開封的兵士一千名，隨後監督，並指示機宜，其餘人馬則押送糧草，除上項派遣出發外，省城仍有兵額可資防守。

分派旣完，正是二日傍晚，傳令各路人馬均在次日五鼓出發，孟欽差帶着周亮、鄭武、王戎，傅體仁隨行，萬事齊備，就在公館等候。

時剛五鼓，正好洪巡撫到來，便與欽差一同起馬，闔城文武送行，校塲上，所分派的各路部隊，早以整齊按次排立，恭候欽差的蒞臨。

大炮連聲，金鼓齊鳴，欽差大人到了，先檢閱一下陣容，只見個個精神飽滿，兵器精良，便連連頷首表示嘉許，繞校塲一週，便下馬至演武廳上，講到此次北上剿匪的任務重要，希望各位均能力同戮心，一鼓作氣的撲滅兩處匪賊，自當奏報各加升賞，講完，下令拔營就道。

兵貴神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在路行了幾天，這日巳到了東西兩路必須要由此分道的時候，不能在此錯過了。

東西兩路的總兵到此，便各自帶領所部兵馬飛馳前往指定的地點，以便進行他們的攻擊任務。

欽差的大營就設在一處空曠的大平原地方，策應東西兩路的將士在北，押運糧草的人馬在南，互相連接，有如星羅棋佈一樣。

是夜月明如晝，營帳裏刁斗森嚴，更鼓巳敲兩下，各營早巳熄滅燈火，兵士巳入夢鄉，只有營門外巡邏兵仍在執行他的任務，監視着每一個方向。

孟欽差因初到此地宿營，晚間與洪巡撫及顧師爺談論些用兵之道，又多吃了幾杯酒，夜雖闌而他的豪興不減，便携着短劍，信步走出帳外，抬頭仰着星斗，才一回頭，忽見一道白光自外飛來，他凝神聚氣的準備舉劍以待這一突然的形勢！

倏忽間，白光巳斂，現出一個人來，他就站在面前距離不過一丈遠近，經過一對面之下，頗覺面熟，便沉聲喝道：「你是什麼人，胆敢深夜偷入我的營帳，意欲何爲？」

那人擧起雙手深深一揖道：「大人忘記了，大人還是小人的大恩人呢，去歲在京裏雲家胡同，蒙大人不罪我，反贈給我銀子，現在小人在家隨娘做一點小本經營，大可維持生活，對於過去的行爲，我巳遵照大人吩咐的話一概改除了。」

孟欽差道：「你能改過遷善，那是好極了，但是你今夜來此，又有何打算，是不是另有什麼事故要見告吧？」

原來這人就是梁上君，他自從被孟榮感化了一塲，頗知悔悟，他的輕功本領，也比過去要進步好多了，所謂感恩圖報，他今夜來此，實有機密大事來相報的。

「是的，」梁上君躬身答道：「不過，這裏不是談話的地方，還要請大人到裏面去一談吧。」

梁上君跟隨欽差大人到了大營後面，又重行見禮，便道：「小人現在的住地與棋盤山很近，賊人的一擧一動隨時都可以知道．因我隔壁有一隣居名叫杜安泰者，其母妻氏早寡，母子二人每日必至山上替賊人洗衣做工．早出晚歸，杜安泰頗有點膂力，雖然沒有讀書，事母極孝，我很敬重他爲人義氣，絕不是匪賊的一流，他不滿賊人的行爲，因生活的需要，目前只有混下去，別無辦法。」

欽差大人說道：「這位杜安泰也算是有志氣的好男子，到處皆可以有出路，他又何必謀求於匪類，眞是可惜，如他想棄暗投明，我倒可以收留他，不知他願意與否？」

梁上君忙道：「如能得大人的抬擧，他是求之不得，不但杜安泰要來，就是小人也久有此心想跟隨大人，只是因老母在家未便啓齒。」

梁上君又接着說道：「山上的頭目宋小東是一個無賴漢出身，他所倚靠的是許崇海代他設計，這個人也有點本領，早巳探得大人的兵馬要來，所以他想出了一個很毒的法子來對付，大人現駐紮的這個地方，是從棋盤山向西最低窪的，每年逢着雨季，便成澤國，所以四野無人，現在雖不是雨季，但在山下有幾條大的河川，地勢要比此地高得多了，他巳經做了幾條壩，先擋住水，不使流出，愈聚愈多，大人的兵馬來了，必定要經過或駐紮，非在這些低窪地區休息不可，那時他就把上游的水壩一開，下面的這些地區隨時就成一片汪洋，大人的兵馬不但無路可走，也就不戰而自潰了！」

孟欽差聽了一驚道：「那還得了，幸而壯士來告知，我們因地形不熟，只看到寬闊的平原，就可以駐紮下來，眞是好險，差點就會上賊人的圈套了。」

梁上君道：「大人的明見，賊人旣然定下毒計要來害官兵，何不會將計就計的來報復他一次，也好替大家出一口氣，替地方除一大害耳。」

孟欽差恍然有悟道：「壯士的意思是以牙還牙的方法，我們表面仍裝鎭定暗自向南移動，揀高處有村莊爲掩蔽的對象，這裏帳棚一切不動，晚間燈火更要光明，使賊人不疑，等到大水冲來，賊衆必傾巢而出，我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搗他的老巢棋盤山的山寨。」

「對極了，」梁上君把手一拍道：「這一計策易如反掌，使賊人做夢也想不到就出在這水的問題上，反過來說，也可叫做調虎離山。」

孟欽差忽然「唉」的一聲道：「我們巳經派出了一路兵馬去攻打棋盤山了，這豈不是使賊人有所警覺而不肯離山，必須着快馬急追調轉南向，才可免遭水厄！」

梁上君忙問道：「這一路的兵馬開去了有多少時間，還可以趕得上，大人快寫一紙手令，由小人代交便了。」

孟欽差連忙寫了一張手令交予梁上君趕往東路總兵魯振聲作速移軍南向，暫避水困，俟賊兵下山後，即刻引兵折回加緊攻打匪巢。

孟欽差待梁上君去後，便連忙叫醒傅體仁請出洪巡撫與顧師爺告訴剛才來人報告及處理應付的方法，大家亦以爲然，即乘下半夜天上有了雲層微暗之際，悄悄的把所有的人馬移向正南五十里外的新安集，這個村莊雖不大，倒有數里地方皆是樹林，僅可駐紮下來，這正是天然掩蔽的好去處。

天方四鼓，正東來了一支人馬，一打聽就是魯振聲接到手令移軍避來此地的，正所謂天從人願，兵馬在這樹林之間，旣免打擾百姓，又可免被賊人發覺。

顧師爺得到欽差的指示，派了十數名官兵，扮作小買賣及農人的模樣到棋盤山下與空營帳的地點探聽水勢和賊人的動態，一有消息，即便回報。

棋盤山雖不太大，却是險要，三面環水，一面可通陸路，匪幫頭目宋小東依照許崇海的計劃，想開水壩來淹斃官兵，以爲這一着棋是他十拿九穩的。

賊人正獲悉欽差的大營及數千人馬均駐紮在寬曠的盆地上，軍威頗盛，分成三座營帳，尤其夜間看到營裏的燈火，令人吃驚！

嘍兵回山報信，許崇海很爲樂意的說：「此次可叫官兵成爲甕中之鼈，不怕他們飛上天去，管叫他片甲不回。」說罷，哈哈大笑。

匪賊頭目宋小東說道：「旣然如此，何不趕快傳集衆將下山，先派人把水壩築開，放水冲下去，好讓我們活捉幾個來看看。」

山上賊衆全部聚齊，只留了數十名由一個副頭目率領防守，其餘完全出動，宋小東即與許崇海帶領繞道急行，他們走的是一條高大墟堤，只見水勢洶湧，直向西流。

賊衆自爲得計，樂不可支，把官兵看得輕如草芥，以爲自己是算無遺策，了不起的人物，所謂驕兵者必敗是也。

急行了數十里，也有點疲乏，天尙未明，就到了楂樹崗，有一個小山坡，楂樹成林，看去黑壓壓的；賊兵皆要休息，他們本來就是烏合之衆，談不上紀律二字，說停就停，隨地倒臥，把戰鬥都抛諸腦後了。

忽聞一聲炮响，山坡後轉出一隊官兵來了，一看正是欽差大人的旗號，這一驚非同小可，使得賊衆人不及鞍馬，兵不及槍刀，弄得東逃西竄，本想去捉官兵，不知怎麼官兵倒先追上來了。

像潮一般湧來的官兵，逢人便殺，又是突如其來，宋小東與許崇海只有硬起頭皮上前抵擋了一陣，仍然無濟於事，不要叫他後退，就自然的擋不住了。

許崇海道：「大王，我們不能前進，只有後退，且退到山上再圖整頓。」於是他掉轉馬頭，直望東退，衆賊亦相繼後撤，人數損失不少。

正在慌忙倒退，走未數里，天色巳漸微明，遠見東方又出現了大批人馬，宋小

東大叫道：「前有人馬，後有追兵，我們只有死路一條。」說罷，拔出刀來便欲自刎。

許崇海連忙攔腰抱住，奪去他的佩刀，說道：「大王休得如此，何苦自戕，我們還可拚力殺出，如能衝出重圍，尚有可圖之日。」

宋小東一聽之下，雖也想逃，但轉眼間，來的人馬已經擋住去路，忽見有一位軍官在馬上叫道：「宋小東，你的山寨已被我得了，你的寶眷在此，請你答話。」說罷，便叫人將他老母和髮妻靳氏帶到陣前。

宋小東雖然是一個股匪頭目，對他母親是孝順的，他見了母親與妻室，不覺羞愧交迸，忙即向前跪下道：「兒子不肖，使母親與娘子受累。」

他的母親喝道：「孽障，你旣知不肖，就該降順了朝廷，將來替國家出點力，我死也瞑目了，難得這位軍爺照顧我們，你趕快向這位軍爺叩謝，難爲人家一片好心！」

靳氏也從旁說道：「你就聽了母親的話，希望你做一個好人吧！最難得今天有這一個好機會，不要錯過了。」

宋小東見他母親與妻室靳氏一番勸說，心內已有覺悟，遂上前向這位軍爺跪下道：「承將軍不殺之恩，對我實在寬大，自願誓死以圖報効。」說罷，連連叩頭。

原來這位軍爺，就是曹州總兵魯振聲，他自得悉宋小東已統率了賊衆下山，即忙折回棋盤山，到了山邊正好遇到梁上君帶同杜安泰已把寨門大開，迎接官兵入內，因爲杜安泰就乘匪頭目率衆下山之後，弄了點酒菜，把防守山寨的副頭目及嘍兵們灌得爛醉，所以很快的就拔了山寨。

曹州總兵魯振聲忙把宋小東扶起道：「你旣願降順，就是自己人了，且起來，我帶你一同去見欽差大人，自有安排你的地方。」

許崇海賊頭賊腦的，他本想叫宋小東一同逃走，企圖東山再起，那知這一陡然的變化，使他計劃落空，稍一定神暗想，我還是逃爲上策，乘他們不注意，我就夾在亂兵中竄出去，省得在此受罪吧。

賊衆除被殺死亡的人數，尚有三百餘名，均一齊跪下說：「我等都是被迫而來的，自願從此改過，返家各安其業，懇乞饒恕放回，感恩不盡。」遂即遣散。

獨見有一人在內亂竄想逃，被一官兵手起刀落，斬掉他半個頭顱，倒下去了，這便是許崇海到了最後的末路，仍不自知悔悟的下場！

欽差大人見宋小東雖誤入歧途，倒是一位孝子，又能自知改過，便以好言慰勉，吩咐他暫在帳下聽用，俟後有功，再行升賞。

宋小東謝了欽差大人的收容，便跪下稟道：「寨中還有幾個弟兄和糧草，待我去收拾了就來伺候大人吧。」

他回到山寨，防守的副將與數十名嘍兵，有幾個已經被殺死，其餘的醉臥未醒，被他叫起，個個目瞪口呆，遂告知發生之事故，並已降順等情，一面把所餘糧草裝運上車，帶到大營，並說你們如願意就跟我去，不願者給你們些銀子各自謀生便了。

未到半日時間，宋小東把山上的各事處理完畢，點起一把火將山寨燒得淸光的，帶着餘下的糧草及願意跟從的弟兄一同來到大營交納。

梁上君與杜安泰兩人，均各自陪同他的母親前來，先到大營拜見了欽差大人。

欽差見他們兩家，都是母子相依，甚屬難得，叫他們暫住營中，命二人暫爲帳前的侍衛官。

欽差見棋盤山又巳平定，不但沒有任何損失，反而新添了幾個得用的人才，糧草軍馬也增加了不少，內心自是喜悅，便與洪巡撫及顧師爺計議道：「目前所慮者只有西路去的人馬，尚沒有消息到來，我們趕快前去才能了解。」

洪巡撫道：「何不先派參將謝謀帶領他所統率的六百名兵弁前往，我們的大營以及押運糧草人馬也隨後就來。」

那日因在中途分道的兗州總兵韋康，他帶領了所派的西路人馬到了烏頭山，紮下營帳，本想察看一下形勢，再行攻山，豈意賊人見有官兵到來，便先下山挑戰。

韋康只有提刀上馬應戰，先來了一個暴睛闊額的大漢，自稱是副元帥蔡如珪，手執鋼鞭，韋康也未答話，便與交戰，戰了數十回合未分勝負，又換上一個方面短鬚，手執銅鐧的也自稱是大王蘇長海，接戰了十餘合也退下去了。

韋康本因初至，喘息未定，本待亦要退下，只聽得一聲大喊道：「那裏去，且賞你一戟再說，今天，你范爺爺在此，要向你索還我大哥金爵大王及軍師郎敖的命來。」說畢，就是一戟刺來，這一戟實有千斤之重！

韋康笑道：「原來你就是想搶奪省城的二號匪賊，不意被你逃脫，今奉旨特來拿你去報功。」他見很重的一戟刺來，連忙把馬向旁邊一帶，才避開了，也因有點疲累，便虛晃一刀退下。

范家駒怎肯放鬆，仍在後面緊追不捨，韋康被一副將接應回營，范家駒追至營外叫罵，冷不防斜刺裏射來一箭，射在馬的前腿上，馬負痛狂吼了一聲，因此，范家駒才退回山上去了。

原來參將謝謀的人馬奉令先行，正好剛到，他看見韋康敗退，後面有一匪賊緊追，故暗地裏射出一箭，使得賊人知難而退，才能解除了目前的危急！

忽探馬報道欽差的大營及押運糧草的人馬都一齊到了，韋康率同副將到大營參見欽差大人，並報告初次接戰就遇到逃脫的范家駒，這個賊子勇猛非常，不宜力敵，只宜智取，幸得謝參將前來帮助，才能擺脫了他的糾纏。

顧師爺道：「范賊逃至此處，何異猛虎歸山，他雖勢窮力孤，倒不能不防他，務必先要把他除去才好，否則就有太多麻煩了。」

孟欽差說道：「要除掉一個范家駒並不是什麼難事，我們今日來此，是爲了烏頭山整個的匪窟而來的，先要把地形弄淸楚，然後再決定用計來破他，這不是更好嗎？」

欽差回到後營，改裝了商人模樣，傅體仁充作小厮跟隨，各自暗藏兵器，從營

後出去，繞着烏頭山轉了一圈，巳察看了山的路徑與形勢，回營後又商議一番。

當即傳令韋康帶領所部包圍山之左，魯振聲帶領所部包圍山之右。謝謀帶領所部則埋伏山後，欽差與洪巡撫及顧師爺則在大營指揮將士在山前正面迎敵。

次日先命宋小東至山前挑戰，這是以降將前來，使得烏頭山的賊衆知有所感而歸順朝廷，另一方面免得多事殘殺，這是欽差的本心，也是他旣定的策畧。

那知匪首蘇長海到了山前，一見是宋小東前來挑戰，不覺怒聲大喝道：「宋賊囚，你在棋盤山被官兵殺敗投降，還有顏面來向我挑戰，今天非先把你斬掉不可。」只聽嘣的一聲，就是一銅鐧打來。

宋小東怒道：「你是個死囚，不識時務，你的死期就在眼前，還在這裏强嘴•」即忙劈出一混鐵板斧，鐺的一聲架開了銅鐧，乘勢一連幾斧揮去，把個蘇長海逼得氣喘汗下，無法還手，只得敗下去了。

烏頭山二號頭目副元帥蔡如珪見勢不好，提着鋼鞭上馬叫道：「待我來捉這個賊囚。」接上去就有五六十合勝負未分，兩下各不相讓，務必要見出高低來才罷。

范家駒正在觀望，因前被射傷馬腿，心中懊惱，今見蔡如珪不能取勝，便提戟上馬前來助戰，好報一箭之恨。

大營見匪賊添了一個人來助戰，隨即也派周亮揮刀上馬應戰，這兩對人馬你來我去，巳殺得難解難分。

孟欽差一見兩人不能取勝，便執着寶劍上馬道：「待我前去收拾這兩個賊子，倒要看他究竟有多大的本領。」

孟欽差喝退了周亮，以寶劍指着范家駒道：「你這賊囚，兩番三次與我們作對，今日絕不饒你，看看本帥的寶劍吧！」隨手就是輕輕一劍，他這輕輕的就是要試探對方的功力如何。

范家駒看了欽差一眼，只見他的威勢驚人，劍氣寒芒透骨，挨他幾句話說得啞口無言，一看對方劍巳揮來，只好舉戟相迎，才架上就覺到不對，便咬緊牙根，勉强拚鬥了幾招，用盡平生之力，才能穩住脚步。孟欽差先以緩慢的劍式來試探了一下，經過幾招，巳知對方是兇猛有餘，而智慧與深厚的潛力則不足，於是他的劍勢由慢而快，初看去就如白虹旋繞，中間劃出一道圓圈，只見金光閃閃，冷氣森森，忽然拍的一聲，把范家駒手中的一支長戟揮成兩段，再聽得一聲悶哼，范家駒連人也倒下去了！

他用的是逍遙道長傳授的終南三劍之一的「白虹貫日」，他雖然磨練巳久，但出手還是第一次的嘗試，乾淨俐落，一點血跡都沒有，眞是恰到好處，連他自己也感到驚奇！匪賊蔡如珪正在苦鬥，忽見范家駒被殺，稍一分神，却被宋小東一刀斬於馬下，官兵一齊湧出，兩邊乘勢裏來，直向山上殺去。

匪首蘇長海見到連傷了兩人，官兵的人馬又如潮而至，知道沒有辦法，幸好他只一人，並無眷屬，便想要先到寨中取些金銀以便逃走。

他很快的去到後寨取了不少金銀塞在腰間，提鐧便從山後小路逃出，這段山後的小路很窄，不能騎馬，他只好慢慢的向下走去，以爲官兵均在前面，這一荒凉的小徑，絕對不會有人知道的。

蘇長海正向前要繞一處山坡的時候，忽聽嗖的一箭射來，剛從他的耳旁穿去，他忙叫道：「你們不用射箭，我這裏有的是金銀，可以全給你們，只要讓我一條路。」他一手提鐧，一手捧着金銀，以爲就可以贖回他的性命了。

謝謀手執弓箭指着蘇長海罵道：「匪囚，你今日還想活命嗎？這些金銀都是你打刦來的，誰稀罕你這些金銀。」乘他沒有防備隨手攔腰一把揪住，一手把他的銅鐧擊落，命人就捆縛起來，連同他所帶的金銀一併解到大營。

烏頭山巳算平定，只剩下嘍囉三四百名，因欽差傳令不許妄殺，降者免死，故被殺者不多，吩咐列爲兩撥，願留、願去各聽其便，留者則列册編號，去者則給資遣散，衆皆拜伏於地，叩謝歡呼不巳。

山寨中只有少數糧米及金銀等物，當即點明入册，以便回城統交省庫，所有寨棚房屋暨違禁用物，一律燒燬。

孟欽差自出兵以來，未半載而肅淸了三處匪患，地方稱頌，他的劍術武功，也就從此傳遍了黃河南北，人皆稱爲一劍定烏頭，倒確然是名符其實了。

洪巡撫與顧師爺率領衆將齊至大營外恭候欽差得勝回營，前面鼓樂迎迓，後面士卒歡呼，並高唱着勝利的凱歌，其聲音震滿了山谷和原野之間。

孟欽差回營命將蘇長海打入囚車，並以酒食分賞各部將士，休息三日，準備回師省城。

省城留守的將官聽說欽差大人此次出師北上進剿股匪，連戰皆捷，又肅淸了兩處匪患，增加了許多的兵馬，截獲了許多糧草，不日就要回師，務必準備一番，將迎接欽差大人的勝利歸來。

縱目望去，人馬長達數里，不但對民間的一草一木都不許惹，連路旁的田禾也不能踐踏，所經之地，老百姓都爭先恐後的欲來一睹軍威，皆讚羨不巳。

大軍行了數日，這天巳近省城不遠，只見城外敎場上巳擠得人山人海，闔城文武及紳商各界都在道旁迎接。

欽差大人下馬與歡迎的人士紛紛點首致意，洪巡撫與顧師爺也分別與衆人相見，互相慰問，校塲上鞭炮聲與人的歡笑聲，簡直無法聽淸，使得你震耳欲聾。

欽差到了演武廳上向文武官員及歡迎羣衆致謝，並謂此次出兵，託賴朝廷洪福，及諸將士的用命和各位的支持，得以三大股匪次第肅淸，差堪告慰，又命把蘇長海送城內大牢，候旨定奪。

是日大犒三軍，將剿獲的金銀提出一部份賞給各營官兵，其餘統交省庫。

省府衙門內張燈結綵，大設筵席，全是此次隨營大小將官及地方紳士，闔城文武，首席當然是欽差大人，其次是顧師爺，洪巡撫則在主位相陪，至席間的暢敍，別後的懷念，以及陣前的戰績，大家都能推心置腹，相與眞誠，各各盡歡而散。

次日孟欽差就請洪巡撫及顧師爺商議，擬具奏章報捷，大致謂棋盤山、烏頭山兩處的大股匪徒先後均能平定，獲匪首蘇長海一名，應如何處辦，前次逃匪范家駒

業巳當場格殺，並奏明有功將士，乞予提升，再懇給假回籍養痾等情，統祈明旨下降，當即繕好拜發，由驛飛遞寄京。

再將曹兗二州調用之兵馬，着令即日返回原地，至有功將士，業巳奏明聖上，俟朝廷旨意下來，再予示知。

開封帶來之兵馬，着由周亮統率，王戎副之，暫住校場，在此期間仍希多加操演，以備將來之用，一俟廷旨下達，即便南返。

孟欽差此次平賊歸來，本不願邀功言賞，但朝廷的恩命，何敢故違，他便乘此懇再續假，俟容藉圖歸退，以便修養身心，實踐他的素志。

旬日以後，朝廷旨意下來，迎接至省府大堂，跪聽宣讀，「據奏棋盤山及烏頭山兩地股匪先後均告肅清，素賴我將士用命，克盡全功，爾欽差大臣兼副都御史孟榮勳猷卓著，實慰朕懷，匪首蘇長海罪無可逭，着即就地處決，以儆兇頑，至有功將士，自應予以提升，又乞假回籍養痾，一併照准，欽此。」

孟榮晉升都御史，洪巡撫以下按原職各升一級，周亮、王戎、鄭武、蔣和、傅體仁、宋小東等六人皆授千總。梁上君、杜安泰二人授副將，謝正中、柏景元二人授參將。

謝恩畢，送走來使，當即向省城各部份辭別道謝，孟欽差與洪巡撫在數月間的相與共事，頗有臨別依依之感。

欽差起程南返，全城文武大小官員及地方百姓均送至城外，甚至有嗟嘆落淚者，不願這位青天離開此地，但又無計可以挽留，沒奈何，只有看着他去了！

此次南返的兵馬，連增加新降的人數，總計也有兩千多名了，旌旗蔽空，秋毫無犯，眞是人歡馬躍氣勢萬千了。

這日前隊巳到了黃河，地方官早巳備好了船隻多艘，不消半日就將人馬完全渡過，登上了南岸。

開封城裏的尹知府，早就得到孟欽差回來的消息，他率領着孟府的家將，備着官轎就在南岸守候。

一見人馬俱巳登岸，整隊就道，前排有副將數員引導，中間是欽差大人乘馬緩緩而來，後面是回來的人馬，煞是壯觀！

「大人辛苦了，」尹知府走至道旁躬身說道：「下官在此迎接大人勝利歸來，並備有官轎在此，路途勞頓，請換乘轎子吧？」

「尹兄，久違了。」孟欽差在馬上欠身答道：「還好，不怎麼累，既帶來轎子，換乘一下也好。」便下馬上轎，尹知府也隨後上馬，一同向開封進發。

開封城外，早有許多文武官員及地方紳商都鵠立等候迎接欽差，片刻間，大人的官轎到了，便有數位代表至轎旁問安致歡迎之意。

孟欽差連連頷首向他們致謝，並以手揮着示意他們各請回府，毋須再勞步了，他心內頗感不安，但亦無法道出。

轎子到了校場，欽差下轎後，繞場轉了一下，便進入演武廳，謂諸將士說：「數月來得蒙各將士的協力同心，在這短短期間，能把三處的股匪完全肅清，這是我要向各位感謝的一點，此次勝利歸來，各返原隊，希望平時仍要不斷的操演，以應將來需要，至於新降部份，只希望善與相交，本官因事奉旨准假在籍，暫與各位告別了。」

省城各營將士及新降部份聽到欽差的訓話，都有所感動，無不落淚，只有目送欽差大人離去。

孟欽差又與尹知府道謝，便登轎離開了校場，顧師爺亦騎馬相隨，同回孟府去了。

轎子到了孟府大門前，門公沈四慌忙報知夫人，轎子巳進入二門，直至大廳簷下停轎下來。

盈盈含笑相迎道：「爺回來了，路上辛苦，快來廳上坐吧！」夫婦久別乍見，其歡愉的神色，實非我拙筆所能形容得出來的。

顧思齊一見這位端莊而美麗的少婦，便知是欽差的夫人，便上前一揖道：「久仰夫人賢名，在下有禮了。」

盈盈也一萬福道：「不敢當，諒來這位就是顧先生」。此次勝利，全賴先生參贊之功，妾先要向你道謝了。」

顧思齊遜謝道：「在下何德何能，敢當夫人道謝，此次成功，全是大人的奇謀絕學所致，在下何功之有。」

孟榮笑道：「一進門，我就忘記」沒有替你們介紹，大家都不要客氣，現在皆是自己人」。」

春紅送上三杯茶來道：「師爺，爺與奶奶都請用茶。」說罷，跪下拜見。

外面巳將舖蓋行裝及箱匣都搬進來，府裏的婢僕雜役廚司及家丁等一齊上前拜見。

傅體仁也前來拜見」夫人，並與府裏的人一一相見，他向大人請示道：「還有梁上君母子，及杜安泰母子，他們兩家作何安排，他們此地既無親戚，又沒有熟人，所以請大人的示下。」

孟榮道：「我倒忘」，你把他們兩家母子帶來見見，以後也好相處，我還有話吩咐他。」孟榮又向盈盈說明原委，及收留兩家的經過，現巳奏請皆授以副將之銜，他們自可維持，不須旁人負担」。

盈盈點頭道：「難得他們的好心，又且都是孝子，令人佩服，收留他們母子是應當的，我們這裏有的是空間屋子，叫他們住下，豈不是好？」

顧思齊因見孟榮還要處理一些事務，還有許多時間躭擱，自己何必在這裏，於是先請告退，回到書房去了。

傅體仁帶」梁上君母子與杜安泰母子，一同前來拜見了大人與夫人，春紅送上茶來，四人皆起身稱謝。

孟榮向他們招呼道：「你們坐下，在我這裏不要客氣，此次承二位帮助我的太多了，我也不說客氣話，在奏請後，皆授汝二人以副將銜任用，薪俸自可維持，我這裏牆外有兩所屋子，各有四間，平時堆些雜物，現在叫人趕快收拾出來，好讓你們兩家搬進去住，倘有短缺需要什麼，你們可直接來說，就可以隨時送到，你們放心住下吧。」說罷，命春紅取出兩包銀子，每包十兩，分贈兩家。

梁上君與杜安泰他們兩家母子均起身叩謝，辭別出門，準備搬往他們新居去。

盈盈叫春紅到厨房吩咐送一桌酒飯到書房內請顧師爺單獨吃吧？我們的飯就擺在後面正屋裏就好了。

孟榮夫婦携手同入後面正屋，見中間巳擺下了一張大理石面的桌子，上面放着幾樣是他平日最喜愛吃的菜，東西兩個位置，杯子裏巳斟好了酒。

夫婦二人各自就坐，略吃了幾杯酒，談了些別後的話，孟榮問起蔣和送信回來是否收到，怎麼今日沒見他呢？

盈盈回道：「蔣和回來送信，得知第一次的勝利，我才放下了心，便叫他趕往曲阜去看看奶爹奶媽去了，我曾對他說過，如果不太遠，獲悉爺駐兵的地點，可以前往回復一下，料係他走的時日躭擱了，又聽到爺巳回到南面家裏，故此他沒有趕上也未可知。」

孟榮點點頭道：「原來如此。」便又問了家裏一些瑣事，吃了飯，春紅送上手巾漱口水，並兩杯名茶。

盈盈叫春紅把菜餚撤去，桌子抹乾，快去吃飯，這裏沒有什麼事，叫你們不要進來，讓爺休息吧。

春紅把桌子收拾完畢，便自吃飯去了，他們夫婦也便回房休息，孟榮離家北上剿匪，雖不過久，但算來也有半年差不多了，他見盈盈說話和舉動總像有點異樣，便執着她的手問道：「你覺得怎麼啦？我看你說話行動都緩慢，吃飯又不多，是不是有點不舒服，明天去請醫生來看吧！」

盈盈臉色近來有點白而帶黃，一時聽了不覺兩頰起了紅暈，羞得她不好意思，低下頭去笑道：「請你不要嚷，人家聽見要笑話，我不是病，也不用看醫生，過幾天就會好的。」

孟榮聽了就知道是一回什麼事，便情不自禁的向盈盈很親熱的擁吻了一下，站起來作了一個揖道：「夫人呀，下官這廂有禮了，多謝上帝的賜予，從此我孟家也有後了。」他這道白，好像演劇似的，令人發笑，不過，他是出自內心的喜悅，不覺就隨口道出，這是他們一時的風趣，聽聽也無傷大雅。

盈盈啐了他一口道：「你眞是，越來越不像話了，我看你也累了，就請你歇一會兒吧。」她掩上房門，到外面查看搬進來的東西去了。

晚上尹知府請吃晚飯，孟榮偕同盈盈過去，今天沒有外客，祇是他們兩家聚聚而巳。尹知府與陳氏夫人出來迎接至後堂，坐下，小婢獻上茶來，孟榮說了些路上的風光，剿匪的經過，以及用計誘敵而告成功的種種情形。

陳氏夫人拉着盈盈的手道：「妹妹，我們到這邊來，讓他們談他們的，我們來談我們的，空在這裏白相着，我們又插不上嘴。」

盈盈隨手扶着陳氏到了她的臥室，忽聞到清香撲鼻，便問道：「姐姐，這是什麼香，是從那裏來的，又看不見什麼，究竟放在那裏？」

陳氏夫人道：「妹妹，你坐下，我告訴你，這香還是去年有一位伯琴的朋友從外國帶回來的，送了我們兩瓶，叫做醒腦香，我們不常用，今天偶爾翻箱子拿出來一點，放在茶几上磁盤中，不意它竟充滿了這整個房間的香味，這一瓶送你，等會兒帶回去好了。」

盈盈笑道：「姐姐，謝謝你，我想這種香，好，固然是好，恐怕對我現在還不適宜用它，且等以後要用時再來取吧。」

陳氏也笑道：「對的，我這個人眞糊塗，這種香很有刺激性的。」她連忙把盤裏的醒腦香收起來仍傾入瓶內，果然室內的香味竟全沒有了。

她們又談了些胎兒的情形，懷胎時應如何活動，不宜久坐，睡眠也須固定時間，方能使得小兒在母胎裏有適當的感受。

原來陳氏夫人巳有了一子一女，子名大官，方三歲，女名嫒兒，尚未過週，均由兩個奶媽帶去，所以她覺得做母親的對養育兒女是夠辛苦的！

婢僕們來請到外面吃飯，正好春紅也趕來帮着照應，酒筵巳擺在正屋中間，兩對夫婦，分桌子的四面坐下，大家隨隨便便的，倒也無拘無束。

雖說是家宴，席上巳擺滿了山珍海味，盡情暢飲，惟盈盈只吃了半碗飯，陳氏替她揀了幾樣菜，勉强吃了一點，喝了口湯也就算了。

席散後，孟榮與盈盈辭謝了尹知府與陳氏夫人的晚宴，春紅扶着盈盈，家丁提燈籠在前，逕回孟府而來。

顧思齊在孟府住了幾日，頗覺無聊，有時他到尹知府衙門裏談談，他想在此既無事可做，何不就回蚌埠家裏去，因出來了幾個月，未免有點離鄉之感，於是就託尹知府代向孟榮請辭。

孟榮本欲留他多住些時，奈他去意甚堅，只好答應，遂於當晚備了一席酒，請尹知府作陪，賓主三人談論些古往今來，品評些名人書畫，慢談慢飲，直飲到更漏二下方散。

次日早晨，孟榮叫傅體仁帶着一封銀子，親自走到書房對顧思齊拱手一揖道：「這點微薄不敬，望先生哂納，此後還懇不吝賜教爲幸。」

顧思齊早餐巳畢，正在收拾行囊，見孟榮如此厚意，忙舉手相謝道：「不才得能識荊，巳增榮幸，今又惠賜隆儀，更是愧不敢當。」說罷，作別辭謝。

傅體仁替他把一封銀子放在箱子裏面，一手提着箱子，一面夾着行囊，送出門外登車而去。

× × ×

時光很快，早巳是籬菊初開，重陽巳近的時候了，盈盈的生產期將屆，不久就要臨盆了。孟府裏忙着請了幾位催生婆來照看，並準備一切。陳氏夫人忙着替小兒做了許多件衣服並其他雜物等送來，不時的亦來這裏帮着照料，她很親切週到，有如同胞姊妹，盈盈內心很感激她！

孟榮最近巳將舖蓋搬到書房住宿，因盈盈的產期就在朝暮，他在那裏有許多不方便之故。

一天清晨，他起來洗漱後，由書房踱到花園，園裏的花香鳥語，朝露如珠，透着新鮮空氣，令人心曠神怡，他想人生何必戀戀於名利之場，我今退守田園，一肩風月，兩囊琴劍，多做些濟助於人的事，得我心之所安就夠了。

孟榮正在想到得意的時候，忽見春紅

來報道：「爺，恭喜你，奶奶生了一位白胖胖的小哥兒了，請爺趕快派人去把尹府陳夫人請來，有些事要向她請敎的。」隨即派出李媽帶領一頂轎子前往尹府去請陳氏夫人了。

尹府得知道這個喜訊，陳氏夫人即刻隨轎前來，見一個催生婆正把剛生下的小兒放在浴盆裏替他洗澡，忽聽盈盈又在叫着肚子痛，另一個催生婆上去一看說，可能還有一個孩子要生下來，說話之間，盈盈又大叫了兩聲，痛殺我了，接着就是第二個男孩產下來了，原來是雙胞胎，先後不到一個時辰。

孟榮聽到連生雙胞胎的兩個兒子，他高興得直往後面跑，只見陳氏夫人出來向他道喜說：「妹夫，恭喜你，這次我妹妹生了兩位小哥兒，眞是天大的喜事，你快在天地祖宗前上上香，叩拜叩拜也好。」

「大姐，勞動你了。」孟榮感激的說：「對，我就去洗洗手，到天地祖宗神前焚香叩謝便了，難得大姐的關心。」他嘴裏答應，心想也應該如此。

孟榮內心歡悅，自不必說，而府裏上下人等無不眉開眼笑，忙着送喜蛋，準備湯餅會，宴請賓客，他又想何必因此而勞動人家，就揀幾家知己的親友請一下就可以了。正好尹知府也來道喜，孟榮便與他商議及剛才所決定的主張，尹知府不以爲然，因爲這是初生的幼兒，不必舖張過分，免得遭受物議。

小兒的三朝湯餅會，只請了三四桌親友，略爲點綴一些喜慶的意思，對于有禮物送來或饋贈小兒的東西，完全璧謝退回，惟有尹府夫婦所送的東西當然收下，但是他們所處的情感不同，這又當別論了。

雙胞胎的兩個小兒，僱用了兩個奶媽，一姓孔，一姓殷，都是開封城裏人，年紀不大，奶水很多，足夠兩個少爺吃的。

盈盈自過了三朝後，身子雖然虛弱，但精神飲食已漸漸的好轉了許多，也能偶爾下地走走，這是難怪的，何況是第一胎就生下兩個男孩呢？

孟榮替兩個嬰兒取了兩個名字，大兒取名紹祖，次兒取名繼宗，他暗自想着姑父母一生無子，只有表妹一人，表妹又算是我們孟家的人了，難得的是一胎生下兩個男孩，何不將來就把次兒繼宗給與姑父母家接續皇甫氏的一門宗祧，好承繼兩位老人家孫輩以下的萬年香火，兩位老人家如在泉下有知，亦可含笑而無憾矣。

小兒彌月後，也漸漸的會笑了，盈盈的身體已漸漸恢復，面頰也豐滿紅潤，她現在笑口常開，尤其見到兩個孩子抱來的時候，她務必要親幾下或逗玩一番才罷。

孟府得力的老管家賴進昇，要算他年紀最大，差不多的事也不叫他去做了，他還算硬朗，有些事仍須他才得清楚，他見公子長成，現在又有了兩位小哥兒，使得他歡欣無限。

傅體仁雖是後來的，但是他對主人極其忠心，尤其三次剿匪，他在陣前敵後，就沒有片刻離開主人，極盡侍衛之責，所以孟榮很另眼相看，他雖得了千總之職銜，仍是單獨一人，沒有成家。

春紅年歲已算不小，到了年齡，應該有所歸屬，我們不替她作主，難道還要她一個女孩子家來先求我們不成，絕對沒有這種道理。

孟榮對以上的兩項事體，暗自先擬好一個假定的腹稿，然後再由家庭會議中，徵詢主人的意見，我這個男主人也祇能作一方面的代表而已。

他住在外面書房裏已有了月餘，因爲有時候必須與盈盈商量一下，就有許多不方便，叫人傳說又不得要領。

這天孟榮走進後面正屋，見兩個奶媽各抱了一位哥兒，盈盈正在撫弄小孩頭上的軟髮，她見孟榮進來，忙道：「爺，進來吧。我已叫紅兒把你的舖蓋搬回來了，免得在外面沒人照應，還是回來好了。」

孟榮見有兩個奶媽不便說出什麼，故意說道：「奶媽，兩個哥兒是不是餓了，你們快抱去餵奶吧？免得他們餓了不好。」

兩個奶媽聽了，說現在也正是時候了。

兩個奶媽抱着孩子走了，孟榮便笑嘻嘻的說：「我有兩件事，要徵求你的意見，不知你的看法如何。」說罷，便把他所想到的，一一詳細說明他的理解和假定。

盈盈聽了也興奮起來道：「這兩件事都好，我都贊同，不過，有些地方仍須要攷慮的，方爲妥當，比如我們皇甫氏的同族現在曲阜的有無近支，我是全不淸楚，雖然我是奉旨繼承，究係婦女，免得後來爭執，須要查問明白，如有我們就要分撥一點家產給他，沒有，那就無所顧慮了，對於紅兒的事，他雖從小就跟我，我曉得她的生性强一點，待我問過她再說吧。」

春紅的性格雖然强，但她是忠心對主人的，稍有點頑皮，她是屬於外在的類型，算得上是一個聰慧而玲瓏的女孩子，她有時見到傅體仁也與他點頭談話，問長問短的，而傅體仁倒反而有點拘謹，似乎有些顧忌，不大肯說話，只有應付而已。

盈盈有一天正在房裏替兩個小孩綉帽子的花朶，見春紅倒了一杯茶送來，便道：「你來，我有話要問你，對我要說眞話，說假話，我是不依的。」

春紅聽得這話有點蹊蹺，她一急臉就紅起來說道：「小姐，這話從何說起，我從小就跟隨小姐，什麼時候我對小姐說過假話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要請小姐講個明白。」一面說，淚已流下來了。

「春紅，你誤會了。」盈盈放下針綫，把她拉過去替她拭了一下眼淚道：「我說的是你終身大事，希望你自己決定，不要害羞，對我說實話，不要錯過眼前的機會，現在我們來談正經的吧。」

春紅乍聽之下，覺得自己太急，說話過分，便乘勢答道：「我以爲小姐見到或聽到了什麼，對我起了疑心，不信任我了，既不是這樣，是我的性急，小姐不要計較吧。」

盈盈笑道：「我不怪你，是我沒先說明，叫你傷心了，現在我問你，你看傅體仁這人怎麼樣，不要不開口，這裏既沒有外人，又沒有不可說的地方，女孩子終歸要嫁人的，這是你一生的事，須要你自己做主，我已對你爺說過了，要問問你。」

春紅被這些話逼問得不能再不回答，便脫口說道：「小姐對我，實在太好了，既承問我，又是我自己的事，我豈能瞞着小姐，說實在的，我看傅體仁是很誠篤本

分，絕不是浮滑虛僞的一類，這是我對他的看法，並不含有其他的意念。」

盈盈聽她的口氣沒有推辭，便欣然道「這也是實在話，傅體仁的個性確實如此，這種人是可靠的，你若願意，那一邊還要爺去說呢。」

盈盈即將對春紅所說的一番話轉告，孟榮心內也覺安慰，便料定傅體仁這邊是沒有問題的，因爲曉得他誠實，而不是故意作態的人，而且他到了要成家的時候。

孟榮隨即轉到書房，正好傅體仁帶着蔣和從外面進來，蔣和還是上次派往曲阜去看林忠與奶媽的，因蔣和到了曲阜以後，不意也感染了瘧疾，所以拖延了幾個月，至今方能痊愈回來的。

蔣和到了書房，朝上磕頭起來說：「林忠的病早已好了，奶媽在那裏也很好，惟掛念夫人，常要想回來，又怕路遠，只帶口信向夫人請安呢。」

孟榮說：「你辛苦了，休歇去吧！」又叫傅體仁帶蔣和去見見夫人，好叫她放心，省得常常把奶娘掛在心上。

傅體仁回來說：「蔣和已把奶娘的情况告訴了夫人，夫人聽了很欣喜，還賞了他些銀子，叫我來回爺的話，還說，今天多做了兩樣的菜，請爺早點回去吃飯吧。」他說完了話，正待轉身要向外走。

孟榮把傅體仁叫住，便將計議的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並說這是我與夫人替你決定的，難得春紅鬆了口，我看你就答應下來，所有一切皆是這裏替你辦理，你自己只有準備作新郎好了。

傅體仁是夢想不到的，在平時他也不敢有此妄想，今天忽然有這種既驚且喜的美好伴侶突現眼前，內心的喜樂已可概見，心神一定，便跪下來說道：「爺與夫人，對我眞是天高地厚，我怎敢不答應，不過，有點委屈春紅了。」

擇定了吉日，外面由梁上君與杜安泰代他備辦了穿着及應用的粧奩等物，裏面則賴進昇代他照料佈置的新房，新房就設在厨房後面的三大間，也辦了幾席酒，請來的客人，大都是這府裏的人多，外客則很少，後來陳氏夫人與尹知府曉得了也送來一份禮給他，從此傅體仁與春紅更加感激他的主人了。

孟榮自從與盈盈商議要將次子繼宗過繼於他的外祖家做嗣孫，因要攷慮皇甫氏有無族人，就必須要到曲阜，才可查得清楚，如能早點查明就免得心內懸懸的了。

林忠是在那裏幾十年了，不用說，他是很了解的，現在要派誰到曲阜去一趟，既要妥當，又要迅速，必須用此人前去才能適合。

孟榮遣人把梁上君請來道：「我有一件事，要煩你到曲阜去一趟，叫林忠在城內外打聽一下有無皇甫姓氏，與他以前的老主人有無近支及往還，務要快去快回，勞你辛苦一趟吧。」

梁上君道：「大人的吩咐，自當立刻前往。」他正待要走，後面春紅叫着，奶奶說有兩包食物給奶媽的，託你一同帶去，他提着兩個包兒回家與母親說了一聲，逕自出門去了。

梁上君的輕功是相當好的，自帶一把短刀藏在身邊，如飛的向大道而去，遇得路上往來人多的時候，他也像普通人一樣的行走，因爲怕人家見到傳說出去，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來。

因此，不兩日也就到了曲阜，問到皇甫舊第的大門口，見門內有人坐着，便上前說道：「我是開封孟府裏打發來的，有要事會見林忠的，有勞你代我轉達一下。」馮玉正坐在門內，聽來人說是開封來的，他便走向裏面去了。

林忠聽說連忙出來，只見一位年紀很輕，氣宇英爽生客，忙擧手問道：「足下辛苦了，聽說是開封孟府來的，請到裏面坐吧。」他便將來客讓至廳上，倒上茶來，然後對面坐下。

來客自我介紹的說道：「我叫梁上君，在孟大人身邊當一名千總，此次是大人差我到這裏，因爲有事要麻煩林老伯查問一下，據大人所說，你家老太爺在日，此地有無皇甫氏的同族或近支，當時曾否來往，因夫人也不知道，所以特來勞神，希望你就去問問看吧。」

「原來是一位千總爺，在下失敬了。」林忠抬頭看了一眼，復又沉思了一下道：「據我所知，老太爺在世，只有一位遠族名皇甫浩的，曾做過參將，住在城裏，後來離開此地，當時他還依靠我們老太爺的勢呢！現在不知去向，其餘城裏城外就沒有與我們老太爺同姓的了。」

梁上君便把兩包食物取出道：「這是夫人帶來送奶媽的，還叫我代問你們兩位老人家好，夫人在上月裏連生了兩位小哥兒了，你們如不怕路遠，希望你們回南去看看，好了，現在我就告辭。」說罷，一揖而去。

林忠挽留不住，送到大門外，祇見他快速的步子一晃而逝，點頭嗟嘆不已，轉身進來將兩包食物拿進後面屋裏，又把梁上君來此之事及夫人連生雙胞胎的話說出，樂得奶媽拍手連聲直叫阿彌陀佛不已！

梁上君回到孟府，將林忠所說的情形與事實，逐項回稟明白，孟榮賞給了一錠銀子，他叩謝後回家去了。

孟榮細想，照這樣看來，姑父家的人丁不旺而支系又少，能不爲之一嘆，我今此擧，並非是覬覦他家的遺產，而實際上是爲接觸皇甫氏的宗祧，如此才能致萬年香火於不墜，這不是以德報德嗎？

孟府在開封城裏，本不是首富，只算得上仕宦之家，但比孟家殷實要高過若干倍的也多，若肯施捨，憐貧恤老的做些功德無量之事，則屬寥寥！

開封雖然是富庶之區，但論貧富懸殊，到處都是有的，所以每年到了殘冬歲末，雪花飄飄的時候，尤其是老弱婦孺，啼飢號寒難以果腹者大有人在！

孟榮自祖上就有這種遺傳性的習慣，他在幼時就常見到家內冬季施衣放粥，夏季賑藥，所以他心內有此印象，仍舊繼續不斷的遵照祖上的遺風來作一年兩季的適時救濟。

這年秋季，黃河的水勢暴漲，汎濫成災，致河南低窪地區，幾成澤國，禾苗淹沒，秋收全無，而飢民則移至較高地方，開封雖未受到水災影响，而移來就食的飢民仍是不少。

（以下轉入第一壹三頁）

法網難逃（上）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綁票勒贖

十一月初十。

成日，宜婚嫁。

安源鎮一片喜氣洋洋，瀰漫着一片辦喜事的氣氛。

鎮上確是有喜事。

辦喜事的，是鎮上的曾大善人曾家。

曾大善人雖然說不上是鎮上的首富，但大善人這個稱號，却是當之無愧的，因為他確是一位仁翁善長，樂善好施，每年皆撥出一批錢糧來賑濟貧苦，修橋補路，不但鎮上的人，就是附近四鄉八村，也公認他是位大善人。

也因此，鎮上及附近四鄉八村的人，皆稱之為曾大善人而不名。

自然的[illegible]受尊敬的人物。

手段兇殘

曾大善人今年五十二歲，但已做了老爺，並且有了孫子，而今日，是他的三兒子大婚之日，鎮上及附近四鄉八村的人，有感於他的德望，很多人皆不請自來，這一來，就令到鎮上熱鬧非常了，到處洋溢着一片喜氣。

而曾大善人辦喜事也不忘做善事，一大早便吩咐下去，在家宅前的那片空地上，自午到晚，擺起了流水席，鎮上及附近四鄉八村的鄉親，不管有沒有送賀禮，只要來到，坐足人數便開席了，只要你吃得下，可以一直由午吃到晚。

只有至親好友，才被迎入大宅內，其餘的，一視同仁。

而曾大善人也沒有怠慢了吃流水席的客人，其間，他老人家不但親自出來招呼敬酒，也叫大兒子出來向鄉親敬酒，到了晚上宅內席開後，還命一雙新人，出來敬酒。

這可是沒得說了。

不少人豎起了大拇指。

而鎮上的人，幾乎十室九空，就算不是去吃喜酒，也聚在曾家門前，看熱鬧，這可是難得一睹的盛事。

夜闌人散，不但吃流水席的客人走了，連一干至親好友亦辭別而去，只剩下一些意猶未盡，嚷着要鬧新房的毛頭小子留下來，在七咀八舌的，想着主意怎樣鬧新房。

曾大善人忙碌了一天，早已累了，而那又是年輕人的玩意，老夫妻兩又喜慰又困疲地返回房中歇息去了。

那些年青伙子終於想好了主意，笑嚷喧鬧着，簇擁着新郎哥向新房走去。

來到新房門前，新郎便欲伸手將門推開，却被一個青年伸手阻住了，捉狹地笑着道：「棟哥，這樣推門進去有什麼意思，要叫新娘子來開門啊，叫啊，快叫！娘子開門啊——」後一句他是揑着喉嚨說的，逗得其餘的青年嘻嘻哈哈大笑起來。

新郎曾海棟雖然在南寧讀了幾年洋學堂，見識過不少新事物，但畢竟臉皮薄，他雖然也被逗得忍俊不禁，但當着這麼多人的面前，怎麼說得出口，臊得他脹紅了一張臉，吶吶着直擺手。

「棟哥，快叫啊，雖知洞房花燭夜，一刻値千金，你這不是浪擲大好光陰麼？」一個小伙子用手輕輕推着新郎，催促他快說。

這小伙子是曾海棟的堂弟。

「叫啊，叫啊！」衆人嘻笑着一齊起哄。

曾海棟在衆人的哄鬧催迫下，只好吶吶地叫道：「娘子，……開門啊……。」

那些反斗星君（鬧新房的年輕人）聽着，樂得嘻哈大笑起來，有幾個笑得捂住了肚子。

房內却沒有動靜。

「叫啊，大聲點再叫啊，新娘子聽不到你剛才叫啊！」有人忍着笑嚷着。

「對，新娘子一定是聽不到，棟哥，再叫吧，大聲點！」各人七咀八舌地起哄叫着。

曾海棟只好硬着頭皮，提高聲音，朝房內叫道：「娘子，開門啊！……」

衆人又嘻哈絕倒，但也感到有點奇怪，那位新娘子就算再害羞，也應該有反應，就算不來開門，也有動靜的啊，怎麼房內一點動靜也沒有？

新郎也感到奇怪了。

他不再理會那些年輕人的笑鬧，伸手去推房門，同時口中也叫道：「二姑，二姑……」

二姑乃是陪伴新娘的大襟姐。

而大襟姐的責任，就是陪伴並照顧新娘，另外，還要指導新娘在婚禮進行時的應對及舉止，直到席散人去，新郎進入新房，才離去，她的責任也就完成了。

房門應手被推開來。

但却聽不到那位大襟姐二姑的應聲。

新郎在房門被推開的剎那，已一眼看清楚新房內的情形。

床頭那邊的桌上，那對龍鳳紅燭仍在燒着，新娘原本是坐在床邊的，但却不見了，床上却躺了一個人——一個手脚被綁着，咀也被塞了一團布的大襟姐二姑！

新郎臉色遽變，慌忙萬分地衝了進去，口中大叫：「二姑，新娘呢？」

房內的情形，就算是白痴，也看出是出了事故。

那些小伙子也看到房內的情形，一個個變顏變色的，失聲驚叫起來，跟着衝入房中去看個究竟。

新房內除了被綁在床上的二姑外，根本看不到新娘的影子，新郎曾海棟解開二姑手脚上的繩索，那些小伙子則在房內搜索起來，有兩個還爬下來，鑽入床底下看看。

「二姑怎會這樣的？」曾海棟一邊拔出塞在二姑咀內的布團，一邊惶急地問。「新娘呢？」

二姑却翻着眼，急喘了幾口氣，乾嘸了兩口，才啞澀急促地道：「三少爺……新娘子被……被人刧走了。」

這一句話有如當頭響了個焦雷，震得房內各人當堂駭愕住了，有幾個人發出了驚訝聲。

「二姑，妳說什麼？再說一遍！」曾海棟忽然像發了狂般，嘶叫着，一把將二姑從床上抓了起來，用力搖晃着。

二姑驚恐得一張臉煞白，直喘氣，急巴巴地道：「三少爺，……不關我的事……有兩個人進來將新娘子擄走了……」

「二姑，是什麼人！」曾海棟大叫。

「海棟，別這樣，先放開二姑，讓她慢慢說。」一個樣貌比較老成的青年上前對曾海棟說，並將他拉開一些。

而這時，早已驚動了曾家的其他人，最先趕來的是曾家大少爺曾展鵬。

「三弟，發生了什麼事？」曾大少爺一頭衝入新房內，看到房內的情形，他刹時怔住了。

「鵬哥，三表嫂被人擄走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接着說。

小伙子乃是曾大少爺的姨表弟。

曾展鵬一聽，刹時呆住了，猛吸了一口氣，不可置信地瞪着眼說不出話來。

二姑這時已從恐慌驚駭中漸漸回復過來，翻着眼看了衆人一眼，忽然「哇」地哭喊起來。

曾大少爺被二姑的哭喊聲震得回過神來，氣急敗壞地惶恐道：「三弟，怎會這樣的，這……」

曾海棟不知所措地道：「大哥，我也不知道，如今怎辦才好？」

曾大少爺畢竟年紀稍長，閱歷也較多，而且早已帮忙乃父打理在鎮上的生意，是個頗有主意的人，適才只是被那意想不到的情形驚得怔住了，這時，他已定下神來，當下吸口氣，急急道：「當然是將三嫂找回來啊，我這就去喚人找尋三嫂！」說着，他已猛地轉身，像一陣風般向外衝。

但却幾乎與一個匆匆走入房內的人在門口撞個正着。

幸好那人眼明手快，身子一偏，伸手一把抓住他，急聲道：「大少爺，發生了

什麼事？」

曾大少爺被那人一扯，才沒有衝跌出房外，抬眼一看，原來是家中的長工頭阿順，吐口氣，急急道：「阿順，快去叫人在屋內外及附近找一下新娘子，三嫂被人擄走了！」

這阿順年約三十多歲，長得高大壯實，祖上連他三輩子均是曾家的長工，而曾家却待他不薄，不但替他娶了妻，還將他升爲長工頭，還讓他住在曾家那專供長工下人住的偏院內，這阿順對曾家也感恩戴德，對曾家忠心耿耿的。

阿順一聽，震驚得倒吸了口氣，慌不迭應道：「大少爺，我立刻叫人去找尋三少奶！」

說着，他轉過身，飛奔而去。

曾大少爺這時已鎮定下來，走回房中，對那仍在哭泣的二姑道：「二姑，不要哭，妳快說說，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眾人一聽，立時七咀八舌，有的叫二姑不要哭，有的催促二姑快說，一時之間，哄嚷成一片。

曾海棟這時却呆呆的，不言不語，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

「靜一下，讓二姑說話。」曾大少爺皺皺眉頭，擺手大聲一叫，那些人才住口靜了下來。

「二姑，事情到底是怎樣的？」曾大少爺走上前，溫聲對二姑說。「不要怕，快說吧。」

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在二姑的身上。

二姑用衫袖抹抹眼淚，又捂捂鼻子，才抽抽泣泣地道：「大少爺，是這樣的：就在三少爺他們來叫門前的……一刻鐘左右，忽然有人來拍門……我以爲是什麼人送東西來，也不以爲意，……那知道才打開房門，便被一個漢子伸手一把將我的咀巴捂住……跟着又有一個漢子閃進來，我只聽到新娘子悶叫一聲，……跟着我便被那人用布塊將咀巴塞住，並綑綁手脚，這時，我才瞥到新娘子倒在床上，那個漢子正將她揹起來，……而我則被放在床上，接下來，那兩個人便揹着新娘子走了，……」說着，她又哭泣起來。

「二姑，妳看到那兩個人的樣貌麼？」曾展鵬耐着性子問。

「大少爺，那兩個人的樣貌好兇惡，我……我從未見過那兩個人……」二姑驚悸地泣聲說。

「多大年紀？」曾大少爺問。

「三十多四十不到。」二姑不敢肯定地說。

「你眞的從沒有見過那兩個人？」曾大少爺看着二姑。「妳想清楚一些。」

二姑立刻搖搖頭道：「我想過了，以前眞的沒有見過那兩個人！」

曾大少爺吐口氣。「二姑，那兩個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麼？」

「我不知道，我看不到他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二姑又哭了起來。

忽然，二姑止哭道：「我想起來了，他們都很瘦，那個捂住她咀巴的傢伙，手背上有一道疤痕。」

曾大少爺一聽，目光陡亮，急聲問：「二姑，就只有這些？」

二姑搖搖頭，說道：「我再也想不起了。」

曾大少爺不由失望地喃喃自語道：「就只有這些，根本就不能從中查出那兩個人的身份來歷。」

「大哥，你一定要帮我將她找回來！」曾海棟忽然發狂般抓住曾展鵬的手臂，發狂般搖撼着。

曾大少爺忙執住三弟的手，安慰他道：「三弟，別這樣，冷靜點，大哥一定會帮你將三嫂找回來的。」

忽然，門口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眾人忙放眼望過去，看到曾大善人與老太太在兩名僕婦的陪伴下，急匆匆地走入房來。

曾大少爺忙迎上前去，叫了聲：「爹，媽……」

曾大善人却顫着聲道：「展鵬，三家嫂眞的不見了麼？」

曾大少吸口氣，努力將語氣放平緩。「爹，三嫂眞的失了踪，二姑說，是被兩個人擄走的。」

「爹，媽，一定要找回她啊？」曾海棟語帶哭聲，撲了上來。

曾大善人神色劇震，身軀搖晃了一下，幾乎站不穩，口裏連聲道：「怎會這樣的，怎會這樣的——是什麼人與我家過不去？……」

「爹，你快坐下來歇口氣。」曾大少忙將父親扶到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而曾老太却與三兒子互相擁抱着，直流淚。

急喘了一大口氣，曾大善人恍似一下子老了很多。「展鵬，有叫人去找尋三家嫂的下落麼？」

曾大少忙道：「爹，我已叫了阿順帶人去找尋了。」

喘咳了一聲，曾大善人說道：「快派人去鎮公所說一聲，請張隊長帮忙找尋一下。」

「爹，我這就叫人去。」曾大少道。「爹，你與阿媽還是回房歇一下吧。一找到三嫂，我就去告知爹與媽。」

接轉對驚急得沒了主意的曾海棟道：「三弟，你扶爹媽回房吧。一切有我。」

曾大善人顫巍巍地站起來，抖着聲，說道：「展鵬，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三嫂！」

「爹，你放心吧，我一定盡力而爲！」

曾展鵬既安慰他爹，也安慰弟弟。

曾大善人夫婦在僕婦兒子的扶持下，憂急如焚地返回房中。

忽然有一個青年失聲道：「咱們呆在這裏幹麼，早就應該要帮忙去找尋新娘子了！」

眞是一呼百應，其餘的青年如夢初醒般，「哄」地呼應一聲，嚷嚷着，一擁出了新房，去找尋失踪的新娘子。

刹那間，新房內就只剩下曾展鵬一個人。

一下子，清靜下來，曾大少的思想也敏捷起來，凝眸想了一下，也疾步走了出去。

× × ×

時候雖然已是深夜，鎮上的人家大多已入睡了，但曾家新娘失踪被擄的消息，却將鎮上的人全部驚動了，睡着了的也被驚醒過來，這一來，整座鎮集皆熱鬧起來，人嘈狗吠之聲，不絕於耳，到處燈火點點。

原來，鎮上的人家在驚悉曾家新媳婦被擄走後，不少受過曾家恩德的人皆自動自覺加入了搜尋新娘子的行動，五個一組，十個一隊的，掌着燈籠火把，在鎮內外四處搜索起來。

而鎮上的保安隊張隊長，才從曾家吃完喜酒，回到隊部不久，聽了曾家派去的人急報後，馬上將全隊人召集起來，分成三撥人手，亦在各處搜尋起來。

這一來，這時候的情形比日間曾家迎娶新娘子時，還要喧嘈熱鬧。

可是，擾攘了一整夜，仍未找到新娘子。

× × ×

四出去找尋的人在天色大亮後，一撥一撥地，心情沉重，無精打彩地紛紛走回曾家。

張隊長也帶着五名隊員，垂頭喪氣地從鎮口走回來，昨晚，他非常之落力搜尋新娘子的下落，帶着五名隊員一直找出了十里過外，可惜，連新娘子的一根頭髮也找不到。

這未免令人洩氣。

走到鎮口頭那株大榕樹前，一個叫阿旺的隊員忍不住仰頭打了個大大的呵欠，半睜半閉的目光由於精神一振，也陡地睜開來，一刹時間　睜開的雙眼陡地瞪得大大的，望着大榕樹幹上，張口發出一聲「啊」的驚叫。

走在最前的張隊長張坤脚步一窒，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搖頭道：「阿旺，什麼事大呼小叫的！」

阿旺指着大榕樹身，吶吶地道：「隊長，你看，大榕樹上貼着一張紙啊！」

「一張紙？」張坤嘟喃一聲，目光隨即從大榕樹那邊望過去。「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隊長，那張紙上寫着字的啊？」其中一名隊員大睜着一雙眼，瞬也不瞬地望着那株大榕樹身，脫口叫出來。

其餘的三名隊員在阿旺呼叫時，早已疲意全消，一個個睜着雙眼，望着樹身貼着的那張白紙。

張坤也看到了，在比人還高的樹身上，果然貼着一張白紙，紙上歪歪斜斜地，寫了幾行字，由於相距是有三四丈遠，所以，看不清紙上寫些什麼。

張坤連忙趨上前去看看紙上寫些什麼字。

阿旺等五名隊員雖然不識字，也跟着走上去看看。

張坤一眼看清楚紙上的字，臉色劇變了一下，禁不住倒抽了口氣。

「隊長，紙上寫些什麼？」阿旺心急地問。

這六人之中，只有張坤在小時候讀過三年私塾，總算認識一些字。

張坤長長地吐口氣，張坤壓抑一下心中激動，緩緩道：「這張紙，是擄刦了曾家新媳婦的匪徒，寫給曾大善人的……」

一個隊員插口，問道：「隊長，擄走曾家新媳婦的匪徒，有沒有寫他們是什麼人？」

「阿來，換轉你是將人擄去的匪徒，你會不會將自己的身份暴露出來？」張坤沉吟道。

「當然不會！」那叫阿來的隊員嘟喃一聲，低下頭，直搔頭。

「那你還問什麼！」張坤沒好氣地叱道：「你不開口說話，咱們也知道你不是啞巴！」

「隊長，紙上到底寫些什麼？」阿旺急巴巴地問。

其他的隊員也很心急想知道，一同用眼望着張坤。

張坤吸口氣，說道：「紙上寫着，曾家新媳婦被他們擄去，限令曾家在天黑前，將價值五百大洋的金飾玉器及大洋放在鎮頭三里外的野松林外的一塊大石上，他們收到銀子後，自然會在天亮前放回新媳婦，否則，就等着收屍！」

「他媽的，那裏來的野賊，胆敢擄人勒索，這不是標參麼？」一個粗眉大眼的隊員一拍手中那支漢陽造步鎗，叫罵起來，道：「抓到那些野賊，看我饒不饒過他們！」

阿來也張口罵道：「他們大概吃了豹胆熊心，敢來太歲頭上動土，隊長，那些賊種根本不將咱們兄弟看在眼內，那是從咱們隊上兄弟的臉上抹灰啊！」

張坤煩躁地道：「你們嚷叫什麼？這樣就能找回臉子麼？阿興，快上去小心將那張紙揭下來！」

那阿興在六人中，個子最高，應了一聲，急忙走上前去，踮起雙脚，伸長手，才夠上高度，將那張紙揭下來。

張坤一把接過，馬上便快步向曾家走去。

阿旺等人自然緊張着急步疾行。

× × ×

曾大善人拿着那張紙，抖索着，直喘氣，驚急憤怒得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這簡直是無法無天！」鎮長朱萬松氣怒地搓着手，咬牙說道：「居然敢來本鎮做案，簡直胆大包天！」

曾大少爺却連忙替父親撫背順氣，低聲道：「爹，你意思怎樣？」

曾大善人等到氣順了一些，才「咳」地吐出一口痰涎，氣急地道：「還有什麼意思，人在他們的手上，那只有付錢，先將三家嫂救回來，否則，怎向親家那面交待？」

朱萬松却不以爲然地道：「蔭堂兄，兄弟對你的主意，不敢苟同。」

曾大善人喘口氣，訝異地望着朱萬松，道：「萬松兄，你這樣說，有什麼高見了。」

朱萬松清清喉嚨，侃侃道：「蔭堂兄，你這樣作，只會助長那些匪賊的氣焰，令到他們更加胆大妄爲，故此，據兄弟之見，千萬不能交錢贖人，這時候離天黑還有一大段時間，爲了維護法紀，張隊長一定很樂意，在這段時間內，竭盡所能，找出那些匪賊藏匿之處，將令媳救出來，並將那些匪賊繩之於法！」

曾大善人一聽，幾乎被氣得一口痰塞在喉嚨，昏死過去，氣喘喘地道：「萬松兄，這當然好，但萬一張隊長在天黑之前，還未找到那些匪賊藏匿之處，却驚動了那些匪賊，將三家嫂……殺死，那……你

說……怎辦？」

「這……這……咳咳，兄弟怎麼想不到這一點？」朱萬松直搔頭，吶吶着說道：「但總不能一口便答應那些匪賊的要求啊。……」

這朱萬松不是本地人，乃是上頭（縣府）委派到這裏當鎭長的，雖然沒有什麼才幹，但也沒有什麼，但却迂了一點，不識變通，曾鬧過幾次笑話。

「萬松兄，若是被擄去的是你女兒，你會這樣做麼？」曾大善人沒好氣地說。

「這……這……兄弟不知怎辦了。」朱萬松爲難地苦笑一聲。

張坤聽得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但在這種時候可不適宜發笑，他只好强忍着。

「萬松兄，法紀當然要維護，但救人亦要緊，這樣吧，先將人救出來，然後，才煩勞張隊長，將那些賊匪抓拿法辦，那不是人情法理兼顧了麼？」曾大善人不想朱萬松太難爲情，畢竟，他是上頭委派的一鎭之長啊。

曾大少爺馬上揷口道：「旣然鎭長也同意這麼辦，那就照我爹的意思辦了，張隊長，昨晚辛苦了，請讓我到外面吃點東西提提神，再好好歇息一下，今晚，還要勞煩你與隊上的兄弟一趟啊！」

張坤連聲道：「曾兄太客氣了，保安滅匪，乃兄弟職責所在，責不容辭，這是兄弟應該效勞的。」

原來，曾家爲了多謝那些替曾家找尋新娘子的人，雖是在驚急慌亂之中，仍然吩咐廚下整備了粥點，招呼那些奔走了一夜的人。

× × ×

在日落前，曾家將匪徒要的贖金，送到了指定的地點——鎭後三里外的野松林前面的那塊大石上。

將贖金送到那地方的，是曾家的那位長工頭兒阿順。

阿順放下贖金後，便立即離開了。

但那筆贖金却一直沒有人來取去。

直到天巳黑齊，那袋贖金依然原封不動地放在那塊大石上。

自然，那位新娘子也未放回來。

曾家上自曾大善人，下至僕婦下人，俱眼巴巴地等着，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那位在新婚夜便失去了新娘的新郎曾海棟，受不了這種羞辱與煎熬，病倒了。

但他躺在床上，仍一個勁地嚷着要親自去接新娘子回家。

要不是曾大少爺站在床前，强按着他，才沒有鬧出亂子來！

鎭上的人都陪着曾家一齊巴望着，聚集在鎭口的那株大榕樹下，等着看新娘子放回來。

雖說南方天暖，但這時候畢竟是冬天了，白天還不覺得怎樣冷，但晚上的風却寒冷得叫人打從心裏寒出來，幸好人多熱鬧，一時間還不覺得怎樣。

夜越來越深，風也越加寒冷，有些人巳經不耐煩起來，細聲嘀咕着：「快到午夜了，怎麼還不見人回來？」

「會不會那些匪賊改變了主意，收了錢不肯放人？那可是難爲了花不溜丢的媳婦兒啊！」

立刻，便有人加以責罵。「懶財，你就是沒有安好心，胡說八道，討厭！」

鎭口這頭的人在議論紛紛，鎭後三里外的那處野松林內，却忽然响起一陣尖厲慌促的呼叫聲：「救命啊……快來救我啊……」

夜風呼嘯中，松聲嘯嘯，乍然响起這麼尖厲慌凄的呼叫，簡直有如傳說中的厲鬼呼號，若是有人聽到，不魂動心慌，汗毛倒豎才怪。

果然有人聽到了。

聽到的不是別人，而是鎭上的保安隊那位張隊長與隊上的弟兄。

他們就伏在野松林對面約十數丈外的一片野草荊樹中，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塊放了贖金的大石附近的動靜。

而夜雖深，但天上却寒月慘淡，星光閃爍，雖然看不到石上放着的那袋贖金，但要是有人現身去取石上的贖金，他們仍然可以隱約看到的。

凄厲的呼叫聲入耳，他們確是感到心頭發毛，汗毛倒豎，有兩個胆子小一點的，幾乎撒尿落了褲子。

阿來素來胆大，呼的一聲，挺起身來，便欲向野松林撲去。

但却給張坤一手拉住了。「阿來，快蹲下，等等再說。」

張坤能夠當上鎭上保安隊長之職，那不單是他識字，並會玩鎗，還因爲他胆大心細，有主意有頭腦，遇事不慌亂，才被朱鎭長看中，委以重任的。

鎭上的人對於朱鎭長的辦事能力不大恭維，但對於他委任張坤作保安隊長，都認爲他有眼光。

張坤也果然不負衆望，自當上保安隊長後，從沒有發生過匪賊在鎭上偷竊刦掠的事，這一次，是第一次。

也所以，他暗自發誓，非要將那些不知死活的匪賊擒捉法辦不可，否則，他還有何顏面幹下去。

忽然間，凄厲的尖叫聲又响起，這一次是在林子的左邊，各人皆清晰地聽到叫聲：「救命啊，救我啊……你們快放開我……呃——」

尖叫聲戛然而止，張隊長與那些隊員的心頭亦不由一沉！

「快，阿來你帶一半弟兄衝入林內，其餘的弟兄跟我衝向左邊林邊，堵截那些匪賊！」張坤在喝聲中，巳一躍而起，飛奔向松林左邊。

阿來跟着亦躍起來，一招手，猛撲向林中。

兩撥隊員緊執着鎗，先後撲入了林中及飛抄到林子的左邊頭！

阿來那撥人撲入林中後，立刻向左邊小心地散開來搜索過去。

每一個人的食指皆緊扣在槍機上，而槍栓早巳拉下了。

但野松林中却不見一個人影。

忽然，一個隊員怪叫一聲，往前一撲，撞在一棵樹上，直撞得他頭暈金星冒。

「阿廣，什麼事？」阿來立刻呼叫，並急忙轉身撲過去！

其餘的隊員心頭一緊，慌忙向阿廣那邊張望。

阿廣抱着那棵樹，才沒有軟倒在地上，上下牙齒磕得「得得」直响，語聲怪異

地嗚咽叫道：「有……我……踢……踢到了……」

「踢到了什麼？」阿來巳奔到阿廣的旁邊，看到阿廣那種驚悸欲絕的樣子，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道：「你是不是踢到了鬼？」

這句話出口，他的心頭不由一寒。

「不……是……踢……到……你看看……吧……」阿廣頭皮發炸地，不敢往後看，只是伸手朝後指一下。

林中雖然黝黑，但從枝葉隙縫中洒下點點片片銀光，故此，還不至於黑到目不能視，影影綽綽地，可以約略看到林內的情景。

張坤吸口氣，順着阿廣手指處望去，陡地，他的心頭劇跳了一下，心底猛地升起一股寒氣，口一張，幾乎驚叫出聲來，睁着雙眼，驚悸地望着地上的一團黑影。

從那黑影的輪廓看來，絕無疑問，那是一具人體！

而且還是一具赤裸裸的人體！

因爲，他只看到那人體圓滑流暢的綫條。

跟着，他的心頭又「卜」地狂跳了一下。

因爲他看到那人體頭上有一把散亂披垂的長髮！

那是一具女體！

他立刻便想到，那是被擄去的曾家新媳婦。

「阿來，你……不是……」阿廣那驚顫的語聲，幾乎嚇得他直跳起來，也將他從驚悸駭恐中驚得回過神來。

吸口氣，他的語聲也打顫起來：「阿廣，剛才你踢到那……」他沒有說踢到那人體，只是抖着手，指了一下。

阿廣這時巳轉過身來，一眼看到地上那蜷曲的人體，禁不住又發出一聲驚悸的慘叫聲。

「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其他的隊員紛紛撲過來，七口八舌地問。

阿來指一下地上那具人體。「你們看一下，那是死人還是活人？」

那十多名隊員聞言往地上一望，每一個皆驚悸得心底寒氣直冒，有幾個忍不住發出驚恐的叫聲。

「阿來，發生了什麼事？驚呼鬼叫的！」從林子的邊沿傳來張坤的喝叫聲。

大概是他們的驚叫聲，被從樹林沿往內搜索的張坤那一撥人聽到了，所以大聲喝問。

阿來吸口氣，定定神，呼應道：「隊長……咱們……發現了……一具……屍體……」

這時，他巳肯定了那是一具屍體。

「發現了屍體？」張坤怪叫一聲，跟着，便是「刷拉拉」的碰動枝葉的响聲。

張坤一頭衝到阿廣的身後，緊張地問：「屍體在那裏？」

阿廣早巳半轉身看着張坤衝到來，忙退開一步，伸手一指，道：「隊長，那就是。」

跟着，其餘的隊員也先後奔入來，七咀八舌地，詢問身邊的弟兄。

張坤深吸一口氣，走前兩步，仔細地打量着地上那具動也不動，蜷曲着的赤裸人體。

但由於那具人體是側伏在地上的，所以，看不到那人體的樣貌，只能看到那光緻緻的肩背及圓實的屁股，修長的雙腿，還有那半現而尖挺的一邊乳房。

若是換在另一種情形之下，絕無疑問，眼前的這具人體，確是誘人極了，但在此時此地，各人的心中連一絲擒念也沒有，只覺汗毛倒豎，心底生寒。

「但願不是曾家三少奶就好了。」張坤心中暗暗禱告，因爲他巳看出，那具人體絕不會是個活人。

「阿興，你不是帶着手電筒的麼，還不快拿出來開亮照看一下，到底是什麼人，是死還是活！」張坤雖然强裝鎭定，但連他自己也聽出，自己的話聲有點抖顫。

阿興答應一聲，拿出帶在身上的手電筒，但却不敢開亮照着，遞給身邊的阿旺道：「阿旺，你來吧。」

阿旺罵了聲：「胆小鬼！」其實，他的心裏也一直在發毛，但却不想被人說他生人不生胆，只好硬着頭皮接過手電筒，接連吸了兩口氣，才壓下心頭的驚恐，但也開了兩次，才將手電筒開亮了。

在當時，手電筒是一種極希罕的洋玩意，那是朱鎭長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一直珍藏着，極少拿出來使用，要不是今晚的行動重大，他才不會拿出來，暫借張坤他們一用。

只見一道明亮的白光從手電筒頭射出來，斜斜地照射在地上那具人體之上。

在手電筒光的照射下，衆人眼前一亮，看清楚了那具人體果是赤裸的女屍！

衆人馬上看到，在那綫條柔滑，肌膚白嫩的女屍身下，有一灘暗黑紫紅的血漬，雖然眼前躺着一具身無寸縷的女屍，但各人却連一點邪念也沒有，無它，因爲他們巳被那女屍的恐怖死相嚇得將什麼擒念也抛到了九霄雲外。

由於那女屍是側伏在地的，那張臉大半埋在地上，所以，雖然有手電光照着，一時之間，却無法看清楚那女屍的面貌。

那就必需要動手將那女屍側轉過來，才能看到她的面貌，加以辨認。

「阿來，將屍體翻轉過來！」張坤吸口冷氣，吩咐素來以胆量夠大的阿來。

一陣寒氣也就在這時穿林掠枝吹來，呼嘯作聲，有似鬼哭魅號，衆人陡覺頭頸上寒颼颼的，不自禁打了個寒顫，一時間寒透了全身，不自覺你擠我我擠你地擠靠在一起，有幾個則心寒地閃側左顧後瞥，生恐背後突然有鬼怪撲噬出來。

阿來雖然胆大，但還是遲疑了一下，才走上前，半蹲半俯地，伸手抓住那女屍的肩頭，用力一扳。

就在他手指碰觸到那女屍冰冷的肩頭時，他的手不由抖顫了一下，幾乎想縮回手。

那女屍猛地翻轉過來，張坤一眼看清楚那女屍的樣貌，不禁驚「啊」地叫出聲來。

他認出眼前的女屍，正是曾家那位在昨天才過門，在新房中被人擄走了的新娘子！

他之所以認出來，是他在昨天曾見過新娘一面，當時，他曾在心中暗讚一聲：

「好美！」

但如今眼見的，却恐怖異常，呲牙瞪眼的，衆人抖索着，急急移開目光。

長長地吸了口氣，張坤首先脫下一件外衣，蓋在那女屍的身上。

雖然人巳死了，但赤身露體的，畢竟不大雅觀，何況，還要將之抬回鎭上，若是就那樣抬回去，那會令曾家很難堪的。

「阿來，你也脫件外衣蓋在上面！」張坤吩咐，却不由猛地打了個寒噤。

而他的心頭亦猛地一動，臉色驟變，脫口失聲道：「不好，中了他們的調虎離山計！」

說着，他巳像一陣風般，向林外衝去。「阿來阿廣阿興留下來看着屍體，其餘的跟我來！」

話聲中，他巳衝到了林邊。

其餘的隊員巴不得離開林中，立時飛一般跟着向林外奔去。

剎時間，林中就只剩下阿來阿廣阿興三人，面對着那具屍體，耳聽呼嘯的寒風掠枝聲，胆量最小的阿興幾乎因驚恐而發抖得站立不住，軟倒在地上。

× × ×

張坤第一個衝出林外，急撲向那塊大石。

雙眼急掃之下，果如他所料，大石上那袋贖金巳不翼而飛，不見了！

他呆住了。

其餘的隊員亦紛紛奔到大石前，看到大石上空空如也，亦不由瞪眼呆住了。

猛地一拳擊在石上，張坤咬牙道：「好奸猾的匪徒，我也眞糊塗，竟然會上了他們的當，被他們引開，讓他們乘虛取走了那袋贖金，溜之乎也！」

「隊長，這不能怪你的啊，救人要緊，當時咱們一心只想着救人，那裏會想到，那些匪賊如此奸狡兇殘，利用那……來引開咱們！」一個隊員說。

「隊長，要不要四下散開來，搜查一下？」另一個隊員問。

「不用了。」張坤有點洩氣地道：「他們取了贖金後早巳溜遁出老遠了，還會留在附近麼？」

「那咱們怎辦？」又一個隊員問。

張坤又一拳擊在石上，咬牙切齒地道：「他們居然不依照約定，取贖金放人，却將人殺死了，他媽的，這一口氣我怎也嚥不下，若不將他們擒捕法辦，我不再當這個隊長！」

「隊長，到底現在怎麼辦？」那個隊員高聲再說一遍。

張坤這才如夢方醒般，眼珠轉了一下，揮揮手道：「不有怎麼辦的，不能將活的人救回，只有將死人抬回去！」

衆人巴不得立刻就離開這令人心驚胆跳的地方，聞言之下，立刻「哄」地嚷起來，有兩個巳扯開喉嚨大叫：「阿來，將屍體搬回去啊！」

林中正好也傳來阿來的大叫聲：「隊長，快來啊，咱們發現了一張紙！」

張坤一聽，急應一聲，撒腿往林中奔去。

× × ×

新娘子的屍體就放在曾家的大廳上。

曾大善人與曾大少巳看過了屍體，致命傷是在心胸要害的那個刀口。

自然啦，父子兩人也看到媳婦兒是全身赤裸，一絲不掛的。

這種情形，可以想像得到，新娘子在死前，曾遭到汚辱。

張坤在林中看到屍體時，巳猜想到了，不過他沒有說出來。

新娘子遇害的消息，曾家上下都知道了，除了新郎曾三少之外。

曾大善人在看過媳婦的屍體後，全身抖索着，胸膛急促起伏不巳，翻眼望着廳外那幽黑深邃的夜空，咀唇嗡動着，那神態，恍似在問蒼天：曾家一向樂善好施，到底作了什麼孽，得到這種報應！上天到底有沒有眼的！

曾大少看到乃父那種悲憤的神色，他心中也是難過極了，忙上前將父親扶回椅子上坐下來，一邊替他順氣，一邊慰解父親，道：「爹，人死不能復生，事情巳發生了，你就看開一點吧。」

張坤也想慰解曾大善人幾句，但咀唇嗡動了一下，終於還是沒有說。

因爲他忽然想到，這種情形，又豈是三言兩語可以解得了的！

「什麼人……倒底是什麼畜牲幹的？……」曾大善人終於從唇間吐出話語來。

而他的神態，教人看了鼻頭發酸。

張坤猛然想起阿來發現的那張壓在屍體下面的紙來。

而紙上的字，他早巳看過了。

所以，他馬上接口道：「曾翁，殺死令媳的，是一個叫陳軍及另一個叫譚慶的匪徒！」

曾大善人一聽，雙睜陡睜。「你怎會知道的？」

曾大少也詫異地望着張坤。

張坤不慌不忙地道：「本來我也不知的，但兩名匪徒却留下了一張紙，表明是他們幹的，並說這是報復！」

「快拿來給我看看！」曾大善人氣息急促地說。

張坤伸手從內衣袋中拿出那張紙條來，遞給曾大善人。

曾大善人一把接過，雙手抖顫着。將紙打開，目光急落在紙上那幾行歪歪斜斜的字上。

只見紙上寫着：字示曾老龜蛋，新娘是咱兄弟倆擄走的，咱兄弟也「玩」了那個花不溜掉的新娘子，本來，咱兄弟倆是不想殺死那媳婦兒的，但你們却派人暗中伺伏着，妄想擒捕咱兄弟：咱兄弟只好利用那媳婦兒來引開那些王八，那知道那媳婦兒却想逃，只好殺了她，曾龜蛋，咱兄弟這樣做，是要報答你在兩年前將咱兄弟送入去監牢的恩德。

接着是兩個名字：陳軍、譚慶。

曾大少站在父親後面，也看了個清清楚楚，不等曾大善人開口，他巳握拳道：「陳軍譚慶，原來是這兩個傢伙！」

張坤接口道：「曾兄還記得這兩個惡賊！」

曾大少咬着牙道：「怎會不記得，張隊長，這兩個人可是你親自押解他們上縣府的，並被判了二十年苦監，怎麼只關了兩年，便出來了？」

張坤點頭道：「是啊，那兩個傢伙不

可能這麼快便出來的，除非是越獄！」

「展鵬，是不是在兩年前，潛入咱們家刦掠，但却被咱們家的人及時發覺，並將之困在一間屋內，再被張隊長帶着隊上的弟兄，重重圍住，最後不得不棄鎗受縛的那兩個匪賊？」曾大善人咳着問。

曾大少忙答道：「爹，正是那兩個賊匪！」

「這眞是寃孽，寃孽……」曾大善人搖頭太息。「當年我曾不是一念之仁，不聽你張隊長的話，將他們亂鎗射殺，今日，又怎會發生這種慘事！」

說時唏噓嘆息不巳。

「想不到那兩個賊匪居然一直懷恨在心。」張坤咬着牙說：「他們報復的手段，未免太兇殘了！」

「張隊長，我一定要捉到那兩個賊匪，無論什麼代價！」曾大善人痛心地道：「否則，怎對得起死去的三家嫂，怎向親家交待！」

張坤握拳道：「曾翁，那兩個傢伙胆敢在我的眼底下殺人，我第一個不放過他們，否則，我還有什麼臉面再幹下去！」

「張隊長，替我放出消息：有誰能夠將那兩個賊匪擒捕歸案的，我賞五百個大洋！」

一頓，又道：「包括你張隊長與隊上的兄弟！」

「曾翁，抓賊捉匪，保平安，乃是我與隊上兄弟的職責，不管有沒有賞銀，我也要將那兩個傢伙緝捕法辦。以免他們繼續作惡。」張坤肅容說。

「爹，你累了，還是先回房歇息一下，三弟婦的後事，有我來辦理。」曾家大少恐怕父親抵受不住打擊而病倒，也不想他看到那屍體而傷痛，勸父親回房休息。

曾大善人確是有點支持不住。「展鵬，你要好好地料理三家嫂的後事啊，一切就交你辦了。」

說着，顫巍巍地站起身來，往後面走去。

張坤也告辭道：「曾兄，兄弟也要回隊上了，有什麼事，只管派人來隊上找兄弟！」

說着，便離開曾家，返回隊部。

而新娘子被慘殺而死的消息，亦傳遍了鎭上。

那兩名賊匪自然也成了鎭上人的咒駡對象。

× × ×

張坤花了兩天的時間，終於打聽到陳軍譚慶這兩個悍匪的行踪下落。

他立刻帶了五個隊員趕去。

消息是從一個在附近一帶山上打柴的人口中聽來的。那打柴的說，在鎭南面約五里外的那座山中，曾看到有兩個漢子鬼鬼祟祟地走入一個山谷內，他覺得那兩人甚爲可疑，所以，便趁將柴挑到鎭上賣時，到隊上對張坤說出來。

那打柴的人雖然無法描述那兩個漢子的樣貌（據那打柴的漢子說，當時相距頗遠，當時他在山頂上，而那兩個漢子是在山脚下，所以，無法看清楚那兩個人的樣貌），但張坤却猜測，那一定是陳軍譚慶，總之，去看一下不會吃虧的。

爲免打草驚蛇，所以他不想帶太多的人手去，他認爲以六對二，經巳足夠有餘了。

張坤與五名隊員趕到那個谷口時，日頭正正在頭頂上空，他們是翻過兩個山頭，才來到這個谷口的，所以，不免喘起氣來。

山上的風本來很强，但落到山脚下，却一點風也沒有。

谷口內靜悄悄的，不聞一點响動，張坤與五名隊員不敢貿然走進去，伏在谷口兩邊，往谷內窺望。

但却看不到有人，谷口內雖然長了草樹，但却很疏，一眼便可以看清楚谷口內的情形。

張坤一揮手，便從一塊石後竄出來，彎着腰，提鎗猛向谷口內竄入去。

當然，他不是從谷口的正中往內竄，而是貼着左邊的谷道，往內竄進去的。

那五名隊員中的其餘三人——阿旺、阿廣與阿來，亦跟着貼着谷口兩邊的山石，衝了進去。

剩下的兩名隊員，則仍守在谷口，以作接應。

這是張坤在接近谷口時，便預先安排了的。

這樣，就算在谷內發生什麼意外，也不至於成了甕中之鼈。

四人一直往谷內搜索，但仍無發現。

而在趕來這裏之前，他巳詳細地詢問過那位打柴「佬」關於這個山谷的形勢，故此，對於山谷內的情形，他可以說得上是「瞭如指掌」的。

那打柴「佬」曾說，這山谷很長，但却很開寬平坦，沒有什麼險阻之處，谷的另一頭是一座很小但却全是風化岩的石山堵着，由於山勢很陡，攀登起來雖然不算難，但却很危險，因爲你不知道，手攀脚踏的山石，會不會忽然鬆脫而令到你墜跌下去。

張坤與阿來三人皆小心翼翼地往谷內搜索，果如那打柴「佬」所說，谷內很開寬平坦，但也很長。

兩邊的谷壁有的很陡，有的却很易攀爬上去，四個人八隻目光，却就是發現不到谷內有人。

眼看着巳走到山谷的那一頭，阿旺忍不住走上兩步，悄悄對張坤說：「隊長，會不會那兩個傢伙早巳溜了？」

張坤沒好氣地低聲叱道：「還未搜到另一頭啊，你嚕囌什麼？」

實則，他的心中也很焦急，恨不得一下子便發現陳軍譚慶兩人，將他們一鎗轟死。

不知不覺間，終於搜索到山谷的那一頭，遠遠地看到，那一頭除了野草雜樹之外，什麼人也看不到。

而他們置身的地方，恰好是全條谷內最開闊平坦的一段，除了有幾塊碎石之外，連草樹也很少。

「媽的！莫非那兩個傢伙眞的溜了。」張坤這時也懷疑起來。「否則，怎會不見人。」

「隊長，那邊有一隻大山鷄！」阿廣忽然失聲大叫。

張坤等人被他這一叫，冷不防之下，都嚇了一跳，阿旺還以爲他說發現了人，

慌不迭地一下子撲趴在地上，手上的鎗亂擺。

聽清楚之後，張坤不由氣怒地叱道：「阿廣，你鬼叫什麼？咱們是來找人，不是來打山鷄！」

阿來也罵道：「差點讓你嚇破了胆，你這傢伙就是會大驚小怪！」

阿廣被他罵得低下頭來，不敢吭聲。

「砰砰」兩下鎗聲也就在這剎那驀然響起，在山谷內迴蕩震撼着。

張坤還未弄清楚鎗聲是從什麼地方響起的，驀地左胸肩上一痛，整個人被震得側轉着，仆跌出去。

同時間，也響起阿旺的一聲慘叫，整個人仆跌在地上。

跟着，「砰砰砰」地一連串的鎗聲響起。

阿廣身子一歪，大叫一聲，摔倒落地，阿來左腿一軟，也仆倒下去，但他却只哼了一聲，便咬着牙，向左邊的谷壁上開鎗射擊。

四個人之中，要算他最夠運了。他只是被子彈擦傷了左腿側的皮肉，而他在跪仆下去的剎那，亦瞥到鎗彈是從左右兩邊的谷壁上射下來的，他一個人不能兼顧兩面，只好向最近的左邊谷壁上開鎗。

跟着，阿廣也向右邊的谷壁上開鎗射擊。

阿廣是左臂中了一鎗，但他却强忍着開鎗還擊。

但阿旺却攤手攤脚地，動也不動，看樣子，是死了。

而那邊的張坤也沒有動靜，阿廣急得疾聲叫道：「隊長，隊長，你怎麼了？」

「嗤」地一聲，一顆鎗彈擦着他的額邊射過，嚇得他慌忙一歪頭，緊緊伏在地上。

阿來接連向左邊的谷壁上開了兩鎗，一滾滾到一塊石後，急忙縮起身子，喘了口氣，但却隨即猛抽了口涼氣。

這時，他已看清楚，左邊谷壁有一塊突出來的大岩石，鎗彈就是從那塊突岩上射下來的。

絕無疑問，有人匿在那塊突岩上，向他們射擊。

兩邊谷壁上又射擊了幾鎗，忽然沉寂下來。

阿廣這時腿上又中了一鎗，痛得他幾乎沒有暈了過去，咬着牙，一個勁向左邊谷壁上一處凹下去的地方開鎗射擊。

「阿廣，快找地方躲起來，你這樣亂開鎗，根本射不中人的啊！」忽然，側伏在地上不動的張坤，有氣無力地向阿廣說話。

阿廣驟見張坤還未死，喜得他忘其所以地猛抬頭叫道：「隊長……」一下鎗聲，陡然從左邊谷壁上那凹入去的地方響起，阿廣的頭猛地向上一揚，語聲戛然而止，接頭一垂，重重地砸在地上。

只見從他頭側的一個血洞內，湧噴出一般血漿來。

張坤雖然死不了，但他傷得很重，差一點沒有昏死過去，看到阿廣被射殺，他不由暗自嘆息了一聲，側側身，用手緊握住左胸肩上的傷口，壓止傷口流出大量的鮮血，以免因流血過多而喪生。

而他在中鎗的剎那，已知道自己這一次中了圈套埋伏，可惜知道得太遲了。

×　　×　　×

「張坤，你也有今日！」從右邊谷壁上那凹下去的地方，響起一把獰厲的叫聲。「兩年前你親自將咱兄弟押解到縣府監牢，想不到咱兄弟這麼快便出來找你算賬了吧！」

左邊谷壁上那塊突岩上也有人大叫：「張坤，曾龜蛋的仇咱兄弟巳報，今日輪到你了！」

張坤却咬着牙，躺在地上詐死，沒有理會兩邊谷壁上那兩個傢伙的大呼小叫，只想找個機會，掩藏起來，那才不會像現在這樣，只要一動，便成爲對方的鎗靶。

因爲他們這時巳完全處於劣勢之中。

如今唯一的希望，就是留守在谷口的兩名隊員，能夠及時趕到來，解救他們脫險。

這是唯一可以逃出生天的希望。

「你這兩個縮頭烏龜王八旦，是否就是陳軍譚慶？」阿來縮在石後大叫。

「當然是咱兄弟了！」左邊谷壁上那人冷笑着叫道。「張坤，可笑你居然懵然踏入咱兄弟佈下的圈套中，哈哈哈，你知道麼？咱兄弟是故意現身讓那個打柴佬瞧到的，你果然上了咱們的當！」

張坤仍然咬着牙，不吭聲。

阿來却破口大罵，道：「該死的賊頭，你們別得意，我就算死，也要將你們射殺！」

「哈哈哈，你這個傢伙自身難保，還口出狂言！」隨着語聲，從兩邊谷壁上，「砰砰砰」地向阿來射了七八鎗，但由於阿來緊縮在石後，而且由於角度的關係，鎗彈只是射在石上或是射在兩邊的地上，一鎗也射不中阿來。

但阿來却驚出了一身冷汗。

但他仍然大叫：「他媽的，有種的伸出頭來，跟我拚個你死我活！」

「哈哈哈……老子才不上你們的當，老子兄弟是穩操勝劵，今日，你們是死定好了，老子若是站出來與你拚個明白，那眞是天字第一號大傻瓜了。」左邊谷壁上的傢伙，正是譚慶，此人不但心狠手辣，也工於心計，誘張坤他們入圈套的，正是他。

阿來正是想激譚慶兩人現身出來，那才有機可乘，像現在這樣，只有挨打的份兒，而且，遲早也是死的，所以不如與他們拚個清楚明白，那樣，就算是死，也不算窩囊。

可惜，譚慶他們却不上他的當！

這一來，令到阿來無計可施了。

因爲他不是一個善於用心機的人，他能夠想出這個激將法，已經用盡了他的智慧。

右面石壁上的是陳軍，他一直注視着躺在地上不動的三具屍體，由於分辨不出那一個是張坤，所以，他不敢亂開鎗，因爲他的鎗膛內，只剩下六顆子彈。

「張坤，你裝什麼死了，老子知你還未死的，哼，想當年你將老子兄弟押到縣府監牢時，何等威風，想不到老子兄弟略施小計，你便上當了，哈哈哈……你令老子兄弟坐了兩年監，老子兄弟今日殺死你

，總算消了心中那口烏氣！」陳軍得意地大笑起來。

張坤一直躺在地上，半聲不响，因爲他要等機會，等守在谷口的兩名隊員趕入來救援，在這之前，他若是妄動的話，那只會加速自己的死亡！

「砰砰砰」一連三個鎗聲乍然响起，嚇得陳軍一下子噎了笑聲，慌不迭縮了縮身子。

鎗聲是從谷口那邊傳來的，但却很近，張坤一聽，便知道是守在谷口的兩名隊員趕到了，他急於把握這個機會，咬牙一躍從地上跳起來，連竄帶滾，撲到谷壁下一塊大石的側面。

這是他早巳相度好了的。

只要躲在那塊假石的側面，那麼，由於角度的關係，左右谷壁上的陳軍與譚慶都射不中他了。

但他在連竄帶滾撲到那塊假石後時，忽然間腿肚上一痛，令到他整個撲跌出去。幸好撲跌入那塊假石側面，但那一撲，却震得他頭眩心跳，幾乎暈了過去。

不用看，他巳知道腿肚上中了一鎗。

而這剎那，鎗聲「砰砰砰」响起來，震得谷內迴响之聲不絕。

那是阿來與趕到來的兩名隊員，與左右谷壁上的譚慶陳軍，展開了一輪鎗戰。

張坤也咬緊牙關，從後探出半邊腦袋，對準右面谷壁上的凹處一口氣掃了一梭子彈。

他是要出出鱉在胸口的那口悶氣。

因爲那一梭子彈根本就不可能射中縮在谷壁凹處的陳軍，只能嚇嚇他。

忽然間，「轟隆」一聲，就在他身前丈外的地上爆炸開來，張坤被震得神智一昏，在他暈過去的一剎那，又是一聲爆炸聲，隨之，他便失去了知覺。

×　　×　　×

待到他重新恢復知覺時，他發覺自己躺在一張床上，眼前恍恍惚惚，神智也不大清醒，他只知道自己仍然活着，但却弄不清楚自己身在那裏。

接着，他又迷迷糊糊地，陷入了昏睡之中。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又醒了過來，這一次好多了，不再恍恍惚惚的，但却感到非常虛弱，眨動一下眼皮，也感到一陣暈眩。

忽然耳邊聽到有人高與地輕聲叫道：「醒過來了，終於醒過來了！」

他却聽不到那是什麼人的聲音，他想側轉頭看一下，却發覺力不從心，同時感到一陣噁心，眼前一花，差一點又昏暈過去。

「隊長……你覺得怎樣？要不要喝口水？」身邊又聽到有人在輕聲叫，似乎離得很遙遠。

他急忙用盡氣力，幾經艱難，才說出話來，但却只有一個字：「水……」

立刻，他便感覺到咀唇一陣濕潤，跟着，一道有如甘泉般的清涼水流，從他的口中流入喉嚨中。

他就像一棵乾旱的禾苗，得到了水份的滋潤，剎那間，生機旺盛起來。

他的視綫隨即清晰起來，頭腦也不再恍恍惚惚的，但仍然非常之虛弱，因爲他很艱難，才能移動頭頸，看到身邊那人，而且，他認出那人就是阿興。

阿興一臉欣喜若狂之色，連聲道：「隊長，你要不要吃點東西？」

張坤有氣無力地道：「阿興，我……未死麼？……」

阿興忙道：「隊長，你說什麼？你不是好好地活着麼，怎會死！」

張坤緩緩地轉動一下眼珠。「怎麼……不見阿來……。他們？」

阿興本是帶笑的臉上，一下子變得悲沉起來，衝口而出，說道：「他們……死了……」

張坤一聽，腦袋「轟」地一响，眼前一黑，又昏死過去。

張坤又一次醒過來時，發覺到身邊圍了不少人，其中竟然有朱鎮長。

只聽一人長吁口氣，說道：「好了，終於醒過來了。」

他轉動眼珠，認出那人是曾大善人。

有人說道：「阿興，他二日未有東西到肚，又流了那樣多的血，身體很弱，快去盛碗粥水，喂他吃。」

他隨着話聲轉動眼珠，認出說話的人是鎮上那家一芝堂的店主兼中醫師與跌打醫師的梁利軒。

他馬上想到，自己這條命一定是這位有妙手回春之稱的名醫救回來的。

他跟着又認出不少人來。

跟着，他便看到阿興端着一碗粥，坐在他面前，一匙一匙地喂他吃。

而圍着他的人，却沒有散開。

吃下那碗粥後，他感到生機勃勃的，人也精神多了。

他還想開口說話，那位梁中醫却道：「張隊長，你還是歇一下吧，有什麼話，待你好了再說。」

張坤却心急地道：「不！我要知道，阿來他們是否全死了？」

由於說話太急，牽動了傷口，一陣劇痛，人也感到了一陣暈眩，忙大口吸了口氣。

鎮長沉重地道：「張坤，你帶去的人，只有長奀命大，只受了一點皮肉傷，是他將你救回來的。」

張坤一聽，眼一翻，胸脯急促起伏，差一點沒有昏過去。

梁利軒急忙伸手搓揉他的胸膛，他的氣息才慢慢地和緩下來。

「那……兩個匪賊……沒有捉到麼？」他不知怎的，問出這句話來。

朱鎮長道：「長奀說，那兩個匪賊扔下兩個手榴彈，乘機溜了，待到他從昏惘中回過神來，只見地上被炸得亂七八糟的，阿來與阿根都被炸死了，那兩個匪賊巳登上谷後那座石山去，他幾乎以爲就只有他一個人未死，……後來他發覺你還未死，便將你揹回來……幸得梁醫師妙手回春，將你救活過來。」

「隊長，你知道麼，你一直昏迷了兩日兩夜！」阿興插口道：「咱們幾乎以爲你……」

下面的話，他陡覺不吉利，立刻噎住了。

「好了，別讓他再說話了，讓他好好歇歇吧。」梁利軒勸阻各人不要再與張坤

說話。

各人只好走開 而張坤也覺得很累，一雙眼皮已不由自主地闔上了。

張坤能夠活過來，不但是各人覺得是一個奇跡，連他自己也感到，自己死不了，會不會是閻羅王對他特別眷顧。

他的傷勢一天天好起來，精神體力亦漸漸恢復。

就在他醒來後的第二天，有一位不速之客，來到了鎮上。

那人是一個年約三十出頭，精悍矯健的漢子，一身皮膚黑裏透紅的，目光異常銳利。

他來到鎮上，在鎮上那間茶居喝了壺茶，吃了一大碗飯，其間聽到隣座的人在談論着張坤在山谷中中了圈套，竟然不死的事情，他聽得很留神，聽完後，他馬上會賬離去，一逕向鎮公所走去。

保安隊隊部就在鎮公所的隔隣。

那漢子一逕來到鎮公所前，却沒有走進鎮公所，而是脚跟一蹔，走向隊部。

他一步走入隊部，迎面遇上一個隊員，忙堆起笑臉道：「兄弟，我想見一下張隊長。」

那名隊員聞言抬頭打量一下那漢子，目光與對方那兩道銳利無比的目光相觸，只覺有如觸在尖刀上一樣，慌不迭將目光移開，吶吶着說道：「你……是誰，有什麼事要見張隊長？」

那漢子兩道銳利的目光閃爍了一下，清楚地道：「我姓蕭 找張隊長是想與他談說一下有關新娘子被殺的那件事。」

那隊員一聽，忍不住詫訝地抬眼望着那漢子，但當接觸到對方灼灼的眼神時，又慌不迭垂下，「你是從縣裏來的麼？」他直覺上以爲眼前這漢子是縣裏派來接辦這件案子的。

那漢子頷首道：「我剛從縣裏趕來，可以見見張隊長麼？」

那隊員忙道：「隊長傷得好重，昨天才醒過來，不知他能不能見你。」

那漢子目光眨動一下。「我聽說了，請你帶我去看看他，這件事很重要的。」

那隊員見對方說得那樣認眞，遲疑了一下，才道：「好吧，你跟我來。」

說着，返身往內走去。

張坤自被救回來後，就一直被安置在他的房中，本來，他已迷迷糊糊地睡着的了，但那陣脚步聲，却將他驚醒了，睜眼一看，恰好看到那名叫王壯的隊員，帶着那名漢子走進來。

他看看那漢子，第一個感覺就是，對方的目光好銳利，恍似兩道冷電一樣，令他有一種觸電的感覺。

那叫亞壯的隊員一眼看到張坤醒着，正用眼望過來 忙上前一步，對張坤說道：「隊長，這位兄弟是從縣裏來的，他說要見你。」

張坤聞言點點頭，却沒有說什麼，雙眼一直打量着那漢子。

那漢子上前一步，朝張坤笑笑，自我介紹道：「張隊長，我叫蕭原。……」

張坤一聽，身子一挺，欲坐起來，但口裏却「唷」了一聲，蹙眉皺鼻地，一臉痛苦之色。

原來，他挺身欲坐起時，牽動了左胸肩上的傷口，痛得他忍不住叫出聲來。

那叫阿壯的隊員一見，慌忙站上前，伸手按着他，關切地道：「隊長，你怎麼了？」

那漢子也上前關顧地道：「張隊長，請躺着別動……」

張坤長長地透出口氣來，睜大的雙眼一直盯着蕭原，始終無法壓抑心中的激動，急促地道：「你就是那位道上人稱海角天涯的追捕名手蕭原！」

蕭原點點頭，却謙道：「張隊長，你太誇獎了，……」

「蕭兄台，我可是久聞大名，今日終於能夠見到你，眞高興。」張坤確是很高興，也很激動，笑望着蕭原。

阿壯雖然沒有聽說過蕭原的大名，但看到張坤那種激動高興的樣子，也猜到蕭原必然是一位有來頭的人物，不由也連連打量着蕭原。

蕭原笑笑道：「張隊長，這個時候打擾你，實在……但這件事情很重要，拖延不得，所以，我……」

張坤興奮地擺擺手，打斷蕭原的說話。「蕭兄台，我明白，你這一次來，是爲了譚慶陳軍這兩個悍匪來的吧？」

蕭原點點頭。「擄殺新娘，並在山谷中設下圈套……眞的是他倆人幹的？」蕭原凝重地問。

「不錯！」張坤重重地說：「我雖然沒有見到他們，但他們在山谷內，親口承認，是他倆幹的，並說，他倆是爲了報復二年前將他們送入縣裏的監牢，才幹出來的。」

「張隊長，我之所以急急趕來找你，正是要查證，擄殺曾家新娘的事，是否兩人幹的。」蕭原沉聲說。「縣裏已貼出賞格，懸賞三百塊大洋，緝捕他歸案！」

「他們不是各被判了二十年苦監的麼？」張坤道：「他們怎會出來的？」

「逃獄出來的！」蕭原道：「兩人殺了一個獄警，詳細的情形，我也不大清楚……總之，他們逃出來了，縣裏一發現他們逃獄，除了四出搜捕兩人外，還懸賞緝拿兩人，想不到兩人這麼兇毒，居然殺人報復，我這次來，就是在追捕兩人時，聽說這裏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故，所以，特別來查證一下。」

「那兩個惡賊簡直不是人，是禽獸！」張坤氣憤地說。「蕭老兄，有你出馬，他們一定法網難逃的。」

蕭原忙搖搖手道：「張隊長，你太看得起我了，我一定會盡全力，將那兩個兇殘的匪賊抓捕伏法！」

「蕭老兄，有你這句話，我身上挨的兩鎗，相信不會白挨！」張坤對蕭原可是充滿了信心。

那不是暗自對蕭原充滿信心的，而是他曾聽聞過很多關於蕭原的神奇傳說，事實上，蕭原自出道以來，從來沒有失過一次手，只要被他盯上了「獵物」，沒有一個能夠逃過他的追捕的，不論是悍匪巨寇，省城的監獄裏，關着不少被他追捕歸案的匪賊，在湘桂雲三省道上，只要提起蕭原的大名，沒有幾個人是不曾聽聞過的。

「海角天涯」蕭原這個名頭在道上响噹噹的，是一面金漆招牌！（未完・上）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 可飛・圖

墨中寶



名貴古玩 琳瑯滿目

施達走進那幢黑沉沉的巨宅，心中就有一種很不自在的感覺，那種古老的巨宅，現在已經很難見到了。這是一幢眞正的園林大屋，從圍牆外望進去，根本看不到裏面有多少房子，只覺得林木森森之中，有紅牆綠瓦掩映而已。就算進了大門，看到的也只是樹木。

這樣的環境，應該是一所古廟才是，但是施達却知道，那是一所住宅，而且還是很著名的住宅，住宅的主人商大慶，是著名的富豪。

商大慶的上代，做過大官，在清朝的時候，做到封疆大吏，家底自然厚，所以在蓋了那樣一所巨大的屋子之後，就子子孫孫，一直傳了下來。

施達以前只聽人說起過這屋，說這屋子有電燈，也是近十年的事，是商大慶的父親死了之後，才由商大慶作主，裝上電燈的。

但即使屋中有了電燈吧，舊建築的陰沉，和現代建築的明快，還是無法相提並論的，施達一面向前走去，一面心中在想，如果自己是這所巨宅的主人，那一定要將舊房子全部拆去，換上新的。

他回過頭去，向他的助手看了一眼，他的助手小吳，肩上扛着一個三脚架，身上又背着不少攝影器材，這些，正是施達的攝影工具，而攝影，就是施達來到這所巨宅的目的。

據委託他來此的人說，外國有幾家博物院，準備替商家祖傳的古物，開一展覽會，在展覽會之前，需要知道商家究竟藏着多少價值連城的古物，決定那些值得展出，哪些不值得，所以，希望將商家的古物，一一攝成照片，研究之後再決定。

而這種工作就落在施達的身上。

施達開出價格十分高，因爲替古物照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需有一流技術，還要有第一流眼光的攝影師，才能担當，譬如說，一隻采瓷花瓶，采瓷特點是白中帶有半透明，好像玉質一樣，如果照片上不能保存這一特點，那和普通的花瓶有什麼分別，而且，各種玊器，從哪一個角度來看，光澤最美，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件事。

由於商家所藏的古物十分多，而施達又非要集中精神工作不可，是以他已講好了，要和助手在商家住上五天，才可以完成這一件工作。

這時，一個僕人在前面帶路，施達和小吳跟在後面，他們走過了一道足有三百碼的石子路，小吳已經走得有點氣喘了，然後才來到了石階前。

走上四五級石階，是一個十分寬闊的走廊，走廊上是飛簷，朱紅色的大柱，發出耀目的光芒，在飛簷之下掛着很多鳥籠，養着的鳥兒種類很多，施達也難以叫得出牠們的名堂來，在欄杆上放着一盆盆的鮮花。

走過了走廊，便是花磚舖成的大廳。

那大廳實在太大了，只有兩個角落，鋪着地氈，所有傢俬，全是古色古香的，迎面的一幅牆，有一塊大約十呎乘八呎的大理石，那一整塊大理石上的花紋，形成一幅天然的淡墨山水，在大廳的另一角，已架起了一個長案，有不少木箱，堆在長案之旁，有一個穿着長衫的人，和外幾個人，正在交談。

那僕人來到了那穿長衫的人身邊，躬身道：「老爺，攝影師來了。」

那被稱作「老爺」的人，自然是商大慶了。

但是當他轉過身來時 施達卻只覺得好笑，因為他的年紀，說什麼也不會超過四十歲，這時，他手中已拿着一隻筆筒。

施達對瓷器也很有些知識，他一看到那隻筆筒，便知道那是舉世知名的龍泉青瓷。

商大慶放下了那隻筆筒，道：「請，請，可以開始工作了，客房已經在準備兩位的膳食，會開在客房的廳堂中，你們先拍瓷器部份怎樣？」

「好的！」施達簡單地回答着。

接下來的幾小時，忙碌地工作着，商大慶的藏品真多，有幾件更是罕見的珍品：一隻康熙五彩的八菓盤，直徑寬三呎左右。

工作了幾小時，僕人請施達和小吳去用膳。施達跟着那僕人走了五分鐘，才知道客房原來是另一個院落，有兩個僕人專伺候他們。

施達和小吳一連工作了三天，工作進行很順利，再過兩天，一定可以結束了，

可是就在第三天的傍晚時份出了意外。

商大慶平時很少露面，在施達工作的時候，則由另外幾個人，小心翼翼地注視着。施達也不知他們是什麼身份，只有將古董搬出來和收進去時，商大慶才露面，親自監押。

那一天，打開一隻木箱之後，僕人從木箱中捧出了三隻和算盤差不多大小的盒子來，商大慶道：「這些全是極名貴的古墨，墨上有着名家繪製的圖畫，一共是三套，要不要個別攝影？」

施達接過盒子，打開蓋來，每一隻盒中，放着十二錠墨，每一錠約有一吋寬，五吋長，上面全用五彩繪着人物山水，精緻之極，而且，有一股幽香，撲鼻而來，那樣的墨，早已失去了原來的實用價值，而變成是藝術品了。

商大慶又道：「那些古墨全是貢品，先祖蒙皇帝賜賞，才得了三套的。」

在一旁的小吳，也順手拿起了一隻墨盒來，小吳做事情，一直有點冒冒失失的，他拿起了盒子，將盒蓋打了開來，不知怎地，手震了一震，跌到了在地上。

施達工作的那一角，並沒有地毯，而且，地上是花磚的 那兩錠古墨一跌下去，小吳就知道自己闖了禍，他整個人都呆住了。

施達和商大慶，一起低頭看去，他們兩個人，也都是一呆。

剎那之間，商大慶的臉色，變得難看到了極點！

兩錠跌在地上的古墨，有一錠完整無恙，但是有一錠，卻已齊中斷用，斷成了兩截！

小吳闖了禍，傻不楞登地站着，不知如何才好，施達雖然也知道事情很糟糕，這一點，可以從商大慶發黑的臉色上看出來。但是，施達總想，商大慶有那麼多的古董，跌斷了一錠古墨，應該不算什麼，自己代小吳道一下歉，事情也一定就過去了。

是以他忙笑着道：「商先生。」

卻不料他想表示歉意的話，根本沒有說出口，商大慶已陡地抬起頭來，厲喝道：「笑什麼？有什麼好笑的？你知道這種古墨的價值是多少？」

施達呆了一呆，他自然料不到商大慶會忽然之間翻臉的，而且，還提到古墨的價值，既然事情已那樣，那就決計不是道歉便能解決的了。

施達本來也不是好脾氣的人，但是在想想那樣的情形下，卻是他的助手先毀壞了人家的東西，是以他也只好忍氣吞聲一些。

他說：「商先生，價值多少？」

施達那樣問，自然是準備賠償的了。

商大慶聽了，自鼻子眼中，發出了「呼」地一聲，說道：「價值多少，哼，這混小子，這一輩子，再也賠不起，我看死他！」

小吳的臉倏地漲紅了，對於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那是一個莫大的恥辱，施達真怕小吳衝動起來，將整盒古墨向商大慶的臉上拋去。

所以，他連忙向小吳先做了一個手勢，令他不可妄動，然後他道：「商先生，那倒很難說，他現在才二十二歲，誰知道他以後會怎樣？現在，他自然賠不起，可是我願意代他賠。」

商大慶冷笑一聲，道：「好，你可以到無雙古玩店去問問價錢，去買一錠回來，那裏是世界上唯一有得出售的地方，而且他們也只有兩錠，也未必配得上找原來的那一套，不過我也算了。」商大慶說着，轉過身去，揮着手大聲道：「收起來、收起來，將所有的東西收起來，通知焦經理，叫他立即來見我！」

焦經理就是委托施達來這裏工作的人，施達自然也知道，有了這件意外，他的工作也不能繼續下去，他俯身，將兩錠古墨拾了起來，將一錠完整的放在盒中，拿着那錠斷成了兩截的古墨，道：「商先生，這墨已斷，也沒有什麼價值了，我拿它去無雙古玩店，好讓他們知道我要配什麼樣的古墨。」

商大慶只是哼了一聲，並沒有回答。

於是，商大慶的僕人忙着收拾古董，施達拍了拍小吳的肩頭，道：「我們也該收拾收拾了！」

小吳張口要說什麼，但是卻未曾說出來，他只是一聲不响地工作着。

二十分鐘之後，焦經理來了，商大慶對他大肆咆哮了一輪，施達也裝着聽不見，他收拾好了東西，才道：「商先生，我明天將古墨送來。」

商大慶冷冷地道：「哼！你要記得才好。」

商大慶那種盛勢凌人的樣子，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施達也不再說什麼，就離開

了商宅，他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到無雙古玩店，去問那種古墨的價值，可是當他聽到回答之後，他呆住了。

無雙古玩店的店員回答道：「不錯，我們有兩錠那樣的古墨，那是珍貴的貢品。先生，每一錠的定價，是三千英鎊，可以有九折。」

三千英鎊，九折，那是兩千七百英鎊，施達不禁苦惱了起來，他拍胸膛，答應替小吳賠償那錠古墨，當時，商大慶就譏笑過他，如果這時，他忽然說不賠了，那不但對小吳打擊大，就算他自己也決不想再去忍受商大慶的侮辱。

是以他硬着頭皮問道：「還可以再便宜些嗎？」

「不能了，」對方回答道：「這已是非常相宜的了，先生，因為是古墨，所以價錢才不貴，收集古墨的人比較少，如果是同樣稀少的瓷器，只怕十倍價錢也不止呢！」

施達無可奈何地道：「好，你替我留着，我明天上午來買。」

施達那一晚，自然睡得不十分好，他平時的收入雖然不錯，可是他卻十分喜歡用錢，銀行存款並不多，兩千七百鎊，幾乎已是他的全部存款了。

第二天上午，他並沒有告訴小吳，就從銀行中提出了款項來，來到了無雙古玩店，自然，他也帶了那錠齊中跌斷開來的古墨。

古玩店的店員很客氣地招待着施達，向他介紹那種古墨的來歷，他告訴施達，這種墨，總共只有四盒，一共是四十八錠，是一個徽州的富戶想做官，製來送給內府，轉貢給皇帝的，所以極其名貴，後來，皇帝賞賜出來，三盒落在商家，還有一盒失散，其中十錠不知去向，兩錠就在他們店中。

總之，在聽了店員的解釋之後，施達只覺得兩千七百鎊的價錢，是便宜得不能再便宜了。

可是，當施達取出了那錠斷墨來，請古玩店多少出一些價錢，將那斷墨收回去時，店員的話，忽然變了樣，眞有點白送給他，也有些嫌沒有地方放的神態，施達只講了幾句，便沒有再講下去，他將斷墨放在袋中！吩咐古玩店方面直接將墨送到商府去。

當他離開古玩店的時候，他不禁長嘆了一聲，無緣無故損失了那麼多錢，自然十分不值，但是想起商大慶那時的氣燄，施達卻又覺得非如此不可。

他回到了事務所，小吳戰戰兢兢地走過來，道：「施先生，那錠墨值多少錢，請在我的薪水中扣回去。」

施達望了小吳半晌，才道：「小吳，那墨我已買去，送給商大慶了，它的價值十分驚人，是兩千七百英鎊，不過你不必吃驚，我不要你還！」

小吳的臉變得十分蒼白，他結結巴巴地道：「那……怎麼可以？」

施達拍着小吳的肩頭，道：「別將它放在心上，小吳，你年紀還輕，將來你總有機會還給我的，現在如果你放在心上，可能躭誤了你一生！」

小吳的神情十分激動，在施達的面前，呆立了好一會，才慢慢地轉了開去，施達也強迫自己，別再去想那件事情，只是在離開事務所之前，他又打了個電話到古玩店去問一聲，知道古墨已經送那到了商府，他只當這件事，已經告一段落了。

當然，他回到家中，當他脫下衣服，順手一拋之際，兩段斷墨，自他的衣袋之中，跌了出來，施達嘆了一聲，將那兩截斷墨拾了起來，他的心中，對那兩截墨，突然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懷疑，他恨的或許是商大慶，但這時，他卻將恨意發洩在墨上。

他順手拿起一隻玻璃球的鎮紙來，向墨上砸了下去，那被他砸中的一截墨，碎裂開來。

當那截墨破裂了開來時，施達整個呆住了，但室內的燈光並不太強，然而，即使室內的燈光不強，那一塊紅寶石也已發了奪目的光芒來。

是的，那是一塊紅寶石。

那塊紅寶石約有半吋見方，有兩分厚，被包在古墨中，施達對珠寶也有相當的常識，他一看到那種光澤，就肯定那是極上乘的貨物，而當他拾起來，對着燈光照放映之際，他更可以肯定這一點！

剎那之間，施達的心頭怦怦跳着，他實在不知道自己交了什麼好運！

過了好久，他才又舉起那玻璃球，向另一截斷墨砸去，但是，那一截斷墨之中卻沒有什麼，施達小心地拂拭着那一方紅寶石，足足在一小時之後，他的心境才平靜了下來，可以好好地想一想。

一塊紅寶石！施達估計那塊紅寶石的價值，可能達到十萬英鎊，也就是說他發財了！十萬英鎊決不是一個小數目，單是銀行利息，也可以夠他安安樂樂地過日子，而不必再操勞！

施達將那塊紅寶石緊緊捏在手中，甚至令得手心出汗，他漸漸也想到了那塊紅寶石的來龍去脈。根據古玩店的店員說，那古墨是徽州的一個富豪，製造來進貢宮廷的，那麼，這紅寶石顯然是有意放進墨中去的。在製墨的過程中，要在墨中間加一點東西進去，實在是再也簡單不過了，那個富翁也顯然是想通過這樣的賄賂，而使他能夠得到一官半職。

自然，在將古墨送進宮去的過程之中，不知出了什麼毛病，以致墨中的秘密，未曾被人發現。

施達也可以想像得到，那富翁根本未曾明言，而只希望皇帝使用那些墨。那麼，當墨磨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一定可以發現墨中寶物的。

卻料不到，皇帝根本沒有用這些墨，而這些墨，又被皇帝當作賞賜品，離開了皇宮。是皇帝賞賜的東西，臣子自然更不合用，是以秘密一直不為人知。

那知時至如今，這些墨，全成了十分有價值的古董，任何人有了那樣的墨，保存唯恐不及，誰會去用它？誰會將它砸碎呢！

因之，古墨之中有寶物，這個秘密，到如今為止，知道的可能只是一個人，這一個人就是他，施達！

施達捏着那塊紅寶石，想了很久，本來，他已經相當疲倦了，但這時，他卻精

神抖擻，他立即和他的一個在珠寶公司工作的朋友通了一個電話，告訴那個朋友，他有一塊質地十分好的紅寶石出賣。

那個朋友立即約了施達，在珠寶公司見面，因爲在珠寶公司中有檢驗紅寶石的儀器，那樣可以確定那塊紅寶石的價值。

施達小心翼翼地將那塊紅寶石放在貼身的衣袋之中，當他想到他剛才將那截斷墨，隨意放在衣袋中，隨時可以跌落的情形，他又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他匆匆離去，十五分鐘之後，就到了珠寶公司，當他將那塊紅寶石拿出來，放在他的朋友的手中時，那位朋友陡地吸了一口氣！

那位朋友抬起頭來，用充滿了疑惑的眼光，望定了施達。施達忙道：「你放心，這塊紅寶石的來源，絕對正當，決非犯法的。」

那位朋友的面上，仍然帶着多少疑惑的神色，甚至他講話也壓低了聲音。他道：「施達，這是品質上等的紅寶石，你可知道它的價值？」

「我想大約在十萬鎊左右。」施達回答。

那位朋友的額上，竟然沁出汗來，他是一個相當有地位的珠寶商，經過他手的珍寶，一年之中，不知多少。這時他的神情尚且如此緊張，可知這塊紅寶石，的確是非凡的貢品。

他開始用好幾種儀器，檢查那塊紅寶石，足足過了半小時之久。幸而他檢驗完畢了，否則，施達也很可能因爲緊張而窒息了過去。

他終於停下了手，又道：「這塊紅寶石，你是要我投入國際市場呢，還是要賣給我？」

「兩者有何不同？」施達問。

「現在國際珠寶市場上有買主，它可能值二十萬鎊。那麼，你就可以分到十六萬鎊，而不知要等多久。如果你立即要錢，我開支票給你，價格是十萬鎊。」

施達幾乎毫不考慮，便說道：「十萬鎊。」

那位珠寶商吸了一口氣，道：「施達，如果他的來源有問題——」

施達有點發怒道：「豈有此理，你以爲我是偷來的，還是搶來的？」

「不！不！不是這意思！」珠寶商的手有點發抖，他拉開了抽屜，簽了支票。

而當施達接過了十萬鎊面額的支票之際，他的手，也不由自主在發着抖，他幾乎忍不住衝動得要大叫起來：「我已經是一個富翁了！」

而這時，他心中實在太紊亂了，他從來也未曾有過那麼多的錢，他這時所想的只是一件事，他將要如何去用那麼多錢！

他甚至忘了和那位朋友道別，他也不知道是如何離開珠寶公司的，像他那樣的精神狀態，開車子居然未曾撞車，也算他的運氣好！

他回到了家中，坐到在沙發上，將那張支票平放在膝頭上。

他望着那張支票，頗有騰雲駕霧的感覺。他想，首先，自然先去買一艘大型遊艇，遊艇中要有八間房間，和一切最完善的設備。然後，自然還要買一幢花園洋房，要有最好的裝備。再然後，先環遊世界，享受最豪華的一切……施達越想越遠，但到了最後，他却長嘆了一聲，變得愁眉苦臉起來！

施達興奮得沒有法子睡得着，因爲他有了十萬英鎊的意外收入，他在想着怎樣去花完它。自然，一幢美麗的房子，是首先的要務，房子要有一個大花園，花園中要有一個不規則形狀的大游泳池。游泳池的四周圍，唔，最好種上五六十棵雪松，那種整齊美觀的樹，一直是施達最喜歡的。施達想到這裏，跳了起來，他記得他在日本，有一個朋友，是專門出售各種樹木的。

施達立時接通了長途電話，可是，當他在十分鐘之後，放下電話來的時候，他不禁嘆了一口氣。

那種雪松，連運費在內，價格貴得驚人，他那十萬英鎊，如果買了十株雪松之後，所餘便無幾了。而只有樹，是不成其爲房子的，所算餘下來的錢，還可以造一個游泳池，那麼，這算是什麼呢？

施達本來的收入不錯，日子也過得很舒適，從來也不會爲錢發過愁，但這時，他對着那張十萬英鎊的支票，却愁眉苦臉起來。

因爲他發現，那一筆橫財，數目實在太少了，根本不夠用，連造一幢房子也不夠！

當接過那支票的時候，當發現那塊紅寶石的時候，施達心中的高興，是難以形容的，他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但是現在，快樂却已遠離他而去了，他變得一點也不開心。十萬英鎊，那實在太少了，少得他連想好好地利用一下都不能夠，而如果他有一百萬英鎊，那就不同了，他就可以隨自己的心意來花用了。

然而，他獲得十萬鎊的意外之財，只怕是他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機會。那裏再去找另外的九十萬鎊呢？於是，他長嘆一聲，將那張十萬鎊的支票放在桌上，進入臥室，和衣向床上倒了下去。

但是，他才一倒下去，就直跳起來。

他想到了，他至少可以再獲得十萬英鎊，那隻古董，在無雙古玩店中，還有一隻。

那錠古墨，同樣是幾百年前徽州富商的貢品，其中自然也有着寶物，說不定是一塊完美無瑕，價值更高的翡翠，說不定又是一塊紅寶石。

施達興高彩烈撥着電話號碼，當他在撥電話號碼的時候，他的手指甚至在微微發着抖，因爲那是一個未爲人知的秘密，就算他知道一個秘密的金礦，只怕也不如他現在知道的這個秘密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

幻覺曚曨　凌空飛起

他撥通了電話，聽得對方的電話鈴聲，不斷地響着，但是却沒有人來接聽。

他放下電話，然後再撥，可是一樣沒有人來接聽，當他試了三次，才想起現在一定已很夜了，他看了看鐘，原來已經是凌晨兩時了，在那樣的時候，古玩店中，自然不會有人接聽電話的了。

施達焦急地踱着，他準備等到天亮，那幾小時實在太難過了，施達知道自己在家中，是難以等得到天亮的，他來回踱了幾遭之後，便關上門，來到了街上，他要找一個可以供他消磨一個晚上的地方，是以，他自然而然，來到了一條滿是酒吧的街口。

這條街是沒有晚上的，每一間裝璜富麗的酒吧門口，都有年輕美麗的酒吧女郎，在向施達發出誘惑的微笑。她們身上的衣服是那麼的少，而她們的臉龐和胴體又是那麼的誘人。

施達根本沒有機會走到一半，就被一個有着水靈靈的大眼睛的酒吧女郎引得走了過去，那酒吧女郎的笑容更甜，於是施達推開了那家酒吧的門。

施達跳着舞，喝着酒，那美麗的酒吧女郎，像依人小鳥一樣，一直靠在他的身邊。

這的確是消磨時間的最好法子，可是，當施達已有了六七分醉意之際，他看了看鐘却還只不過四點鐘！那間古玩店，至少要八點鐘，或許更遲些才開始營業，也就是說，但還要消磨四五個小時，時間實在過得太慢了，施達一想到這一點，不由自主，靠着酒吧的一根柱子，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在他懷中的酒吧女郎，抬起頭來，問道：「怎麼，有煩惱麼？」

「嗯！是的！」施達又嘆了一聲。「我在等候天亮，可是，時間過得實在太慢了！」

那酒吧女郎笑了起來，在朦朧的燈光下看來，她的笑容更媚人，她伸手在她低胸上衣的衣領中，取出了一個小小的鉛質盒子來，通常是用來放置止痛藥片的，然後那女郎的笑容更神秘了，她說道：「要不要試它一試，它可以使你忘却一切煩惱的。」

她的手指輕輕揮動，那盒子中，有一粒白色的藥丸。施達立即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如果不是他有了六七分酒意，如果不是他覺得時間過得如此慢，他一定會斷然拒絕的，但這時，他却伸手將那粒藥丸拈了起來，端詳着。

「小心，」酒吧女郎警告着：「別跌掉了，它值十元美金，也別讓警員看到，不然，你就難以享受到它的好處了，你要不要？」

施達沒有回答，但是他的行動，却代替了回答，他將那粒藥丸往口中拋，那酒吧女郎立時喝了一大口酒，然後給了他一個熱吻。酒吧女郎將口中甜甜的糖水，度向施達的口中，施達的醉意，又增加了兩三成，他不再考慮，就吞下了那藥丸。

他仍然靠着柱，酒吧女郎貼得他更緊，他開始覺得飄飄然，而就在那時，他發現他袋中的銀包，已到了那酒吧女郎的手上，而且，她塗着殷紅指甲的手指，正將他銀包中所有的鈔票抽出來。

施達呆了一呆，他叫道：「喂，那是我的錢！」

他一面叫，身子便向前撲去，當他的身子向前撲去之際，忽然間，他覺得自己飛了起來。

在那一刹間，鈔票和銀包，全變得不重要了，他會飛翔了，他可以像鳥兒一樣地飛！

於是，他擺動着「翅膀」，向上「飛」着，他看到了許多奇幻莫測，美麗絢爛之極的顏色，那種顏色，人間是沒有的。人間如有那種顏色，施達早就應該看到了，不會等到現在才見到，所以，施達相信，他一定已飛到了天上，他繼續飛着，接着，他又看到了一張極美的臉，他向那美人兒飛去。

但是，有一股力量，將他彈了開來，但是那不要緊，他還是可以飛，他的身子是那麼地輕盈。他可以隨心所欲地飛到任何一個地方，當他感到一個人飛着，實在是太寂寞時，王小鳳忽然出現在他的身邊。在他的身下，又有了一張天方夜譚的飛氈。於是，他和王小鳳躺在飛氈上。他看到蔚藍的天，亮晶晶的星星，耳際似乎還聽到美妙之極的音樂，他閉上了眼睛，那一切，實在太美了！

接下來，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也就說不上來了。他覺得好像起了暴風雨似的，飛氈在劇烈地震蕩，但那是不要緊的，他會飛，所以放心睡覺。

而當他一覺睡醒之際，他不禁先皺着眉，那飛氈太硬了，躺在上面，一點也不舒服，還不如躺在雲上面去的好，雲可是軟的呢！

他睜開眼，坐起身來。

但是，他一睜開眼，他沒有看到蔚藍的天，也沒有看到一朵朵的白雲，他看到的是一條條的鐵柵，和一張充滿了不屑的警員的臉！他在拘留所之中！

當施達打電話，叫來了小吳，替他交了保證金，而他離開拘留所之後，已是當天下午了。他頭痛欲裂，他不斷地咒罵着那酒吧女郎和那藥丸，他的脚步踉蹌，可是他却堅決不要小吳幫忙，獨自跳上了一輛的士，直駛向無雙古玩店。

古玩店的職員還認識他，雖然這時施達的面色青白得像一個鬼。

施達用沙啞的聲音道：「我在你們這裏買過一錠墨，一錠古墨。」

「哦！是的，我們已替你送到商府去了！」

「別理會那一錠，你們不是還有一錠麼？我要，照原來的價錢，賣給我！」施達幾乎是在嚷叫着，令得其餘幾個買客，都轉過頭來望他。

那職員却立時現出抱歉的笑容來，道：「眞對不起，那錠墨，今天中午，已經賣給一個日本遊客了！」

施達在剎那間，便是被一桶冰水，兜頭淋了下來一樣，但是那倒也好，令得他的神智，完全恢復清醒了，施達瞪大了眼，道：「什麼？」

「賣給一個日本遊客了。」那職員重覆着。

施達的眼瞪得再大也沒有用了。如果他不是在拘捕所中躭擱了那麼久，如果他不是服下了那藥丸，如果他不是進了那酒吧……

但現在，不論如果什麼，都全沒有用了！

他有點搖搖晃晃的走出古玩店，烈日

和穿梭不絕往來的車和行人，令得他幾乎昏了過去。

他勉强走出幾步，扶着一隻廢紙箱，定了定神，一輛十分華貴的大汽車，在穿着制服的司機駕駛之下，在他的眼前，疾駛而過，坐在汽車後面的一個人，好像就是大富翁商大慶。

商大慶，施達突然大叫了一聲，他爲什麼只想到了雙無古玩店，而未曾想到商大慶？在無雙古玩店中，只有一錠那樣的古墨，而商大慶那裏，有三十六錠，每一錠古墨之內，都有價值十萬鎊的寶藏！

施達想到了這一點，幾乎昏倒在大街上！

商大慶是不知道古墨中的秘密，而商大慶有三十六錠那樣的古墨！

施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有十萬鎊，商大慶自然不會在乎十萬鎊，但越是有錢的人，就越是貪錢，如果他用那十萬鎊，去向商大慶購買那三十六錠古墨……

施達想到了這裏，只覺得一股熱氣，向腦門上衝，難以再想得下去，他連忙招手，截停了一輛街車，說了商大慶的地址，他實在嫌那司機將車子開得太慢，他恨不得立時飛到商大慶的身前。

但是車子開得慢，也有開得很慢的好處，至少，在還未曾駛到商大慶的巨宅之前，施達的腦子已不再那麼發熱，他漸漸冷靜了下來。

他想起了商大慶那種傲慢的態度，想起了那商大慶那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冷言冷語，而如今，施達是要去求他，他將要忍受什麼樣的難堪？

施達突然叫道：「停車！」

那街車司機聽他大叫突然停了車，急忙轉過頭來，用一種十分詫異的眼光望定了他，施達連忙說道：「回去，我先要回家去！」

那司機總算是有耐性的了，他問道：「先生，你的家在那裏？」

施達自己也覺得好笑，他連忙說出了地址，十五分鐘之後，他已衝進家中，他拿了那張支票和一隻手提箱，又立時衝了出來。然後，他到了銀行，一紮一紮的鈔票，從亮錚錚的銅檻柵中推出來。

施達將鈔票放進手提箱的時候，手兒甚至有點在發抖。他決不是不捨得那些鈔票給商大慶，而是怕商大慶不肯接受！

他那時候的心情，就像是一個賭徒在輪盤賭枱之前，明知這下一個轉出什麼號碼，但是却怕賭枱的主持人不准他下注一樣。他之所以剛才在直赴商大慶的住宅半途之中，轉回家中去，就是怕商大慶或者會難一難他，要他立時拿出錢來，而他如果不將錢帶在身上的話，那就只好忍受商大慶的嘲笑，而沒有別的辦法了！

他這時的心情，也十分緊張，但是他却也想好了一套激商大慶答應他要求的話。離開了銀行之後，他才直赴商大慶的住宅。

在大門外站了半分鐘，司閽才來開門。門一開，那司閽翻着白眼，打量着施達，道：「你找誰？」

施達道：「商先生在家麼？」

司閽的態度，頗得他主人的眞傳，他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神氣，道：「你想見老爺？你有沒有和老爺約定，你知道老爺一定見你麼？」

施達的怒氣向上升，他眞想一巴掌摑了過去，但是一轉念之間，他反倒笑了起來，他道：「沒有約定，但是我想他會見我的，因爲我和他有一件大買賣要談，你先看看這個，再去通報！」

施達抬起右手來，將手提箱放在腿上，打了開來。

滿滿的一箱鈔票，令得那司閽的眼睛睜得老大。

施達立時闔上了箱蓋，問道：「怎麼樣？」

司閽忙道：「我去告訴管家，請等一等。」

施達跟着他走進了大門，司閽在鐵門旁的一間房間中，拿起了內綫電話，施達道：「我姓施的，你告訴管家，我是曾經替古物拍過照的那位攝影師！」

這一次，施達又等了五分鐘，那司閽才出來道：「請進去，管家說，老爺在大廳中。」

施達大踏步向內進去，當他走進大廳之際，商大慶正大模大樣地坐着，兩個西裝畢挺的中年人，站在他的身前，像是正向他報告着什麼。

施達走進來，商大慶連望也不向他望一下，管家請施達在另一組沙發上坐下，一個僕人捧來了一杯茶，施達就變成一個人坐在那裏。

他耐着性子等着，他是在進行一場必贏的賭博，一賠三十六，他怎可不付出一些耐心？

可是，時間慢慢地過去了，施達的耐心，也在漸漸消失，他足足等了一小時，那兩個人才離去，而商大慶則伸了一個懶腰。

施達以爲一定可以輪到自己同商大慶談話了，却不料管家一拍手掌，一個僕人推着一輛餐車，走了出來，餐車上放置着一個大瓷盅，推到了商大慶的面前，施達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想來不是參湯，就是燕窩。

施達此際，所受到的待遇，可以說是不禮貌之極了，但是他還是勉力按捺着心頭的怒意。

商大慶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習慣如此，他足足享受了半小時，好幾次，施達想要站起來，大喝一聲，但結果還是忍了下來。

好不容易等到了商大慶抹了抹嘴，管家才走了過來，道：「施先生，老爺請你過去。」

施達提着手提箱，走到了商大慶的面前。商大慶的面前，並沒有椅子。施達只好站着。

商大慶連頭也不抬，只是弄着他的烟斗，然後，才愛理不理地道：「你又有什麼事來求我。」

施達要竭力克制着，才能不衝向前去，將他從沙發上揪起來。他在那剎間，感到自己實在可憐，但是爲了那三十六錠古墨……

施達並不是超人，他是一個凡人，凡人需要鈔票，而且越多越好，他道：「我想和你談談買賣。」

「你？和我？談買賣？」商大慶將一句簡單的話，分成了三段來說。接着，便轟笑了起來。

施達的忍耐力再好，這時，他也不緊張紅了臉，難以說得出話來。商大慶笑了好久，才道：「好了，是什麼買賣？不妨說來聽聽。」

「那三十六錠古墨，我要買。」施達說。

「噢！」商大慶揚了揚眉。「你買得起？」

「請你開一個價錢出來。」施達沉聲說。

商大慶又轟笑了起來，道：「你這人倒有趣，要我出一個價錢，哈哈，好的，我就出一個價錢！」

他講到這裏，頓了一頓。施達的心頭，不由自主，緊張了起來，因爲他不知道商大慶會開出什麼荒唐的價錢來。如果他開出來的價錢，超過十萬鎊許多，那麼，他這兩小時的受辱，就變得一點結果也沒有了！

商大慶吸了一口烟，又笑了起來，他突然伸手拍着施達手中的手提箱，道：「如果你這箱子裏裝的全是鈔票，沒有別的，那麼，不論你裏面有多少錢，我就將那三十六錠古墨賣給你！」

他講完之後，又哈哈大笑起來，他以爲那一定是沒有可能的事！

施達聽到這裏，心中立時定了下來，猶如「沙蟹」派出了最後一張牌，他已得了一副同花順一樣。

他先不出聲，等商大慶笑了足足有半分鐘之久，然後，他突然打開手提箱，讓箱中的鈔票，一紮一紮，全跌在上，再將空手提箱，向地上一拋，說道：「商先生，你是在商場上有地位的人，我們一言爲定了！」

商大慶的笑聲，突然停止，他望着地上的鈔票，又望了望施達，然後才道：「好小子，這裏總共是多少？」

施達道：「你說過不論多少的，但我不妨告訴你，是十萬鎊。」

商大慶又望了望施達，才緩緩地轉過頭去。他剛一轉過頭去，那管家便彎腰趨前而來，商大慶說道：「去將那三盒古墨拿來。」

管家立時走了開去，施達的心怦怦跳着，他快要成功了，他可有三十六塊，每一塊價值十萬鎊的寶石，他要成爲大富翁了！

他並沒有等了多久，管家便捧着三盒古墨，走了出來。商大慶也不接過來，就道：「交給施先生。」

施達接了過來，打開來看了一看，道：「再見！」

他立時轉身就走，當他走出商宅，上了車之後，他還幾乎不相信自己的幸運，他奔進自己家中，踏進門口時，才發現在他的跨脚中，有一紮鈔票在。

施達順手將那紮鈔票，丟到沙發下面，他還在乎那一些鈔票麼？他將有可以將他整個的人都埋在裏面那麼多的鈔票。他立即將三十六錠古墨，全部倒在桌上，他找出了一柄鎚子來，向着一錠古墨，敲了下去。

他將那錠古墨，小心地把它敲成了碎粒。

他呆了半晌，因爲他並沒有發現什麼？他又去敲第二錠墨，第三錠墨，第四錠墨……

當他敲到了第十八錠墨，桌上却只有碎墨粒的時候，但他的額上，開始冒出汗來。

他自己安慰自己，還有十八錠，不要緊，還有十八錠，他再敲碎了一錠，然後又是一錠，又再是一錠，當只有兩錠墨的時候，他幾乎要哭出來了。他終於敲完了那三十六錠墨，但是他所得到的，却只是一桌子的碎墨粒。他忽然大哭了起來。因爲他想到，用那些墨粒加上了水，一定可以畫出一幅好的畫來，但那幅畫會值多少錢？

施達哭了很久，才想起那一紮鈔票來，他連忙拉開沙發，將那紮鈔票拾了起來，他認眞地數着，一直數了兩遍，那紮鈔票剛剛的是三千鎊。

兩天後，他因醉酒鬧事，服食迷幻藥，毆打警員等罪名被起訴。法官聆聽了主控的呈詞後宣判，罰欵三百鎊。

施達的心中，立時想起了一條算術：三千減三百。等於二千七。他沒有得到什麼，也沒有損失什麼！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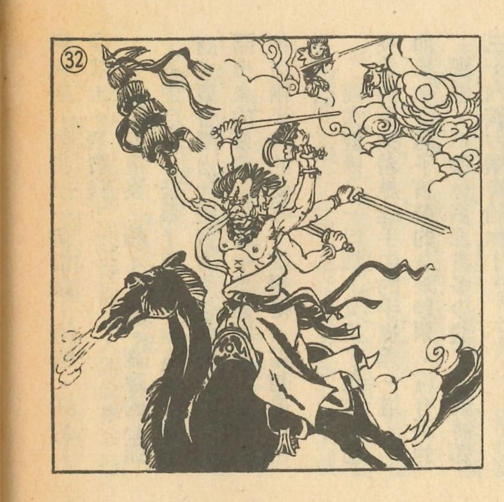
關趙于・編繪

蘇護（二）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冀州侯蘇護恨紂王無道，早有擇選明主，扶助武王，共伐昏君的心願。蘇護爲了早日投奔西岐，借紂王命他征伐西周的機會，想歸順武王，但副將鄭倫不從，又有殷洪下山阻擋，不能如願以償，這時赤精子下山掃除障碍，使蘇護得以歸周。



31 楊戩提刀，哪吒豎起風火輪，黃天化催開玉麒麟，土行孫揮動鑌鐵棍，四將一齊上去，將呂岳團團圍在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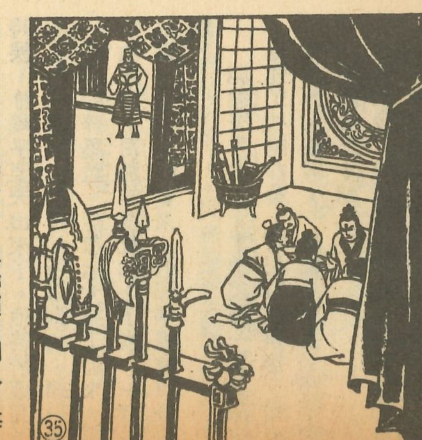


32 呂岳見四將圍了上來，遂將身子搖動三百六十骨節，霎時出現三頭六臂，青面獠牙，形象極其凶惡。

33 楊戩見狀，忙跳出圈外，將手一揚，打出一粒金丸正中呂岳肩臂。黃天化撥馬回手甩出一隻火龍鏢，正中呂岳腿上。呂岳晃了幾下，險些落騎。



34 子牙乘機使出手中的打神鞭，只聽雷鳴般一聲巨响，正打中呂岳背脊。呂岳墮下金眼駝，借土遁逃回轅門去了，四門人見師父敗逃，忙帶領士兵逃回大營。



35 蘇護父子在轅門見呂岳受了重傷，心中大悅：這匹夫該當如此。呂岳被打得疼痛難忍，和四門人想出了一條毒計，欲報姜尚一鞭之仇。

36 當晚一更時分，呂岳帶領四門人，每人背上一葫蘆瘟丹，借土遁潛入西岐城內。五人手抓瘟丹，洒進城內東、西、南、北、中的井泉河道中。

37 第二天一早，武王、丞相、文武官員，和西岐城內百姓，飲了河水，盡遭傳染。兩天之內，城中烟火全無，街上沒人行走，到處是哀喊之聲，淒涼悲慘。只有哪吒和楊戩未遭此難。

38 這天，哪吒和楊戩正在城樓上憂煩，忽聽空中有鶴唳之聲，抬頭一看，原來是黃龍眞人跨鶴而來。二人大喜，忙跪下參拜。

39 隨後，楊戩的師父玉鼎眞人駕縱地金光法也來到城內。楊戩和哪吒忙下城參拜。原來兩位眞人聽到西岐城內遭此大難，急速趕來，拯救受災軍民。





40 黃龍眞人道：「要拯救全城的生靈，須到火雲洞三聖大師那裏去求取丹藥，方能救之。」楊戩道：「弟子願往。」說罷，借土遁直往火雲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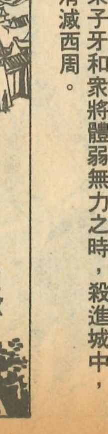
41 不多時，楊戩來到火雲洞，見過三位聖人，訴說了西岐城中，無辜生靈遭呂岳瘟術罹難的情況。神農聖人當即取出三粒丹藥和一束紫胡草交與楊戩。楊戩叩首在地，拜謝出洞。

42 楊戩回到西岐，將三粒丹藥和紫胡草交與師父。玉鼎眞人把一粒救武王和宮眷，一粒救子牙和衆將軍士，一粒用水化開，洒在全城。頓時全城軍民從昏迷中甦醒過來。



43 呂岳在營中等了四五天，料想全城生靈都已死掉，西岐可垂手而得，心中大喜。蘇護聞聽大驚，暗出營觀看，見城上旌旗依舊，來往行人不斷，心想呂岳純是愚惑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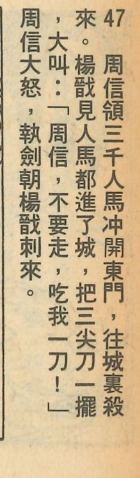


44 呂岳也出營觀看，果然見西岐行人往來，知道定有人解救。他思量片刻，決定乘子牙和衆將體弱無力之時，殺進城中，消滅西周。

45 呂岳令鄭倫向蘇護要了人馬。蘇護情知呂岳不能破子牙，遂將一萬二千人馬調出。呂岳立即率領鄭倫和四門人，兵分四路，直朝西岐城東、西、南、北殺來。



46 哪吒在城上見呂岳領人馬前來，忙對黃龍眞人道：「呂岳殺來如何是好？」眞人道：「不妨，我四人去迎敵。」說罷，命楊戩去東門，哪吒去西門，玉鼎眞人去南門，自己去了北門。





47 周信領三千人馬冲開東門，往城裏殺來。楊戩見人馬都進了城，把三尖刀一擺大叫：「周信，不要走，吃我一刀！」周信大怒，執劍朝楊戩刺來。

48 二人大戰未及數合，楊戩抽身將哮天犬放在空中，那犬在周信脖子上一口咬住不放。周信將要掙扎，楊戩趕來，一刀揮爲兩段，人馬大亂，逃出城外。



49 李奇領三千人馬冲進西門。哪吒登風火輪提槍迎戰。二人大戰六七回合，李奇不是哪吒的對手，被哪吒用乾坤圈打倒在地。哪吒上前一槍，結果了李奇的性命。





50 朱天麟帶領三千人馬剛闖入南門，被玉鼎眞人截住去路。此時，楊戩也趕到南門來，朱天麟知道難以取勝，正想逃跑，玉鼎眞人揮起斬仙劍，將朱天麟斬於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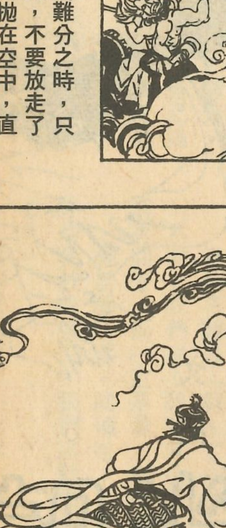


51 西岐城內三軍吶喊，震動三川。北門內，呂岳在金眼駝上，現出三頭六臂，大顯神通，一旁又有楊文輝助戰。黃龍眞人迎戰兩道，三人展開大戰。



52 黃龍眞人漸漸招架不住，敗往城中來。呂岳和楊文輝在後面緊緊追趕。恰好哪吒、楊戩趕到，哪吒舉槍直刺楊文輝，楊戩截住了呂岳。

53 子牙瘟病初癒，忽聽城內喊聲震天，不知何故。中軍來相府報告：「呂岳殺進城來。」子牙急命金吒、木吒、黃天化、雷震子、龍須虎五將，齊出相府迎戰呂岳。



54 楊戩和呂岳正打得難解難分之時，只見金吒跑來，大叫：「師兄，不要放走了呂岳！」說罷，忙把遁龍樁拋在空中，直朝呂岳頭頂扣來。



55 呂岳見此寶落將下來，忙將金眼駝拍了一下，那駝四足立時出現風雲。沒等金眼駝起飛，木吒趕來，舉吳鈎劍向呂岳砍去。呂岳躲閃不及，被砍下一隻臂膀，負痛逃回九龍島去了。







56 那一邊，楊戩正和楊文輝厮殺。楊文輝見師父呂岳敗走，無心戀戰，駕起風雲追趕師父去了。楊戩並不追趕，任其去了。

57 鄭倫正在城外助戰，看到呂岳師徒二人失機逃走，心中着慌，忙率殘兵敗將逃回大營。

58 西岐衆將大敗了商紂人馬，軍民士氣大振。黃龍眞人和玉鼎眞人見瘟病已消，遂拜別子牙，回山岳去了。





59 一天，在太華山雲霄洞裏，赤精子知道姜子牙不久就要金台拜將，東進五關，討伐昏君。他喚門人殷洪到面前問話。





60 殷洪本是紂王的次子。早年紂王偏信妲己的讒言，害死原配夫人姜后，又將二子殷郊、殷洪捆在樁上，欲以斬首。就在這緊要關頭，赤精子用風塵術救走二子，攜同上山。此後，傳授道術，使其成人。（待續）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劍影迷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醜女艾青青不肯將信鴿的銅管信筒交還青袍老者，老者亦不擇手段將其摔入池中，尹劍青先從旁偷看，迫得挺身而出，救起艾青青，錦衣少年上前干預，動手過招，豈是尹劍青對手，青袍老者上前和解，尹劍青謊說是魔劍弟子，師父約在此相見，嚇走老者再和艾青青回她家裏，艾青青母親已死三年，住在古墓石室中，尹劍青因好奇留住石室，不幸被困石室機關中，發現魔劍相贈的羊皮地圖內有武功秘笈，艾青青亦將母親遺下「縮骨功」交他一起練習，學成後才能脫離石室機關，再和艾青青離開古墓，回天柱山找尋師父的下落……

草堂遇喪客

艾青青道：「那爲什麼呢？」

尹劍青道：「外面人心叵測，看到練武的書，就會心生覬覦，我這柄劍，是一位很有名的老人家送給我的，這一位老人家已經死了，但仍有許多人在找他，我帶在身邊，會有許多麻煩，所以也留在這裏比較好。」

說着，就從懷中取出羊皮紙，和青木棍一起放到桌上。

艾青青點點頭道：「好，我給你收到我房裏去，我聽娘說過，我和娘住的兩間石室 有兩重暗掣，不懂開啓方法的人，休想打得開。」

話聲一落，就拿起兩件東西，轉身道：「我這就去把它收藏起來，我收藏的地方，不告訴你，你就是進了我的房裏，也找不到呢！」

轉身匆匆而去。

尹劍青心中暗想：「師父不知回去了沒有？那晚他老人家中毒甚深，怎麼會無故失踪的呢？」

山廟有煞神

艾青青很快就回來了，看他坐着沒動，說道：「粥快涼了，你怎麼不吃呢？」

尹劍青道：「我在等妳呀！」

艾青青眼睛中流露出甜甜的笑容，說道：「你一個人不會吃麼？」

她裝了兩碗稀飯，在尹劍青對面坐了下來，輕聲問道：「尹大哥，我們要什麼時候可以趕到師父家裏？」

尹劍青道：「我也不知道，大概總要午飯時光吧！」

艾青青道：「這麼說，我們這一餐早飯，就要多吃些，師父又不知道我們要回去，一定不會煮三個人的飯的，等我們趕到，還要再淘米煮飯，就要很遲才能吃到了。」

尹劍青看她想東想西，想得很多，不覺笑了笑道：「妳想得很週到。」

艾青青得意的道：「這是娘說的咯，凡事都要考慮週詳，才不會吃虧。」

吃罷早餐，艾青青洗好碗筷，收拾乾淨，才挽起小包裹，說道：「尹大哥，我

們走吧！」

兩人出了古墓，艾青青關上石門，一前一後，循着山徑，穿過一片樹林，又走到那片水塘邊上，艾青青笑道：「那天我不是打下了金家的一隻信鴿，就不會認識你了，所以我娘時常說，一飲一啄，莫不前定，這大概就是緣了。」

她喜孜孜的說道，目中流露出來的，也盡是歡愉之色！

尹劍青笑了笑道：「妳說得不錯，若不是我跳下池塘去，把那張羊皮紙弄濕，黏了起來，我一下也不會發現秘宗門的功夫了。」

兩人邊說邊走，一路上自然不會感到寂寞，同時因爲有人說話，脚下跑得快也不會感覺到太累，午牌時光，就趕到百丈峯下。

尹劍青遠遠望去，只見冰壺草廬前面長滿了蓬蒿，大有蔓草滿徑，庭院荒蕪之感，心中不禁驀然一怔，迅速想道：「難道師父一直沒有回來嗎？」

一念及此，急步奔了過去。

大門沒有關，小天井中，本來是一片藥圃，如今也雜草叢生，穿過藥圃，兩扇堂屋的木門也敞着！

尹劍青一脚跨入堂屋，眼前的情景，和那晚（五個月前）完全一樣，連自己爲覺慧上人等主人沏的茶碗，依然還放在桌上，都沒有移動過。

五個月，時間雖然不算太長，但也並不太短了！

尹劍青口中叫了聲：「師父……」

急得像一陣風般奔入師父的房裏，師父當然不在，他又匆匆走了出來！

艾青青一手提着包裹，一個人站在堂屋中間，問道：「師父還沒回來麼？」

尹劍青神情木然，微微搖頭道：「沒有。」

他只說了兩個字，雙目望着艾青青，問道：「青青，師父沒有回來過，這該怎麼辦呢？」

他已經沒了主意。

艾青青把包裹從手臂上褪下，放到桌上，徐徐說道：「我聽你說過，那天晚上，有很多人中了毒，師父也中了毒，後來，你追一個獨臂人出去，又遇上了什麼師太……」

尹劍青道：「絕情師太。」

艾青青道：「我忘了她的名字，是絕情師太，你和她一同返回屋中，師父和幾個中毒的人，都不見了，對不對？」

尹劍青又點了點頭。

艾青青道：「這麼說，那天中毒，失蹤的，就不只是師父一個人了？」

尹劍青道：「連師父一共五個。」

艾青青說道：「如今師父沒有回來，不知其他的四個人，是不是都沒有回家去呢？」

尹劍青聽得「啊」了一聲，點頭道：「不錯，我們先去問問其他四人，如果都沒有回去，那一定是遭人刧持去了。」

他話聲甫落，就催道：「走，青青，妳帮我找師父去，我們這就先上萬松山莊去。」

艾青青問道：「萬松山莊，是在那裏呢？」

尹劍青說道：「黃山，萬松山莊是黃山世家，失踪的萬鎭河就是萬松山莊的莊主，還有的就是覺慧上人，是黃山文殊院的方丈，如果這兩人都沒有回去，那就是中毒之後，是遭人刧持了，如果他們已經回去，就可以從他們口中，打聽師父的下落來。」

艾青青道：「你別急好不好？五個月已經過去了，也不急在一時，此刻已經晌午了，我們先去做一頓飯，吃飽了再上路不是好麼？我娘說的，急事緩辦，任何事情，都要經過仔細週詳考慮，才不會走錯一步。」

尹劍青想想也覺得有理，從這裏出去，一路都是田野，自然找不到吃東西的地方，總不能空着肚子上路，點頭道：「好吧，那我去做飯，妳在這裏歇着。」

艾青青道：「不，我去帮你！」

兩人走到後面，米缸裏還有半缸米，但却沒有下飯的菜。

尹劍青淘米煮飯，艾青青道：「我出去找菜去。」

翩然走出，俯身揀起兩顆石子，打了一隻野鴿子，又從山徑旁採擷了一大把野生的薺菜，才行回轉來。咭的笑道：「尹大哥，你去烤鴿子，我來做湯。有一菜一湯，這頓午飯是不錯呢！」

她把薺菜洗淨了，下鍋做湯，尹劍青用鐵叉叉着鴿子，在火上烤。

一回工夫，鴿子烤熟了，飯和湯，也都已煮好了。

艾青青抹過桌子，又洗了一個湯碗，兩雙碗筷，把湯和飯一起端到桌上，尹劍青也把烤熟的鴿子用刀齊中剖開，抹了些鹽，放到桌上，兩人對面坐下，正待吃！

尹劍青回過頭，看到正有三人緩緩的走入院子，朝屋中走來。

前面一個穿一件夏布長衫，同字臉，八字鬍，中等身材，看去有些像師爺！

他身後跟着兩人，一式青布勁裝，腰跨單刀，看模樣像是莊丁。

艾青青當然也看到，眼角一溜，低低的問道：「有人來了。」

尹劍青道：「我看到了。」

艾青青問道：「你認識他們嗎？」

尹劍青道：「不認識。」

這時走在前面的師爺已經在門口抱拳，開口道：「請問這裏可是石大俠住的擎天廬？」

石東華隱居天柱山，自稱冰壺草堂；但是江湖上的人因他外號擎天劍，所以把冰壺草堂也稱做擎天廬了。

尹劍青站起身，道：「不錯，閣下找誰？」

「啊！啊！」那人口中「啊」了兩聲，連連拱手道：「小哥是……」

尹劍青道：「在下尹劍青，是九宮門下。」

「原來是尹少俠。」師爺皮笑肉不笑的拱着手，問道：「不知石大俠可在家裏麼？」

「家師出門去了。」尹劍青問道：「閣下找家師有事？」

那師爺陰森一笑道：「在下陸連奎，是金家莊的總管，這次是專程找尹少俠來的。」

「找我?」尹劍青一怔，問道：「陸總管找在下有何貴幹?」

陸連奎笑了笑道：「在下找尋尹少俠，已非一日，今天總算有幸，找到尹少俠了。」

尹劍青道：「陸總管找尋在下總不會沒有事吧?」

「自然有，自然有……」陸連奎連聲陪笑道：「因爲敝上想請尹少俠蒞莊一敍，特命在下前來奉邀。」

尹劍青道：「貴上是誰?在下素未謀面，何事見邀?」

陸連奎道：「尹少俠見過敝上，大概忘了。」

尹劍青婉言道：「在下飯後，就要趕赴黃山，請陸總管覆上貴上，在下無暇前往。」

「這個只怕不大好吧!」陸連奎一手托着下巴。徐徐說道：「尹少俠縱然有事，先屈駕敝莊一行，也不遲呢!」

艾青青問道：「你們是什麼莊呢?」

陸連奎道：「自然是金家莊了。」

艾青青厚咀一撇，說道：「這麼說，你們是跟我們來的了?」

尹劍青經她一說，不由得暗暗「哦」了一聲，忖道：「看來青青比自己聰明多了，金家莊，自己怎麼沒想到呢?他們莊主邀約自己，自然還是爲了桑老前輩那張羊皮紙的事了。」于是冷冷一哼道：「在下說過另有要事待辦，無暇前去．陸總管請吧!」

陸連奎還未開口，突然有人大笑一聲，接口道：「小兄弟既然堅持不肯前去，老夫惟有親自登門就敎來了。」

陸連奎聞聲一喜，忙道：「敝莊主親自來了。」

說完，神色恭敬的後退了兩步，側身站到邊上。

尹劍青擧目看去，只見一個身穿青紗長袍，黑鬚飄胸的老者緩步走入，他身後緊隨着一個錦衣少年和一個紅衣少女。

稍後，還有兩個身穿半截黃衫的漢子，左首一個馬臉、高鼻子、雙目倒掛、雙肩微聳，腰間縛一根痲繩，插着一柄喪門劍。而右首一個扁臉，細眉小眼，鷹鈎鼻，腰間同樣繫着一根痲繩，插的是一柄板斧。

這兩人沒有進來，就像門神般的站在大門口。

艾青青朝尹劍青招招手道：「尹大哥，飯快涼啦，你來吃吧!」

紅衣少女聽到艾青青和尹青說話的親密口氣，不覺櫻唇一披，冷然笑道：「這醜丫頭也在這裏!哼!眞是醜人多作怪，還嗲聲嗲氣的，聽了就敎人肉痲。」

尹劍青怕艾青青聽了和她衝突，連忙一抱雙拳，恭聲道：「金莊主來了，請裏面坐。」

金莊主呵呵一笑道：「小兄弟正在用飯，那就不用客氣了，請先用吧!」

隨着話聲，他已走入堂屋，在一把木椅上坐了下來。

艾青青早已替他盛好了飯。

尹劍青心裏想道：「飯總是要吃的，但來意如何，且等自己吃飽了再問他也不遲。」

於是他就端起飯碗，吃了起來。

金莊主望望兩人，含笑道：「小兄弟和這位姑娘成了親麼?」

他們確實像小兩口子。

尹劍青聽得俊臉驀地飛紅，忙道：「金莊主誤會了，她是在下妹子。」

「啊!啊!」金莊主一手摸着黑鬚，呵呵一笑道：「老夫失言。」

紅衣少女一雙眼睛盯着尹劍青，扭了一下肩，嬌聲道：「爹，你也不看看他們兩個配嗎?」

尹劍青很快的就吃了兩碗飯，就不吃了。

艾青青說道：「尹大哥，你怎麼不再吃一碗?飯後我們還要動身，趕上黃山去呢。」

金莊主道：「原來小兄弟要去黃山，老夫總算先來一步了。」

尹劍青轉頭道：「金莊主究竟有何見敎?」

金莊主呵呵一笑道：「老夫想問小兄弟一句話，尊師究是那一位?」

艾青青道：「尹大哥的師父，自然是這裏的主人了。」

金莊主目注尹劍青，問道：「小兄弟，這位姑娘說得對麼?」

尹劍青道：「不錯，在下正是九宮門下。」

「哈哈!」金莊主突然仰天大笑一聲，道：「老夫記得小兄弟五個月前，曾向老夫承認是魔劍桑同門下，不知可有其事嗎?」

尹劍青在他出現大門口之時，早已想到他有此一問，因此不加思索的道：「在下明明是九宮門下，怎會冒認別人做師父，在下記得當日金莊主問過在下師門，在下說無可奉告，後來金莊主要邀在下前去貴莊，在下因和家師約好了在山前會合，未便前去，金莊主就和在下作別，事情可是這樣?」

金莊主冷笑一聲道：「年輕人，你狡辯得好!」

尹劍青臉色一正，微哂道：「在下說的都是事實，何須狡辯?」

金莊主道：「當日你手中拿的那支劍，難道不是魔劍桑同的黑鋒劍麼?」

尹劍青哦了一聲道：「你說的那支劍鞘的鐵劍嗎?那是在下在樹林中檢來的，用過之後，隨手丟了。」

金莊主哼道：「石東華一生爲人正直，從無謊言，你是他門下，說的也不該是謊言吧?」

尹劍青被他說得臉上一紅，怒聲說道：「你不信就算了，在下並沒有騙你的理由。」

金莊主深沉一笑，說道：「小兄弟，老夫也是爲了你好，目前江湖上黑白兩道，都找尋魔劍桑同的下落，你是九宮門下，名門正派的弟子，如若知道桑同的下落，何苦爲他隱瞞。」

尹劍青道：「在下不知道。」

錦衣少年氣憤的道：「爹，你還和他有甚麼好談的?」

艾青青隨卽道：「是啊，你們早該走了。」

一面伸手從桌上挽起包裹，回頭叫道

：「尹大哥，我們也該走啦。」

尹劍青說道：「是該走了，妳且等一等。」

他知道今天對方來了很多人，看樣子決不可能善罷甘休，他手中可沒有兵刃(其實以他目前的武功，就是沒有兵刃，也不足爲懼，只是他自己並不知道罷了)，因此話聲一落，轉身往屋後走去……

錦衣少年一手握劍，叫道：「爹，莫讓他跑了。」

金莊主一手撚鬚，目光掠了艾青青一下，含笑道：「他不會一個人跑的。」

話聲方落，只見尹劍青手中提着一支木劍走了出來，說道：「青青，我們可以走了。」

紅衣少女兩道眉毛一挑，哼道：「眞不要臉，當着衆人面前，還叫親親，一個醜八怪，虧你叫得出親親來。」

尹劍青怒目瞪了她一眼，沉聲道：「姑娘說話最好莊重一些。」

艾青青氣道：「我叫艾青青，尹大哥叫我名字，有什麼不對?」

紅衣少女披嘴道：「一口一聲的大哥，叫得挺親熱，呸!妳也不去照照鏡子，你配麼?」

艾青青聽得大怒，道：「我有甚麼不配?他是我大哥，我不叫他大哥，叫甚麼呢?」

紅衣少女道：「妳配?妳只配和豬八戒去拜堂……」

艾青青道：「妳再說一句，我就打妳兩個耳括子，妳信不信?」

尹劍青叫道：「青青，不要和他們多說，我們走吧!」

話聲出口，正待擧步往外行去。

「鏘」!錦衣少年抬手之間，長劍出鞘，一下橫劍而立，攔在兩人前面，冷冷的道：「我爹沒有答應你們走，你們要走!可沒這般容易。」

艾青青道：「上次你被尹大哥削斷了一柄長劍，莫非忘了麼?」

錦衣少年冷笑一聲道：「上次他手中是黑鋒劍，善削兵刃，仗着利器，又算得了什麼?」

尹劍青望望金莊主，冷傲的道：「金莊主，九宮門下從不受人脅迫，你快叫令郎讓開，免得傷了兩家和氣。」

金莊主深沉一笑道：「尹少俠有本領，那就不妨闖闖看。」

他是看尹劍青手中只有一柄木劍，自然不是他兒子的對手了，何況大門外，還有兩個高手在等着。

艾青青哼道：「闖就闖，你們這幾個人，有甚麼了不起的?」

「嗆!」話聲甫落，劍鋏輕吐，青虹乍現，她手中已經多了一柄寒光吞吐的短劍!

金莊主看得心頭暗暗一動，心中忖道：「這醜女手中，倒是一柄斬金截鐵的寶劍。」

尹劍青一擺手道：「妳把劍收回，別讓人家又說我們仗着利器削他長劍了。」

艾青青聽了他的話，果然把短劍收了起來。

尹劍青雙目一注，朝錦衣少年喝道：「你們眞的要在下出手麼?」

錦衣少年大笑，說道：「你們來試試看。」

尹劍青這五個月來，內功精進，不但已把師父「九宮劍法」，劍煞的「七劍連環」，魔劍桑同的九劍，全巳練熟，集武林「三絕劍」於一身，又進一步學會了秘宗門的「迷踪劍法」，那會把對方一柄長劍放在心裏，聞言微微一笑道：「在下不想傷你，你還是自己讓開的好。」

錦衣少年冷笑一聲道：「你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小爺站在這裏，憑你傷得了我麼?」

「站開去!」尹劍青木劍朝前一撥。

錦衣少年看他木劍撥來，長劍疾發，朝他胸口點去，那知劍招才發到一半，只聽「拍」的一聲。百練精鋼長劍竟然中斷，從對方木劍上傳來一股大力，把他一個人推了出去，腳下踉蹌，往左衝出去三步之多!

金莊主做夢也想不到尹劍青一支木劍，居然會砸斷了他兒子的長劍，心頭一驚，口中大喝一聲，掄手一掌，就朝尹劍青背後拍來。

尹劍青連頭也不回，左掌朝後迎去。

金莊主練的是「鐵沙掌」，掌上力道，專走外門陽剛之勁，眼看尹劍青回手迎來，心中暗自冷笑：「好小子，你這條手臂大概不要了。」

心念一動，掌力驟吐，去勢更快。

兩隻手掌，很快就抵住了，金莊主但覺對方手掌柔軟如棉，自己發的掌力，幾乎一點也用不上力，心中方自一驚：「這小子幾時練成了棉掌?」

猛覺身子好像被人推了一把，不由自主的向後退出一步，這還是尹劍青不願傷人，掌上並未使力。

尹劍青一劍、一掌，就逼退了金莊主父子二人，腳下絲毫不停，一腳跨出堂屋去。

陸連奎大喝一聲：「站住。」

雙手提胸，一下擋住了去路。

兩名莊丁也在此時迅快的抽出單刀，一左一右欺了上來。

只聽站在大門外的馬臉漢子沉聲道：「陸總管，放他們出來，這兩個點子，自有咱們兄弟來收拾的。」

陸連奎聽到馬臉漢子叫聲，立即雙手下垂，口中應了聲「是」，同時兩個莊丁也立即收刀而退。

尹劍青看得暗暗奇怪，陸連奎是金家莊的總管，照說，他只聽主子的命令，但他對門外兩個黃衫漢子，居然神色恭敬，不亞於金莊主，這兩個人，不知是甚麼路數?

陸連奎和兩名莊丁退下了，尹劍青和艾青青沒人阻攔，自然一前一後，從容的朝大門外行去。……

尹劍青忽然想到那天艾青青打下鴿子，附有一個信筒，那張紙捲上只有「屬金」二字，不知這金莊主如何稱呼?……

這就腳下一停，回過身去，朝金莊主拱拱手道：「在下和金莊主已有兩次見面的機會，只是還未請教金莊主的名號，金莊主肯見示麼?」

他忽然提出這問題來，金莊主微感意外，一手撚鬚，笑道：「老夫金祥生。」

接着一指錦袍少年又道：「他是小兒金步雲。」

紅衣少女搶着說：「尹少俠，我叫金步嬌。」

尹劍青一拱手道：「多謝見告。」回身舉步，跨出了大門，艾青青也跟着跨了出去。

大門外，左邊那個馬臉漢子尖聲道：「小子，你不問問咱們的名號麼？」

尹劍青冷然道：「不用了。」

馬臉漢子尖聲道：「你不想問，咱們兄弟却非告訴你不可。」

他指一指自己鼻子，說道：「老子叫做喪門神歐陽琥。」

接着一指扁臉漢子道：「他叫開路神竇鋒，你可聽人說過？」

尹劍青看出這兩個黃衫人生相猙惡，滿臉橫肉，决非好人，懶得理他，冷聲道：「沒聽說過。」

喪門神歐陽琥沉聲道：「老子現在已經告訴你了。」

開路神竇鋒（站在右邊那個扁臉漢子）陰惻惻道：「你知道歐陽老大爲什麼非把咱們兩人名號告訴你不可？」

尹劍青道：「不知道。」

竇鋒陰沉道：「告訴了你們，咱們兩人的姓名，你如是不服，可以到閻王爺那裏去告狀，現在你明白了吧！」

艾青青眨動眼睛，問道：「尹大哥，他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尹劍青道：「他們的意思，是今天决不放過我，好像我是死定了一般。」

艾青青怒聲道：「他們才死定，我看這兩個人决不是好東西，尹大哥，我先出手，把他們除了！」

尹劍青道：「我們不能先出手，先聽聽他們的意思。」

艾青青道：「喂，你們知道尹大哥叫什麼名字麼？」

歐陽琥道：「他不是叫尹劍青麼？」

「對極了，你們知道就好。」艾青青笑了笑道：「現在你們要和尹大哥動手，也就不要緊了。」

歐陽琥道：「爲什麼？」

艾青青咭的笑起來，道：「因爲你們如果不服氣，也可以到閻王爺面前去告狀了呀！」

竇鋒怒聲道：「好個醜八怪，當眞是醜人多作怪。」

艾青青最氣惱的莫過於有人說她醜了，聞言心頭不覺大怒，倏地一挫腰，身如魅影，一下就欺到了竇鋒面前，揮手在他滿臉橫肉的扁臉左頰上，打了一個耳光，等到「拍」的一聲脆响起，她人已退回原處，咭的笑道：「這是給你一個敎訓，看你以後還敢口不擇言不？」

身法之快之奇，在場之人，都沒有看得清楚。

尹劍青看過她娘那本練功的書，知道她使的是「飄花身法」。

她這一掌摑得雖然不重，但開路神竇鋒乃是江湖上兇名久著的十二煞神之一，平日横行江湖，別說去招惹他了，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只要他看着你不順眼，你就會有性命之憂，何况艾青青一隻手，清脆脆的摑在他臉上！

更何況艾青青一張臉又生得奇醜無比，若是摑他的是個千嬌百媚的嬌美少女，他也許還會以爲打情罵俏，色授魂予，發作不起來！

竇鋒在這一刹那，扁臉上兩隻小眼睛突然鼓了出來，兇光四射，注定艾青青，陰森的獰笑一聲，道：「醜八怪，妳死定了。」

艾青青道：「是啊，你可以到閻王爺面前告我去啦！……」

話還沒有說完，眼前疾風一颯，竇鋒已然一下欺到她面前，右手一探，五指箕張，鋼鈎般手指，劈面抓到。

他是存心要艾青青的小命，出手毒辣無比，這一記眞要被他抓上，艾青青半個頭臉，不被他抓得稀爛才怪！

但他身法雖快，艾青青的身法比他還快，身子一閃，早已從他身邊閃了出去。

不！她在閃出之時，還從地上拾了拳頭大的一塊石頭，朝他手中輕輕一塞。

竇鋒五指一攏，還以爲抓住了她的頭臉，但聽「喀」的一聲，把那塊石頭捏成了無數碎石，洒落一地。

艾青青咭的笑道：「你眞笨得像豬，姑娘豈會讓你抓到？你手裏抓到的是一塊石頭也不知道。」

竇鋒側臉看去，艾青青依然站在邪小子（尹劍青）的身邊笑着說話，口中怒吼一聲，又舉起鋼鈎般的五指，臥虎撲羊般朝艾青青飛撲過去。

「住手。」尹劍青口中大喝一聲，左臂一橫，朝前格出。

竇鋒撲來的人，來勢何等兇猛，但就在他撲近之際，突覺一股無形大力，把自己衝去的勢道，硬行擋住在三尺之外，一時目注尹劍青，陰森的道：「小子，方才是你出的手？」

這時金祥生和他一子、一女，也已走近門口，他們只是靜靜的站在門內觀看，並未跨出門來。

艾青青冷冷的道：「蠢豬，你剛才的小子是罵誰？」

「不錯！」尹劍青劍眉一剔，凜然的說道：「是我出的手，我不許你傷了我妹子。」

艾青青抖了一下厚嘴唇，哼道：「尹大哥，憑他這種蠢豬，也想傷得了我？」

竇鋒氣得目光狂亂，兇性突發，厲聲道：「好小子，老子撕了這醜婆娘，再找你算帳。」

雙手箕張，身形疾發，宛如一頭兇狼，又朝艾青青撲了過來。

艾青青叫道：「好啊，看我再摑你一個耳光。」

纖手一揚，（她人醜，手掌纖指如玉，一點也不醜）正待迎將上去！

尹劍青喝一聲，道：「青青，不許胡鬧。」

依然左手一橫，朝前格去。

說也奇怪，這一下竇鋒撲來在先，尹劍青横臂格出在後；竇鋒這一撲，雙手在前，撲如狼竄，他心裏也早已有了準備，自然和方才那一撲，勢道不知增强了多少，但他撲到尹劍青身前，依然被一股無形大力所阻，前衝之勢，頓時受到阻遏，再也無法撲近過去，雙脚落地，距離他們兩

人，依然還有三尺光景。

這下，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他撲起的人，是硬生生被尹劍青攔住的！

喪門神歐陽琥，和金祥生等人莫不看得凜然變色！

只有金步嬌一張春花般的臉上，飛起一片歡欣和佩服的笑容，一雙黑白分明的眼波，含着無限情意，悄悄的、盈盈的朝尹劍青瞟來。

竇鋒心頭不由得大爲震動，但他兇性已發，自從出道以來，從沒有人能阻止他殺人。

在他的定例裏，凡是瞪他一眼的人，都是該死，何况摑他一個耳光的人，更何况兩次阻攔了他去殺摑了他一個耳光的人？他自然會把滿腔殺氣一古腦兒轉移到尹劍青的頭上了。……

他一張扁臉已經佈滿了一層青氣，連肌肉都在牽動着，一雙烱烱有光的小眼，也已通紅，望着尹劍青獰笑，說道：「很好！」

「好」字出口，刷的一聲，已從腰間取下板斧。

他取斧的手法，快速而熟練，更不打話，揮手就是一斧劈了過來。

他這柄板斧比平常人用的斧，要闊得多，斧勢自然也特別沉重，因此一揮之際，就呼然生風，勢道十分凌厲威猛。

艾青青看他說劈就劈，連招呼也不打一聲，尤其是他那柄開山大斧，看去甚是鋒利，急忙叫道：「尹大哥，快用我這柄劍。」

尹劍青右手提着木劍，說道：「不用換。」

其實就是要換劍，時間上也來不及了，竇鋒的板斧，斧風如嘯，在艾青青說話之時，已經逼到尹劍青的身前。

尹劍青凝立不動，連看也沒看對方一眼，手中木劍緩緩豎立胸前，劍尖緩緩的指向劈來的板斧。

竇鋒心裏暗暗竊笑，想道：「別說你是一支木劍，就是一柄百煉精鋼的長劍，也擋架不住老子利斧一劈，你小子眞是死定了！」

這下連使劍的喪門神歐陽琥，也覺得這姓尹的小子難逃一斧之厄！

那知就在竇鋒板斧挾着劈山之勢，迎面劈到之時，尹劍青豎立的木劍，突然動若閃電，一下拍在板斧側面，就這輕輕一拍，勢重力沉的板斧，一下被他直蕩開去，木劍劍尖却順着斧柄一滑而下，削向竇鋒執斧手掌。

這一記眞快到無以復加，竇鋒但覺一股大力，把自己板斧直蕩開去，心頭方自一驚，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手背上已被重重擊了一下，奇痛入骨，五指一鬆，那裏捱得住重達幾十斤的板斧，「噹」的一聲，墮落地上，急急往後躍退。但尹劍青的劍尖已經輕巧無比的點了他臂彎上的「曲池穴」。

人已躍退八尺，一條右臂也軟軟的垂了下來。

尹劍青以一支木劍，在一招之間，就擊落了兇名久著的開路神竇鋒的板斧，還制住了他右臂穴道，這眞把所有的人看得大驚失色！

艾青青喜得拍手笑道：「喂，蠢豬，我知道你不配和尹大哥動手的了，我打的一個耳光，眞是一點也不寃枉。」

竇鋒扭曲着臉，一聲不作，只是用左手揉着右臂「曲池穴」，他希望迅速推開穴道，恢復功力，一斧把尹劍青劈成兩邊，才雪他胸頭之恨！

但他那知尹劍青練成「秘宗玄功」，這一記功凝劍尖，眞氣透入腠理，直達經絡，一時之間，如何能恢復得過來？

尹劍青早已收住木劍，也並未追襲，目光一掠喪門神歐陽琥，冷然道：「你還要不要試試？」

這樣的話，江湖上從來也沒有人敢對喪門神說過；但如今，喪門神歐陽琥認爲他確實已夠資格這樣說，而且說得還算很客氣！

「不用了。」歐陽琥馬臉上居然皺起一大堆橫紋，嘿笑道：「竇老二已經試過了，我和竇老二差不多，自知决難獲勝，咱們兄弟認栽，你可以走了。」

「要走的並不是我。」尹劍青冷然道：「這裏是冰壺草堂，家師息隱之地，在下還有事去，諸位可以請了。」

師父不在，他是這裏的主人，這話自然該由他說，說得十分得體。

喪門神歐陽琥點點頭道：「好，咱們走。」

他用脚尖一挑，一手抄住竇鋒落下的板斧，回過頭，獰笑道：「不過姓尹的，你記住，咱們兄弟今日雖然栽在你手下，但十二煞神中，自然會有人向你要回這筆帳的了。」

尹劍青朗笑一聲道：「尹某會記得的，隨時隨地，只管來找我，九宮門人，决不含糊。」

喪門神歐陽琥、開路神竇鋒當先大步而去。

金祥生更不敢多說，牽着子女和總管陸連奎以及幾個莊丁，像一陣風走了。

只有金步嬌臨走之時，美目流盼，對尹劍青情有所鍾，走出幾步，還回過頭來，深深的望了他一眼。臨去秋波那一轉，着實有些不捨之情！

這情形，尹劍青當然並不覺得，但艾青青早就發現了，不禁「嗤」的笑出聲來，說道：「尹大哥，有一個人好像很關心你呢！」

尹劍青問道：「誰？」

艾青青道：「你沒有看出來麼？」

尹劍青道：「妳看出來了？」

艾青青笑道：「我自然看出來了。」

尹劍青哦了一聲，問道：「妳說的到底是什麼人呢？」

艾青青神秘一笑道：「自然是那個穿紅衣服的嬌嬌了，人家生得美，對你又那麼多情，連臨走的時候，還有些依依不捨呢，你……難道眞是木頭人？」

尹劍青被她說得俊臉一紅，說道：「妳別亂說了。」

「我才沒有亂說呢！」艾青青披了披嘴唇，接着道：「我看得出來，她對你很有情……」

「青青，我不許妳再說。」尹劍青一擺手道：「時間不早了，我去關好門，我們該上路了。」

隨着話聲，回身走入，關上堂屋兩扇大門，才行退出，又關上了大門，從土垣越出，吁了口氣道：「好了，青青，我們可以走了，但願我們回來的時候，師父已經回來了才好。」

艾青青看了他木劍一眼，說道：「尹大哥，我們經過城鎮，你去買一口長劍，帶着這樣一把木劍，好像小孩子玩的，多不好看。」

尹劍青正容道：「這柄劍，是師父親手削的，在我眼裏，比什麼名劍都要名貴，從前我功力不夠，不能用它，現在我已有能力使用它了，如何能把它丟棄？」

「我又沒說把它丟棄。」艾青青道：「身體膚髮，因爲受之父母，所以不能毀傷，這口劍，你受之師父，自然也不能毀壞，但我聽娘說，江湖上，武功高强的人多得很，開路神竇鋒，最多也只是個二流角色，萬一遇上使劍名家，把你木劍削斷了，你豈不是更對不起師父麼？」

尹劍青聽得悚然動容，連忙謝道：「青青，謝謝你，妳說得很對，我不該因小勝而驕，我們經過城鎮，我一定去買一口劍。」

兩人這就相偕上路，從朱屋廟（岳西）一路東行，這天趕到源潭舖，天色已經快近黃昏。

這裏只是一個市集，沒有客店可以投宿，正好村子南首，小山脚下，有一座廟宇，兩人走到廟前，一看就知只是座廢棄已久的破廟，並無廟祝，將就在這裏住上一宿，當即走了進去。

艾青青在殿前天井中拔了一把青草，當作墊子，把石階上灰塵撣了幾撣，才行坐下，一面抬頭道：「尹大哥，你走了一天路，先坐下來歇息咯！」

尹劍青道：「妳在這裏坐着休息，我到市集上去買幾個饅頭來。」

艾青青道：「對了，你一說，我肚子眞的有些餓了，我們一起去好了。」

尹劍青道：「這裏離市集還有一里多路，我很快就會回來，妳不用去了。」

說完，掉頭朝廟外奔去。

艾青青站起身來，走入大殿，只有兩旁神龕裏面塑的神像，還算完好，一張神案上，也堆滿了瓦礫灰塵，心想：「自己把這張神案抹乾淨了，尹大哥就可以在案上躺着睡覺了。」

心裏想着，就轉身走出，又去拔了一把草，將一張桌子抹乾淨了。

這一陣工夫，天色已經漸漸昏黑下來，她丟去手中青草，剛轉過身，只見一個人影緩緩走了進來，一時只當是尹劍青，忍不住叫道：「尹大哥，你來得好快！」

那人脚步相當沉重，却沒有作聲。

艾青青不禁吃驚的道：「你不是尹大哥。」

「不是。」那人陰聲道：「妳尹大哥不會回來了。」

艾青青看他帽簷壓得很低，瞧不清他的面貌，問道：「妳是什麼人？」

那人嘿然道：「妳不認識我了麼？」

艾青青右手摸了一下劍柄，突然纖腰一扭，一下就搶到對方左首，左手揚處，迅疾無倫的抓住了對方的帽子，說道：「我要看看你到底是誰？」

話聲出口，人已翩然斜飛出去，這一下當眞快到無以復加，那人驟不及防，被她一把抓去了帽子，不覺陰沉一笑道：「醜丫頭，妳急什麼？遲早都會讓你知道老子是誰的。」

艾青青冷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蠢豬！」

她口中說的「蠢豬」，正是開路神竇鋒。

竇鋒沉笑着道：「說實在，你醜得使人一點也不感興趣，老子眞不想多看妳一眼。」

艾青青怒聲叱道：「你找到這裏來作甚？」

竇鋒獰笑，道：「第一，老子是要帳來的，第二，妳生得雖醜，但總是個女人吧！」

竇鋒一張扁臉流露出猙獰的笑容，猛地跨上一步，厲笑道：「老子要的帳，就是要尹小子的命，也教你……」

他話聲還沒說完，艾青青只聽上了他前面的一句（要尹大哥的命），底下的話，她根本就沒聽進去，就嬌叱一聲：「死豬，憑你也配？」

扭身直欺而上，左手揚處，就是「拍」的一個耳光，打了過去。

竇鋒明明看到他欺身過來，明明看到她揚起左手，就是來不及躲閃，也躲閃不開，臉頰上火辣辣的挨了一下。

她身法實在太奇妙了，這是「飄花身法」，令人防不勝防！

給女人打一個耳光，要倒三年楣，這是古老相傳的說法，開路神竇鋒被艾青青打了兩個耳光，豈非要倒六年的楣？

這下他兇心突發，「刷」的一聲，從腰際撤下板斧，厲聲道：「老子本待和妳快活，現在老子下定決心，砍下妳的雙手雙脚，讓妳痛苦一輩子。」

「呼」的一斧，劈了過來。

艾青青急忙掣出短劍，但因對方板斧勢道極猛，不敢和他硬接，身形一晃，到了他右首，揚腕一劍急刺而出。

竇鋒一斧出手，就不見了醜丫頭的影子，心頭一楞，突覺身後微風一颯，她已閃到自己身後去了，板斧掄轉，迅疾轉過身去。

艾青青等他轉過身來，又身形一晃，欺到他的右邊，短劍「刷」的劃出。

竇鋒武功極高，但艾青青的「飄花身法」十分奇妙，你板斧劈到東，她閃到西，斧劈到西，她閃到北，反正她閃得比你還快，板斧雖利，休想劈到她一點衣角。

尤其艾青青閃到那裏，短劍也隨手刺，這東一劍，西一劍的戳着，却使竇鋒轉來轉去，轉得頭昏眼花。

鬥了十多個回合，兩人都已感到十分吃力。

只聽廟門前響起一個沙啞聲音喝道：「竇老二，你怎麼連一個小丫頭都收拾不下？」

隨着話聲，施施然走進一個高大人影來。

竇鋒聽得大喜，忙道：「沙老三，你來得正好，這醜丫頭滑溜得很。」

那高大人影口中嘿了一聲，突然欺了過來，右臂一探，五指如鈎，猛向艾青青

肩頭抓來。

艾青青吃了一驚，口中哼道：「你們兩個打我一個，害不害臊？」

人已輕巧的閃了出去。

沙老三身子高大，雙肩闊如門板，但你莫看他身子高大，方才走路也慢吞吞的模樣，艾青青這一閃出，他忽然雙肩一擺，轉過身來可着實輕快，右手一抓落空，左手隨着反擊，「呼」的一聲，帶起一股掌風，橫掃而至，艾青青幾乎被他掃中。

艾青青趕忙一縮身，閃到竇鋒身側，竇鋒聽風辨位，左手閃電穿出，一把向她腰間抓去。

艾青青心頭一急，要待回劍削他手腕，已是不及，急忙一縮手，用劍柄朝他「臂儒穴」上敲去。

竇鋒不防她有此一着，口中「啊」一聲，一條左臂登時酸麻若廢，急急向旁躍開。

但艾青青這一躭擱，沙老三業已轉過身來，右手呼的一掌，朝她後心擊倒。

艾青青左脚横跨一步，身子像陀螺般一個輕旋，右手短劍寒芒如帶，反削他手腕。

竇鋒一退即進，板斧一招「六丁開山」，直劈而下。

艾青青獨鬥竇鋒一個人，已感不支，如今又加上一個沙老三，雖然不使兵刃，但身子寬鬆高大，却又輕靈無比，雙手爪掌齊施，出爪如風，出掌如山，比竇鋒更難應付。

她只是仗着「飄花身法」，和兩人纏鬥，已經嬌喘吁吁，打得汗流浹背，心中更是焦急：「尹大哥怎麼還不回來呢？」

她那裏知道尹劍青也在半路上遇上了勁敵！

× × ×

尹劍青手中捧着一個大紙包，急匆匆趕回廟來，還未奔到山脚，老遠就看到山路上矗立着瘦高一個人影，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先前還不在意，等到奔近，那人依然站着不動，擋住了去路。

這人瘦得幾乎像一根木頭，配上了狹長的臉，細長的眼睛，穿一件黃麻布長衫，一個人除了他那件長衫，大概只有皮包骨頭架子，但他却比常人要高出兩個頭的樣子，如果不開口，差點眞還把他當作山魈。

他沒有開口，兩隻綠陰陰的眼睛直盯着尹劍青，似乎毫無讓路之意。

尹劍青個子並不矮，但走到他的面前，還只到他的胸口。

他不開口，尹劍青却非開口不可：「朋友，借個光，讓讓路吧。」

那瘦高個子這回開口了，道：「你不用過去了。」

聲音尖得有如夜梟一般，聽來十分刺耳。

尹劍青道：「爲什麼？」

「沒爲什麼。」瘦高個子尖聲道：「因爲我已經在這裏等了你有好一回了。」

尹劍青聽他口氣不善，心中不覺一動，點頭道：「朋友大概是十二煞神中的人吧？」

「一點也不錯。」瘦高個子咧開他一張闊嘴，尖聲笑道：「你居然很快就想到了。」

「在下自然想得到。」尹劍青朗笑一聲道：「朋友的意思，是要和在下較量較量？」

「不是較量。」瘦高個子尖笑道：「是要帳。」

尹劍青道：「你要如何要法？」

瘦高個子道：「要帳自然要本利一起清算，你有幾條命，我會照單全收。」

尹劍青劍眉一剔，點點頭道：「很好，閣下先報個名號來，讓尹某聽聽！」

瘦高個子道：「山魈竹老四。」

尹劍青道：「果然有點像山魈。」

竹老四雙手一抬，十根枯爪般的手指，同時揚起，嘿嘿笑道：「出手更像！」

突然身形一撲，十道尖風，朝尹劍青當頭抓落。

尹劍青早已有備，口中朗笑一聲，身形一閃而出，把手中捧的紙包，朝路旁一塊大石上放下，正待轉身，突覺對方十道尖風，已朝自己雙肩抓來，心中暗暗一驚，忖道：「此人好快的身法！」

迅速一個輕旋，轉了出去，那知道人未站停，對方十道指風又已襲到身後！

這下倒教尹劍青大吃一驚，他雖未練過艾青青娘留下來的那本練功秘笈，但他看過，此時被山魈如影隨形的追襲過來，登時想起了那本書上記載的「飄花身法」，急切之間，左腳倏地朝前跨出一步，身子朝相反的方向轉出。

這一步果然妙，不但脫出了對方追擊的爪風，而且已經轉到了對方的背後。

尹劍青不顧出手偷襲，便自站住身子，朗聲說道：「閣下轉過身來，要動手，就該光明正大的發招，在下從不佔人家便宜。」

山魈老四沒想到尹劍青會轉到他的身後去，自然大爲驚奇，雙爪提胸，急急向前躍出一大步，才很快的轉過身來，目光一注，發現尹劍青站在當地，並未出手，不覺點點頭道：「你很規矩。」

尹劍青道：「這就是白道和黑道不同之處。」

「哈哈！」山魈忽然仰天尖笑一聲道：「小朋友，你大概是剛出道吧？有些白道中人只怕比黑道朋友還要心狠手辣！」

說到這裏，目光望了尹劍青一眼，又道：「現在可以發招了。」

尹劍青道：「朋友不是說等了我有好一會了麼，朋友只管發招，在下接着就是了。」

山魈尖笑道：「我竹老四雙手同發你就沒有還招的機會了。」

尹劍青道：「那也未必見得，朋友何妨出手試試？」

山魈道：「好吧！你小心了！」雙手十指箕張，緩緩推出。

他這次發招，沒有先前的快速，自然是爲了答謝尹劍青閃到他身後，沒有向他襲擊之故；但他雙爪推出，十道尖風還是勁直如矢，直射過來。

尹劍青看他出爪之勢，故意緩慢，心中暗暗一哼，也朗聲叫道：「在下要發招了。」

喝聲中，右手食、中二指一併，以指代劍，朝前劃出。

（未完・四）

九龍刀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少飛和萬家棟、朱祐楨打架之後，獨自到溪邊洗臉，一個頭戴斗笠的漢子和方少飛談話，並露出一手高深武藝，方少飛看了驚羨不已，布笠人答應教方少飛武功，從此方少飛跟布笠人偷偷苦練武藝……萬貞兒處心積慮的將朱祐楨弄到手，主要就是想設法讓朱見琛封他爲太子，然後自己再母以子貴，問鼎后位，沒料到却屢遭挫敗，不久，後宮一位姓孔的妃子又懷孕，這使她担心，恐怕還有皇子生下後流落民間，而據太醫說，吃過破孕湯而生下的孩子頭頂上都光滑如鏡，萬貞兒立刻設法將生癲痢的男孩殺掉，弄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

出師遭挫折　血濺清河鎮

方夫人道：「話是不錯，但咱們與武林毫無淵源，根本無從着手。」

方御史立即回答道：「妳忘了，今天晚上就有一個機會。」

「哦，對了，布笠人一定也是武林中人。」

當然，布笠人是武林中人，而且有理由相信，還絕不是一位默默無聞的無名之輩。

可惜，當方御史來到小廟時，並沒有見到布笠人的影子。

「大概是我心急脚快來早了，記得少飛說過，他來練功的時間是在我們入睡之後。」

想着想着，信步所之，就在廟內一邊踱着方步，一邊仔細琢磨如何來對付這一班奸黨魔徒。

也不知過了多久，三星已行將至頭頂，驀見牆上有一條黑影一閃而入，以凌空飛渡的絕妙身法，輕巧快捷的落在池塘邊上。

「什麼人?」

布笠人反應好快，方御史尚在十丈以外，便已警覺方正快步迎上來，恭恭敬敬的道：「敢問這位大俠可是布笠人?」

打量了一下來人，布笠人道：「沒錯，這位先生是——」

鐵血御史方正道：「下官方正，小犬少飛承教，下官是特來致謝的。」當眞深施一禮。

布笠人連忙還禮，說道：「淺陋薄技，難登大雅之堂，更不敢言師，倒是方大人爲民喉舌，砥柱中流，天下百姓莫不欽仰。」

語音一頓，接着又道：「少飛那孩子沒有來?」

方御史將身歷之事說了個大概，道：「幸虧少飛在此練功未歸，不然將難逃刦數，不知大俠對此可有所耳聞?」

「知道一些，據聞此事完全是萬太師父女的一石二鳥之計，今夜本想趨府拜謁，順便告知少飛別再來此練功，後來又覺

貿然，故而作罷。」

「大俠可否將奸賊父女的一石二鳥之計惠告?」

「據說，萬貞兒想將流落在民間的皇子一網打盡。」

「有皇子流落民間?」方御史心頭砰！砰！亂跳，力持鎮定的道：「她是怎麼知道的?」

「由於有一個姓孔的妃子，最近在後宮又偷生下一個皇子，因而作此推斷。」

「天下的孩童何止千萬，她如何辨識呢?」

「聽說皇子的頭頂光滑如鏡，不生毛髮。」

「哦！」方御史目瞪結舌，多一個字也不敢說。

「另外，他們會利用這個機會，剷除異己，一石二鳥。同時，已獲皇上頒賜密旨，以合法掩護非法，這一場刦難恐怕已是無法避免。」

內幕秘辛，在布笠人道來，如數家珍，着實令方御史大大地吃驚不已，更加堅信此人必然大有來歷。以試探的語氣說道：「就目前的情勢而言，大俠以爲下官應持何種態度?」

布笠人略一尋思，道：「道消魔長，邪盛正弱，單憑一腔孤忠，勢難力挽狂瀾，除非得到有力奧援。」

「何謂有力奧援?」

「萬貞兒內得皇上寵幸，外有王立等人臂助，可以說是處處得心應手，此刻寄望陛下回心轉意，不再聽信妖婦之言，可能比登天還難，唯一可行的是從剪除她的黨羽下手，而張敏、花三郎等人皆身懷絕技，非得武林高手鼎助難竟全功。」

這話正好說到方御史的心坎裏，道：「以大俠的身手，難不成無法除此魑魅魍魎!」

「獨力難挽危厦，何况小弟另有隱衷，亦有所不便。」

「那麼，可否請兄代台爲引介仁人志士?」

「小弟早已退出江湖，昔日老友，或則金盆洗手，歸隱林泉，或則風流雲散，不知所之，恐亦心餘力絀，愛莫能助，但目前武林大勢，自信仍有相當瞭解，或可供方大人參考。」

不待方御史追問，布笠人便將武林中現時的大概情況說出來，並加按語分析，雖是外行人，亦不難瞭然於胸。

論功力，講輩份，目前武林之中稱雄道霸的人物，首推南僧、北毒、東丐、西仙。

南僧，又稱南海神僧，佛號無心，他的「無量佛壽功」，法力無邊，無人能敵，「七巧掌」更是神鬼莫測，獨步武林，長年隱居南海，甚少涉足江湖，是一位神仙般的人物。

北毒，就是百毒尊者，姓石名天，是用毒的老祖宗，精研百毒，冠絕羣倫，爲人又復心狠手辣，是第一號大魔頭，「百毒指」令人防不勝防，「百步拳」更是威猛絕倫，相傳凡是中了百毒尊者百步拳的人，走不出一百步就會倒地身亡。

東丐，是丐帮帮主，姓金名八、由於德高望重，大家都管他叫金八爺，丐帮傳統的打狗棒法，只有金八爺一個人練至爐火純青的境界，「迷踪拳」是他的拿手絕活，挨、揍，人們往往還弄不懂金八爺是如何出招的。爲人嗜酒如命，常常爲了一杯美酒千里跋涉，甚至爲奸人所用，或淪爲竊賊亦在所不惜。

西仙，就是芙蓉仙子，是一個兇狠霸道的女人，爲人行爲放蕩，貌美如花，偏激嗜殺，喜怒無常，「元陽眞功」與「粉蝶掌」，都是人見人怕的厲害功夫，誰也不敢去招惹她，世居「芙蓉谷」，君臨西陲。

除了這「四大名宿」之外，還有「黑白雙煞」、「神州三傑」，以及數不清的流派帮會，與道不完的英雄豪傑，對每一位重要的武林人物皆能詳加剖析，嚴分正邪。

最後，布笠人語重心長的總結道：「南僧乃神仙中人，可遇而不可求，北毒乖張，不走正道，不足以言君國大事，東丐浪跡四方，逐酒而居，尋訪無處，西仙偏激淫蕩，更非俠義道中人，方大人只要能覓得一批與神州三傑相彷彿的武林人物，假以時日，便可有所作爲。」

方御史像聽故事一樣，牢記心頭，拜別了布笠人後，馬上走訪大學士林田甫，並連夜召來馬友德、馮子貞等數人，大家齊集林宅，秉燭夜談，爲剪除鷹犬，號召俠士的大計籌思良策。

喪子之痛，痛澈心脾，新仇舊恨，齊湧心頭，馮子貞，馬友德表現的最憤慨最積極，異口同聲的說道：「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我們必須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不將王立、張敏、費無極等鷹爪除掉，天曉得還會有多少百姓遭到荼毒。」

大學士林田甫道：「兩位大人之言甚是，此乃當務之急，只是我輩素以筆硯詩書爲伴，未曾結交江湖豪俠之士，短時間之內恐怕難見成效。」

侍郎馮子貞道：「救人如救火，一時一刻也不能等，下官主張應主動奔走呼號，四出尋訪，務必在極短期間建立起一股對付老賊父女的力量。」

翰林馬友德也憤憤然的說道：「這是惟一的途徑，絕無第二條路可走，下官有一位遠房的親戚，在武林中頗負盛譽，只要他能登高一呼，必將風起雲湧，八方響應。」

馮子貞意興風發的道：「對，咱們就這麼辦，馬大人的貴戚，再加上布笠人提供的綫索，已有脈絡可尋，下官願充當馬前卒，四出奔走，即使因而摜掉烏紗帽，身首異處，亦在所不惜。」

由於馬友德、馮子貞的表現異常激動，在塲其他的諸人亦受感染，紛紛慷慨陳詞，願爲蒼生效命，大家爭先恐後的皆願作馬前卒。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第二天便展開行動，而且進行的非常順利，基於義憤，基於對萬貞兒女父女惡行的不齒，基於爲民除害的抱負，三山五岳的江湖朋友，各門各派的武林豪客，皆千里赴義，爭相投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便有三十餘位俠義之士湧進北京城。

爲了統一事權，爲了研商行動的步驟、層次、與細節，經過一番初淺的接觸後

，大家一致決定，應該選一個日子，齊集一堂，作一個通盤的商討。

這日，正是羣英大會正式舉行的日子，馬友德、馮子貞等數人已先一步前往預作安排，大學士林田甫的馬車就停在方家的門口，兩個人正在作最後的意見交換，準備即刻啓程赴會。

布笠人卻在這個時候，彷若幽靈鬼魅般也來到方家。

他的出現，頗令方正、林田甫感到意外，二人互望一眼，話還沒有說出口來，布笠人已自先行開口，單刀直入的道：「敢問兩位大人，天下英雄可是要在今日舉行羣英大會？」

自從上次小廟相會後，方御史沒再見過布笠人，林田甫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他，布笠人怎麼得知羣英大會之事？方御史的確感到萬分駭異，林田甫惶然說道：「大俠是如何知道的？」

布笠人說道：「與會者人多口雜，難保不會走漏風聲，重要的是，是否眞有其事？」

方御史沉重的點點頭，道：「這是事實。」

「預定的時間定在半個時辰之後？」

「對。」

「地點在城北的清河鎭？」

「也對。」

「快，快去通知他們，羣英大會取消，大家立刻退出清河鎭。」

「這是爲何？」

「機密已經外洩，萬貞兒準備一網打盡。」

林田甫的臉都嚇白了，道：「眞有這種事？」

布笠人道：「大概八九不離十，老夫的消息來源絕對可靠。」

林田再道：「大俠何以得知此事，乞道其詳！」

「這種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此刻無暇細談，老夫另有事先走一步，兩位大人亦請火速上路！」

說走眞走，二人的眼皮子才眨了一下，布笠人已穿窗越屋而去。

方御史與林田甫也不敢怠慢，跳上馬車，也隨後駛離方宅。

快馬加鞭，一路疾駛，甫過清華園，驀見前面不遠處，有一騎絕塵而來，待行至近處，見馬上之人混身是血，正是馬友德的那位遠親「銀槍」胡金標。

銀槍的矛頭不見了，僅餘下半截銀色的槍柄，人伏在馬背上，看來傷勢還不輕。

車、馬相會，彼此緊急煞住，方御史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胡大俠，你是怎麼了？」

銀槍胡金標道：「兩位大人，清河鎭那邊出事了。」

林田甫心急口快的追問道：「出了什麼事？」

銀槍胡金標恨聲說道：「江湖中人，良莠不齊，龍蛇混雜，咱們又操之過急，被宵小趁虛而入，將消息出賣了，妖婦父女的爪牙已聞風趕至清河鎭。」

方御史心痛如刀絞，道：「老賊派去多少人。」

胡金標道：「幾乎是傾巢而出，西廠、錦衣衛，以及太師府的鷹犬差不多都到了。」

「當時的情形如何？」

「雙方一言不合，隨即刀戈相向，展開一場混戰。」

「咱們約有幾分勝算？」

「彼此衆寡懸殊，我方又乏頂尖的好手，能夠支撐個把時辰就不錯了。」

「胡大俠是怎麼逃出來的？」

「是馮大人命我殺出重圍，來尋兩位大人。」

「馮大人有事交代？」

「請兩位大人即刻折轉，千萬別去清河鎭！」

鎭字出口，人已虛脫，蓋胡金標傷勢極重，全憑精神力量在硬撐，此刻任務已畢，頓呈不支，終於因失血過多，墜馬身亡。

這眞是壯志未酬身先死，大學士林田甫好不悲憤，爲之熱淚沾襟，以斬金截鐵的語氣說道：「我要去，要死大家死在一起，我林田甫絕不偷生。」

鐵血御史方正的想法與他不謀而合，道：「大丈夫當視死如歸，雖刀鑊加身亦無所懼，林大人，咱們走。」

林田甫卻不表同意，道：「不！清河鎭有下官一人已足，請方大人火速返京面聖，也許可以挽救幾條人命。」

方御史本來大力反對，林田甫堅持己見，方正心念三轉之後，勉爲其難的說道：「好吧，但請林大人務必見機行事，泰山鴻毛之間知所抉擇，別中了那老賊的圈套。」

合力將銀槍胡金標的遺體拖至路旁，草草地覆蓋了一些黃土，林田甫繼續驅車北進，方御史則騎着胡金標的馬回京。

到得清河鎭，找到趙家古屋，惡戰比預期中結束的要早得多，呈現在林田甫眼前的是一幅慘絕人寰的畫面，處處都是死屍，處處都是鮮血，與會的英雄豪傑差不多都死光了。

馬友德、馮子貞，數名朝中大臣，以及幾位武林朋友，共是十三人，則被人像豬狗一樣，用一條長繩子，串連綑綁在一起。

太監總管汪直，錦衣衛指揮使快刀王立、玉華宮管事張敏，乃至哈山克、費無極、花三郎等人則環立四周，一個個躊躇滿志，得意非凡。

林田甫差點沒有急昏，飛快的衝上前來，緊抓住馬友德、馮子貞的一隻手，道：「兩位大人……」

就說了這麼一句話，被一陣心酸哽住，再也說不下去。

張敏哈着腰，橫着身子走過來，擠眉弄眼的道：「林大人大概也是來參加羣英大會的吧！」

翰林馬友德不等他開口，便搶在前頭：「閹賊，你休得誣衊，林大人跟這件事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林田甫會意，氣忿忿的道：「本官是來阻止你們胡作非爲。」

張敏斜着眼珠子打量了一下，滿面不屑的道：「就憑你小小的一個大學士，能阻止得了？」

林田甫將身子緊貼在馬、馮二人的身邊，道：「本官但有一口氣在，你們就休想濫殺無辜。」

快刀王立大踏步的走過來，戟指叱叫道：「林大人，你要攪清楚，他們可不是無辜的人！」

林田甫反唇相質：「何以見得？」

王立指着滿地的死屍，道：「馬翰林、馮侍郎等人食君祿不知感恩盡忠，居然勾結江洋大盜，武林敗類，在此秘密集會，陰謀造反。」

林田甫的額頭都急出冷汗來，道：「陰謀造反，罪不在輕，除非有眞憑實據，不得草菅人命。」

太監總管汪直大刺刺的道：「事實俱在，人證物證俱全，林大人就算有一百張嘴也脫不了他們的罪。」

望了王立一眼，又道：「我看咱們也不必將亂黨押回京裏，斬首示衆，就在此地解決掉算了。」

王立頷首稱善，大刀一揮，刀光四射，眼看就要行兇殺人，林田甫急忙伸手阻止道：「慢着，方御史馬上就會到。」

張敏聽得一楞，道：「方御史他來幹嘛。」

林田甫道：「方大人入宮見駕，很快就會趕到清河鎭，誰要是胆敢妄自屠殺，可是欺君重罪。」

汪直嘿嘿冷笑一聲，說道：「林大人，用不到唬人，本總管就是奉皇上聖旨行事。」

林田甫據理力爭道：「就算是聖命，也必須交有司審訊後才可以定罪。」

快刀王立道：「林大人之言差矣，我們有權就地正法！」

法字尚未落地，大刀已經舉起，只見刀光一陣猛閃，血雨如注，慘叫不絕，可憐十三顆人頭，一瞬之間便告全部落地。

張敏是個馬屁精，不放過任何機會，豎起大拇指，盡揀好聽的說：「恭喜王大人，賀喜王大人，一刀連砍十三顆人頭，又創下了新記錄。」

王立自覺得意非凡，仰天大笑不止。

汪直、哈山克等人亦與有榮焉，同聲大笑，整個趙家古屋，悉被笑聲所淹沒。

就在這一片充滿譏諷、嘲弄、冷酷的笑聲中，所有的鷹犬，一下子就走光了。

古屋的庭院裏，僅僅還剩下大學士林田甫孤另另一個人，以及一地的死屍，鮮血。

這個打擊實在太大，林田甫的精神幾乎要崩潰，一時悲從中來，鑽進了牛角尖，呼天搶地的說道：「馮大人，馬大人，我林田甫也不想活了，二位英靈不遠，請稍候咱們同赴黃泉……」

猛一頭撞向石柱，腦袋開花，悶哼了半聲便倒地不起。

「爹！爹！」

林玲有一位姨媽住在清河鎭，三天前她就來了，聽人家說父親也來到此地，特地跑來瞧瞧，那知道才一入門，便遇上這個悲慘場面，撲倒在父親身上，哭叫個不停。

林田甫卻如死去一般，任憑愛女哭斷肝腸，始終沒有半絲反應。

霍然，身後有一個慈祥可親的聲音說道：「小姑娘快起來，讓老衲看看。」

林玲起身回頭，見面前站着一位身披袈裟，足履雪靴，慈眉善目，年逾古稀的老和尚。急忙閃到一邊去，連說：「快請救救我爹！快請救救我爹！」

老和尚悶不吭聲，俯下身去，先察看一下頭部，再把一下脈搏，然後將林田甫扶直靠在石柱上。

林玲迫不及待的道：「老禪師，我爹還有沒有救？」

老和尚雙掌合十，口中說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令尊一息尚存，回生有望。」

林玲含着淚，跪倒在老和尚的面前，道：「那就請趕快救救我爹吧，林玲給你老人家磕頭。」

小腦袋像搗蒜，果然磕個沒完沒了。

老和尚笑笑，沒有開腔，從懷裏取出兩個藥瓶子來，內服的，撬開林田甫的嘴，餵服三粒；外敷的，則在他的頭上塗了一層。

接着，盤膝坐在對面，以右手掌抵住林田甫的心口。

也不知是靈藥奏效，還是老和尚的眞元建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總之，約莫過了一柱香的工夫，大學士林田甫便告悠悠醒轉。

林田甫的神志仍恍恍惚惚，夢語般說道：「這是那裏？可是陰曹地府？馮大人跟馬大人呢？」

林玲哭喊道：「爹！這是清河鎭的趙家古屋，爹沒有死，是這位老和尚救了爹的。」

大學士林田甫望着遍地血汚，悲不自勝的道：「大家都死了，我有何顏偷生於世，還是死去的好。」

老和尚大不以爲然，道：「死者已矣，再多死十條命也是白搭，爲今之計，理當忍辱負重，徐圖再起，肩負起爲死者復仇的重責大任。」

林田甫像隻洩了氣的皮球，道：「萬貞兒父女的勢力遍及朝廷內外，又有魔徒殺手助虐，復仇談何容易，徒增訕笑屈辱，還是早死的好。」

老和尚道：「林大人說那裏話來，須知君子復仇，十年不晚，大可不必汲汲於時間的久暫，只要心誠意堅，持志以恆，何仇不可報，何敵不可誅。」

「老禪師之言固是，奈撼泰山易，撼老賊父女難何？」

「文人論戰，失之怯懦，應知以子之矛，可攻子之盾，萬家父女倒行逆施，神人共憤，民氣可用，武林中可用之才更是不知凡幾。」

「下官與方御史已經試過，結果一敗塗地，全軍覆沒。」

「這要怪你們自己出之草率，操之過急。」

「依大師之見，該當如何？」

「掌握時勢，廣結善緣，用人須嚴謹，納賢宜縝密，知人善任，可先立於不敗之地，造就人才，則更事半而功倍。」

老和尚言來鞭辟入裏，頭頭是道，饒他林田甫滿腹經綸，仍自歎弗如，欽敬之心，油然而生，早將尋死的念頭拋諸腦後。決心振作精神，從頭再來，與萬貞兒父

女週旋到底。道：「聽禪師一席話，茅塞頓開，再生大恩，不敢言謝，請受下官三拜。」

話畢，就要彎身下拜，老和尚輕輕揮手一拂，立有一股奇大無比的力道阻住，再也拜不下去，只聽老和尚笑容可掬的道：「你不必謝，也不必拜，只要答應老衲化個緣就成了。」

林田甫道：「化緣？化什麼緣？」

老和尚指着林玲道：「想收這位小姑娘爲徒。」

方少飛小廟學藝，痛揍萬家棟、朱祐楨的事，林玲津津樂道，早就羨慕死了，可惜布笠人並沒有答應也傳授給她，今天好不容易，住這個機會，不等父親點頭，便搶着說：「我願意，我願意！」

光說不算，緊接着，便行了三拜九叩的拜師大禮。

這事實也出之草率，因爲林田甫尚不知老和尚是何來歷，但師父巳經拜了，自然不便出言反對，呆立一旁，未置可否。

老和尚好銳利的一雙眼睛，早巳看出端倪，說道：「林大人如果不願意的話，可以拒絕，想拜老衲爲師的人多如過江之鯽。」

林田甫忙說道：「那裏，老禪師肯收小女爲徒，是她前世修來的福，豈有不願之理。下官林田甫，不知大師上下如何稱呼？」

老和尚說道：「天心即我心，老衲無心。」

言吧，一陣哈哈大笑，便拉着林玲就走。

「無心？這不正是四大名宿之首的南海神僧嗎？」

林田甫心念及此，好不興奮，別說是收女兒爲徒，就是他自己本人，倘能拜在神僧門下，亦是求之不得的事，急忙說道：「神僧請慢走，下官還有許多事想當面請教。」

這話等於白說，南僧無心巳離開趙家古屋。

林田甫不死心，脚底抹油追出去，那還有無心和尚的影子。

這麼好的機會，竟然失之交臂，林田甫好不懊惱，連聲責備自己：「糊塗！糊塗！」

× × ×

北京城的烤鴨，歷史悠久，古今中外馳名。

樓外樓的烤鴨，更是北京最負盛名的佼佼者。

然而，偌大的一座樓外樓，放眼望去，除店家侍者外，並無一個食客。

六角形的樓上，却擺着六張桌子，各有一名侍者在一旁候着，桌上光溜溜的空無一物。

店家在樓下，就站在門口，翹首張望，若有所待。

忽見東邊街口，出現一位怪人，身材高大不說，一張臉紅噴噴的像猴屁股，更似喝醉酒的醉漢，虎目濃眉酒糟鼻，單着外貌就夠嚇人的。

也不知從那裏弄來一個大香爐，就托在他右手掌上，香爐裏注滿了美酒，酒香四溢，足足有三百來斤重，引得路人一陣嘩然，紛紛駐足而觀。

醉漢高視闊步，舉重若輕，根本沒理會圍觀的人，一逕走進樓外樓。

掌櫃的趕緊迎上前去，低聲下氣的說：「貴客可是訂席的人？」

「嗯！」

醉漢就應了這麼一個字，便兀自上樓去了。

行至梯口，忽又回過頭來，道：「錢付過了吧？」

掌櫃的三步兩步的趨前說道：「三天前就有人付過了。」

「整個樓外樓，老夫全包下了，不得對外營業。」

「小的知道，巳宣佈歇業一天。」

「錢夠嗎？」

「夠了，還有多的。」

「多的就賞給夥計們了。」

「謝大爺！」

「謝大爺！」

前一句出於店家之口，後一句則係侍者們齊聲所發。

醉漢未再多言，舉步上樓，由於香爐太重，樓板吱吱作響，不勝負荷，足跡經過之處，甚且搖搖晃晃，若置身樹梢，全樓外樓的人皆吃驚不巳。

在大夥兒詫異的目光中，醉漢落座在正對門口的一副座頭上。

大香爐就放在桌子的正中央，又是一陣吱吱呀呀。

侍者獻上一杯香茗，醉漢不喝茶，傾倒於地，却舀了一杯酒來喝。

才啜了半口，門口便又有人出現，來人身穿黑色織錦緞長袍，足履呢質千層底鞋，年約四十出頭，雙目炯炯有神，手中托着一支四角形，三尺來長的鐵鐧。

這鐵鐧十分奇特，係以三十二張天九牌組合而成，牌面向外，天地相對，二板長三，一目瞭然，遠遠望上去，倒像是一座玲瓏別緻的寶塔。

來人沒理會店家的逢迎，舉起鐵鐧，朝樓上拱拱手，叫了一聲：「大哥。」畢直的走上樓去，落座在醉漢右手邊的座頭上。

將鐵鐧放在桌面上，望望醉漢左手邊的空桌，道：「三妹還沒有來？」

醉漢道：「大概差不多也該到了。」

談話到此爲止，醉漢繼續喝悶酒，來人開始拆卸他的鐵鐧，兩個人誰也沒有再說話。

才一忽兒工夫，三十二張天九牌便拆解完畢，然後洗牌、疊牌、發牌，竟然自己跟自己賭起來。

此人好大的雅興，跟自己賭照樣呼盧喝雉，兢兢業業，神情隨着牌面的變化而變化，樂不可支。

這兩個人一個喝酒，一個玩牌，沒留意樓下又上來一個頭挽雲髻，面若桃李，年約四十上下的女子。

此女面目姣好，顧盼生姿，只可惜額頭之上有一塊銅錢大的疤痕，實乃美中不足。

抑有進者，肩頭，項間，雙手，兩臂上爬滿了數條長蛇，蠕蠕而動，令人望而生畏。

幸好，這些蛇很快便鑽進她的衣袖中

，侍者抹了一把汗，這才敢趨前獻茶。

弄蛇女子目注醉漢，賭徒，抱拳說道：「請大哥二哥恕小妹一步來遲。」

醉漢灌了一杯酒下肚，道：「不遲，愚兄與老二也是剛到不久。」

賭徒摸了一把牌，邊看牌邊說：「是嘛，那三個兔崽子還沒到呢。」

弄蛇的女子朝門口一指，道：「二哥，他們巳經到了。」

順着她的纖纖玉手望去，大門口一字兒排開，大踏步的走進來一僧，一道，一俗。

大法師哈山克，逍遙子費無極，江湖浪子花三郎上得樓來，各據一方，與醉漢、賭徒，蛇女遙遙相對。

花三郎認得他們是鼎鼎大名的「神州三傑」，那醉漢是「醉俠」卜常醒，賭徒乃「牌仙」包布書，女的則是「玉面觀音」彭盈妹。

當下高舉着雙拳哈哈笑道：「廬州一別，咱們大概有十好幾年沒見面了吧？」

玉面觀音彭盈妹一臉煞氣，語冷如冰：「屈指算來，巳經整整十五年，三位隱身有術，攀龍附鳳，幹上了太師府的教師爺，要不是清河鎮一戰，引起武林側目，消息傳遍江湖，我們兄妹還不曉得三位原來是躲在北京城。」

逍遙子費無極皮笑肉不笑的說道：「好說好說，不管怎麼樣，咱們今天終於又碰面了，他鄉遇故知，幸何如之，幸何如之。」

油光發亮，熱騰騰的烤鴨巳端上桌，醉俠卜常醒將侍者支開，朗聲說道：「撇開善惡正邪不談，三位肯依約赴會，倒不失爲是一個信人，來，老夫先敬大法師一杯。」

沒見他如何使勁出力，舉起大香爐，一投一送，便如裝上滑輪般，四平八穩的飛出去。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哈山克自然識貨，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單掌一托，順勢繞了一個圓弧，藉以消卸部份勁道，待香爐穩住，這才舀了一杯酒，一飲而盡，道：「施主厚賜，愧不敢當，幽燕北地，想不到還能喝到廬州佳釀。」

右手一送，左掌一推，大香爐又滴酒不溢回到卜常醒掌中。

醉俠如法泡製，再敬逍遙子，費無極飲酒還爐如儀，同樣表現驚人的內力。

花三郎則稍遜半籌，送返香爐時，用力不均，爐口微傾，溢出了水酒數滴。

大法師哈山克橫掃三人一眼，道：「三位千里迢迢，來京邀晤貧僧等人，不知有何見教？」

玉面觀音彭盈妹寒臉說道：「專程來催討十五年前的陳年老帳。」

逍遙子費無極道：「我道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呢，原來還是爲那件鷄毛蒜皮的芝蔴小事，貧道早就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彭盈妹冷哼一聲，道：「道兄好大的忘性，一條人命可不是小事，請別自作輕鬆。」

她記得很清楚，十五年前，在廬州府，有一戶貧寒人家，生了一位姑娘，才十四五歲的年紀，就出落的跟花兒一樣的美麗，不知傾倒了多少少年郎。

一天，被一位姓萬的青年撞見了，驚爲天仙，馬上就愛上了這位姑娘，三天兩頭，有事沒事，就往姑娘家裏跑，死纏活纏，軟硬兼施，要姑娘跟他好，姑娘却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

青年曾經將白花花的銀子堆得她一樣高，姑娘不爲所動，找一個媒婆來想要正式迎娶，同樣遭到姑娘父母的嚴詞拒絕。

因爲，萬家在地方上是有名的惡霸，萬公子是一個標準的花花大少，成天花天酒地，不知糟塌了多少良家婦女，姑娘的雙親寧願將女兒嫁個窮小子，也不肯進萬家的門。

這個禽獸不如的萬公子，惱羞成怒，就當着她父母的面，欲强行姦汚。姑娘抵死不從，父母捨命護救，却被萬公子身邊的一個打手打了個半死，姑娘也終於被萬公子奪去童貞。

姦淫不算，由於姑娘口咬手抓，使萬公子掛了彩，一不做，二不休，竟然連人也活活的打死了。

姑娘的父母不依，一狀告到官裏，那知，廬州府那個狗官，不但不治萬公子的罪，反而責他們夫婦挾嫌誣告，打了四十大板，還被那位萬公子，以及他身邊的打手花三郎好好的奚落了一番。

這時候，姑娘的父母才查清楚，萬公子在京裏有一個做太師的叔叔，還有一個做貴妃的堂姐，都是廬州知府惹不起的人，他們知道，憑自己一個升斗小民，在官官相護的情形下，告到那裏也沒有用。

但又心有不甘，輾轉打聽有一個叫彭盈妹的女俠，專門爲民除害，打抱不平，遂登門求告，乞施援手，好爲慘死的女兒申寃。

彭盈妹毫不考慮，便當面答應下來，翌日一早，就直接找到萬家來。

萬家的人當然不承認這檔子事，立命家奴驅趕，花三郎狗仗人勢，率先出手打人，彭盈妹忍無可忍，打退花三郎，還狠狠的揍了萬公子一頓。

這下老太爺可急了，當場懸下重賞，誰要是打死彭盈妹，賞白銀千兩，活捉五百兩，重創三百。

也合該彭盈妹倒楣，正巧有一個藏僧哈山克，一個老道費無極，從萬家經過，立與花三郎聯成一氣，圍攻彭盈妹。

敵衆我寡，彭盈妹那是他們三個人的對手，交手不及三十合便告不支，只好帶傷退走。

她傷不在輕，調養三個月始告復元。而哈山克、費無極、花三郎在這三個月之內，則早巳成了氣候。

原來就在彭盈妹負傷退走後，萬公子父子對哈山克、費無極的武功大加讚賞，重賞不算，還將二人視作上賓，留在府中當護院武師。

於是，萬公子更加如虎添翼，帶着這三個無賴，到處爲非作歹，惹是生非，市街之上，他們的足跡所到之處，百姓莫不退避三舍，誰要是胆敢瞪他們一眼，或是稍有不敬，不是拳打，便是脚踢，輕則傷身，重則喪命。

哈山克、費無極、花三郎三人由於臭味相投，狐假虎威，在私底下也做了不少欺壓善良，喪心病狂的勾當，廬州的老百

姓對他們的三個人，可謂畏如蛇蠍，懼似虎狼，在當時，民間就流行着，這麼兩句兒歌：「惡犬猛虎兩不怕，最怕廬州僧道俗！」

從此，廬州人就管他們三個人合稱「廬州三兇」。

彭盈妹的傷是好了，額頭之上却留下一個永難磨滅的疤，自然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先找到她的結拜二哥牌仙包布書，可惜大哥醉俠卜常醒，因事他往不遇，兄妹二人不耐久等，又找上萬家的門。

不幸，哈山克、費無極、花三郎正當氣焰高潮，再加上萬家豢養的家奴打手不計其數，他兄妹二人並沒有討了好。

數月之後，待與醉俠卜常醒會齊，三度登門時，萬公子遠赴外地，廬州三兇也已不在萬家，這一蹉跎就是十五個年頭。

事實上，三兇是因爲在廬州「表現傑出」，萬貞兒父女又正當需人孔亟的時候，是被萬太師召來京師。可惱神州三傑是在清河鎭一戰後才得到消息，故而不遠千里趕來尋仇。

花三郎聞言雙眉一揚，道：「寃有頭、債有主，這檔子事你應該找萬大智，干我們屁事。」

彭盈妹勃然大怒道：「閉上你的嘴，沒有你花三郎助虐，那位姑娘也許還不至於死，再說，姑奶奶額頭上的這一塊疤，可千眞萬確是你們三位的恩賜，豈能不知『恩』圖報。」

撕下一隻鴨腿，照準花三郎的眉心打過去。

一擲之力，勁道十足，快捷如風，花三郎也不是省油的燈，頭一昂，口一張，便將鴨腿咬住，三口二口吃個精光，然後用力一吐，又將腿骨還給彭盈妹。道：「女俠厚賜，却之不恭，無以爲報，送你幾顆花生吃吧。」

抓起一把花生，以「天女散花」的手法打出去。

彭盈妹與花三郎是隣桌，彼此近在咫尺，花生出手就到，數目又多，全身要害悉在受襲範圍之內，換了旁人，定會當衆出醜。

好個彭盈妹，臨危不亂，出手如電，雙掌一陣猛抓，立將襲來的花生攫去大半，袖中又放出數條長蛇，剩下來的花生亦被吞噬一空。

花三郎沒料到她有此怪招，正自驚愕間，彭盈妹以蛇當鞭，左右開弓，已自以排山倒海之勢掃過來。

蛇兒曾經過特殊訓練，身上又纏着有烏金絲，刀劍不入，但見蛇影漫天飛竄，有如蝗羣雀陣，忽高忽低，倏左乍右，或掃或抽，神鬼莫測，害得花三郎鷄飛狗跳，東躱西藏，處境極爲狼狽。

「看打！」

猛可間，彭盈妹一聲暴喝，撤回長蛇的同時，射出三粒花生，花三郎驚魂未定，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額頭之上一陣急痛，三粒花生已呈品字形嵌入肉中。

氣得花三郎暴跳如雷，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一脚踢翻桌椅，就要跟彭盈妹拚命，牌仙包布書忽然拿起一張大天來，在桌子上猛一拍，道：「花兄想拚命也別急在一時，你們那一位先陪包某玩兩把牌如何？」

逍遙子費無極冷笑一聲，說道：「包不輸，你是郎中，是老千，是牌仙，是職業賭徒，一向包贏不輸，貧道不會上你的當。」

牌仙包布書道：「這是什麼話，老夫憑的可是眞本事，絕不偷牌使詐，不信就由道兄來發牌好了。」

唏哩嘩啦一陣響，包布書眞的要將牌搬到隣桌去，費無極却連連搖手，說道：「謝了謝了，貧道不擅賭，包兄省省力氣吧。」

包布書道：「道兄不發牌，可休怪包某作弊。」

洗好牌，疊了十六疊，還正經八百的擲了骰子，依序發牌，又道：「這是道兄的牌！」

嗖！嗖！兩聲，只見兩張牌已自離桌飛起。

費無極亦非易與之輩，且早有防備，單手一探，便將鐵牌攫住。

詎料，包布書的鐵牌連環發出，快如怒矢，費無極百密一疏，叭！叭！兩響，左右面頰挨了兩記，各自清清楚楚的印下一個二板，一個長三。

哈山克睹狀大怒道：「三位都是赫赫有名的一方霸主，怎麼盡玩些偷鷄摸狗的鬼魅技倆，也不怕貽笑武林。」

醉俠卜常醒道：「大師父急什麼，這只是幾道開脾小菜，大餐還在後頭呢。」

哈山克說道：「區區小事，何必如此大張旗鼓呢，三位到底想怎麼樣，不妨直說。」

卜常醒道：「大師父既然這樣說，老夫也不再轉彎抹角，不論是單打獨鬥，或是齊打羣毆，悉聽尊便，十五年前我卜常醒未躬逢其盛，今天無論如何要分出個勝負死生。」

牌仙包布書接着說道：「若是單打獨鬥，我們兄妹三人，隨你們挑，隨你們選，隨你們劃道兒，不管水裏火裏，保證敬陪末座，絕不皺眉頭。」

逍遙子費無極道：「多年不見，幹嘛一照面就動粗，多煞風景，樓外樓的烤鴨，名滿京都，三位還沒有動口呢。」

手一揚，整隻鴨子，照着卜常醒劈頭蓋面打過去。

卜常醒不慌不忙，爐口一斜，用香爐將烤鴨接住，變成一隻醉死鴨，然後沉聲說道：「那裏，三位是客，請先用！」

大香爐又如裝上輪子一般，滑向哈山克。

這一次，哈山克並沒有伸手去接，卜常醒甫一出手，哈山克也同時發出一股强猛無匹的暗力，兩股力道相互抵拒，香爐頓呈停滯狀態，虛懸在半空中。

香爐重達三百斤，能夠使它虛懸半空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僅需要極爲精湛的內力，尤其危險萬分，只要那一方不支退縮，馬上就會命喪當場，被大香爐砸成肉泥。

僵持的時間並不長，僅半盞茶的工夫，哈山克已是汗下如雨，香爐也開始向他這邊偏，費無極見勢不妙，彈身而上，以雙掌貼附哈山克背後，源源不斷的內力，立即透過哈山克的雙臂發出。

包布書破口大罵道：「卑鄙，你們又想以多爲勝！」

話一出口，人已縱起，照着葫蘆畫個瓢，與卜常醒連成一氣。

那邊，花三郎也跑過去湊熱鬧，這邊，彭盈妹自然也不甘寂寞，三對三，就隔着天井，拚鬥起內力來。

拚內力，看似平靜無波，實則惡浪滔天，兇險異常，落敗的一方，不是力盡而亡，就是被對方震斃，何況中間還有一個大香爐，更加險惡可怖。

已經過了一盞茶的工夫，彼此秋色平分，看汗珠，論神色，則三傑略佔上風。

果然，大香爐已開始移動，雖只是一分一毫，但落葉知秋，勝負之局已現出端倪。

驀然間，樓下傳來了一聲斷喝：「住手！」

隨着這一喝聲，像冲天炮似的從下面冒上來一個人，雙掌在香爐底下猛一旋一托，就好像打飛被卡住的彈珠一般，香爐立告脫出雙方的暗力範疇，飛上屋頂去。

蓬！香爐一去，雙方暗力接實，轟然巨震聲中，六個人齊齊向後一仰。

反震之力，實在大得驚人，竟將樓板撞斷，紛紛落到樓下來。

定目處，只見樓下湧進來十二名錦衣衞，快刀王立已將落下來的香爐接住，平平穩穩的放在地上。

江湖浪子花三郎喘着氣說：「王大人好功力，在北京城恐怕很難再找出第二個來。」

醉俠卜常醒一怔，抱拳說道：「這位王大人可是昔日的大內高手，曾威震大江南北，今日的錦衣衞指揮，快刀王立王大人？」

不知何時，玉華宮的管事太監張敏也跑來了，聞言代爲吹捧道：「我們這位王指揮，最近在清河鎭，又創下了一刀連砍十三顆人頭的新紀錄，所以北京城裏一片寧靜，誰也不敢在此興風作浪。」

這話挑明了是在向神州三傑示威，警告他們別在此惹是生非，聽得包布書大爲光火，道：「這樣說來，兩位是來助拳的咯？」

快刀王立哈哈大笑，說道：「沒有的事，如果三位不反對，王某倒想權充和事佬。」

卜常醒道：「此事純屬我們之間的私人恩怨，不敢勞動朝廷命官。」

王立一聽他拒人於千里之外，心中大是不悅，但此人城府極深，仍然面帶笑容，不露絲毫痕跡，道：「那當然，只要不是陰謀造反，或圖謀不軌，本官無權過問，絕對置身事外。」

玉面觀音彭盈珠上前一步，道：「好一個置身事外，適才若非王大人及時出手，他們三個可能已經吃了大苦頭。」

快刀王立笑道：「三位請別誤會，王某只是前來勸架，怕你們兩敗俱傷。」

彭盈妹詞鋒咄咄迫人的說道：「既然不想管閒事，那就請王大人讓開一步，我們神州三傑跟他們三個人的事還沒有了結呢。」

嬌軀一挪，蓮步輕移，正要閃過去找花三郎一決高下，王立伸手一攔，道：「請看在老夫薄面上，能化干戈爲玉帛，不論是卜醉俠、包牌仙、彭女俠，或是太師府的這三位教師爺，都是一時瑜亮，人中龍鳳，千萬別因此傷了和氣。這樣吧，後日此時，王某願在此設宴，爲大家化解這一場是非，保證皆大歡喜，到時候大家說不定已經變成一家人了。」

醉俠卜常醒道：「恕卜某愚魯，不知王大人意在何指？」

張敏道：「這還不明白，是王大人愛才惜才，想重用三位 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日後定有享不盡的榮華，受不盡的富貴。」

說了半天，王立是想拉攏自己兄妹，助紂爲虐，心裏好不惱火，卜常醒與弟妹交換一個眼色，道：「卜某一介武夫，從來也不想入仕爲官，王大人的美意恐怕只有心領。」

快刀王立道：「卜兄眞是快人快語，相信後日此時，三位不會再說這樣的話，也不會再與教師爺計較那些芝蔴小事。咱們後天見！」

手一揮，立與哈山克等人步出了樓外樓。

彭盈妹拔腿欲追，却被卜常醒攔住了，道：「三妹別莽撞，在沒有撕破臉以前，咱們還不便跟王立正面衝突。」

包不輸道：「大哥之言極是，除非必要，咱們大可不必樹這個强敵。」

彭盈妹道：「難不成就此便宜了那三頭惡狼？」

卜常醒道：「當然不，錯過今天，以後還有的是機會。」

彭盈妹道：「如此，後日之宴咱們要不要參加？」

卜常醒道：「宴無好會，王立這個閹賊，功夫一流，心機也是一流的，無疑他會威脅利誘，軟硬兼施，屆時如已將三兇的事解決，大可一走了之，否則，到時候再作計較也不遲。」

主意既定，三個人再無異議，也隨後出門而去。

人走了，可是，他們在樓外樓的事蹟，却透過店家侍者的口傳遍整個北京城，當夜晚上，便傳到大學士林田甫的耳中。

× × ×

錯過一個南僧，令林田甫引爲一大憾事，這一次，他決心不能再錯過這神州三傑，於是來到方家，將耳聞之事說出來，道：「方大人，三傑在樓外樓的表現，的確大快人心，知道的人莫不暗中叫好，我們是否應該把握機會，與卜大俠他們碰個頭？」

方御史不假思索的道：「據布笠人說，醉俠卜常醒，牌仙包布書，與玉面觀音彭盈妹，都是赫赫有名的一代奇俠，如能得三傑臂助，定可有一番作爲，但不知他們三位下榻何處？」

林田甫道：「這個就不清楚了，問問樓外樓的掌櫃，應該不難查明。」

方御史頷首稱是，說道：「對，那掌櫃的應該知道，事不宜遲，咱們現在立刻去。」

披了一件外套，正要出門，方少飛突然從裏面跑了出來，說道：「爹，我也要去。」

（未完・三）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少華、史元、藍如風來到桃花宮中，玄衣道姑將他們當作貴賓來招待，吃罷素齋，更招待他們在精舍內休息，準備等到戌時，聽娘娘臨壇……丐幫廬州分舵的分舵主吉直夫等到初更時份才在一妙齡道姑帶引下來到一間密室中，因他是應約幽會來的，所以毫不懷疑的走了進去，把酒言談中，吉直夫承認了自己的一切罪行，而此刻吉直夫也發現自己中了劇毒，才知道自己色迷心竅上了當……徐少華、史元、藍如風聽娘娘臨壇，娘娘的話千眞萬確，使三人均覺莫測高深……玄衣道姑正和徐少華等人宵夜，侯如海突來報告丐幫幫主韋凌雲不見了……

辭別桃花宮　轉入千毒谷

王天榮大笑道：「宮主這話怎麼不早說？」

玄衣道姑輕笑道：「那是二位誤會了貧道的意思，三位公子正在花廳宵夜，你們要不要進去一起用些粗點？」

王天榮道：「事情既已說清楚了，在下兄弟這就告辭，不再打擾了。」說完拱了拱手，就和王貴一起往外就走。

玄衣道姑送到階上，稽首道：「二位，恕貧道不送了。」

兩人走後，玄衣道姑回入大殿，侯如海已從長廊走來。

玄衣道姑問道：「他在不在？」

侯如海回道：「屬下沒有說錯，他酒醉未醒，一屋子都是酒味，鼾聲直達戶外，宮主怎麼會懷疑到他頭上去的。」

玄衣道姑沉吟道：「那是我看錯人了，但除了他，還會有什麼人把人從地室中救走呢？」

× × ×

第二天一早，徐少華三人向玄衣道姑告辭。

玄衣道姑再三致歉，說着：「眞是待慢了三位公子。」

徐少華道：「仙姑如此豐盛的招待，在下兄弟十分過意不去，怎麼還能說待慢呢？」

玄衣道姑說道：「三位公子是說有要事在身，貧道不敢挽留，且等三位公子辦完正事，貧道歡迎你們再來敝宮多盤桓幾天。」

史元道：「這裏是我們必經之路，到時一定再來打擾。」

說話之時，已經跨出大殿，只見侯如海已陪着賈老二、胡老四、余老六三人，在殿上等候。

徐少華拱拱手道：「仙姑請就此留步，在下兄弟告辭。」

玄衣道姑道：「這怎麼成？貧道至少也要送到門口。」

徐少華看她這麼說了，只得由她，大家一起出了大門，玄衣仙姑才稽首道：「

三位公子恕貧道不送了，等三位公子辦完正事，務請再度光臨。」

徐少華拱手道：「仙姑請回。」

侯如海却一直送過廟前廣場平台，才站停下來，說道：「諸位請上馬了，在下也不遠送了。」

賈老二聳着肩，道：「侯總管，小老兒也要謝謝你的酒，昨晚喝醉了，睡得眞香！」

六人的馬匹，已經都拴在平台下面的石柱上，大家牽過馬匹，跨上馬鞍，只見玄衣道姑還站在門首，朝大家揮手。

徐少華三人也朝她揮了揮手，才帶轉馬頭，循着小徑退出桃林，轉上大路。

史元道：「眞奇怪，我起初認爲仙姑邀我們前來，總是不懷好意，誰知道她還眞把我們待若上賓。」

賈老二脚下一夾，催着牲口趕上半個馬頭，聳着肩，笑道：「我的公子爺，這就是你們老實了，小老兒滿以爲你們存着好奇心來的，多半總會瞧瞧熱鬧，誰知你們連一點熱鬧也沒看到。」

「什麼熱鬧？」史元問道：「你看到了？」

「嘻嘻，昨晚熱鬧多着呢！」賈老二扳着了手指，說道：「第一齣是呂布戲貂嬋。第二齣是千里走單騎，第三齣是二進宮……」

史元道：「你在說些什麼？」

賈老二嘻的笑道：「小老兒是說昨晚連台好戲，三位公子都沒看到。」

藍如風道：「那你一齣齣的說咯！」

史元道：「你先說說，你怎麼會看到的？」

賈老二瞧了一口口水，搖頭晃腦的說道：「小老兒昨晚也演了一齣戲，叫做酒醉桃花宮……」

史元性急，馬鞭拍的揚了一揚，說道：「你快說清楚，別打啞謎了。」

「是，是。」賈老二連應了兩個是，才道：「事情是這樣，侯如海那老小子，好像要巴結小老兒，弄來了一席酒菜，拚命的勸酒，那兩個老小子（指胡老四、余老六）還是道上混混的，居然給他一灌就醉，小老兒有些奇怪，他在桃花宮當總管，又無求於我，何以要一股勁的向小老兒獻什麼殷勤？心裏有了譜，他敬的酒，就要仔細品嚐品嚐，哈，這一品嚐，就嚐出苗頭來了！」

史元問道：「嚐出什麼苗頭？」

賈老二道：「他在酒裏做了手脚。」

史元道：「他放了蒙汗藥？」

賈老二道：「蒙汗藥下在酒裏，就混淘淘的，只要走江湖的人，一看就知，這老小子下的是入口迷，看不出，聞不出，也嚐不出來的迷藥，但小老兒喝酒成了精，豈會着他的道？」

藍如風問道：「結果你沒被迷倒？」

賈老二道：「迷倒了，還會看到連台好戲？」他又瞧了一口口水，才道：「小老兒不知他打什麼主意？所以就假裝酒醉，還吐了他一身……」

史元忍不住咭的笑出聲來，說道：「後來呢？」

賈老二道：「他扶小老兒上床，就在小老兒身上亂摸，好像要找什麼東西，小老兒才明白過來，他敢情也是聽到風聲，認爲什麼勞什子的秋水寒在小老兒身上，才要把小老兒灌醉的。」

史元道：「你快說下去，後來呢？」

賈老二道：「他找不到東西，就回了出去，小老兒想聽聽他們還有什麼詭計？就偷偷跟在他身後走了出來。就看到丐帮廬州分舵的分舵主吉直夫那小子，神氣活現的坐在大殿上……」

徐少華回頭，問道：「丐帮找他們作甚？」

賈老二道：「就是爲了那個在仙姑轎前中毒死的化子來的……」

他把吉直夫和玄衣道姑在大廳上說的話，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史元哼道：「吉直夫居然敢仗丐帮勢力，脅迫仙姑……」

「公子爺別着急，好戲在後頭呢！」

賈老二續道：「小老兒眼看初更以前，沒什麼好瞧的了，就回房打了個盹……」

藍如風道：「你還回房打盹？」

賈老二聳聳肩笑道：「小老兒從沒誤過事，打個盹，不過稍事休息罷了，一直熬到初更時分，小老兒就躡手躡脚的找到吉直夫那老小子住的賓舍裏，縮做一團，躲在牆角裏，果然過沒多久，有一個黃衣道姑提着宮燈，來敲姓吉的小子房門，吉直夫就跟着她朝第二進西首的花園而去，小老兒當然不肯放過機會，就遠遠跟了進去，嗨，想不到那宮主住的精舍裏，還有地道，小老兒等他們進去了一回之後，依樣葫蘆，開了地道的門，也偷偷的摸了進去。」

史元問道：「地道下面是什麼呢？」

賈老二道：「這條地道，眞是又長又黑，幸虧小老兒是夜貓子，看不到，會摸索着走，終於給小老兒摸到了地頭……」

他口氣又頓了一頓，說道：「原來宮主在地窖秘室中擺了一席酒菜，等着姓吉的小子。」

他又把地窖中兩人說的話，大概說了一遍，接着問道：「你們知道這位宮主，在地窖中囚禁了誰？」

徐少華矍然道：「地窖中還囚禁了人麼？」

史元道：「你快說下去。」

賈老二道：「是丐帮新任帮主韋凌雲，一個年輕小伙子。」接着說到吉直夫如何中毒，宮主如何離開地窖。

藍如風道：「你呢？是不是跟着宮主出來的？」

賈老二道：「宮主走了，桌上放着好酒好菜，不吃未免太可惜了，小老兒老實不客氣，就坐下來痛痛快快吃了一頓。」

藍如風道：「眞饞！」

賈老二聳聳肩道：「不吃白不吃。」

徐少華道：「你既然看到丐帮帮主被他們囚禁在地窖裏，就應該設法救人。」

賈老二道：「公子說得極是，小老兒幾時說不救人了？」

史元問道：「那你把人救出來了？」

賈老二得意的道：「這還用說？小老兒酒醉菜飽，那只是舉手之勞，開鎖小老兒是行家，只消把兩扇鐵柵門打開，再替韋帮主解開穴道就成，丐帮勢力大得很，交上丐帮帮主這個朋友，到處吃喝都不成

問題，不過，小老兒也替公子和他結了朋友。」

史元道：「這話怎說？」

賈老二道：「小老兒是雲龍山莊少莊主的總管，總管做的事，自然是奉命行事，所以小老兒對他說，是奉少莊主之命去救他的。」

史元道：「你這總管挺不錯。」

賈老二笑道：「那當然……」

史元哼道：「萬一出了紕漏，不是給大哥添麻煩嗎？」

「不會的。」賈老二眨着一雙豆眼，說道：「諸葛亮一生惟謹慎，小老兒做事，比他還要謹慎，那會出事？」

藍如風道：「你說的幾齣戲，都說完了嗎？」

賈老二道：「吉直夫那小子調戲宮主，不是呂布戲貂蟬嗎？韋帮主逃出去了，不是千里走單騎？」

藍如風道：「還有二進宮呢？」

「哦！」賈老二道：「那是三眼二郎和笑面財神貪夜趕了來……」

史元道：「他們又來作甚？」

賈老二道：「他們倒是一番好心，聽說三位公子來至桃花宮，一直沒有出去，怕出了岔，才趕來的，後來宮主說三位公子正在宵夜，他們聽了心知不會有什麼事，就走了。」

史元道：「你雖然看到了不少事情，但可惜沒看到娘娘臨壇。」

「那有什麼好看的？」賈老二聳聳肩，笑道：「小老兒看她不過是個半老徐娘，但……嗨，徐娘雖老，風韻猶存……」

史元道：「你在說些什麼？」

賈老二道：「小老兒當然是說那個臨壇的桃花娘娘了。」

史元道：「你看到桃花娘娘了？」

賈老二道：「小老兒放走韋帮主，因爲地窖裏還藏着好幾罈陳年桃花釀，想偷他一罈出來，先運到咱們必經之路，把它藏起來，那麼今天咱們上路之後，就可以帶走了，那知再回進去，一時大意，走岔了路，摸到一間房門口去……」

史元問道：「房裏有人？」

「就是那個桃花娘娘！」賈老二道：「那婆娘可厲害得很，小老兒走路自以爲沒有聲音，那知給婆娘聽到了。」

藍如風道：「那你怎麼辦呢？」

賈老二聳聳肩笑道：「幹小老兒這一行，總得先有個準備，以防萬一給人發現，可以應應急，所以小老兒進入地窖之前，就捉了一隻老鼠，籠在袖管裏，那婆娘問了聲：『什麼人』？小老兒就把袖管一鬆，老鼠就沒命的邊叫邊逃，鑽進房去，那婆娘就不會再疑有人了。」

這話聽得史元、藍如風都不禁笑了起來。

徐少華道：「那你怎麼出來的？」

賈老二說道：「小老兒那時伏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看她對着一根管子說話，一回叫少莊主，一回又叫史公子，又叫藍公子，小老兒在她說話之時，慢慢爬了出來，趕緊回房，蒙頭大睡。後來，那姓侯的老小子又來到小老兒房裏，在小老兒耳邊大聲叫喊，又用手摸摸小老兒的額頭，小老兒心知他們可能懷疑到小老兒頭上了，只好裝作酒醉，沒去理他，他才走出房去。」

史元道：「這麼說，桃花娘娘果然是騙人的把戲，神像會說話，只是有一根管子，從地窖通到了神像的咀裏，她的話聲，就可以從管子裏傳出來了。」

賈老二嘻嘻笑道：「這些原本是江湖把戲，你們眞還以爲遇上了仙人？但這位桃花娘娘的一身功力，可着實高明，就是桃花宮的人，也都有一身很好武功，可不能小覷了他們！」

藍如風看了他一眼，說道：「這麼說，賈總管也很了不起了，桃花宮有這許多高手，你可以來去自如，一點也沒被他們發覺。」

徐少華聽得突然心中一動，不覺回頭朝賈老二看去。

賈老二坐在馬上，連連搖手，說道：「藍公子這一說，不是把小老兒也說成了高手？那可當不起，他們沒有發現小老兒，因爲小老兒會一點偷鷄摸狗的本事，從前小老兒摸進皇帝宮裏去，大內不是有許多本領高强的一等、二等侍衞，小老兒照樣進進出出，萬一被人聽到一點聲音，小老兒只要放出一隻老鼠去當替身，就可沒事了，只要胆大心細，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得。」

藍如風道：「難怪人家把小偷叫做鼠竊！」

史元道：「三弟，你說錯了，難怪賈總管生得和老鼠差不多！」

藍如風偏頭朝賈老二看了一眼，忍不住嗤的笑出聲來。

徐少華沉吟道：「桃花宮愚弄鄉民，只是爲了歛錢財，爲什麼要囚禁丐帮帮主呢？」

賈老二聳着肩道：「這個少莊主就不知道了，桃花娘娘手下，有十六名金甲武士，三十六天龍，三十六火齊，個個能高來高去，身手不凡，就憑這些人，論實力比之江湖上佔山立寨的一方霸主，還要强得多，自然就有野心，囚禁韋帮主，就是爲了要和丐帮合作，合作就是要韋帮主歸順她。」

徐少華道：「丐帮號稱天下第一大帮，豈肯歸順於她。」

賈老二手一攤，聳聳肩道：「所以桃花宮要把他囚禁了。」

說話之時，已經趕到舒城，賈老二一馬領先，入城之後，就在一家大酒樓門前下馬，讓三位公子走在前面，登上樓梯，一名堂倌迎了上來，把六人領到靠窗口的一張桌子落坐。

賈老二不待公子開口，就朝堂倌揮着手吩咐道：「你去要厨下揀拿手的菜做來，要快，咱們吃過飯還要上路哩！」

堂倌問道：「公子爺……」

賈老二搶着道：「三位公子都不喝酒，你快去吧！」

堂倌唯唯應是，退了下去。

史元道：「賈總管，你倒眞像一個總管。」

賈老二笑道：「人嘛，到了什麼時候，就要像什麼，小老兒這總管，可不是吹的，應該是天底下第一了。」

史元道：「好，那我就考考你，當總

管，應該不用吩咐，一切都會辦得妥妥貼貼，對不？」

「這個當然！」賈老二晃着一顆頭，笑道：「有小老兒當總管，三位公子什麼都不用操心。」

「好！」史元笑着道：「這話是你說的，如果辦不好呢？」

賈老二縮慣了的雙肩一挺，拍着胸脯，說道：「一切唯小老兒是問。」

一回工夫，堂倌送上飯菜，六人匆匆用畢，堂倌又沏來了一壺好茶。

賈老二站起身道：「三位公子請寬坐，小老兒去去就來。」

說完匆匆下樓而去。大家以爲他是去方便的，既然堂倌沏來了茶，也就喝着茶等他回來再走。

不過一盞茶工夫，賈老二就走了上來，聳着肩道：「三位公子，小老兒已經會了帳，咱們可以下樓去了。」

徐少華點點頭，一行人相繼下樓，酒樓小厮已經牽着馬匹在門口伺候。

上馬之後，賈老二像猴在馬上，問道：「少莊主，咱們要朝那裏走呢？」

徐少華道：「二弟是嚮導，這就要問二弟了。」

史元一提馬韁，走在前面，說道：「你們跟我來就是了。」策馬直出西門。

離城漸遠，人烟漸稀，幾乎一二十里都難得看到一個村莊。藍如風忍不住問道：「二哥，咱們這是上那裏去呢？」

史元回頭道：「你不用多問。」依然一馬領先，一路揚鞭趲程。

旁晚時分趕到一處山下，史元馬鞭朝前一指，說道：「前面不遠，應該有一座三官殿，我們可以在那裏過夜。」

他說得沒錯，山路前面，果然有一座小廟，但却是久無人住的破廟。史元趕到廟前，不禁急道：「這裏怎麼會是沒有人住的破廟呢？」

賈老二跟在後頭說道：「這裏小老兒從前來過，二三十年前早就是破廟了。」

徐少華說道：「破廟就破廟吧，既然來了，反正一宿即行的，只好將就着過夜了。」

史元攢着眉，說道：「但這一帶人烟稀少，沒有地方可以買得到吃的東西，咱們晚餐怎辦呢？都是我不好，事前沒有問清楚……」

賈老二聳着肩道：「三位公子爺請下馬吧，一路上的食宿，應該由小老兒負責，不該由三位公子操心的，不然，要小老兒當什麼總管？」

史元道說：「你說得輕鬆，你怎麼負責？」

賈老二嘻的笑道：「小老兒說過負責，自然負責到底，三位公子只管請裏面坐。」一面叫道：「胡老四、余老六，你們還不進去打掃打掃？」

胡老四、余老六果然奉命唯謹，趕快一躍下馬，朝廟中走去。

徐少華、史元、藍如風也各自下馬，把馬匹拴在廟門外，才一起入廟。

藍如風道：「賈總管，你買了這許多東西？」

賈老二得意的笑道：「這叫做滿漢全席。」

徐少華心中暗暗奇怪，問道：「賈總管，你怎麼知道今晚要準備食物的呢？」

賈老二嘻嘻一笑道：「這是昨晚桃花娘娘託的夢，要小老兒今天中午多準備些乾糧，晚上可免凍餒之虞，天冷地凍的天氣，如果餓着肚子，就會更冷。」

藍如風披披咀道：「胡扯什麼，你不是說桃花娘娘只是江湖把戲嗎？」

賈老二聳聳肩道：「藍公子一下就把小老兒的話給拆穿了，其實小老兒也只是一時心血來潮，給三位公子準備妥當的點心。」

史元道：「好了，我們吃吧！」

「嘻嘻！」賈老二朝胡老四、余老六擠眉弄眼的笑道：「老四、老六，三位公子是不喝酒的，天氣冷，小老兒還弄來了一罈酒就在馬鞍後面，你們誰去拿下來，咱們喝一點，暖和暖和。」

胡老四大喜，道：「總管，你老還有酒？」

賈老二笑道：「小老兒是酒中之鬼，怎麼少得了酒？」

余老六道：「我去。」

他急步奔了出去，果然又捧了一罈酒走入，說道：「怎麼只有半罈？」

賈老二嘻嘻一笑道：「還有半罈，是小老兒在路上喝了。」

胡老四驚奇的道：「總管一路上喝了半罈酒，咱們兄弟怎麼會沒看到的？」

賈老二道：「讓你們看到，那還算得是酒中之鬼？哈，我師父從前和小老兒住在一起，他老人家怕我看見了會饞，喝酒的時候，從不讓小老兒看到，小老兒只能聞到他老人家的酒氣，那才是酒中的老鬼了，口中說着，手掌一伸就從余老六手中接過酒罈，湊着咀咕咕的一連喝了幾口。

史元問道：「你師父是誰呢？」

賈老二放下酒罈，用手搔搔頭皮，說道：「他老人家自稱老酒鬼，小老兒除了叫他師父，不知他叫什麼名號。」

胡老四、余老六和賈老二輪流着很快就把半罈酒喝光，徐少華等三人也都已吃飽，剩下的幾乎還有三分之二，余老六又一一包了起來。

仲冬之夜，入晚之後，朔風更厲，大家就在大殿一角，圍坐下來，胡老四、余老六找來了樹枝，木柴，升了一個火堆，倒也火光熊熊，暖和了不少。

一宵過去，第二天繼續上路，一路上依然全是山間小徑，四無人烟，整整一天，幾乎沒遇到一處村落。

這回，大家都留上了意，尤其胡老四、余老六沿途獵到了野兎，山獐等野味，賈老二早就準備了一包食鹽，烤着吃別有風味，還有昨晚吃剩的一大包食物，六個人還吃不完。

傍晚時分，他們找了一處避風的山岩休息。

大家吃過晚餐，圍着烤火，史元目光掠過大家，說道：「大家都已知道，咱們此行，是大哥爲了要報雪父仇，本來，只有我和大哥兩人，後來賈總管和胡老四、余老六先後加入了，後來三弟，又加入了我們的行列，明天還有王天榮、壬貴兩人會趕來和我們會合，咱們一行就有八人之多……」

他口氣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你們這一路上，只知大哥是找仇家報仇的，但並不知道大哥仇家是誰，對不？」

賈老二道：「咱們跟着少莊主走，管他仇家是誰？」

「不！」史元道：「本來沒有和大家說清楚，是爲了對方耳目衆多，不好明說，現在我們明天就可趕到地頭，自然要和大家說清楚了，才好有個準備，大哥的仇家，就是……」

他目光又朝四週迅快的一掠，壓低聲音說道：「千毒谷的人……」

胡老四、余老六聽得猛然一震，吃驚道：「會是他……們……」

江湖上人聽到「千毒谷」這三個字，沒有不談虎色變的！

史元道：「你們可是怕了。」

胡老四忙道：「小人兄弟既然誓死跟隨公子，水裏火裏，在所不辭，沒有什麼可怕的。」

賈老二道：「這就對了，水裏火裏都可以去得，還怕什麼？何況咱們去的地方，也不一定就會是水裏火裏。」

史元回頭道：「三弟，你呢？」

藍如風連忙應道：「小弟和大哥、二哥義結金蘭，誓同生死，大哥的仇人，就是小弟的仇人，小弟自然非一同去不可，只是……」

史元問道：「只是什麼呢？」

藍如風道：「小弟聽家父說過，千毒谷主精擅『黑煞掌』，是用毒的好手，用毒一道，防不勝防，就是武功最高，遇上了他也是束手無策，小弟雖然略知一二，只怕也無濟於事，不知兩位兄長可有萬全準備？」

徐少華切齒道：「愚兄和千毒谷不共戴天之仇，千毒谷主『黑煞掌』縱然厲害，愚兄也要和他一拚……」

史元連忙說道：「家父秘製的解毒丹，小弟也帶來了，我們入谷之前，每人口中含上一粒，就可百毒不侵，不用怕他使毒。」

藍如風心中暗道：「毒有多種，解毒那有這麼容易？」

但他只是心中想着，可沒有說出口來，接着又暗自忖道：「目前唯一的辦法，明天進入千毒谷，只有緊跟在大哥身邊，也許可保他無事。」心裏有了這樣決定，也就不用再多說了。

天色才亮，他們就繼續上路，但今天和昨天同樣趕路，心情顯然不大相同，昨天只是趕路，今天却因令人聞名喪胆，縱橫江湖三十年，沒有人能說得出準確地方的千毒谷就將到了，在他勢力範圍之內，決不會沒有眼綫、暗樁，因此每一個人騎在馬上，已經顧不得交談，隨時都在戒備之中，目光像獵人一般四處搜索行進。

只有那位「總管」賈老二，像猴在馬上，依然顧盼自得，毫不在乎，還埋怨着說道：「昨晚我眞該死，偏要裝闊，把半罈酒像獻寶似的拿了出來，現在可好，酒虫已經爬到喉嚨口，不喂牠們幾口，那還得了，不把你心肝脾肺腎，都咬得稀爛才怪！」

他一邊嘀咕，一邊雙手在身上一陣亂摸，忽然嘻的笑出聲來，說道：「還好，這裏還有個小酒瓶，可以殺殺癮是沒有問題了。」

一手已從腰間掏出一個紫玉扁瓶，揭開瓶塞，咕的喝了一口，趕忙塞上瓶塞，塞回懷中。口中又自言自語的道：「只喝這麼一小口，怎麼也過不了癮，不如再喝一口。」

於是又從懷中掏出紫玉扁瓶，揭開瓶塞，咕的喝了一口，又趕緊塞上瓶塞，收入懷中，但走不了三兩步，口中又嘀咕着：「小老兒號稱酒中之鬼，肚裏的酒虫，也快成了精，豈是這區區兩口酒，就能打發得了？我看最少也要再喝上一口，才差不多。」

於是又探懷取瓶，揭開瓶塞，咕的喝了一口，再塞好瓶塞，收入懷中。

別人都沒有說話，就是他自言自語，心口相商，每次都說：「再喝一口。」其實一連串的一口，幾乎已喝了八九口之多，一小瓶酒很快就報消了。

等到喝第十口，紫玉扁瓶已經一滴無存，心頭一生氣，就隨手把紫玉扁瓶朝外丟出，等到玉瓶丟出，口中叫了聲：「乖乖不得了。」

上身往後一仰，飛快的隨着玉瓶往外掠去，一手迅疾接住玉瓶，一個人就像有繩子牽着一般，又嗖的飛了回來，坐到馬鞍之上，口中說道：「好險，這寶貝是小老兒從皇宮裏撿來的，打碎了，沒有第二個。」

在他馬後的兩匹馬上，是胡老四和余老六，他們只是眼睛一花，根本連看都沒有看清楚。

前面三人聽到賈老二一聲急叫，急忙轉過身來，史元問道：「賈總管，你怎麼了。」

賈老二一手把紫玉扁瓶揑得牢牢的，忙道：「沒……什麼，小老兒不留神，差點把寶貝掉了。」

藍如風道：「你別嚇人好不？人家還當你出了事呢？」

賈老二連忙陪笑道：「對不起，是小老兒失態了。」

史元問道：「你說的什麼寶貝差點掉了？」

賈老二右手一揚，說道：「是一個紫玉酒瓶，這話說來話長，從前有一個酒鬼皇帝老子，怕在上朝的時候口乾，特地要玉匠雕了一個扁瓶，裝上老酒，塞在懷裏：趁衆卿家不注意的時候，偷偷取出來喝上一口，小老兒有一年到皇宮裏玩，看得喜歡，就把它帶了出來，方才差點掉下去，小老兒一急，才叫出聲的。」

史元哼道：「一個紫玉瓶，也大驚小怪。」

「是，是！」賈老二沒命的應是，說道：「是小老兒大驚小怪。」趕緊把玉瓶塞入懷中，再也不敢嚕囌。

中午抵達黑石渡，這裏倒是有一家賣茶兼賣酒菜麵點的舖子。六人在棚前下馬，進入松棚，圍着一張板桌坐下。

山區小舖，雖然面臨渡頭，做的也不過是過路客商歇脚的生意，酒客不多，只有一個行動遲緩的彎腰老頭，戴着破毯帽，抹桌端茶，招呼客人，走過來問道：「客官要些什麼？」

賈老二忙道：「老鄉，你給咱們切一盤鹵味，下六碗麵，再來二十個饅頭就好，哦，哦，還有，小老兒三個還要一壺酒，燙熱一些。」

彎腰老頭答應着退了下去。

史元道：「賈總管，你又要喝酒？」

賈老二陪着笑道：「天氣冷咯，喝點酒，暖和暖和，三位公子都不會喝酒，其實騎在牲口上，一路都在和西北風對抗，也該喝些酒才好。」

史元道：「我們才不喝呢。」

「是，是！」賈老二縮着頭道：「不喝也好，喝上了癮，就跟小老兒一樣，飯可以不吃，酒却不喝不成，要是一天不喝，那可比死還難過。」

彎腰老頭端上一壺茶來，那是新沏的，熱氣騰騰！

賈老二連忙取過茶盅，給大家倒了茶，各人捧着茶盅，慢慢喝着，大冷天，喝一盅熱茶，手脚就暖和多了。

彎腰老頭接着送來碗筷，又切來了一大盤鹵菜，和一壺熱酒。

賈老二一手接過酒壺，給自己倒了一碗，先咕咕的喝了兩口，說道：「酒還不錯，只是淡了一點。」隨手又替胡老四、余老六兩人各自斟滿了一碗。

余老六道：「總管，還是在下來吧！」正待伸手去接。

「不！不！」賈老二連忙握緊了酒壺，說道：「酒壺在我手裏，喝完就倒，方便得很，酒壺若是在你手裏，喝完了酒，要等着你替我倒，那多蹩扭？」

藍如風笑道：「賈總管對喝酒，果然有一番道理！」

賈老二笑道：「這是多年經驗得來的，喝酒莫要讓酒壺落在別人手裏，其實做什麼事，也是一樣，都要操之在我，那麼人家都聽我的，若是操在別人手裏，就要聽別人的了。」

史元道：「這話不是白說。」

藍如風道：「二哥，賈總管這話好像蠻有道理的。」

這時正好彎腰老頭端上三碗麵來，徐少華三人先吃了。接着彎腰老頭又端來了三碗，賈老二三人連忙把一壺酒喝了，也各自拿過麵碗，撕着饅頭吃了起來。

史元看看天氣，咀裏哼了一聲，氣鼓鼓的道：「這兩個該死的東西！」

賈老二正在吃麵的人連忙一口吞了下去，抬目道：「史公子……你……不是在罵小老兒！」

史元冷聲道：「你好端端的，我罵你作甚？」

賈老二筷子一指胡老四、余老六道：「那一定是罵他們兩個了。」

胡老四、余老六趕緊放下竹筷，神情緊張，還沒開口！」

「我又沒罵他們？」史元氣道：「我是罵王天榮，壬貴這兩個狗東西，明明和他們說好了中午在這裏會合的，到這時候還沒來，你說氣不氣人。」

徐少華道：「他們不來就算了。」

「怎麼能算？」史元恨恨的道：「這兩個狗東西敢不來，我就放火燒了他們的茶樓。」

「這是不能算的，」賈老二聳着肩道：「他們若敢不來，非重重的罰他們不可，史公子，小老兒看這樣好了，以後你把這兩個狗東西撥到我賈總管手下，小老兒就會好好的罰他們。」

徐少華道：「賈總管，你別胡說了，人家是一方之豪，肯來是他們的義氣，不來也是應該的，又怎能怪他們？」

賈老二道：「少莊主，這事你不用管，他們兩個撥到小老兒手下當差，是他們的榮幸，對了，胡老四、余老六，以後王天榮就叫他王老八，壬貴叫他壬老十，咱們就這樣排下去。

藍如風道：「二哥，我看他們可能路上就擱了，好在時間還早，我們就在這裏等他們一回好了。」

徐少華道：「三弟說得極是，我們也不急在一時，這裏茶還不錯，再要店家泡一壺茶來，在這裏多坐一回也是好事。」

余老六立即吩咐彎腰老頭再沏一壺茶送來。

賈老二走去要彎腰老頭切了一大盤鹵味，包成一包，另外又包了五十個饅頭，再從懷裏取出紫玉扁瓶，也裝滿了酒，揣入懷裏，才一起結過了帳。

史元是個急性子的人，一邊喝茶，一邊只是舉目望着來路，却一直沒有見王天榮，壬貴兩人的影子，口裏就一直氣鼓鼓的罵人。

徐少華知道他的脾氣，一面笑道：「二弟，你罵他們，他們也聽不到，算了，這種朋友，你知道了就好。」

史元氣道：「什麼朋友？憑他們兩個狗東西，也配和我們做朋友。」

徐少華笑道：「既然不是朋友，那又何必生氣呢？」

史元道：「大哥，你不知道。」站起身說道：「好了，不用再等他們，我們走吧。」

賈老二跟着站起，笑嘻嘻的道：「小老兒說過，只要史公子交代一句，把王老八，壬老十，撥到小老兒手下，小老兒馭下最嚴，以後保管他們乖乖的聽話，公子爺要他們爬着走，他們絕不敢站着走。」

這話聽得史元忍不住笑了。

徐少華笑道：「好了，二弟正在氣頭上，你別火上加油了，我們那就走吧！」

六人上了馬，仍由史元一馬領先，替大家帶路，從黑石渡西行，漸漸進入大別山脈，一路山嶺起伏，極少人烟，到了傍晚時分，大家在一棵大樹下停了下來。

余老六從馬鞍上取下乾糧，胡老四從溪邊打了一桶水來，圍着大石吃了個飽。

史中元氣猶未消，恨聲道：「這兩個狗東西眞的不來了！」

賈老二道：「不來就不來，難道他們不來，少莊主的仇就報不成了。」接着望望史元，說道：「天快黑了，咱們該分配一下人手，如何進攻千毒谷？史公子，你熟悉路，就由你分配好了。」

徐少華道：「不錯，這一路都是二弟當嚮導的，咱們人手不多，二弟，你來分配好了。」

史元道：「這條路，我是聽爹爹說的，其實我沒有來過，千毒谷既然稱爲谷，自然是在一處山谷之中，找到了谷口，就由大哥、我和三弟三人領先，胡老四、余

老六在後接應。」

賈老二道：「還有小老兒呢？」

史元道：「你跟在咱們後面，別落了單就行。」

賈老二連連點頭道：「史公子的意思就是要小老兒掠後，這個小老兒知道，從前諸葛亮行軍，把運糧官放在最後，如果要後退，就由小老兒打前鋒，沒問題。」

徐少華問道：「從這裏去，不知還有多少路？」

史元低聲道：「大哥，從這裏向西，再有二十來里，有一道寬闊的山澗，我們就要沿着山澗向北，只有一條路，千毒谷就在裏面了。」

徐少華聽得熱血奔騰，虎的站起，說道：「我們這就走。」

藍如風道：「大哥，待回到了千毒谷，你不可離開我太遠。」

徐少華忽然回過身去，正容道：「二弟、三弟，還有賈總管、胡老四、余老六，你們五位記住了，今晚是我要替先父和雲龍山莊四十餘口，報雪血仇，好歹要和仇人拚個生死存亡，萬一對方人多勢衆，咱們到底是人手有限，如果抵擋不住，不是對方敵手，你們不用管我，務必奪路先退……」

史元不待他說下去，搶着道：「大哥，你不用說了，我們是結義兄弟，生則同生，死則同死，怎麼會留下你不管，這還是人？」

藍如風道：「二哥說得是，我們若是貪生怕死之輩，就不會來了。」

賈老二道：「不會的，三位公子福大命大，那會出什麼岔錯，小老兒就看準了的，才會當上這個總管……」

「不！」徐少華斬釘截鐵的道：「我知道大家都是抱着義氣來的，二弟，因爲你一直不肯告訴我千谷毒如何走法，愚兄不得已才要你領路，其實復仇之事，只是愚兄一人的事，你上有老父……」

史元眼圈一紅，說道：「大哥，你不用說了，我絕不會讓你一個人去闖千毒谷的，打得過他們爲大哥報了血仇，打不過他們，我們就死在一起，我爹也會替我們來剷平千毒谷的。」

賈老二在旁道：「好端端的就說什麼生呀死呀，出門要講求吉利，小老兒保證大家沒事，要走就快點走了，小老兒把乾糧留在樹上，咱們大打出手，肚子一定餓得很快，早些回來還可以吃宵夜，要是去遲了，回來天就大亮，只好當早餐了。」

史元道：「大哥，我們走吧！」

徐少華心頭一陣感動，含着滿眶熱淚，朝五人拱手拜道：「二位賢弟，還有賈總三位，你們爲了雲龍山莊報雪血仇，隨我同來，這份高義，請受我一拜。」

史元道：「大哥，你怎麼啦，平日你豪情萬丈，今晚怎麼婆婆媽媽起來？我們快些走吧，我只是聽爹說過，語也不詳，當時我又不敢多問，怕他老人家起疑，這一路進去，還要找呢，再不快點走，眞的要吃早餐了，好了，我先替大家領路，馬匹就留在這裏好啦！」說完，就當先朝前奔去。

徐少華道：「二弟，你走得慢點！」急步追了上去。藍如風也跟着掠去。

賈老二朝胡老四、余老六急忙揮手道：「你們是後援，還不快上去？」

胡老四、余老六一聽，果然也跟着就跑。

二十里山路，可不好走，一來早就沒有路徑，一行人只是翻山越嶺，往西行走。二來是在黑夜之間，大家雖能辨認方向，總歸不能看得太遠。

走在最前面的是史元，邊走邊看，還怕走迷了路。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光，反正現在已是初更時分，終於聽到洪洪水聲，走沒多遠，果見一道絕澗横亘在前面，對面是一座黑壓壓的峻嶺，看不清澗水有多深？

史元站停下來，喜道：「大哥，就是這條山澗了。」

徐少華道：「現在就得沿着山澗向北了。」

史元道：「爹果然沒有騙我，咱們總算沒有走錯。」

徐少華道：「二弟，從現在起，沿着山澗去，只有一條路了，對不？」

史元點頭道：「但不知還有多遠？」

徐少華道：「到了這裏，就該由愚兄走在前面了。」他回顧二人，又道：「二弟、三弟，這離賊巢不會太遠，你們跟在愚兄後面，就不能太近了。」

藍如風道：「但也不能太遠，我們會保持距離的。」

「如此就好。」徐少華道：「那就走吧！」舉步朝前走去。

史元、藍如風跟在他身後，果然保持了數尺距離，後面的胡老四和余老六不待吩咐，也和前面兩人保持了一丈光景，賈老二走在最後，大家一路沿着山澗，朝北奔行。

這條路更不好走，一邊是一落千丈的深澗，一邊是巉岩峭壁，只容得一個人通行，而且巨石纍纍，忽高忽低，起伏不定，有時踩到了風化石片，就會滾落下去，可說驚險萬狀。

這些險境，對徐少華等人，雖然還不至於構成多大的威脅，但在行程上却受到相當的阻碍，無法走得很快。

山澗盤着一重又一重的山脚向裏延伸，山勢愈來愈見險惡，兩岸插天高峯，本來十分開闊，現在却漸漸逼近，變成了一道峽谷，好像從前有人用開山大斧硬生生地把它劈開來的一般，天光只是從頭頂可以直接射下來，因此峽谷中就特別顯得幽暗陰森。

仲冬天氣，本已十分寒冷，從峽谷吹出來的風，更是特別森寒刺骨！

這段路，相當的長，但現在已經快到盡頭了，因爲隆隆如雷的飛瀑，就在前面，那是從前面兩山缺口直掛下來，黑夜之中，猶如一匹千百丈的白練，老遠就可以看到！

徐少華不禁一呆，峽谷快已到底，千毒谷呢？他脚下也隨着停住。

史元一下掠到他身邊，問道：「大哥，怎麼不進去了？」

徐少華朝前一指，說道：「前面已經沒有路了！」

「這不可能，這裏和爹說的完全一樣。」史元道：「我們再進去看看？」

藍如風也跟了過來，但小徑只能容得一個人站立，他大聲問道：「二哥，是不是到了？」

史元道：「大哥說前面沒有路了。」

徐少華又朝前走了十一二丈，已經快接近飛瀑，這裏水珠飛濺，霏霏似霧，又深入了三丈光景，發現飛瀑左側，有一個黑越越的洞窟，凝足目力看去，石窟上首，似有字迹，這就再往前走了丈許光景，才看清上面是「水簾洞」三個大字，洞呈半圓形，足有一人多高，心中不覺一動，回頭叫道：「二弟，前面有一個石窟，我們進去看看。」

這話是以內功送出，緊跟在身後的史元還可以聽得到，急忙叫道：「大哥，小心！」

徐少華已經縱身輕掠，一下掠到洞口，一手按劍，緩步跨入。

史元、藍如風也相繼走入。接着胡老四、余老六、賈老二也跟了進來。

這座洞窟相當深廣，裏首更是黑黝黝的伸手不見五指！

史元攢攢眉道：「洞裏這麼黑，我們如何走法？」

藍如風道：「我們沒帶千里火來，只怕無法深入了。」

賈老二剛跨進洞窟，嘻的笑道：「小老兒有！」

「擦」的一聲，果然就亮起了一道火光！

史元喜道：「賈總管，你倒是準備得很充足。」

賈老二得意一笑道：「當總管咯，什麼都得準備，小老兒這支千里火筒，可不是尋常之物……」

藍如風道：「又是從皇宮裏帶出來的了？」

「那可不是，皇帝老子那會用這些東西？」賈老二聳着肩，道：「這叫千日火，是從前大名鼎鼎的火神南離子身邊九件火器之一，千日火，就是說可以點燃一千日，不像普通千里火，一下就會燒完，而且亮光也强，足可照到五丈光景，這不假吧？」

他說的不假，這支火筒果然可以照到五丈來遠。

史元道：「那就由你照路，快走在前面。」

賈老二答應一聲：「好吧，大家跟小老兒來……哦……」

他忽然脚下一停，遲疑的道：「少莊主不是要找千毒谷，怎麼要深入洞底探險去了？」

史元道：「這裏別無通路，你不用管，咱們進去瞧瞧！」

「是、是！」賈老二道：「小老兒帶路。」他一手擎着千日火筒，彎着腰，畏畏縮縮的朝前走去，一面說道：「這裏如果是老虎洞，小老兒正好第一個送進虎口裏。」

史元不禁笑道：「這裏不會是老虎洞的。」

藍如風道：「如果有老虎，我們早可以聞到腥羶氣味了。」

賈老二道：「公子爺，你這麼一說？小老兒胆子就壯一些了！」

藍如風嗤的笑道：「你胆子也只有這一點？」

賈老二邊走邊道：「小老兒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毒蛇猛獸，你和牠套交情也沒用……」

洞窟到了裏面，漸漸收束，進入十餘丈以後，已只有一個人可以通行，但兩邊石壁平整，地面也極爲平坦，像是人工修鑿出來的隧道一般！

隧道敢情穿過一座山腹，既黑又長，不過一盞熱茶工夫，一行人已從出口跨出，呈現在面前的又是兩山夾峙的一條谷道了。

徐少華道：「現在總算給我們找到了，千毒谷果然隱秘得很！」一面朝賈老二道：「賈總管，現在該由我走在前面了，你還是去押後吧！」

賈老二連聲應是，退了下去。

徐少華回劍入鞘，喝道：「二弟、三弟，快隨我來！」展開脚步，一路朝前奔行。

這回山道都似經人修鋪，寬闊平整，可容兩匹馬並行，山道兩旁，也移植了兩排參天柏樹，雖在夜晚，仍令人感到進入此山，氣勢大是不凡！

這一條山道，足有一里來長，但一行人脚程極快，不過片刻工夫，山道已到盡頭，迎面有兩方十數丈高豎立的石壁，宛如天然門戶，石壁上鐫着八個擘窠大字，右邊是：「人間絕境」，左邊是：「自在天府」。

這八個字，既非聯語，上句還可解釋，這裏已是人間絕境，下句自在天府，看來似通未通，千毒谷不寫千毒谷，却寫上什麼「自在天府」！

徐少華當然不會去咬文嚼字研究字句，口中冷笑一聲，舉步就朝石門中走入。

他剛走到一半，瞥見左右巨石中間，竟有兩個持刀大漢站在兩邊！

原來左右兩方巨石，經人工鑿成比人略高的門戶，可以容納一個人站在裏面，以蔽風雨，兩人對面而立，形若崗亭。不用說這兩人自然是千毒谷看守門戶的武士了！

徐少華正待拔劍，但却發現這站着的兩人宛如泥塑木雕，明明看到自己，依然一動不動，甚至連眼睛也不霎一下，心中暗暗奇怪，忍不住用手一拂，拍在對方身上，還是毫無動靜，看情形，好像是被人點了穴道！

會有什麼人在自己前面進入千毒谷來了？

史元跟在大哥身後，看到他走到一半，忽然停了下來，急忙問道：「大哥，你發現什麼了？怎麼不走了？」

徐少華回頭道：「這裏有兩個守門的武士，被人點了穴道。」

「被人點了穴道？」史元奇道：「這會是什麼人點的呢？」

徐少華道：「看情形在我們前面，已經有人進來了。」

史元道：「那我們就快點進去！」

徐少華點點頭，迅快往裏行去。史元、藍如風也緊跟着走入。

（未完・九）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魔域赤子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祖聰無意中遇上酒鬼伍鐘，同到戶縣，由伍鐘帶路到林大善人墳前拜祭，才知道林祖聰是林大善人的後人，殺死林大善人的仇家是「毒黃蜂」黃楓亦已去世，報仇無望，二人正在談論去眉縣走走，正想離去，却見番僧萬象從樹上跳下，截住林祖聰，伍鐘協助搏鬥，傷後離去，林祖聰被點了穴道挾住走，來到大覺庵投宿，庵住持鐵木師太覺得事有蹊蹺，先將林祖聰用機關救出，問清原委，趕走萬象，說明林祖聰的身世，是凌覺賢的兒子，由她撫養，過繼林大善人爲義子，將自己武功傳授，林祖聰學成後遵師太吩咐到原籍登封看看……

不忘眞經事　苦心再追纏

鐵木師太道：「不過老尼有一件事要託你，當然你可以反對！」

凌浩田忙道：「師太對晚輩恩重如山，只要晚輩辦得到的，絕不推辭！」

鐵木師太微微一笑，道：「你知道老尼爲何一直叫潔雲服伺你麼？」

凌浩田一愕，搖頭表示不明，鐵木師太道：「因爲潔雲這孩子已滿十八歲了，要還俗回家了……」

「她爲何要還俗？」

「她年幼體弱多病，當年老尼與『小神仙』邂逅於河南襄城，恰遇她父母抱她去求醫。『小神仙』看過她的相，謂她要遁入空門，屆滿十八歲才能養得活，而老尼見她骨格清奇，動了愛才之念，徵求她父母同意，抱來本庵撫養，如今期滿，她自該回家團聚！襄城與登封距離不遠，是故老尼斗胆求你送她回家！」

其實鐵木師太尚有另一層意思，她見凌浩田性惇，又受其父親恩惠，很想撮合他兩人。

凌浩田不知這許多，考慮了一下，道：「晚輩不怕勞苦，而是恐怕路上不靖，無能力保護她！」

鐵木師太笑道：「你放心，如今武林中勝得過你的人已不多，而且潔雲那丫頭，一身武功也不弱，只要在路上事事小心，料能平安！」

「不知她意下若何？」

她從未出過本庵十里，此去關內，千里迢迢，有人作伴，自無不當之理，這層你不用担心，再說在路上有什麼閃失，也是她命該受些折磨，與你無關。」

凌浩田略略放心，又問：「師太要晚輩幾時起程？」

今明天準備一下，後天大清早起程，下午老尼來考核你這七個月來的成績！」

× × ×

荒野上，兩個青年快步地走着，看來年紀相若，但大家卻似有點拘束，默默趕路。這便是凌浩田和易了男裝的潔雲。

潔雲唯恐露出身份，特地戴了一頂帽子，而鐵木師太恐怕他倆在路上會出現問題，送了幾包她早年行走江湖用剩的易容藥。

凌浩田易了容再加上兩道假眉毛，活像一個莊稼漢，只是潔雲皮膚白皙，兩人走在一起，十分顯眼。鐵木師太還爲他倆畫定一條進關的路綫，要他們先北上，再由黃河進關，沿河北東行，到鄭州附近才再過河，直奔襄城，如此路途長了，但却可避過萬象等人的耳目。

兩人來至子午鎮，凌浩田想起前事，感慨不已。上次是跟凌英英到此鎮的，不料未到一年，陪他來此的却是潔雲。

兩人投店，開兩間房子，凌浩田巳不如以前的魯莽，吩咐小二將飯開到房中。吃飯時，潔雲只挾菜吃，對那些魚肉，不沾一箸。

凌浩田道：「你已經還了俗，還避葷麼？」

「這……些東西，有甚麼好吃？」

「好吃得很，你試試就知道我沒騙你！」凌浩田要爲她挾魚，慌得她連忙捂住飯碗，凌浩田也不勉强，他巳吃了七個月的素，乍開葷味，胃口大開，把豬肉、魚肉全倒進肚子裏。

潔雲見他那副食相，忍不住問道：「葷菜眞的好吃麼？」

「當然啦，起碼比淡然無味的瓜菜好吃，你以後可要試試！」凌浩田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小師父，你俗家姓名叫甚麼？以後也好稱呼！」

「姓丁。」潔雲道：「小尼俗名就叫潔雲，當年師父便因小尼這個潔字，合她門裏的排輩，所以收小尼爲徒！」

「你以後不要再自稱小尼了，會露出馬腳的！」

「說慣了，一時改不了口！」

「丁姑娘，你一路不跟我說一句話，是不是因爲我上次說話得罪你，你到現在還生氣？」

丁潔雲粉臉升上兩團紅暈，垂下螓首，輕聲道：「小……我如果還生氣會跟你一齊上路……」

凌浩田抓抓頭，道：「你放心就是，我以後說話會小心！」他對師妹一早便生了情愫，但對姑娘的心事，可毫不了解，卻不知如今環境和情況不同，這幾句話聽在丁潔雲耳中，反覺沒趣！

凌浩田見她不說話，又道：「明天咱們僱一輛馬車吧，你走不慣路，可辛苦得很！」

「小……我不辛苦！」

「今日才開始，自然不覺辛苦，但此去關內，千里之遙，可不好玩！」

「隨你吧！」丁潔雲也覺得氣氛有點叫人吃不住，便長身告辭回房去了。

次日一早，凌浩田便出店僱了一輛馬車去長安，車夫一路不斷催馬，城門關閉之前，剛好趕及進城。

進了長安城，凌浩田少不免又有一番感慨，卻也知道緬懷往事，只會增加痛苦，便收拾心情找店，然後聯袂去吃飯。

長安城的飯館排場果然不同，凌浩田去的雖然不是甚麼豪華的大酒樓，但依然令丁潔雲大開眼界。

凌浩田忽然想起伍鐘，特地喚了一壺酒，又勸丁潔雲試試葷菜，丁雲雲初次吃葷，有惡心之感，淺嚐卽止，水酒更是點滴不沾。凌浩田也覺得鐵木師太交給了這件任務，十分沒趣，他草草塡飽了肚子，便喚小二結帳。

凌浩田要回店，丁潔雲忽然問道：「凌大哥，你討厭小弟麼？」

凌浩田一怔，忙道：「愚兄怎會討厭你？」

「那你爲何不陪小弟到街上逛逛？人家都說長安城如何熱鬧，如何好玩，咱們來了，豈能不看？」

凌浩田道：「愚兄是怕你累哩！」

兩人在街上走了一陣，丁潔雲見有家成衣店，便進去買了兩套衣服，道：「凌大哥，咱們回去吧！」

凌浩田被她鬧糊塗了，道：「你不再看了？」

丁潔雲微紅着臉道：「衣服髒了，要回去換。你……也該早點換，要不明早還不乾！」

凌浩田的遊興反正亦不大，便跟她回店，丁潔雲替他洗衣服，再將衣服掛在窗前。凌浩田覺得不好意思，丁潔雲瞪了他一眼，道：「難道你不知道，你在庵內那七個月的衣服，內內外外都是我替你洗的？」說罷她已羞得仰不起頭來，螓首幾乎貼在前胸。

凌浩田可不知道是丁潔雲替他洗衣服的，也臊得很，良久才在喉底迸出三個字：「謝謝你！」

丁潔雲聲如蚊吶：「是師父叫的，她老人家不要別人替你洗，指明要我洗，教人難以明白！」其實女兒家心細，她是隱

隱猜到師父的用心，却故意這樣說，要看凌浩田如何表示。

凌浩田道：「也許因爲你住在前院比較方便吧？」

「潔梅師姐也住在前院，她年紀又較大，爲何師父不要她洗？」

凌浩田抓抓頭皮，說道：「是啊，這倒有點奇怪，以後見到師太，一定要問問她！」

「不過……我亦沒怪師父，師父視我如同女兒，只要師傅叫我做甚麼，我都肯做！」

這又是一句暗示的話兒，可惜凌浩田全不當一回事，順着她的語氣道：「不錯，師太是我平生所遇最好的一個人！如果不是不方便我還眞想在庵陪她到老哩！」

丁潔雲忽然脫口道：「你，你想做和尚？」

「和尚也是人，不過天天要唸經，我可有點受不了！」

丁潔雲「噗嗤」一笑。「人家也不見得要收你這個野和尚！」她自幼出家，少與男子接觸，這七個月來，日日對着凌浩田，爲他洗衣燒飯，不覺將一縷柔情都放在他身上。

男女間的情愛，她懂得不多，但有時也曾聽庵內那些帶髮修行的信女提出，知道女人大了要嫁丈夫的道理。她沒想到那麼遠，只是有一天早上，她犯了病，下不了床，一日不見凌浩田，便覺得一顆心似斷了綫的風箏，在半空晃盪，不知要飄落在那裏。

第二天，身體稍好，便掙扎起來，躲在窗後，偷偷窺着凌浩田在院子裏打拳，心中的風箏便飄落下來了，就像飄落在凌浩田的身上！

她發現了自己心中的秘密，在凌浩田的面前便更加拘束了，到離開大覺庵便有了憧憬，可惜凌浩田好像不知道她的風箏在他頭上，倒教她柔腸百結，不過路途遙遠，相處時日尚多，也不必急在一時。

忽然凌浩田結結巴巴地道：「丁姑娘，愚兄說句話，你不要生氣！」

丁潔雲抬頭望了他一眼，嬌嗔道：「你將我當作小氣鬼？」目光一瞥，見他張大了嘴巴，說不出來，忙又道：「你說，我不生氣！」

「你……你很好……比我師妹好多了！」凌浩田費了很大的勁才說出來。

丁潔雲俏臉比夕陽還紅，心頭怦怦亂跳，又驚又喜，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凌浩田見她不搭腔，只道她生氣，忙道：「丁姑娘，你說過不生氣的！」

「我……誰說我生氣？」丁潔雲輕吸一口氣，問道：「凌大哥，你有一個師妹麼？怎不聽你提過？」

凌浩田苦笑一聲：「以前是師妹，如今我却不知該如何稱呼她！」

丁潔雲微微一怔，道：「她……跟你鬧翻了麼？」

凌浩田嘆了一口氣，道：「不是鬧翻……我已被師父逐出師門，而她又嫁給師父了，你說我該叫她什麼？」

丁潔雲輕「啊」一聲。「你……爲何會被你師父逐出師門？」

「我以前也不懂這些的，現在才懂了一點，還是我師兄聰明！唉，丁姑娘，我師父娶我師妹，而且是先有了孩子才住在一起的，有我在身邊，你說有多尷尬？你懂得麼？」

丁潔雲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忽然問道：「凌大哥，你以前跟你師妹的感情一定很好！」

凌浩田結結巴巴地道：「你……你，問這個……作甚……我已忘記她了！」

丁潔雲知道他不會忘記的，不過却也不再問，兩人再說了幾句閒話，便各自回房休息。

次日一早，兩人又再上道，有時走路，有時乘馬車，終於東渡黃河，到了關內，所幸一路平安，也沒再遇到什麼武林高手，而天氣却逐漸冷了。

過黃河，由五老峯之北越過，凌浩田本來還有意上山走一趟，但回心一想，何必睹物傷情，便打消原意，這一帶，沒什麼大地方，兩人衣衫單薄，頗受風寒之苦，凌浩田僱馬車，讓丁潔雲坐在車廂裏。

丁潔雲起初還有點矜持，後來終於不忍心讓凌浩田獨自受苦，便叫他進車廂，兩人整天面對面坐在車廂裏，起居飲食都在一起，甚至一個人要解決大小兩便，呼車夫停車，也影响了對方，漸漸藩籬盡去，有說有笑起來。

丁潔雲初次出遠門，年紀又較輕，不斷問東問西，可惜凌浩田所知亦有限，沒法滿足她的好奇心。

如此走了個多月，才抵達鄭州，鄭州又稱中州，正處交通要衢，城內甚爲繁盛，只是風沙較大。

兩人投店之後，第一件事便是仔細將身上的風塵洗掉，然後聯袂上街買冬衣。凌浩田內功深厚，還不覺得如何，丁潔雲嬌弱，早覺難受，她挑了衣服，立即披上身，一齊去飯館吃飯。

此時，丁潔雲已漸漸能適應吃葷菜，凌浩田點了幾個小菜，又叫了一壺酒，丁潔雲見他高興，也陪他喝了一杯，一杯下肚，俏臉已染上一層紅丹。

凌浩田一路東來，不曾遇到一個熟人，沒想到却在這裏遇到了一個：「酒鬼」伍鐘。

伍鐘自斟自飲，凌浩田覺得這人還不錯，便走過去，低聲叫道：「伍前輩！」

伍鐘抬頭望了他幾眼，訝然道：「小伙子，你是誰？老夫可不認識你，你要喝酒，便自己斟吧！」

「伍前輩，晚輩是林祖聰啊！」

「啊？」伍鐘一怔，隨即笑道：「原來你易了容，連老夫也被你瞞過！你這小子是如何逃出萬象的掌心的？」

「說來話長，晚輩遇到救星才……」

伍鐘道：「不必多說，老夫酒興正濃，反正今天的袋裏有點錢，便請你喝幾盅吧！你坐下呀，何須跟老夫客氣！」

「晚輩跟……朋友在一起！」

伍鐘轉頭看了丁潔雲幾眼，他眼光銳利，看出丁潔雲是女兒身，便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老夫也不便勉强！小子，你艷福倒不淺哪！」

凌浩田紅着臉道：「前輩說到那裏去了？」

「好好，老夫不是蠢人，不說便不說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萬象那番僧幾個月前被萬高樓跟酒長劍聯手打傷！如今已不知躲到那裏去，也許已返回西域了！」

凌浩田心想道：「難怪他沒去大覺庵撒野！」當下問道：「前輩住在那裏？晚輩晚上去找你！」

伍鐘「啊啊」連聲，道：「老夫今晚有約，下次吧！」他自覺上次自己在萬象臉前，表現得太窩囊，愧對這酒友，有意推搪。

凌浩田却興緻勃勃地問：「那明天晚輩請你喝酒吧！」

「明天！老夫那裏有空？」伍鐘頓了一頓，道：「小伙子，你要去那裏？待老夫事了，便去找你！」

「晚輩要送敝友去襄城，然後回登封省親！」

伍鐘道：「老夫可能也會去襄城，屆時咱們再見面吧！」

凌浩田有點失望地返回自己的座頭，他倆吃飽飯離開，伍鐘尚在喝酒，兩人在街上散步，丁潔雲問起伍鐘，凌浩田便將一切告訴她。

沒想到丁潔雲聽得入神，撞到一個行人，凌浩田一轉頭，又怔住了，原來寃家路窄，竟是溫劍南，溫劍南手上拿着一盆東西，被丁潔雲一撞，掉在地上，不由發了脾氣。「小子，你沒帶眼睛上路麼？」

「對不起……」丁潔雲紅着臉作揖。

「說句對不起就想了結麼？給少爺拾起來，再叩三個响頭！」

凌浩田彎腰拾起那盒子，雙手遞給溫劍南，豈料溫劍南竟然不接，冷冷地道：「你是什麼東西，敢插手管少爺的事？」

「咱們是無意的，請公子原諒！」

「哦，原來你們是一伙的，溫財溫福，我命令你倆迫他們叩頭賠罪！」

旁邊走出兩個家丁來，神態有點尷尬，大概也覺得他們公子爺無理取鬧，站在那裏不動。凌浩田將盒子遞給溫財，他剛伸手接來，溫劍南忽然一巴掌摑在他臉上，那隻盒子又掉在地上，丁潔雲不由怒道：「你這人長得斯文，怎地這般野蠻？」

「少爺教訓家丁，關你屁事？」溫劍南冷笑一聲：「敢情你是討打！」話音剛落，忽然一拳搗去，丁潔雲及時將頭一縮，可是帽子却被打掉！

溫劍南哈哈笑道：「原來是個癩痢頭！」原來丁潔雲還俗不久，只長了寸許的頭髮茬子，甚是怪相，旁邊看熱鬧的閑人，都哄笑起來。

丁潔雲又羞又怒，眼圈兒一紅幾乎掉下淚來。溫劍南哈哈大笑，學她的語氣道：「你看來是個男人怎地這般娘娘腔？」

凌浩田抱着息事寧人之心，拾起帽子替丁潔雲戴上，道：「溫公子，你凌侮了她，大家算扯平吧！」

「哈，原來你還認識少爺，你以爲如此少爺便會放過你麼？好吧，那就大減價，本來要你們叩三個响頭，現在就改叩一個吧！」

凌浩田强忍怒火，道：「假如在下不叩頭呢？」

「那就要看你有沒有本事，逃出少爺這口劍了！」溫劍南「錚」地一聲，將劍抽握手上。

丁潔雲道：「凌大哥，不用怕他，咱們跟他鬥一鬥！」

凌浩田點頭道：「愚兄一個就行！」

溫劍南大怒，長劍急刺，却被凌浩田閃開，溫劍南暴喝一聲，攻勢更急，凌浩田心中暗道：「怎地這小子的劍法反不如以前了？」却不知不是溫劍南退步，而是他自己在鐵木的指點下，有了長足的進步，只是他未正式將所學的跟敵人交鋒，所以使起來，有點失分寸。

丁潔雲見凌浩田守多攻少，替他甚是緊張，不斷吶喊助威。溫劍南喝道：「你們兩個飯桶，站着幹什麼？」那兩個家丁便聯手圍攻丁潔雲。

正打得熱鬧，人羣中忽然分開，凌浩田抬頭一望，心頭一沉，原來來的竟是凌天鳳的兒女和徒弟，他們是聽到家丁報的訊，所以來助陣。

凌浩田心中暗暗叫苦，丁潔雲可不管這些，跟那兩個家丁打了十多個回合，便一人一掌，將他倆打倒。

凌英傑怒道：「誰敢在鄭州撒野！」飛奔過來抽出劍。「小子，報上名來。」

丁潔雲道：「你管我叫什麼名？你自己也未通姓名哩！」

「你連凌家二少爺也不知道，還敢來撒野，看劍！」

丁潔雲在庵內也是習劍，便抽劍招架，凌浩田見凌英英亦在旁邊，很想表露身份，跟他們和解，但又知道溫劍南和凌英傑跟自己的怨隙甚深，不易化解得來。

他想着心事，不自覺地使出了一些以前在凌英英面前施展過的招式來，只見她臉色連變！

凌浩田越打越順手，逐漸取得上風，轉瞬之間，溫劍南已岌岌可危。

樊愛弟見狀，首先下塲助溫劍南，凌浩田正怕他們合攻，猛施殺着，一拳擊在溫劍南的手背上，只聽「叮噹」一聲，長劍落地，溫劍南大驚之餘，下意識向後急退，却與奔過來的樊愛弟撞在一起！

凌浩田一招得手，一個倒縱，橫肱向凌英傑撞去，凌英傑聽見風聲，急忙閃開，可是顧得了凌浩田，又顧不了丁潔雲，丁潔雲偏劍橫削而至，嚇得凌英傑滾落地上避開。

凌浩田叫道：「別殺他！」拉着丁潔雲急奔。

凌英武道：「快追！」看熱鬧的人立即散開。

岑原叫道：「這兩個小子是採花大盜，快把他倆攔住！」凌家在中州勢力極大，要想巴結的人多的是，因此沿途不斷有人阻擋。

凌浩田與丁潔雲極力閃避，盡量不傷人，可是却讓後面的人迫近！

凌浩田輕嘆一聲：「師太說得沒錯，你不惹人，別人偏要惹你！」

丁潔雲比他有見識，低聲道：「凌大哥，你不打倒他們一兩個，今日一定逃不出去！準備轉身，給他們一個回馬槍！」

凌浩田待他們走近，忽然一個風車大轉身，凌空躍起，雙脚齊飛，「砰」的一聲，奔在前面的凌英傑，應聲倒飛，跌在地上不能動彈！

凌浩田身子一落又起，這次又將樊愛

弟踢飛：溫劍南持劍立在旁邊，進又不是，退也不是！凌浩田道：「看在凌姑娘的份上，我不殺你，你走吧！」

凌英英此刻再無疑問，叫道：「是林……林祖聰！」話音剛落，凌浩田已轉身，拉着丁潔雲走了！

丁潔雲說得不錯，凌浩田下了這兩記殺着，登時將那些人震住了，嘴上仍嚷着，雙脚却抬不動！

凌英武道：「妹子，你分明巳一早認出他了，爲何不早說！」

凌英英囁嚅地說道：「小妹也是剛剛才從他的腿法認出來，這招是萬高樓教他的！」

溫劍南冷笑道：「就算她一早認出他，也不會說！」

凌英英不悅地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心中明白！」

岑原素來暗戀這個師妹，奈何師父視女兒爲奇貨，一定要她嫁給達官貴人之後，當下忍不住道：「溫公子發什麼少爺脾氣，你剛才沒聽見他說的話麼？如果人家不是瞧在師妹份上，你早被人殺死了！」

溫劍南如胸中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冷哼一聲：「你別以爲凌家有什麼了不起，我溫劍南不怕娶不到好妻子，大家等着瞧！」

「我師妹也未必會看上你！」

溫劍南冷笑一聲：「若果不是你師父到寒舍說盡好話，少爺還會跟你們來往麼？笑話！溫財，咱們走！」

岑原一回頭，見凌英英亦跑了，忙道：「快扶傷者回家治療！」

× × ×

凌浩田不敢在鄭州逗留，拉着丁潔雲連夜出城，起初還怕凌家的人會追來，後來不見有追兵，才放下心。由鄭州到襄城，尚有三百多里，幸而這段路比較好走，凌浩田恐怕被凌家追上來，又僱了輛馬車代步，躲在車廂裏，便不虞被人發現。

丁潔雲一路有說有笑，但此刻反而落落寡歡，凌浩田甚是奇怪，忍不住問道：「丁姑娘，你受傷麼？」

丁潔雲搖搖頭，忽然問道：「凌大哥，你以後還會不會來探我？」

凌浩田一呆，道：「愚兄有空一定來探你！」

丁潔雲小嘴一噘，道：「你不來看我，也可以說無空！除非你說實在一點，我才相信！」

凌浩田抓抓頭皮道：「將來如何，我自己也說不上，怎可說實？假如我告訴你明春來，屆時有什麼事，豈不要食言？」

丁潔雲低着頭不說話，凌浩田見她後頸一片雪白，心頭不由一盪，吶吶地道：「你也可以……去登封探愚兄！」丁潔雲這才轉嗔爲喜。

馬車走了四天，便到襄城了，進城那天剛好是十一月初一，凌浩田付了車資，陪丁潔雲去打探丁家地址。答話的是個老頭：「你們去東大巷找那一位？」

丁潔雲道：「找丁金龍夫婦！」

老頭一愕，又問：「你們跟金龍侄子是什麼親戚？」

凌浩田道：「不瞞老伯，她是丁金龍的女兒！」

老頭「啊」了一聲道：「可是當年被一個尼姑抱去的那位……叫潔什麼的姪孫女？」

「晚輩就是潔雲，老伯怎樣稱呼？」

那老頭驚喜地道：「丫頭，你一定還記得我這堂叔公！以前老夫常抱你的！」

丁潔雲離家的時候還不到兩歲，連父母的樣貌都記不起來，何況是堂叔公？却又不忍傷他的心，道：「姪孫好像還有點印象！」

老頭嚎啕一聲，道：「乖姪孫，你來遲了，你父母一家，前年因中了瘟疫，一個人也沒留下來！」

丁潔雲驚叫一聲：「可是眞的？」

「難道這種事還有假的？」老頭道：「老夫帶你到墳上看看！」

× × ×

丁家還有一間大屋空着，丁潔雲與凌浩田忙了半天，終於可以休息下來。兩人坐在廳裏，默默無語，丁潔雲哭腫了雙眼，凌浩田也替她難過。良久，他才問道：「丁姑娘，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丁潔雲垂淚道：「小妹也不知道……凌大哥，你替我安排一下吧！」

凌浩田抓抓頭皮，道：「你那位堂叔公待你還不錯，依愚兄之見，你不如跟他生活吧！」

丁潔雲不答話，凌浩田問道：「難道你另有打算？」

「堂叔公今年巳七十六歲，活不多久了，假如他百年歸老，我又該跟誰？」

凌浩田那裏知道？只好閉嘴。良久，丁潔雲咬一咬唇，道：「凌大哥，你在登封還有什麼人？」

「愚兄從未去過，不知道。」

「假如只有你一個人，豈不……誰來替你洗衣服，替你燒飯？」

「我……我一向自己做……」

「假如你不嫌我笨的，小妹做你奴婢，替你洗衣煮飯，你要不要我？」

凌浩田雙手亂搖。「使不得使不得！我用不起奴婢，也不敢要你！」

「假如我不收錢呢？」丁潔雲見凌浩田還是不答，忍不住哭道：「我舉目無親，只有你一個人……我不如死了吧！」

凌浩田急道：「丁姑娘你千萬不要找……你……你是好人，將來一定會幸福……我不會說話…總之你不能死！」

丁潔雲咬着唇道：「你不帶我走，我便死在你面前！」這是女人的絕招，凌浩田登時手足無措，只好答應，丁潔雲才有了點笑意。

丁潔雲道：「咱們歇一天，後天便去登封吧！明天我把房子賣點錢，以後咱們……也可以買些田地耕種！」

「你賣掉房子，以後回來住那裏？」

「誰說我還要回來？」

凌浩田再儍也聽得出丁潔雲的心意，心中又驚又喜，又不敢肯定自己的看法，便含糊地道：「隨便你……就怕你跟我去要吃苦！」

丁潔雲紅着臉道：「再苦我也受得了！小妹是不會……再當尼姑啦！」

凌浩田儍乎乎地道：「是的，再過一段時間你的頭髮便長夠了！」丁潔雲「嚶

嚀」一聲，忽然伸手在他臂上擂了一下。

凌浩田笑笑，心頭又暖又甜，但不知爲何，這時候腦海中又泛上凌英英的倩影！她跟自己可是拜過天地的「夫妻」！刹那間，他心頭冷了半截！

伍鐘對凌浩田說他晚上有約倒非推搪之詞。約他的便是「中原大俠」凌天鳳！

伍鐘依然是那一身裝扮，凌天鳳名頭雖响，倒也壓不倒他。當他在戌時到達凌家時，凌天鳳早巳置了酒席在內廳。他親自出大門引他進去。伍鐘打了個哈哈。「酒鬼素來與你少來往，凌兄爲何這般客氣，要請酒鬼喝酒？」

凌天鳳微笑道：「凌某與伍兄少來往，乃苦無良機而巳，今日伍兄既然光臨本城，又讓凌某知道，豈可錯過此良機？伍兄肯賞面，凌某榮幸之至！」

伍鐘又怪笑道：「只要有酒喝，酒鬼絕不會推辭！你該知道酒鬼人窮酒癮又大，時因酒癮發作，又無資購酒，致常要騙喝，實在苦不堪言！」

凌天鳳道：「凌家沒有什麼寶貝，但好酒却也有幾罈，就怕伍兄喝不了！」

伍鐘道：「今天喝不了明天再喝！」

凌天鳳雙眼閃過一絲厭惡之色，嘴上却道：「伍兄幾時要來，凌某都歡迎！請進。」

內廳對着花園，中間横着一道長廊，朱漆雕欄，打掃得一塵不染，只是如今巳是隆冬，花園裏少了好些光彩，但小廳內外佈置雅緻，使人心曠神怡。

伍鐘嘆息道：「凌兄眞會享福，幾時等酒鬼發了達，也買座這樣的大院享享清福！」

凌天鳳笑道：「只怕你坐不住！」他雙掌一合，揚聲道：「秋菊，把酒菜送上來！伍兄請入座。」

廳裏鋪着厚厚的地氈，中間一張矮桌，兩旁各置厚墊，伍鐘脫下鞋子，一屁股坐下，道：「這眞是個喝酒的好地方！」

他鞋子一去，便露出一對又髒又破的襪子來，凌天鳳皺皺眉頭，坐在他對面。未久，一個丫頭捧着一盤食物，一壺酒和兩隻酒盞進來，把東西一一放在矮桌上。

兩隻酒杯一大一小，她將大的放在伍鐘面前，將小的放在凌天鳳處，拿起酒壺，各斟一杯，道：「老爺，還有酒菜…」

凌天鳳道：「拿個火爐進來，將酒溫着，菜慢慢再送來！」他捧起酒杯，道：「伍兄乾杯，來，凌某先乾爲敬！」

伍鐘看看那隻大酒杯，笑得合不攏嘴來。「凌兄眞是我酒鬼的知心人！」言畢一仰脖，一口將酒喝乾。

凌天鳳道：「伍兄不必心急，凌某家裏酒有的是，慢慢來，先吃點菜吧！」

伍鐘也不客氣，四式小菜，每道挾了兩箸吃了，然後問道：「凌兄，我酒鬼素有自知之明，以你之性格，絕對不會與我爲伍，爲何今日盛筵招待，莫非有求我酒鬼之處？」

凌天鳳打了個哈哈，道：「伍兄武功蓋世，又不求名利，狂放洒脫，直追詩仙太白，凌某一向佩服得很，你這樣一說，反將凌某看偏了！來，再乾一杯！」

伍鐘雖然貪杯，却絕對不蠢，何況兩三杯下肚，對他的酒量來說，如滄海一粟，頭腦尚清醒得很，當下心中忖道：「好，你這老狐狸既然不肯說，酒鬼便先喝幾杯，等下不怕你不說！」

丫頭換了一壺酒，把殘羹收拾出去，再送四式精美菜色進來，兩人各飲一杯，凌天鳳果然說起「正事」來了。「凌某聽說伍兄最近也在關中一帶走動，怎地返回關內來了？」

伍鐘暗道一聲來了，挾了一塊鷄脯放在嘴裏嚼，含糊地道：「凌兄早知酒鬼一向四處跑，其實酒鬼進關巳快半年了！」

「這倒是凌某耳目不靈了！」凌天鳳又敬了他一杯，道：「嗯，近年有關『神鼎眞經』在關中出現一事，未知伍兄有何看法？」

伍鐘暗道：「原來這老狐狸目的在此！」他舉袖拭拭嘴巴，道：「酒鬼只管有沒有酒喝，却不理這種撈什子的事！」

「難道伍兄久去關中，不是因此而去的？」

伍鐘道：「昔日的『黑白雙煞』重現江湖，伍某受故人之託，去向他們討回一筆舊賬，是故順便在那裏閑蕩了一陣！關中盛產烈酒，很對我酒鬼的胃口！」

凌天鳳乾咳一聲：「伍兄身爲武人，竟對『神鼎眞經』不感興趣？」

伍鐘道：「伍某還有點自知之明，一向單人匹馬，怎地去跟人爭，沒的眞經未到手，便把喝酒的傢伙，丟在關中！何況此只是傳說而巳，亦不須當眞！」

「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此話人人均懂，假如有個有心人，利用此點，煽動各門各派來個厮殺，倒也有效得很！」

凌天鳳老臉一熱，連忙舉杯虛敬，以作掩飾，事實上他凌家去關中，連那本眞經的影子也未見過，便累得徒弟喪命，兒子受傷，甚至連獨生女兒也幾乎毀掉！不過他凌天鳳在其他方面靈活得很，對這件事却十分固執。停了一陣又問：「凌某曾聞伍兄去關中與西域僧人萬象朝過相，此厮來關中，目的何在？」

伍鐘吃吃大笑。「這番僧之根未淨，也來爭那本眞經！不過當時他應該未曾得手，現在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連西域番僧也來，證明眞經之事，未必無稽！」

伍鐘斜乜着他。「難道凌兄巳知眞經之下落？」

凌天鳳忙道：「凌某怎知？嗯，你在關中經年，可曾認識一個叫林祖聰的青年麼？」

伍鐘笑道：「怎不認識？這小子闊氣得很，請酒鬼喝了好幾頓酒！吹，上次萬象也要找他哩！」

凌天鳳緊張道：「萬象找到沒有？」

伍鐘又瞥了他一眼，反問：「凌兄，林祖聰知道眞經的下落？」

「武林中是有此說！」

「酒鬼不信！此人不善做作，假如他得到眞經，必有所表露！至於後來萬象是否找到他，酒鬼就不太清楚，但我今午又在城內酒家見到他！」

凌天鳳忙又問道：「他跟伍兄說些什麼？」

伍鐘有點不悅，反問：「凌兄懷疑眞

經在酒鬼身上?假如酒鬼得到此經，還不趕快找個地方匿藏起來苦練?」

凌天鳳仰頭打了個哈哈，掩飾窘態。「伍兄也眞把凌某看扁了，凌某要找他，乃是他跟我凌家結下很深的仇怨!」

「哦?他斗胆與凌兄爲敵?」

凌天鳳怪哼一聲。「他在關中先傷了犬子，又……對小女不敬，今日下午再傷吾友之子，這許多事摻在一起，凌某不能不找他!」

伍鐘冷冷地道：「他在鄭州鬧事，連你也拿不到他?凌兄欲殺他洩恨乎?」

「凌某當時不在家……嗯，他是小輩，凌某只欲教訓他一下，怎會殺他?何況他亦無大惡!」凌天鳳忙舉杯再敬。「伍兄，此刻說這等掃興的話，實在沒趣之至!人生得意須盡歡，莫把金樽空對月!」

「這才對!來來，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四壺酒已空，其中三壺都倒在伍鐘腹中，饒得他酒量豪，此刻也已有幾分醉意。

凌天鳳再呼秋菊重整杯碟，又溫了兩壺酒送上。「伍兄，凌某難得與你相聚，今日不醉無歸!」

伍鐘大笑。「伍某根本就無家可歸，豈非不能醉?」

凌天鳳道：「伍兄不嫌寒舍淺窄，醉了就在此過一宵如何?明天尚可再喝!」

「妙極!」伍鐘又連喝幾杯，醉態更甚。凌天鳳估計已差不多，便用話刺探道：「伍兄，林祖聽那小子怎會攀上你?」

伍鐘醉眼一睜，道：「這小子對酒鬼倒是不錯的!嘿嘿，他什麼也不瞞我!」

凌天鳳故意裝出一副難以相信的神態道：「這小子桀驚不馴，怎肯向你剖白一切?伍兄莫非喝醉?」

「誰說酒鬼醉了?」伍鐘「骨」地一聲，又喝了一大口酒，道：「老實說，你知道他如今在何處麼?」

凌天鳳大笑。「凌某不知，難道他肯告訴你?」

「當然!他今日去襄城……之後又會去登封!」

凌天鳳心頭一跳，急問：「他去襄城和登封作甚?」

伍鐘酒醉三分醒，暗道：「不好，這老狐狸正要找他晦氣，我洩了小子的行踪，豈不害了他?」當下忙道：「凌兄，你眞以爲酒鬼知道麼?非也非也，酒鬼只是跟你開個玩笑而已!」

凌天鳳臉色一變，乾澀地一笑。「凌某何嘗不知道伍兄跟我開玩笑?來，將進酒，杯莫停!」他又不斷勸起酒來。

丫頭再送上兩壺烈酒，伍鐘盡皆灌進肚子裏去，醉得像一堆爛泥!

×　×　×

伍鐘被安排在客房裏，凌天鳳却在書房召來兒子和徒弟。「那酒鬼剛才吐露林祖聽去襄城，接着會去登封!」

凌英武問：「爹，那小子會不會去挖掘『神鼎眞經』?與他同行那個女子不知是什麼身份，怎會跟那傻小子在一起?」

凌天鳳道：「這才值得思疑!但眞經會在襄城或者登封麼?江湖上無此說!」

凌英傑道：「正因爲別人不知，咱們更應該早點追趕，反正就算這小子不是爲了挖掘眞經，找到他揍他一頓，斬他一腳，出出鳥氣也好!」

凌英英在旁道：「人家剛才已經手下留情，二哥你又何必再斬他一脚?」

凌英傑冷笑一聲：「英妹，人家已另有心上人，你還替他說好話?」

凌英英紅着臉道：「二哥你胡說什麼?小妹會喜歡那個傻瓜麼?不過他……爲人很好，待小妹也不錯，小妹認爲咱們跟他的恩怨，應該一筆勾銷!」

「爲父自有分數!」凌天鳳道：「你以後見到那傻瓜，不許跟他來往!溫公子好不容易才回心轉意，你莫要再把事情弄砸了!」

凌英英噘着小嘴道：「他有什麼好?仗着老子做官，作威作福，金石其外，敗絮其中!」

凌英傑怪笑。「英妹，你以前不是覺得他是理想中人麼?怎地變得這般快?」

「爹，女兒聽人說，那紈袴子弟經常流連舞榭歌台!」

「男人逢場作興，何足爲奇?只要你手段夠的，將來成親之後，怕連大門也不踏出一步!」

「夫妻間要使手段?爹，難道不許男人踏出一步，才能放心，這是好事?一個男人老是坐在家裏，會有出息?」

凌天鳳怒哼一聲：「爹還用得着你這丫頭來教訓?總之，爲父待辦了這回事之後，便着人去溫家透露口風!」

凌英英急道：「爹，人家不來提親，你先派人去，不怕吃人恥笑?女兒不嫁!你把女兒當作什麼?要替凌家換來富貴榮華，還是勢力?」

凌天鳳喝道：「臭丫頭，給爲父住嘴，你不是凌家的人麼?」

凌英傑道：「英妹，你嫁到溫家，凌家有勢力有地位，對你也有好處?」

「說來說去，你們都還是爲了自己!虧你們平日誇口怎樣愛護我，原來都是另有目的!」

凌天鳳冷冷地道：「老夫生你養你，你不該替老夫設想一下?這種不孝女兒，要來何用?」

岑原一向暗戀這位師妹，見師父發怒忙道：「師父，以弟子之見，師妹是因爲在關中發生意外，所以才……」

話未說完，凌英傑已截口道：「所以咱們更加不能放過那姓林的小子!早早殺了他，斷了她的心!」

凌天鳳道：「英英，你回房去吧，呆在這裏，只惹我生氣!」

凌英英紅着眼睛，扭頭返回自己房中，她躺在床上，只覺得滿懷委屈，暗道：「爹跟哥哥都看輕了我，難道我凌英英會看上那傻蛋?」

可是，心念未了，腦海中立時浮上凌浩田的影子來，那張醜臉却有一副令人放心的誠懇，那目光更加教人有安全感!

她喃喃地道：「林大哥雖然樣樣不如溫劍南，但他却是一個好人!」想起當日沿途與他們同房而宿，他都規規矩矩，對她不敢正視，她心中充滿溫馨之感，「幸好遇到的是他，要不我凌英英可就……」

俄頃，心頭忽又升起異樣之感，忖道：「別人見到我，雖不致如痴如醉，但也莫不有驚艷之色，他正眼也不看我一下，而且當時有那良機……豈有此理，難道我還不如他師妹!哼，傻蛋就是傻蛋，好醜也不能分!」

半晌，她又自我安慰：「也許是他自知配我不上，所以才不敢起邪念!」這樣一想，心頭才稍好過，然而，一想起剛才父親的話，以及溫劍南那副神氣凌人的嘴臉，她又滿懷愁苦，只覺得這種日子，還不如跟凌浩田在絕谷中生活，那麼安寧!

凌英英心情矛盾，忽喜忽憂，一夜不成眠，直至鷄啼，她索性下床，開門喚了個丫頭送水洗臉。

丫頭小娟睡眼忪惺地捧着一盆水進來，道：「小姐，你現在才下床麼?」

凌英英沒好氣地道：「難道要我三更便起床?」

小娟怎知道她的心情，詫異地看了她一眼，囁嚅地道：「小姐，老爺跟少爺他們已出去好一陣了。」

「哦?這麼早，有多少人去?」

「家裏只留下二少爺，老爺還帶了許多家將同去，小姐你不去麼?」

凌英英煩惱地揮揮手，道：「去吧，別來煩我!」話剛落又道：「那個叫伍鐘的酒鬼呢?」

「回小姐，還在客房裏，醉得像死了一般!」

凌英英揮手叫她出去，她也不洗臉，再躺在床去，忽覺這棟大屋冷冰冰的，沒一絲溫暖，心中忖道：「要是我另有師父，跟她一起生活，就不會有此煩惱了!」

她又胡思亂想了一陣，不久才模模糊糊睡着了，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被一陣大叫驚醒，她連忙披衣下床，開門走出大廳，只聽伍鐘正大聲問：「你爹去了那裏?」

凌英傑因爲昨日被凌浩田踢傷，所以凌天鳳要他留在家裏，他得到父親的指示，陪笑道：「伍前輩，家父因有急事，所以一早離家，只緣伍前輩宿酒未醒，所以不敢驚動您，不過家父臨行已囑小侄，要好好招呼您。」

伍鐘冷哼一聲：「酒鬼早知他沒窩着好心，借喝酒爲名，套取酒鬼的口風，哼，他是不是去襄城?」

凌英傑道：「伍前輩誤會了，家父是去商丘秦家!」

「他去秦家莊找秦翰，嘿嘿，酒鬼酒已醒了，還會相信麼?哼，他手段未免卑鄙點，讓人知道酒鬼還能在武林中混?」

「武林中誰不知道伍前輩高風亮節，怎會有人懷疑?」

伍鐘冷笑一聲：「你們父子便是利用酒鬼這一點。」他怒氣沖沖地道：「讓開，酒鬼要走了。」

凌英傑怕他追上老父，破壞了好事，忙伸手一攔，道：「前輩連早飯也不吃就走，傳出去，人家豈不是要說咱們怠慢了麼?」

伍鐘雙眼一睜，嘴巴噴着酒氣道：「你不讓開，酒鬼便要對你不客氣。」

凌英英也希望伍鐘趕上父親，因此親身道：「二哥，伍前輩既然執意要走，咱們苦留，反要引人誤會。」

伍鐘道：「還是你這個丫頭明理，」他袖管輕輕一拂，將凌英傑帶開幾步，快步走下庭院，振臂拔身，踰牆而出!

凌英傑轉頭瞪着凌英英，冷冷地道：「你是眞傻，還是在扮懵?難道不知道爹爹要去何處辦何事麼?愚兄早看出你下賤，對那傻小子念念不忘。」

凌英英不由反唇相稽。「小妹就算對他念念不忘，也算下賤?那你以前迷戀了那姓商的村女，又算什麼?你以爲有爹替你遮瞞，別人便不知道麼?」

凌英傑惱羞成怒，罵道：「臭丫頭，你眞是沒好事做!」他拂袖進內，轉頭道：「以後你的事，我也不會理你，就當我沒這個妹妹!」

凌英英含着眼淚道：「說得好，我也沒有這樣的哥哥!」她亦扭頭回房，想到委屈處，淚如雨下。

哭了一陣，外面又再來一陣呼喝，凌英英抬起頭來，隨即又忖道：「凌家的事，我又何必多管?」當下洗了個臉，準備上床。

豈料一道震耳的嘯聲，透牆而入，震得她耳鼓隱隱發痛。不由跳下床來，忖道：「是誰來了，武功竟然這般高?罷了罷了，我反正是『賤人』，又何必多作賊!」她氣往上衝，又上床躺下。

不料，只過了片刻，房門便「砰砰」地被拍響，外面傳來小娟的聲音：「小姐，不好啦，快開門!」

「小娟你這死丫頭，大呼小嚷的幹甚?」凌英英心中亦生了好奇，欲知來者何人，是以下床開門却沉着臉道：「死丫頭，你不說出個道理來，我便饒不了你。」

小娟花容失色地道：「小姐，外面來了兩個男人，武功十分高強，咱家的幾位守家家將，都讓他倆打倒啦!還聲言要來找老爺!」

凌英英淡淡地道：「你不會去通知二少爺麼?」

小娟幾乎哭了出來。「二少爺一出去，便讓他倆制住了。」

「哼，既然他倆武功這麼高，叫我出去也沒用!」

「是二少爺叫的。」

凌英英怪笑一聲：「他已不當我是妹妹，還叫你來找我幹甚?」

「奴婢不知道。」

「她要你代他死!」忽然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傳來，接着眼前一團白影一閃，一個臉蓄三綹長髯，年逾五旬的男人自走廊飛了過來。

凌英英吃驚地道：「你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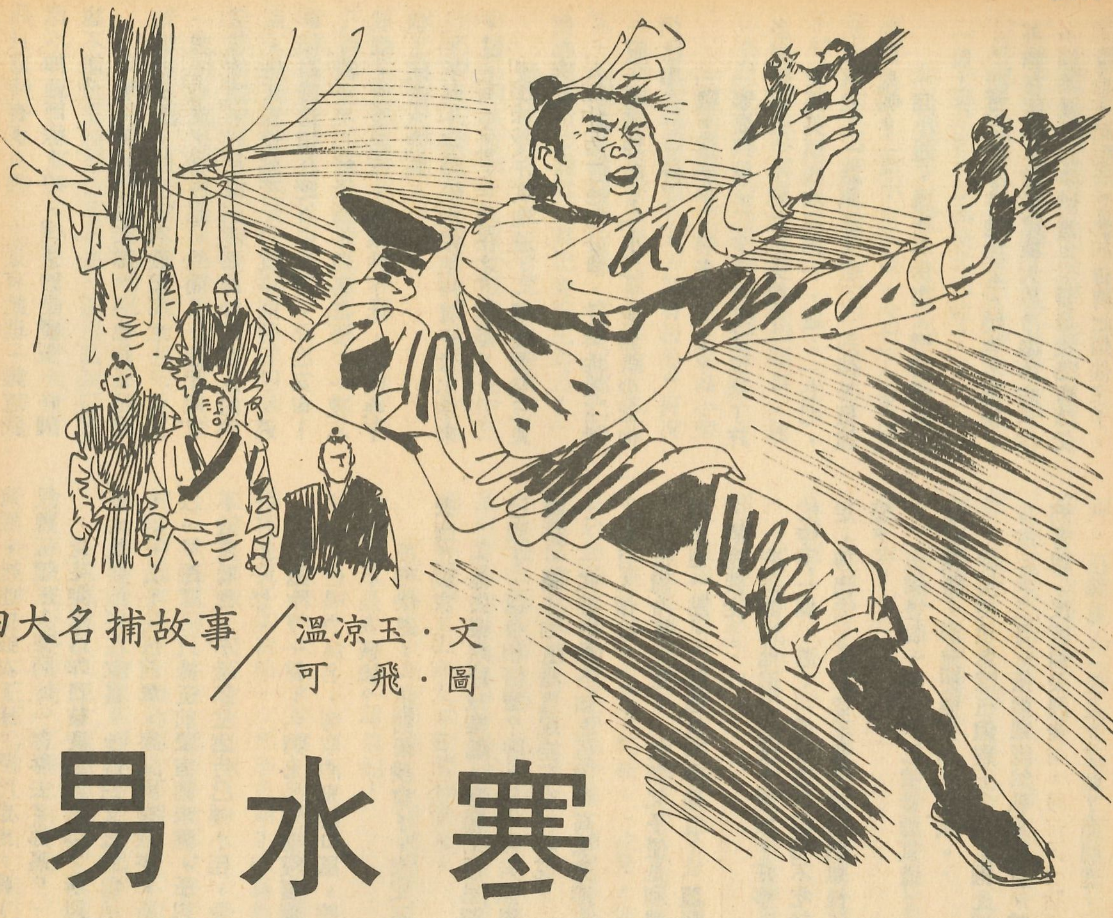
誰字尾音未散，白袍客左袖一拂，小娟已如皮毬般彈開，右臂一探，五指已扣住凌英英的「肩井穴」，他微微一笑，將她提出房去。

凌英英只覺他是個凶神惡煞，不料他年紀較己不輕，但依然給人一種風度翩翩，瀟洒俊俏的感覺!

白袍客雙脚如同流水，一眨眼已至大廳，五指一鬆，將她拋落地，凌英英見凌英傑挺立着，神情及動作都十分古怪，一望即知已被人封住了麻穴。

「徒媳婦，別來無恙!」

背後又傳來一個桀桀的怪聲，凌英英一回頭，那人赫然是絕谷老怪萬高樓，她「嚶嚀」一聲險險栽倒!(未完・十一)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戚少商和雷捲將劉獨峯救了出來，趕走了龍涉虛和英綠荷，然後就地搶救，見他奄奄一息，但神智仍清醒，原來他中了「三陰絕戶刺」，加上原先的內傷掌毒，全部發作出來，又恃强苦拚，以致內息走岔，目前還有氣息，希望在未死之前，能再爲戚少商出點主意，戚少商便將九幽老怪想奪取太子的血書，因牽涉宮幃隱秘、當今天子趙佶之事，蔡京雖身居幕後，由傅宗書出面干預，務要取回血書，故非將戚少商捉捕，毀證滅口不可……劉獨峯提議以毒攻毒、將計就計，尅制奸佞，轉告無情協助，由諸葛先生解決，說完因傷重撒手歸天……

血證秘密　官兵護送

洪放炫技了片刻，這才把四鳥抓住，納在口袋裏，雙手呈給郝舜才。郝舜才本來也勇武過人，一柄大刀舞得虎虎生風，輕舞可以只斷髮不傷頭皮，重使可以裂石如切豆腐，不然，當年也不爲諸葛先生所看重了。郝舜才使的大刀其實便是單刀，他在當將領前的刀法，十招中有九招半是往前搶攻，只有半招迴刀自守。

但守中仍帶攻勢，近幾年來却修成一種刀法，十刀中有九招自守，另一招純熟試探，一旦勢頭不對，立即舞圈刀花往後就走。

郝將軍把當年刀法名爲「一夫當關」，近日研創的刀法稱爲「萬夫莫敵」，他自覺刀法上大有進境，不似當年心浮氣燥，易作無謂犧牲，免成匹夫之勇云云。

郝舜才見洪放有此能耐，自然破格起用他爲「大統領」。其餘余大民、陳素、朱魂，林閣，曾寶宣、曾寶新、倪卜、梁二昌雖亦有過人之能，但自知技不如人，心中未必服氣，但也只好服膺。

這便是郝舜才屬下「無敵九衞士」的來歷。

由於洪放是郝舜才的得意部屬，所以說話極有份量，洪放這失聲一呼，郝舜才便問：「究竟是誰？」

洪放問倪卜：「是不是他？」

倪卜一看名帖，變色道：「是他。」

郝舜才不耐地道：「你們九人已剩下七人，怎麼說話還是有一截沒一截的？究竟來者何人？」

倪卜望向洪放，不該搶先說話的時候，他一向少說話。

洪放道：「無情。」

郝舜才道：「無情！」

洪放道：「四大名捕之首無情。」

郝舜才跺足揮手叫喊道：「這還得了！快請，快恭請，不，不，我們且出門恭迎！」

郝舜才近日雖是好逸惡勞兼且貪生怕死，但諸葛先生當日扶掖之恩，他倒是永誌不忘的，何況，無情雖然份屬捕頭，但

其實是現今國師太傅諸葛先生的親信，也即是金鑾殿前的侍衞，自是非同小可，郝舜才這一聽無情駕臨無論在公在私，都當是一件殊榮。

× × ×

門房把無情、戚少商、雷捲、唐晚詞、銀劍等接入大廳，敍了幾句，無情便吩咐郝將軍把劉獨峯、金劍的遺體好好收殮，待他日事了之後，再奉靈回京，風光大葬。

郝舜才見劉獨峯亡斃，爲之驚住。

劉獨峯是皇帝跟前的紅人，他領了幾個禁宮總指揮使的名銜，但最名動武林的，還是江湖上人人封他一個「捕神」的綽號，這樣一名朝廷要員，死在這個小地方，他和賓東成只怕都脫不了關係。

無情說道：「劉捕神的死，我已有案目，是朝中另一高官策使的，其中還牽涉到一樁大案子，我正要回報朝廷，聽候指令。」

郝舜才知道無情有破案的把握，這才算放了心。

「你可知道這案子有多嚴重？」無情問。

——大名鼎鼎的「捕神」也丟了性命，案子當然非同小可了。

郝舜才心中是這麼想。

「這件案子鬧開來，只怕要株連不少的人，這些人，有的是皇親國戚，有的是朝廷命官，有的是權貴聞人，有的是武林名宿。」郝舜才聽得直瞪着眼，無情才接道：「你試想一想，如果偵破這件案子，你也立了一個旁功，封賜陞官，垂手可得的。」

郝舜才期期艾艾地道：「可是……」這案子一直全仗大捕頭你獨力勘查，標下迄今仍懵然不知，能免重罰，已經感恩不盡了。」

無情微笑道：「如果你也要領一功，何難之有！」

郝舜才聽出無情話裏的意思，忙道：「請大捕頭指點明路。」

無情慢條斯理的說道：「將軍只要跟你手下雄兵，護送我們返京，也是大功一件。」

郝舜才立即拍胸膛承担道：「只要大捕頭吩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無情淡淡地道：「好。」遂把返京面奏聖上的情形，告知郝舜才，但把戚少商手中的血證與秘密，隱住不說，只提自己若平安回京，即能提出足够證據，偵破此案，如果護送有功，賞贈封賜的，在所必然。

郝舜才覺得這是件美差，自然與高采烈，除了急於立功之外，心中也未嘗不存報答諸葛先生栽培之心——保護諸葛先生的得力弟子無情回返京師，不但可略表對諸葛先生的敬意，也是件光采的事兒。

於是問道：「大捕頭，你準備何時出發。」

無情答：「明晨。」

於是，無情跟一衆人等上房歇息。

戚少商等跟無情同來，郝舜才自然禮待有加，派人備美酒佳餚，服侍得妥貼周到。

× × ×

到了晚上，無情等在商議計策。

雷捲問：「你的雙手，明天是不是可以復原？」

無情只道：「不碍事的。」

戚少商忽插口，說道：「我在篷車的時候，聽你曾向劉捕神說過，你的手，明日至多只能轉動，要能使勁，少說也捱到後天，要完全恢復，則更費時，可是，你準備明天動身，萬一遇上了强敵，豈不危險了。」

無情道：「我自有打算。」

雷捲道：「我們隨你一同進京。」

無情說道：「不成，你們早已被繪圖緝捕，不能露面，跟我同行，反而打草驚蛇，傅宗書那一夥人早作防範，會迎途攔截？」

雷捲道：「你這樣返京，未免太過冒險。」

無情道：「過一兩天後我雙臂可運勁自如，不見得他們能奈我何。」

雷捲不放心道：「怕就怕在這一兩天出事。」

無情道：「救人如救火，焉能延緩！我早一日回京，希望早一日能使你們不必再逃亡，早一日減免不必要的犧牲。」

戚少商道：「最多我們易容喬裝，還是一起去的好。」

無情搖頭道：「不行。你們也不閑着，也有要事待辦。」

雷捲冷笑道：「有什麼事重要得過送你返京。」

無情道：「有。」

戚少商訝然道：「什麼事？」

無情道：「你們送我回京，爲的是保護，我但還有一羣好友在『青天寨』裏，不知安危如何？你們早去一步，說不定有起死回生的絕大效用。」

戚少商一時無言。

他想起息大娘。

雷捲靜了下來，好半晌，才說道：「你討靠那九個什麼大將軍，無敵衞士護送你。」

無情道：「他們是官，一路上，有許多方便。」

雷捲道：「這兩天，你未復原，二娘一路上倒可相護。」

無情仍是搖首：「二娘和銀兒，另外有任務。」

雷捲望定他，眼睛裏閃賁寒芒，只說道：「好，好，那你要一路小心，一路順風。」

無情也望定他們倆說道：「你們也是。這件事，我們是站在同一艘船上，處於同一陣綫上，我們本不相識，而且各成敵對，而今，逼使我們在一道兒的，只有兩個字：

「『道義』。」

無情續道：「爲了這兩個字，我們更不能敗。我們要是輸了，不是輸去了名譽，不是輸掉了生命，而是輸了在江湖上這兩個字給人的信心，予人的意義。」

「所以，」無情正色道：「你們趕赴『青天寨』。二娘和銀兒有重責在身，我返京師，我們都不能敗！」

「我們要活着相見。」

「勝利中再見。」

× × ×

淅瀝淅瀝，下着小雨。

雨絲鑽入衣衿上的脖子裏面，怪癢癢的。

雨絲彷如情愁。

人生的哀愁好比無常的雨，晴時多雲，濃淡無定。

唐晚詞在郝大將軍的花園子裏。

她在等候雷捲走出房間來，向她走過來。

明天就要分手了，今晚不訴衷情，他日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月自東昇，月在中天，月漸西沉，雷捲仍是沒有走出房來。

唐晚詞聽不到她久巳盼待那一聲門開的咿呀響。

——那死東西，難道他忘了明天就是別離？

一場生死不知的別離。

——難道他太累了，睡着了？

唐晚詞却分外明白，在別人而言，也許還會發生的，但決不會發生在雷捲的身上。

——這個看來病懨懨的人，骨削肉少，但每一分每一寸都似是銅打的銅鑄的，不怕風吹雨打煎熬磨煉的。

——糟的是，連他的心看來也是鐵造的！

——不來，那良夜是不能留，爲何不來？

——不說一聲告別。

——這樣就走。

唐晚詞霍然回首，花圃仍寂寂，廂房緊掩。

——這算什麼？

——說不定他以爲這就是瀟洒。

唐晚詞猛擷下了一朵巳睡熟了的龍吐珠。

——不行。

她飛燕穿柳，飄上石階，穿過曲廊，掠到雷捲和戚少商的門前，正要敲門，忽聽裏面的人說道：「你總得跟她說上一說呀。」聲音很帶點惱意，正是戚少商在說話。

隔了一會，却不曾聽見回應。

戚少商又道：「瞎子都看出二娘對你的感情，我們這次逃難，初入碎雲淵的時候，二娘就一直往你身上盯着看。」

只聽另一個冷森森的聲音道：「往我看？那是因爲我整個病瘟神的模樣罷。」說着，乾笑一聲，正是雷捲的語氣。

戚少商似並不認爲有何可笑之處，語音更是逼人：「這句話是你心裏要說的麼？你們經過患難，有什麼事不能再在一起的？你們明天就要分頭辦事了，你也很應該在跟她說上一說呀！」

雷捲忽道：「你明天眞的要趕去『青天寨』？」

「易水南，拒馬溝，青天寨，那自是要去的。」戚少商道：「只不過，不是明天。」

雷捲又問道：「你要等到無情雙手復原？」

戚少商說道：「至少也要護送他一兩天。」

雷捲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戚少商道：「青天寨勢威雖大不如前，殷乘風懷憂喪志，但以拒馬溝的實力，天險地絕，只要穩守愼防，文章、黃金鱗、顧惜朝十天半月間，還未必能拔之得下，無情身負重任，而又傷重未癒，就花上一兩天工夫護他，也理所當然。」

雷捲道：「看來無情堅持不要我們護送，其意甚決，我們一路上暗中保護就是了，不必道明。」

戚少商道：「是。」說到這裏，略爲一頓，又道：「不過，二娘那兒，你還是應該跟她敍別的。」

雷捲語言中顯示極大的不耐煩的道：「我自省得。這事與你無關，你也別費心了。」

戚少商道：「這事當然跟我不相干，你兜了個大圈子，目的也在於不想談此事，我是知道的，不過，你總不能辜負了二娘對你的一番情意。」

雷捲冷笑道：「那麼，當年你又辜負了大娘對你的深情厚意？」這句話方才出口，雷捲也自覺用語太重了一些。

戚少商靜了半晌，苦笑道：「是，我負了她，我誤了她，我害了她。」

雷捲心中覺得愧疚，反過來安慰他：「也不是這麼說的，萬事都有因緣在，强求無用，當日你倆各是一方之主，却不能結爲鴛盟，這一場動亂，反而把她跟你撮在一起，這也不是姻緣有定嗎？」

戚少商道：「這只是累了她，還不知道要累她多久。」他深吸一口氣，又道：「我和大娘的情形不同。以前，我自命風流、拈花惹草，大娘是一個專情女子，她忍不了我的作風，才天涯遠去，自創局面；捲哥，我知道你是一個不易動情的人，但凡不易動情的漢子，一旦注入深情，怎可輕易自拔；你跟二娘，正好天生一對，你又何苦强作情薄，何必矯情！」

雷捲惱道：「我矯情？你這是——」

忽又深深的嘆息一聲，說道：「我不是矯情，而是我這個殘薄的身子，是有情不得的。」

戚少商似吃了一驚。在窗外偷聽的唐晚詞乍聽也吃了一驚。

她從第一眼見到雷捲起，便知道他的身子單薄，但決沒有想到這麼嚴重，心裏也急欲細聆下去。

「我身上受過十七八種傷，而且，我自己知道，我肝臟間有一處惡瘤，那是內力化解不了的，一旦發作，斷無倖理。」雷捲望着窗外下着的小雨，怔怔的說。其實，要不是風聲雨聲，憑雷捲與戚少商的警覺，斷無不知唐晚詞巳在門外之理。「這數年來，我愈發制不住惡瘤的發作，看來也不久於人世了，我怎忍再惹情障，害了二娘呢？」

雷捲說話，不住的咳嗽起來。

他的人在厚厚的毛裘裏，但抖得就像一個在寒冬裏未披衣的人。

戚少商顫聲道：「捲哥，你，你此話當眞……」

雷捲竭力忍住咳嗽，慘笑道：「我騙你作甚？俟險難過後，我再見着她時，也只跟她說：你這厚顏跟我做什麼！我不喜歡你！」

戚少商還待說話，驀地砰然一聲，門被打了開來，一個絕色女子，目光泛淚，銀牙咬住紅唇，一上來，劈手就摑了雷捲一記耳光。

唐晚詞出現得太突然，雷捲也忘了閃避。

也許他也不想閃躲。

唐晚詞一跺脚，雙目噙淚，吐字如劍：「你說什麼？你再說一遍！」

雷捲撫摸着熱辣辣的臉頰，一時說不出話來。

唐晚詞竟走上前來，攬住了他，一頭伏在他肩上，哭了起來，道：「我告訴你，無論你說什麼，做什麼，你打我，趕我，罵我，我都要跟着你。你不要跟我在一起，今晚，我偏要依着你，看你能把我怎樣！」

雷捲想勸開唐晚詞，手觸處只是溫香玉軟，唐晚詞梨花帶淚，更添嬌艷，一時心中都疼了，腦也亂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唐晚詞忽又笑了起來，嗔喜之間，淚猶未乾，笑靨嬌美巳極，雷捲一時看得呆住了。

戚少商笑着摸摸鼻子：「我出去一下，明天我們依照約定行事。」也不理雷捲的反應，一縱身就躍出房去。

唐晚詞用手撫摩雷捲的臉龐，眸子透露出萬種痴迷，紅唇微噏：「明天，明天我們就要分手了嗎？」

雷捲的心，也熱了起來，憐惜的注視她。「你明天非去不可嗎？」

唐晚詞整個人都溫柔可可，全不似平時的英氣凜凜。她眼神挽過一陣黯然，但非常肯定地點了點頭。

雷捲捧起她的臉靨，問：「是什麼任務？」

唐晚詞一雙秋水般的明眸，簡直要把他浸沉在其中。「誰也不能告訴。」她搖頭，「我會在路上想你，」她摸摸自己的胸脯，又把玉掌按在雷捲瘦削的胸前，「你在路上，不要出事，你在我心裏，無論你在那裏，我呢？在不在你心裏？」她微揚首問。

「你也不要出事。」雷捲被一股潛伏巳久突然奔瀉的深情感動得全身都似燃燒起來一般，「無論你去那裏，我都惦掛着你。」

唐晚詞笑了，白了他一眼，她那略帶沙戛但韻味深迴的語音道：「剛才，你又說出那樣子的話來？」

雷捲忽嘆息般喚了一聲：「二娘。」

唐晚詞揚首，翩翩的瞅着他，用鼻音應了一聲：「唔？」

雷捲用手攏了攏她額前的髮絲，看着她，忍不住爲那一雙明靜的眸子而嘆息，嘆了一聲，意猶未盡，又嘆一聲，終於問出了他心中一直想問的話：「你爲什麼要對我這麼好？」雷捲決定要問箇明白，「你是不是同情我？可憐我？」

唐晚詞望了他一眼，深情轉爲冷銳。她離開了他的懷抱，也攏了攏髮絲，說：「你的毛裘眞暖。」

「你瞧，我這句話，無疑是說，我在你身上得到溫暖，受到你的照拂，可是，世界上偏偏有些人，把自己當作是冷的，這樣就要暖也暖不起來了。」

唐晚詞一面說着，一面俯臉在看一盞八角小燈的燈蕊，她用手烘焙着，眼睫毛在燈光下長長的眨着，「我是上了年紀的女人，而且，曾在青樓裏混過，自然可以說是閱人無數。在樓子裏，有錢有面的爺們自然教姐兒巴不得出盡混身解數，但也有的沒銀兩，却是俊俏哥兒、文人雅士，還有懂得使姊妹服服貼貼的漢子，一樣是受歡迎的人物。」

「其中還有一類人，那是或四肢殘廢，或天生畸型的苦命人，他們有的是瞎子，有的是侏儒，有的遭意外斷了手脚，有的病得奄奄一息，我們在行有餘力，莫不顧恤。你別以爲我們青樓女子，就狠心冷漠，我們大多數也是薄命女子，不得巳才墜風塵裏，所以，不少人仍秉着善心，對那些殘障的可憐人，布施捐獻，不落人後。」唐晚詞瞧着自己略爲粗糙的手指，夾着一朵龍吐珠，在燈下細瞧着。

雷捲也細聆着。

「這般說來我們姐兒們都安着好心眼是不是？其實那也不盡然。我們好比窮人遇着乞丐，因而提省自己，雖比上不足，但仍比下有餘。」唐晚詞的薄唇在燈下艷得像滴蠟的紅燭，「我眼看有幾個姊妹，她們不但布米捐帛，甚至也以千種溫柔，多方呵護一些落難書生，還有特別體恤照顧幾個天生殘廢醜陋的可憐人。我初以爲她們全是善心誠意，不禁由衷佩服。但旋又發現，這些可憐人全生了依賴，依附在她們的身上，連奮鬥的志氣也沒有了，只伸手待人施捨，以爲自己盡得女人青睞，天生有貴人相助，便洋洋自得，不圖上進，這樣下去，這些雖有缺憾但仍有作爲的人，反給這些仁慈捨予害了。」

「僞善誰不會作？三數句溫柔話兒，幾日夜溫柔照拂誰不會做？只是把有志氣的人，全變成了女人手上的粉團兒，這男人賣弄他的自憐自傷，有時又弄得過份自負自信，反而滿足了姐兒們作活菩薩能助人的意圖。」唐晚詞臉上有一種接近譏刺的笑容，眼角魚尾紋裏漾出了一種熟讀人世的滄桑，「做好事誰不會？聽說過嗎？北京城裏有人樂善好施，見殘廢傷眇者就捐贈布施，於是便出了一個拐人販子的組織專把小孩抓了去，挖目斬手，有時只砍剩一隻左膀子，放他們在大街求乞，幕後操縱人便全倒入自己私囊裏，這樁案子後來終爲人所偵破，想你也有所聞，這樣說來，自以爲行善的人，反而是在作惡。」

「其實要捐點小錢，偶爾照料一下弱小，又有何難？同時可以自覺份外的高貴，對女人而言，都有一種母親待兒女般的得意，可嘆的是，那些被照顧的殘陋者，不知是僞善，莫不以爲這便是眞情，以爲世間眞有此不變之情，死心塌地，到頭來不了眞相大白，一走了之，可憐人便知道自己仍是自己，非自立圖强不可，但巳欲振乏力，其心中所受之創，何嘗低於外形！」唐晚詞道，「她們照顧過了，遇上抉擇，便不顧而去，或把善心做足了，自己滿意之後，漸漸生厭了，不再假意柔情，這都不啻是使身體有缺憾的貧弱者，更受心靈上的創傷。」

（未完・卅一）

岳小玉傳

虬龍倚馬錄故事

文·龍乘風
圖·可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布狂風帶着岳小玉，來到望谷的中一層竹舍喝酒，兩人把酒言歡，正談得高興之時，萬如意來了，岳小玉見了立卽識趣的溜走了，讓布狂風和萬如意兩人傾談……岳小玉坐在竹舍外想着心事，最後朦朦朧朧的進入夢鄉，當他夢醒時，鼻中聞到一股極香的烤鴨味，睜眼一看，却是他的師父公孫我劍手中拎着烤鴨站在他的眼前，岳小玉興奮極了，公孫我劍讓岳小玉吃完烤鴨之後，便帶他去看一場決鬥，他們來到一座無名山，看見三名儒士已在那兒，而三位儒士的對手正是天恨帮帮主恨帝葉上開，葉上開也正由八人大轎抬着來了……

瓦解天恨幫　武林得安寧

但漸漸地，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了。

初時，岳小玉只是全神貫注留意着戰況，等到他發現附近出現了圍觀者之際，四周最少已來了逾百人。

岳小玉不由心中暗吃一驚。

這些人，是友還是敵？

他很快分辨得出來了，那是一半敵人，一半屬於己方人馬。

布公子、諸葛酒尊已來了。

激戰持續，葉上開以獨臂迎戰三儒士，在三百招之內，雙方扯成了均勢。

「好一個葉上開！」岳小玉在心中暗叫。

此時，圍觀者更多，從百餘人逐漸增加，瞬即已聚集了六七百人。

五百招過去了，均勢持續。

人潮洶湧，從四方八面湧至，很快就逾千之衆了。

紅日也逐漸高升，岳小玉突然有着一種悶熱的感覺。

就在這時候，他身邊出現了一個臉上蒙着黑紗的少女。

「小公主！」岳小玉不禁輕呼。

小公主只是輕輕頷首，沒有說話。

岳小玉吸一口氣，側眼望去，立刻又看見了另一個絕色美人——萬大小姐，萬如意。

萬如意臉上也掛着輕紗，輕紗很薄，並未完全遮掩她的花容月貌。

人很美，姊妹都同樣美。

但兩人的神色都不怎麼好看，最少，她倆並不愉快，當然，這是正常的。

萬層樓畢竟是她倆的父親。

岳小玉看見小公主的手在顫抖，胸膛不斷的在起伏着。

「葉上開，你這個烏龜王八，害苦了老子疼愛的美人兒！」岳小玉心裏不由暗罵。

這時候，三儒士的攻勢，漸漸緩慢下來。

攻勢雖然緩慢，仍然主攻，並非改爲守勢。

只是，攻者攻不下，守者守得穩，看來看去，還是均勢。

戰況越來越緊張，奇怪的是：觀戰者雖然人數極多，但却一片靜寂，不但不見喧鬧，連說話的人也沒有。

每個人都在屏息觀戰。

但岳小玉的視綫，却不時轉移到小公主的臉龐上。

× × ×

一千五百招了，葉上開的衣衫早已濕透。頭頂上還有陣陣白氣在冒升。

三儒士的招式越來越慢，甚至連眼神也越來越是呆滯。

誰佔了上風？

是葉上開？還是這三個能够與葉上開苦拚到一千五百招開外的儒士？

最令人驚詫的，就是圍觀者已超逾萬人。

逾萬人的視綫，都集中在這四個人的身上。

這一戰的影響實在巨大得不可思議。

忽然間，一個怪人悄悄地靠近過來，扯了扯岳小玉的衣角，說：「俺知道他們是誰啦！」

來的是常掛珠，正是「江東五傑」的老大。

岳小玉眨眨眼，壓低了嗓子道：「你知道他們是誰？」

「曾經是羊牯坑裏的貴賓。」

「楊羊山的貴賓？」

「不錯，他們就是——」

「齊、鄔、侯三大刀客，來自濟南的武學高手，對不？」岳小玉淡淡的說。

常掛珠一楞：「你怎會知道？」

「猜出來的。」

「一猜便中，了不起。」

「難怪葉上開老早就注視着這三個人，果然是勁敵，不同凡响。」

「岳宮主，你瞧這一戰誰勝誰負？」

「瞧不出來。」

「憑你的眼光也瞧不出？」

岳小玉淡淡一笑，道：「瞧不出便是瞧不出，又有什麼稀奇了。」

常掛珠想了一想，笑道：「這也很難怪，就像是生孩子一般，在娃娃還沒有出世之前，眞是很難猜得着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

背後一人立刻搖頭晃腦，道：「生孩子跟決戰，完全是兩回事，怎可以混爲一談？」

岳小玉看看那人，不由笑了，而且笑得很愉快。

那是「鐵杖如山」鮑正行，除了他之外，「玲瓏妙手」舒一照、「扇捲神州」白世儒、「山東老娘」呂足金全都來了。

這幾個人一出現，岳小玉立刻就覺得熱鬧非常起來。

這幾個江東奇人就是有這個本領。逾萬人在此，岳小玉不覺得熱鬧，但「江東五傑」齊齊出現之後，氣氛立刻就熱鬧起來。

鮑正行說完之後，呂足金便罵了一句：「不懂事的少開口！」

鮑正行不服氣，道：「誰說俺不懂事？難道妳認爲生孩子跟決戰這兩種事，居然可以混爲一談嗎？」

呂足金叉着腰，道：「當然可以混爲一談！決戰是拚命的事，生孩子也是一樣，正是大家都在拚命！拚贏了的笑呵呵，拚輸了的就完蛋大吉，半死不活，甚至是有死無活！」

舒一照眨眨三角眼，怪聲道：「呂娘子，妳生過孩子嗎？」

呂足金道：「當然還沒生過。」

舒一照道：「既沒生過孩子，又怎會知道生孩子是一樁拚命的事？」

呂足金道：「怎會不知道，白世儒的娘親，就是在生孩子之後一命嗚呼的！」

白世儒聞言，立刻嚎哭起來……

× × ×

兩千招過去了，恨帝已經殺了一個儒士。

那是姓鄔的儒士。

姓鄔的儒士死在葉上開的「菊葉指」下，死時居然一臉安詳之色，彷彿不是去死，而是要睡覺了。

葉上開除掉一人，但左脇下已中了一刀。

手刀也是刀，這種刀同樣能致人於死命。

葉上開怕不怕死？這一點，旁人是無法知道的，也許，就連他自己也不怎麼清楚。

若以爲最瞭解自己的人就是自己，這種想法往往是錯誤的，甚至是可笑復可憐的。

只有眞正完全理智的人，才會瞭解自己。

但眞正完全理智的人，世間上絕對不多。而且，人總會有給感情埋沒理智的時

侯。

就在這時，布狂風向公孫我劍這邊走了過來，說道：「葉上開沒有杞人憂天，齊、鄔、侯三大刀客，果然是他命中的尅星。」

岳小玉忙道：「是不是葉上開會敗陣下來？」

布狂風點點頭，說道：「是的，他敗了。」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葉上開果然接着倒了下去。

靜寂巳久的人羣立刻响起綿綿不絕的哄動之聲。

× × ×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葉上開倒下去之後，有人高喧佛號，那是一個很年青的和尚。

這和尚披白袈裟，臉上的神情異常肅穆。

他忽然抱起了葉上開的屍首。

這下舉動，立刻引起羣衆的關注。

一個粗壯如鐵塔般的漢子衝了出來，大聲喝道：「不管你是何方妖僧，快把這惡魔屍首放下！」

衝出來的這個人，原來是五眉會裏的老三——金剛眉。

年青和尚沒有把葉上開的屍首放下，只是淡淡的說：「人一死，一了百了，這位施主何必還要咄咄逼人？」

金剛眉喝道：「這孽魔害人不淺，俺要看看他是否巳經死得透透徹徹！」

年青和尚道：「要怎樣才能證明，恨帝巳死的透透徹徹？」

金剛眉冷笑道：「只要讓俺把他的腦袋割下來，那就是最佳證明。」

年青和尚搖搖頭，道：「人都死了，還要把他身首異處，太殘忍了。」

金剛眉怒道：「恨帝生前所幹的事，那一件不是殘忍頂透的？」

年青和尚道：「所以，他是恨帝，是江湖罪人，但你不是。」

金剛眉道：「只要能讓大家清清楚楚知道恨帝巳死，就算俺做一次罪孽，却又何妨！」

五眉會這幾年來給天恨帮逼害得好慘，金剛眉此刻的心境，倒是不難想像的。

年青和尚倏地狂笑。

「你們若真的要把恨帝身首異處才心息，那也可以，但却不必由你來動手。」

「咱們不動手，難道你想動手不成？」金剛眉喝問。

年青和尚道：「既是避無可避，此事就讓貧僧處理好了。」

他並非說說便算，語聲甫落，巳把戒刀掣在手中。

颼！

這年青和尚的刀法極快，只是一刀，就把葉上開的腦袋砍下來。

衆皆哄然。

忽然間，人叢中有人大叫：「別放走這禿顱，他就是豪賭公子！」

「豪賭公子？」

「不就是南宮業嗎？」

「對了，這混帳小子就是他奶奶的南宮業，他媽的不是人！」

「幹掉他！這個不要臉，沒有良心的害人精！」

霎時間，羣情洶湧起來。

倏地，一人站在高處，發出了一聲驚人的吼叫！

吼聲如如雷，震痛了無數人的耳朶。

衆人循聲望去，那是布狂風，布公子在吼叫。

胆敢在逾萬武林人物中間，發出這一聲巨吼，並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也只有不尋常的人，才敢有此作爲。

吼聲一响，衆皆靜默下來，每一道目光都集中在布狂風的臉上。

布狂風的臉有點嫣紅，他並不是害怕，只是感到憤怒。

看見了一大羣無知的人，除了憤怒之外，他還能有什麼感覺？

沒有人敢再出聲，連金剛眉那樣暴躁的人也不敢。

布狂風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才對羣豪說：「該收手了！」

「該收手了？」

甚麼意思？場中絕大多數武林人物，都無法明白這四個字的意思。

隔了好一會之後，布狂風才繼續說道：「恨帝死了，天恨帮也完了，一場本來必不可免的武林浩刦，也該同時消失、結束！」

常掛珠立刻駁上一句：「這是一樁好事！」這人說話，十句中有九句半不大正經，但這一句却是正經得不能再正經。

隨即有人歡呼，甚至喝采。

但布狂風却又大喝了一聲，把所有的歡呼和喝采聲，都喝停下來。

岳小玉看得十分過癮，心想：「布公子平時看來一派儒者之風，但威嚴一發，倒不是開玩笑的模樣。」他早就很欽佩布狂風，這時候叓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逾萬人又沉靜下來。

布狂風環視衆人一眼，道：「其實，恨帝之死，並不一定是好事，他若活着，未必一定會把天恨帝全部豁了出去，但咱們現在怎樣了？恨帝一死，個個都忘了形，人人冲昏了頭腦，是否想燃起一場大火，把這裏所有的人都燒得體無完膚，玉石俱焚？」

這番說話，不啻是當頭棒喝！

羣豪之中，十人裏最少有八九個爲之暗捏一把冷汗。

恨帝雖然死了，天恨帮也許崩潰在即，但最少，直至目前爲止，天恨帮仍然是存在的。

星星之火，尚且可以燎原！

況且，眼前，這逾萬武林人物之中，最少有三份之一，都是天恨帮的帮衆！

所以，布狂風必須令大家冷靜下來！

× × ×

該冷靜的時候，就得冷靜。

布狂風的說話雖然又响亮又激動，但實際上，他的頭腦是極其冷靜的，否則，他也說不出這一番說話來。

沒有人敢再說話了，雖然，許多人都恨透了天恨帮，但誰也不想掀起這場血腥的武林大浩刦。

倘若恨帝仍然活着，這場武林浩刦遲早是會爆發的。

但如今，恨帝巳然伏誅，還有必要把

事情鬧得叓嚴重嗎？

就算有人心裏不惜再拚，但這個罪名，却是担當不起。

所以，連金剛眉那樣的人也不再說什麼了，他悄悄退開，站在龍眉和鳳眉的身邊。

那年青和尚忽然向布狂風這邊走了過來。

「布公子，貧僧有話跟你說。」

立刻有人對布狂風說：「小心，這和尚就是南宮業！」

布狂風漫聲回應了一句：「嗯！我知道了。」

年青和尚走了過來，雙手合什，道：「布施主是否想殺了貧僧？」

布狂風淡淡道：「我爲什麼要殺你這個出家人？」

年青和尚道：「因爲貧僧在出家之前，曾經害人無算。」

布狂風道：「那巳是出家前的事了，須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年青和尚道：「但貧僧能否放下屠刀，就連貧僧都沒有把握。」

布狂風道：「事在人爲耳。」

年青和尚道：「雖然事在人爲，却也往往身不由己。」

布狂風道：「大師担心什麼？」

年青和尚道：「貧僧什麼都不担心，反正人遲早難免一死，既欠血債，就得用血來償還。」

布狂風道：「大師有何心願，不妨直說。」

年青和尚道：「心願有二，第一，希望布公子能厚葬恨帝。」

衆皆哄然，甚至有人立刻破口大罵，但却給一人叱止。

叱止之人，並非布狂風，乃是有「茹毛飲血鬼獨夫」、「六親不認斷腸人」之稱的練驚虹！

練驚虹也來了！

給練驚虹叱止的人，初時還不知道這個老頭兒是何方神聖，直至有人悄悄在他耳邊說了三個字，他才嚇得臉如土色的急急跑掉。

布狂風沒有理會旁人怎樣，他只是對那年青和尚說道：「你的第一個心願，我可以答應，還有呢？」

年靑和尚說道：「貧僧要單獨見一個人。」

布狂風沉吟半响，問道：「大師想見誰？」

年青和尚沉聲道：「貧僧要單獨會見的這個人，他姓岳。」

「岳小玉？」

「對了，正是他。」

布狂風目光一轉，凝視着岳小玉。

「你答應不答應？」

岳小玉坦然一笑，道：「答應，當然答應。」

年青和尚道：「很好，咱們走罷！」

忽聽一人大吼道：「小岳子答應，俺可不答應！」

這個大吼之人，正是「鐵杖如山」鮑正行。

鮑正行舞動鐵杖，怒氣冲冲的走上前，罵道：「這傢伙刮光了腦袋又怎樣？始終還是個他奶奶的衣冠禽獸！」

舒一照聽得連連搖頭，道：「既巳刮光了腦袋，頭上又沒有戴上帽子，那就決不能稱之爲衣冠禽獸，充其量是個穿衣裳的禽獸罷了。」

鮑正行哼一聲，道：「不管他穿不穿衣服，總之是個沒有人性的禽獸，岳宮主萬萬不可聽信他的花言巧語！」

岳小玉向他笑了笑，道：「謝謝鮑五哥的好意，我會照顧自己的。」

說完，就跟着那個年青和尚離去。

× × ×

兩人的輕功，都同樣出色。

不久，兩人巳遠離人羣，來到了一座廢墟之中。

岳小玉看着那個年青和尚，終於忍不住問：「南宮業，你在攪什麼把戲？」

和尚默然良久，才說：「我從前是個怎樣的人？」

「一個花花公子，一個心狠手辣的人。」岳小玉老實不客氣地說。

「不錯，貧僧從前，的確是個如此不堪的人。」

「但老子再聰明百倍，也想不到你會變成一個和尚。」

「這不是貧僧的主意。」

「不是你又是誰？難道一個人出家，還可以讓別人來拿主意不成？」

「正是這樣。」

岳小玉「噢」了一聲，恍然道：「老子明白啦，這是葉上開的主意，對不？」

南宮業緩緩地點了點頭，說道：「不錯。」

岳小玉奇道：「他爲什麼要你出家爲僧？」

南宮業道：「在兩天前，葉帮主對貧僧說：『天恨帮不可爲了。』貧僧大惑不解，立刻追問原因……」

岳小玉道：「葉上開怎麼說？」

南宮業道：「葉帮主說：『我困倦啦，再也沒有力量可以在武林中爭霸。』貧僧大不以爲然，便道：『帮主妙算神機，本帮勢力更是如日方中，又豈會不可爲？』葉帮主仍是不斷搖頭，道：『斷腸峽一戰，我斷了一隻手，你總該看得見了？』貧僧道：『帮主精明威武，縱使少了一隻手，也不見得有什麼大碍。』葉帮主道：『不成啦，少一隻手，也許並不太嚴重，但布狂風之崛起，岳小玉之藝成，再加上公孫我劍巳然逃脫，凡此種種變故，皆對本帮大大不利。』貧僧道：『謀事每有順逆境況，帮主切不可因一時之失意而心灰意冷。』葉帮主嘆息一聲，道：『這十幾年來，本帮勢力一直擴展，可知誰的功勞最大？』貧僧不假思索，立刻回答：『自然是帮主功勞最大。』但葉帮主立刻搖頭苦笑，道：『錯了！功勞最大的，應該是紅棉的娘親葉大娘。』貧僧心下雖然大不以爲然，但却也不便在帮主面前加以反駁，不久，葉帮主又接着說：『葉大娘是個狠毒的女人，但她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貧僧本來不該追問這些事，但不知如何還是問道：『她的弱點在那裏？』葉帮主淡漠地一笑，道：『她對誰都無情，唯獨對我和紅棉例外。』貧僧大奇，便道：『這也算是弱點嗎？』葉帮主道：『對那些

尋常的人來說，這當然不是甚麼弱點，但她不同，她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一個野心比我還大的女人，她最心儀的歷史人物是武則天，但却總是未能把我這個臭男人丟開。』貧僧道：『葉帮主是武林奇葩，自非一般男子可比。』葉帮主搖搖頭，道：『別再自欺欺人了，什麼武林奇葩，人間奇男子，自己聽見了也覺得想吐。』貧僧呆了半晌，才道：『帮主以後有什麼打算？』葉帮主道：『你先別問我有什麼打算，首先弄妥你自己再說。』貧僧道：『屬下不必有什麼打算，總之，葉帮主走往那裏，屬下就跟到哪裏去，連想都不必想。』葉帮主哈哈一笑，道：『眞是傻話，倘若我這個倒楣的帮主要去見閻王，難道你也陪着我走向黃泉之路嗎？』貧僧立刻道：『這個自然！』葉帮主不斷搖頭，道：『你越說越不像話了。』貧僧道：『屬下說的是眞心話。』葉帮主凝視着貧僧，道：『你眞的對我絕對忠心，絕對服從嗎？』貧僧道：『屬下可以罰下毒誓——』葉帮主揮了揮手，道：『不必，你只要遵從我現在這個命令便可以了。』」說到這裏，南宮業摸了摸光禿禿的腦袋，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岳小玉眨着眼，道：「葉上開要你刮光腦袋出家爲僧？」

南宮業又吸了口氣，道：「不錯。」

岳小玉道：「你答應了？」他這一問，乃是明知故問。

南宮業點點頭，道：「貧僧可以不答應嗎？」

岳小玉道：「葉上開還有什麼話對你說？」

南宮業道：「原來葉帮主早已爲貧僧準備好剃渡的事。」

岳小玉道：「他安排你在那一間寺院落髮？」

南宮業道：「清華寺。」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這寺院的名字，老子可沒聽說過。」

南宮業道：「那是一間很細小的寺院，裏面只有八十個和尚。」

岳小玉道：「現在連你在內，就是八十一個了？」

南宮業嘆了口氣，道：「貧僧這個出家人，是作不得數的。」

岳小玉側着臉，道：「明明是個大和尚了，爲什麼作不得數？」

南宮業道：「葉帮主要貧僧做和尚，貧僧已經做了，還算不算對他老人家一片忠心？」

岳小玉道：「忠心！忠心！忠心頂透。」心裏却不怎麼相信，像南宮業那樣的人，也會有「忠心一片」的份兒。

接着，南宮業又說：「葉帮主一直待貧僧親如子侄，他這一次命令貧僧出家，也是出於一番苦心。」

岳小玉皺了皺眉，問道：「何以見得呢？」

南宮業緩緩地說道：「因爲葉帮主知道，天恨帮的霸業，已到了再無可爲的階段。」

岳小玉道：「既然早已知道，何以還不收手？」

南宮業道：「對於一個已經走到半途的人，要他回頭折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岳小玉道：「但葉上開是個聰明的人，他應該明白，什麼叫『留得青山在』這一句話。」

南宮業道：「但他已經不再擁有青山了。」

岳小玉一怔：「什麼意思？」

南宮業說道：「在三十年之前，葉帮主是充滿自信的，但是『菊谷仙子』前輩之死，對他來說，這個打擊是實在太沉重了……」

岳小玉冷冷道：「但他仍然是恨帝！天恨帮的帮主！」

南宮業道：「雖然如此，他活在世上已沒有眞正的幸福可言。」

岳小玉道：「他自己有沒有幸福，那是他自己的事，但他不應該把別人的幸福和生命也一一毀掉，這樣做對他有什麼好處？」

南宮業道：「貧僧不知道。」

岳小玉道：「你不知道，誰知道？這幾年來，你和他一直十分接近，他的事，你就算談不上瞭如指掌，也決不會完全給蒙在鼓裏！」

南宮業道：「貧僧只知道，天恨帮這一片龐大的基業，就在忽然之間崩潰下來了。」

岳小玉道：「物先自腐而後蟲生，天恨帮的崛起並非一朝一夕，同樣地，它的滅亡也決不是忽然間就出現的事。」

南宮業道：「貧僧不懂。」

岳小玉忽然生氣起來，喝道：「別在老子面前貧僧前貧僧後好不好？你根本就不配做個出家人！你滿手血腥，滿腦子都是害人的主意！你就算是可以騙得了全天下的人，也騙不了佛祖爺爺，更瞞不過你自己！」

南宮業苦笑了一下，道：「當然更加瞞不過你了。」

岳小玉嘿嘿一笑，道：「我算得上什麼？當年，你已經是個意氣風發的武林高手，但小岳子還只不過是個小無賴，連最粗淺的拳脚功夫也不懂，嘿嘿，當時，你是天上的雲，小岳子是地下的汚泥，甚至是狗屎！豬糞！」

南宮業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如今，所有的武林人都知道，你遠比我強勝得多。」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這又怎樣了？你歸你，我小岳子還是小岳子，只要你不惹我，我不犯你，咱們本來就是天各一方的人！」

南宮業搖搖頭，道：「不！貧僧知道，你一直都在恨我！」

「恨你？老子爲什麼要恨你？」

「貧僧以前欺負過你，難道你已完全忘記了？」南宮業大聲說道。

岳小玉怔住了。

他怔怔的瞧着南宮業的臉，彷彿正在瞧着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怪物。

良久，他才緊蹙着眉，道：「南宮業，你今天怎麼了？老是把自己說得一文不值？」

南宮業道：「貧僧本來就是個一文不值的人。」

岳小玉眉頭皺得更緊：「南宮業，你的雄心壯志那裏去了？」

南宮業搖搖頭，道：「沒有了。」

岳小玉道：「你不是一直想做個武林大人物嗎？」

南宮業道：「連葉帮主那樣的人材，也落得如此慘淡收場，區區南宮業又算得上什麼。」

岳小玉道：「葉上開是葉上開，南宮業是南宮業！」

南宮業道：「你弄錯了，葉上開就是南宮業，南宮業也就是葉上開。」

岳小玉奇道：「什麼意思？」

南宮業道：「葉帮主若成功了，南宮業也會成爲一個成功的武林人物，可是，葉帮主已完了，貧僧還有又什麼指望？」

岳小玉道：「你一直把自己當作他的影子？」

南宮業道：「能够成爲葉帮主的影子，已經是一件值得榮幸的事。」

岳小玉「呸」的一聲道：「儒夫！」

南宮業道：「也幸虧我是個儒夫！」

岳小玉一楞：「這句話老子可又不怎麼懂了。」

南宮業道：「倘若我並不是個儒夫，將來還會有多少人死在我手裏？」

岳小玉冷冷道：「現在也不見得你以後會不再害人。」

南宮業慘然一笑：「南宮業以後也不能害人了。」

「不能？爲什麼不能？」

「貧僧已沒有活下去的打算。」

「爲什麼？難道你眞的要陪着葉上開走向黃泉之路？」

「正是這樣。」

「荒謬！值得嗎？」

「岳宮主，難道你希望我這種人長命百歲？」

「老子不知道。」

「你不知道，但我知道，」南宮業怪笑了一下，「就算貧僧偷生下去，結局還是十分悲慘的，與其長受痛苦不如早點一死以謝天下。」

岳小玉怔怔地瞧着他，臉上的表情十分古怪。

南宮業緩緩地再說了一句：「好好對待盈盈！」

岳小玉一呆，不由自主地回答：「我會的。」

南宮業露出了一個滿意的笑容。

但他這一笑，十分可怖。

只見一道瘀藍的血，從他嘴角慢慢沁透出來。

岳小玉臉色一變，急道：「你服了毒嗎？」

南宮業痛苦地點點頭，然後就慢慢的倒了下去……

×　×　×

武林大局形勢急轉，使絕大多數江湖人物爲之大感詫異。

聲威駭人的天恨帮，就在那一天悄悄地風流雲散，不復再肆虐中原武林。

這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喜訊，一場武林浩刧，終於僥倖可以避免了。

一直被江湖中人稱爲「菇毛飲血鬼獨夫」的練驚虹十分高興，但在高興之中却又顯得有點惆悵。

他回到了飲血峯，在血花宮碧血樓台，和一羣武林朋友喝酒。

布狂風、公孫我劍、諸葛酒尊、歐如神、鐵老鼠、常掛珠、白世儒、呂足金、舒一照、鮑正行、岳小玉等等都是他的座上客。

其實，公孫我劍和岳小玉，都不能算是人客，而是主人身份。

布狂風也在血花宮坐鎮了不少日子，這幾年來，全憑他支撐着大局，可說是功勞不淺。

常掛珠跟一干江東兄弟，都是肝胆相照，豪情、滑稽兼而有之的人物，再加上一個「江東老娘」呂足金，自當是不愁寂寞。

雖然胡無法已經死了，但他仍然活在江東兄弟的心裏。

酒過三巡，每個人都有了酒意。

練驚虹忽然倚在樓台欄杆前，彎腰大笑。

笑？有什麼好笑。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去管。

笑笑是好事，人一高興起來，就會笑了。

沒有人會爲了一個正在發笑的人而担憂。

但公孫我劍却悄悄的走了過去，輕輕拍着練驚虹的背脊道：「練老兒，怎麼哭了。」

練驚虹笑聲倏止，冷冷的望着公孫我劍，道：「我是在笑，不是哭。」

公孫我劍却沒有看着他，只是盯着自己的手。

他的手裏有隻青花瓷碗，裏面盛着半碗竹葉青。

他把半碗竹葉青一口喝掉，才緩緩嘆了口氣，道：「練老兒，難道你是哭是笑，連我這個老狐狸也聽不出來嗎？」

練驚虹楞住。

過了半晌，他才吸一口氣，道：「是哭又怎樣了？」

公孫我劍道：「爲誰而哭？」

練驚虹道：「不知道。」

公孫我劍道：「你傷心得這麼厲害，居然連爲誰而傷心都不知道嗎？」

練警虹道：「也許，你比我遝知道得更清楚。」

公孫我劍不禁又嘆了口氣，道：「遝是不要說的好。」

練驚虹怒道：「要就不提，既已提了，爲什麼還要婆婆媽媽吞吞吐吐！」

公孫我劍却不生氣，只是淡淡道：「練驚虹啊練驚虹，你怎配被稱爲『六親不認斷腸人』？」

「爲什麼不配？」

「你若眞的六親不認，就絕不會爲了一個可惡的女人而傷心。」

「你……你……」練驚虹瞪視着公孫我劍，這次隔了很久才能繼續說下去：「你眞的知道了？」

公孫我劍嘆道：「她是一個惡毒的女人，也是個醜陋的女人，但對你來說，她却是曾經那樣地重要。」

練驚虹的臉色陣陣青，陣陣白。

他知道，公孫我劍說的那個女人，就

星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

葉大娘曾經救過練鷩虹，但最後還是傷害了練鷩虹。

一個這樣的女人，可眞是令人咬牙切齒。

但現在，她死了，死在葉上開手下。

練鷩虹不禁有點後悔。

他後悔的是：與其讓她死在葉上開手裏，爲什爲自己不早一點把她殺了。

這是一件太令人遺憾的事，但眞正值得說遺憾的地方在那裏，練鷩虹却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也許，人就是這樣玄妙的，這樣矛盾的。

練鷩虹看着公孫我劍，看了很久，終於說：「今天不該流淚，咱們找老叫化子，他是酒王之子，看着他今天會醉成怎樣的好了。」他這兩三句說話，聽來也是有點不倫不類的的感覺。

× × ×

夜更深，血花宮却更熱鬧。

因爲許不醉、公孫咳、歐一神夫婦、龍眉、鳳眉、金剛眉、畫眉、肥娘、方孟海、錢有多、樓丹楓、豹姨、游出海都相繼來了。

至於沈必理、穆盈盈，本來就一直都在血花宮中。

岳小玉對沈必理很好，頻頻敬酒，但對穆盈盈却更好。

當然，他也沒有忽略了萬家姊妹。

只是由於萬層樓死了不久，這對姊妹並沒有陪着衆人高興，只是在血花宮另一樓閣裏，姊姊輕撫絃琴，妹妹却抱琵琶伴奏。

曲意清涼，但並不擾人。

她們已決定永遠不再重返提龍王府。

提龍王府會使她們有太多回憶，而這些回憶，都並不是太美好的。

而且，人總不能老是活在回憶裏。

提龍王府已不復當年盛勢，萬如意也無意再度把它昌盛起來。

要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好了。

姊姊這樣想，妹妹亦然。

岳小玉這樓閣裏靜靜傾聽姊妹二人合奏，一曲既終，但覺耳目澄明，心中再無半點雜念。

但這種「再無半點雜念」之心，對岳小玉來說只能維持一陣子而已。

當他略爲定一定神，再看看花容月貌的小公主之後，他心中的「雜念」立刻又再冒起來。

但萬如意的目光，却使他不得不努力地裝得一本正經。

場面似乎有點尷尬。

但就在這時候，救星忽現，布狂風也來了。

岳小玉瞧瞧布狂風，再瞧瞧萬如意，不禁吐出一口長氣，由衷讚道：「眞乃璧人！」

萬如意忽然對布狂風說：「你這位岳兄弟，很有趣！」

布狂風伴在她身邊，「我呢？我是否一個無趣無味之人？」

萬如意輕輕嘆了口氣：「你……你是一塊鐵。」

「笨鐵！」

「不但笨，而是冷。」

「但這已經是從前的事了，到了如今，這塊又笨又冷的錢，已在石榴裙下化作繞指柔……」

「噗嗤」一聲，冷艷的萬如意終於在布公子懷裏笑了起來。

× × ×

血花宮曾經被武林中人視爲魔域。

那時候，提龍王府是武林禁地，但在一般人的印象裏，飲血峯血花宮之名，似乎更加使人覺得恐怖。

但如今，一切都改變了。

穆盈盈對岳小玉說：「血花宮本來一直都是個美麗的地方。」

她說的是眞話。

岳小玉也知道，她說的話隻字不假。

在黎明時候，許多武林高手還在醉鄉之中，他們也許不是眞的喝得酩酊大醉，但却眞的已很疲倦。

連練鷩虹都困倦了，其餘人等又怎能例外？

只不過，練鷩虹眞正困倦的並不是身體，而是他的心。

人老了，心也老了。

在大悲谷一戰之前，他還沒有這個感覺。

是不是葉大娘死了，對他才是一個眞正嚴重的打擊。

在旁人眼裏，這是不可思議的。

葉大娘一直都在謀算着他，一直都想血花宮落在天恨帮的手裏。

她是血花宮的叛徒，也是武林中的罪人。

但她死後，眞正感到悲傷的人，却是這位「六親不認斷腸人」。

江湖人，江湖事，正是何等令人費解。

× × ×

五日後，血花宮忽然辦起喜事來。

有人要成親了。

是布狂風和萬如意？

不，這一對「璧人」締結良緣，是遲早間的事，但却不是現在。

現在還不是時候。

是岳小玉和他的五位紅顏知己嗎？

也不是，雖然，這也是遲早的事，但也不是現在。

要成親的人，居然是「酒霸之孫」許不醉！

許不醉已失意多年，人人都以爲他再也不會成親了。然而，世事如棋，姻緣這種事，更加無可測度，無法可估。

新娘子是誰？

哈哈，說來眞是令人想像不到，垂青於許不醉，願意和他長相厮守的，居然是花一般美艷的畫眉。

畫眉成親了，新郎倌是許不醉。

這是一段奇緣，奇得不能够再奇的奇緣。

這段奇緣的來龍去脈，若要用筆墨一一交待清楚，只怕三幾天也說它不完。

所以，不必理會「因」，只須知道「果」就已經很足够了。

畫眉成親，最高興的當然是鳳眉。

鳳眉就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她一直希望畫眉可以找到一個好歸宿。

許不醉雖然並不年青英俊，但却是個罕見的武林奇才，尤其是在畫眉的薰陶下，這位「酒霸之孫」已答應不再酗酒了。

五眉會羣豪聞訊，都是雀躍萬分，紛紛前來賀喜不已。已沉寂了好一段日子的血花宮，忽然越來越是熱鬧，而且還辦起喜事來，眞是異數。

× × ×

許不醉成親，雖然難免喝幾杯酒，但却沒有醉。這樣子喝酒一輩子也不會醉。

但沒有人敢怪責他不够朋友，因爲在新郎倌旁邊「護駕」的是龍眉、公孫我劍、諸葛酒尊、歐如神，還有常掛珠。

這些人，全都不好對付。

尤其是常掛珠，他的道理往往比一匹布還長，誰惹上了他，都是天大的痲煩。

正當人人都在興高采烈的時候，岳小玉却左擁右抱，跟小公主和穆盈盈談得異常投契。

「盈盈師妹，妳會不會把小岳子踢出飲血峯外？」

「踢得動嗎？」

「妳是練過踢狠腿功的，脚尖雖然細細小小，但只消運勁一踢，小岳子立刻就得變作滾地葫蘆，滾到山峯之下。」

「我才不踢。」

「心疼嗎？」

「我心疼的是自己。」

「怎麼了，那時候受傷的只是小岳子，可不是妳這個美人兒。」

「我若眞的踢了你，小公主肯就此罷休嗎？」穆盈盈說到這裏，笑吟吟地瞧着小公主。

小公主立刻說道：「當然不肯就此罷休。」

岳小玉嘻嘻一笑，在她臉上香了一下，道：「妳會怎樣？」

小公主在他的鼻子上捏了一下，道：「我會在山峯下一脚把你踢回上來。」

「這番死也，」岳小玉舌頭一伸，「妳倆一個踢下去，一個踢回上來，小岳子豈不是變成一個混球了。」

小公主說道：「既是混球，也是混蛋。」

岳小玉忽然哈哈一笑：「眞乃羨煞旁人之至。」

穆盈盈奇道：「給人踢來踢去，又有誰會羨慕了？」

岳小玉說道：「若給毛茸茸的粗脚踢來踢去，那自然是一大苦事，但妳和小公主的脚都是又香又滑，那就會越踢越舒服啦……」

「賤骨頭！」小公主笑罵不已。

× × ×

歲月匆匆，轉瞬又已三載。

岳小玉長得更高大，也更成熟了。

他仍然是血花宮主，又是隨意門的掌門。

創立隨意門，是公孫我劍多年以來的心願，岳小玉終於爲他完成這個願望。

隨意門，隨意所之，絕不拘泥，正是喜歡怎樣便怎樣，這規條對岳小玉來說，最是適合不過。

於是，隨意門的總護法，就用上了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人，這人就是鐵老鼠。

鐵老鼠做夢也沒有想過，自己居然會有機會成爲一大門派的總護法。但事實已經如此，他的確是隨意門的總護法了。

也許有人會担心，鐵老鼠武功平凡，待能担當如斯重任？

「不要緊，武功是可以練出來的。」公孫我劍給鐵老鼠很大的鼓勵。

但誰也想不到，鐵老鼠後來居然拜了一個武林異人爲師。這異人武功之高，身份之尊崇，只怕尤在練鷩虹之上。

那是蜀中唐門的主宰——唐老太爺。

唐老太爺活到九十二歲，從來沒有收過任何異姓之人爲弟子，鐵老鼠居然能被破格收錄，又是一大奇事。

終於，有一位唐門長老召開大會，向唐老太爺提出質詢。

「鐵老鼠何許人也。」

唐老太爺笑笑，把手中一柄摺扇緩緩張開，扇上龍飛鳳舞地寫着四個大字，那是，「義氣中人」！

這就是唐老太爺的答案。

× × ×

春桃盛開，園中花團錦簇。

岳小玉躺在一張可以蕩來蕩去的吊椅上，左手捧着小小公主，右手摟着小惡女的肥腰。

他捧着的不是小公主，是小小公主。

小小公主就是岳小玉和小公主生下來的小娃兒，她現在快滿週歲了，臉蛋兒又圓又白，胖嘟嘟的十分可愛。

小惡女的肥腰，本來像是水蛇兒一樣，但最近胖了！而且還繼續一天一天的胖下去。她已懷孕六個月了，岳小玉把耳朶貼在小惡女的肚皮上，忽然哈哈一笑：「兩兄弟又在肚子裏吵架，雙胞胎眞是特別痲煩。」

小惡女「啐」了一口，笑着道：「重男輕女，還貪多務得，包管將來生下來的全是女娃娃！」

岳小玉立刻在小小公主的臉蛋兒上親一親：「女娃兒溫柔可愛，一樣多多益善。」說罷大笑，神情樂不可支。

就在這時，忽聽水瑩兒喜孜孜前來報喜：「艷艷姊姊已經誕下麟兒啦，長得又俊俏又強壯！」

岳小玉更是高興，從吊椅站起，笑道：「虎父無犬子，艷艷够斤兩，她生的娃娃一定十分威武。」

不久，穆盈盈抱着一個嬰孩，笑盈盈的走了過來：「秤過了，九斤三兩。」

岳小玉道：「是光脫脫秤，還是連衣服一起上秤？」

盈盈笑笑不語，接着水瑩兒也來了。她的肚子和小惡女一般大小，都已懷孕接近半年。

岳小玉左瞧瞧，右看看，笑道：「妳們兩個比賽比賽，誰生得快，誰就可以得到奬賞。」

小惡女拉着水瑩兒的手，笑笑說：「瑩妹妹，咱們的相公，出手大方，爲人慷慨，眞是沒話說的，如此郎君，該用什麼詞句讚美才好？」

水瑩兒不假思索，便說道：「無賴丈夫。」

此言一出，大家都笑了，但笑得最起勁的，還是剛長出了兩顆大門牙的小小公主。

（全文完）

書劍恩仇

（本文承自第46頁）

孟榮睹此現狀，忙與尹知府計議，除向上峯報請救濟外，特設臨時救濟一所，將城內外的大廟宇闢爲飢民收容地點，他自己先將倉房儲糧一千餘石發出作爲救濟之用，只留少數以充家裏食糧，這是他能捨己救人的作風！

水災過後，各地移來災民仍回原地去了，地方賴以安靖而度過這一次難關，實非易事，後來尹知府報請表揚，賜以「澤惠災黎」四字匾額懸於孟府堂上。

新春已過，天氣漸暖，各地遊人香客紛紛由此往江南去遊覽名勝，或到浙東佛道兩家的勝地……天台，普陀等山進香兼作春遊，自有一種情調。

孟榮家居無事，除了讀書練劍而外，也到處尋幽覽勝，縱情山水，消磨着漫長的歲月，但日久在一個地區玩，終覺得有點乏味。靜極思動，孟榮忽然想起逍遙道長鍾鶴年，自從他飄然離去，到現在沒有一點消息，也無處打聽，但念念於懷，終難釋然，想要乘此去尋訪一番，但他的行踪不定，又到什麼地方去尋訪呢？

猛然回憶逍遙道長曾談過有一位老道長謝超然，他常在天台和雁蕩，這兩處山就在浙東的地方，何不前去訪問一下，或者可能找到他的下落。

主意已定，便與盈盈說了，要乘此春天往江南去探望鍾老伯父，我們負欠他老人家的許多恩惠，無從報答，如能找到，請他回來也好，就是找不到，盡我們的心意罷了。盈盈也以這位老人居無定處爲慮，深恐不易尋訪，囑其多帶一點銀子，以免就延時日的旅途費用。

孟榮輕車簡從的，一式儒家打扮，帶着短劍，一個簡單的行囊，由傅體仁揹着，離開了家園，向南進發，陡然間換了一種環境，耳目爲之一新！四野田疇，一望無際，牛背上牧童短笛，山坡上樵子歌聲，村前紅杏，堤畔綠楊，還高掛着隨風飄動的酒旗，頗有引起遊人前往買醉之感。

孟榮視此景色，心境豁然，也不覺路途勞累，遇有旅店則休歇盤桓，遇有名勝則欣然玩賞，以此不計時限的旅程，延至春光將盡的時候，才到達了目的地。

天台山在浙東的天台縣，雖不如華山、泰山的雄奇，也不及峨嵋、黃山的峯巒之勝，但天台可說是江南文物最盛的名山，也是佛道兩家的勝地。

雁蕩山在樂清縣，奇峯怪石很多，瀑布多而奇，山中的峯洞更多，謂爲雁蕩三絕，眞可謂天造地設鬼斧神工了！

經過了將及兩月的時間，遍遊了兩山的名勝，幸好到處都有廟宇庵觀寺院，沿途招待得很好，惟查訪謝老道長的踪跡，只在天台山的洞柏宮得到一點端倪，據一位老道說，月前該老道長與一位道友名叫逍遙子的，兩人離開了此地，雲遊去了，但是否能在什麼時候回來，就沒有人知道，這種若有若無的消息，叫你再也無法追回，只有付之一嘆而已！

孟榮在初出來時，倒頗有興趣，經過了許多名山大川，開拓了心胸不少，但結果因訪問逍遙道長未着，致興味索然，好像有不如歸去的決定。

尋訪的機會破滅，一點希望也沒有，再也不能逗留下去，遂束裝遄返，回來時因沒有躭擱，不旬日已抵達開封仍回到孟府來了。孟榮在途中因思念逍遙道長，心緒不寧，再又有點感染，抵家後覺到身體不適，懶於飲食，雖不是什麼大病，經延醫診治，至月後方始就痊。

在這月餘中，孟府裏上下已經忙得不得了，因爲孟榮從來很少生病，此次忽然有疾，教人怎不憂慮，尤其是盈盈日夜不離，伉儷情篤，也理所當然，又何異哉！

孟榮病後休養了多時，才能康復如常，盈盈亦勸以後切勿遠去，就家裏度着清閒的歲月，有何不可，孟榮看此世事如此，更懶于外出了。

光陰荏苒，不知不覺又過了幾年，而紹祖與繼宗兄弟二人均已八歲，孟榮爲他們延師課讀，由此把繼宗定名爲皇甫氏的繼承人了。兄弟二人自幼就聰穎異常，每書經過熟讀後，便能永誌不忘，且領悟力極高，到了十一歲時，而能作文事，作詩，塡詞，雖不算佳，而在幼小心靈的思想上看來，就値得驕傲可貴了！

尹知府在開封的官聲極好，經地方呈請慰留，蒙恩准予留任，在這城裏，他與孟家極其相得，歷久不衰，陳氏夫人在數年前又生了一位女孩，名叫玲兒，現在亦已七歲了，與姊姊嫒兒相差四歲，姊妹兩個面貌相仿，惟他的兒子大官也有了九歲，姊弟三人，家裏也請了一位老師課讀，尹家夫婦頗鍾愛焉。嫒兒與玲兒到了年已及笄的時候，都長得婷婷玉立，惟詠雪才華令人欣羨，而女紅針黹尤其是高！

盈盈見尹家二女貌美而賢淑，與孟榮商議，聘嫒兒與長男孟紹祖爲妻，聘玲兒與次男皇甫繼宗爲妻，託人前去說合，尹知府與陳氏夫人當然應允，從此兩家愈益親密了。未幾年紹祖與繼宗皆考入縣試學列爲一等，繼續專心上進，由此青雲直上，都做到一二品的大員，承繼了兩家的宗祧後嗣，簪纓世代，姻婭往來不絕。

孟榮與盈盈眼看二子的成就，皆能顯親揚名，二媳的賢孝和睦，又能節儉持家，遂將開封孟府新第及所有家產統交由孟紹祖執掌，曲阜的皇甫舊第及所有遺產概由皇甫繼宗繼承，自即日起各自分別接受管理。他們夫婦兩人還要搬回到當日住過的泰嶽東峯的松濤別墅去住，因爲他們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回憶！

傅體仁與春紅只跟隨着，另外帶了周媽和李媽，並行裝箱匣，轎車畢集，家人的分別，難免不有心酸淚落之苦。

孟榮與盈盈回到了松濤別墅，上下的屋宅依舊，惟射圃荒蕪了，其餘內外環境大致尚好。褚彪與衛順見主人回來了，滿心歡喜，惟兩人均有點老態，難怪，一隔二十多年，人生那有不老的道理。

孟榮與盈盈今日舊地重回，不無感慨，然一轉念間，他們均是飽經世故痛苦備嘗的人，現在了無掛念，所有一切盡歸下一代了，心境自然開朗，正好頤養天和，悠游歲月，重度他們美麗的晚景。

（全文完）

龍遊鳳魔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玉南要找尋陰陽刀訣，而紫衣女認爲陰陽刀訣可能在黑谷之中，提議羣豪先到黑谷看個究竟，羣豪一致同意，便由紫衣人帶頭，立卽出發前往黑谷，幾經艱辛，走至谷口，他們藏在暗處，待見到金長久、田榮、小蛇女三人進了谷中，他們才隨後進去，谷中，黑霧迷漫，一丈之外的景物就看不眞切，羣豪此刻有被紫衣女牽着鼻子走的感覺，但此刻唯有硬着頭皮走進去，黑谷中，高泰首先遇敵而中了毒刺，接着江玉南也受了很重的內傷，但江玉南也同時制住了一位黑衣女子，伍明珠錯開她的手臂關節，黑衣女子痛極，只好回答羣豪的問題……

人質換解藥　誘殺毒婆婆

伍明珠臉色冷厲，仍然握着她的左腿不放，只是未再進一步下手。

閻五道：「妳排行十一？」

十一妹點點頭。

閻五問道：「這黑谷之中，共有多少人？」

只聽一清冷的聲音接道：「多得很！沒有一百，也有八十。」

隨着那答話之聲，兩個黑衣女子，突然出現在四尺左右處。

井望天、閻五、同時一上步，攔住了兩個黑衣女子。

高泰單足一加力，呼的一聲，由閻五和井望天頭上飛過，落在兩個黑衣女子身前，道：「黑谷不見天日，黑谷中人，卻也是擅施暗算的卑下小人，妳們兩個一齊出手吧！」

兩個黑衣女子年歲比十一妹大些，顯然是她的師姊。

兩個黑衣女子，背上插着長劍，相互望了一眼，長劍同時出鞘。

高泰冷冷的說道：「姑娘，你們暗中算計，不擇手段，在下也不會手下留情的了。」

兩個黑衣女子未再答話，右手一招，劍光一閃，兩道寒芒，分襲高泰。

高泰一腿中毒，穴道被封，運用不便，立時雙手分展，迎向雙劍。

但聞噹噹兩聲金鐵交鳴，雙劍盡被震開。

凝目望去，只見高泰手中，不知何時，已各自握了一隻金圈。

原來，高泰這雙圈就藏在袖中，一伸手間，雙圈已到了手。

兩個黑衣女子，看到那金圈之後，不禁微微一怔，手下劍勢一慢。

就是這一緩工夫，高泰手中雙圈，已然疾如流星般脫手而出。

但聞兩聲悶哼，兩個黑衣女子的右臂，各中一圈，手中兵刃落地，骨疼如折。

高泰低聲道：「拏下。」

伍明珠應聲而至，雙手分出，點了兩

個黑衣女子的穴道。

正東方黑霧中，突然傳出一聲歎息，道：「新起三秀，果然是盛名無虛，日月金環，當眞是變化多端……」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不過，小妹要奉告諸位一言，本門弟子，不許受任何傷害，否則別怪施展追魂手段了。」

高泰轉頭望去，只見一點亮光閃閃的眼睛，在黑霧中轉動，和一張隱隱可見的臉龐。

大約那說話的姑娘，也穿着黑色的衣服，所以，看不清她的身軀。

夜霧中看去，只見隱隱約約一張臉，在空中浮動。

高泰吸一口眞氣，道：「咱們進入黑谷之中，一直手下留情，未下毒手，但妳們却是暗器、偷襲，無所不用其極，由此刻起，諸位如若不肯罷手，咱們只好還以顏色了。」

那女子的聲音，又傳了過來，說道：「你敢下毒手，立刻要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伍明珠緩緩說道：「妳不用威脅我們，我們已經陷身絕地，妳們利用黑霧掩護，暗施算計，叫人防不勝防，如是我們非死不可，自然要先撈幾個本錢回來。」

那女子說道：「胡說，我們如若眞下毒手，此刻你們早已成擒了。」

伍明珠道：「妳不用再施威嚇，我們乾脆談談條件好了，我們有人中了血刺，刺上有毒，必有解藥，妳們交出解藥，我們就放了這兩個人。」

那女子應道：「爲甚麼不說三個人，你們生擒了我們三人。」

伍明珠道：「那一個不能放，一粒解藥，換了兩條人命，妳們還不滿足麼？」

閻五忽然間發覺了一件事，那就是，全無江湖經驗的伍明珠，應付目下這個局面，比他還要高明。

暗暗吁了一口氣，低聲道：「井老二，你這位小姪女不錯啊！」

井望天道：「誇獎，誇獎。」

閻五低聲道：「井老二，咱們好慚愧，你我都是老江湖了，但辦起事來，却沒有這位小姑娘明快。」

井望天道：「閻兄，你是說？……」

閻五接道：「我瞧咱們應該舉個主事出來，令姪女，就是最佳的人選。」

井望天道：「閻兄，這個不行，少不更事，如何能主持大局？」

閻五道：「就是咱們經驗太豐富，顧慮的太多，不若令姪女那樣明快，這黑谷中人，似是江湖上的經驗也不多，咱們拐彎抹角的，反而會誤了大事。」

井望天道：「這個，高少俠？……」

閻五接道：「小叫化子會聽老叫化的，問題是江少俠會不會反對……」

只聽那個黑衣女子說道：「你們如是眞意肯放了三個人，我們可以答應交出解藥……」

井望天低聲道：「明珠答應她。」

伍明珠却冷冷說道：「放三個人可以，但妳們要交出兩粒解藥。」

那女子應道：「爲什麼？」

伍明珠道：「我們無法確定妳交來的解藥是不是解藥，不過，我們手中有枚血刺，必須先拏妳們的人試驗一下才成。」

那女子哦了一聲，道：「這個，我得想想了。」

伍明珠道：「哼！妳慢慢想吧！這件事，我也覺着有些划不來，等妳同意時，我可能會改變了主意也說不定。」

那女子歎口氣，道：「好吧！我同意交出解藥，但你們要先放一個人。」

伍明珠道：「好！」

拍活一個黑衣女子的穴道，接道：「妳過去吧！」

那黑衣女子冷冷的望了高泰一眼，大步而去。

片刻之後，果然有物抛了過來，道：「白絹帕中，有兩枚丹藥，你們拿一粒試驗。」

伍明珠打開絹帕，裏面果然包有兩粒解藥，冷冷對身側一個黑衣女子喝道：「張開嘴，吞下去。」

那黑衣姑娘望了丹丸一眼，閉上雙目，啓開了櫻唇，神色間一片平靜。

但伍明珠並沒有把那粒丹丸，送入黑衣少女的口中，反而右手一轉，送給了高泰。

高泰雖然在兩招之內，生擒了兩個對方來襲之人，但他已感覺到腿的毒性，已開始向上蔓延，心中感慨萬端，恐難生離黑谷。

雖然，他表現上，一直保持着平靜。

接過伍明珠送來的丹丸，立時放入口中。

他內功深厚，一運氣，行開藥力，立時發覺了這是對症之藥，心中一喜，臉上也泛起了笑容，對伍明珠微微頷首，表示謝意。

伍明珠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藥物對症麼？」

高泰道：「眞正的解毒……」

語聲一頓，接道：「明珠姑娘，設法把時間拖一下，我需要一段時間，逼出毒性，江兄也需要一段時間，療息內傷。」

心中正在忖道：江玉南武功之高，有過之而無不及，怎麼一下子身受了很重的內傷呢？

江玉南沒有提過，生擒了一個黑衣女子過來，難道他就傷在那女子的暗算之下麼？

只聽伍明珠低聲說道：「高兄，你要多少時間？」

高泰道：「至少要一頓飯的工夫。」

伍明珠點點頭，道：「我盡量拖她們一下……」

抬頭望了閻五一眼，欲言又止。

閻五緩步行了過來，笑道：「有什麼話，盡管說出來，剛才，老叫化已經發覺了一件事，由妳對付黑谷中人，那才能應付她們。」

伍明珠道：「晚輩……」

閻五接道：「是！老叫化已對井二堡主說了，女孩子，才最瞭解女孩子，目下咱們推舉妳爲發號施令的人，由老叫化子起，都聽妳的吩咐。」

高泰點點頭，道：「我也聽。」

伍明珠道：「這個，我怎麼……」

井望天接說道：「明珠，當仁不讓，閻兄既然看得起妳，妳就担挑起這副担子

吧？」

伍明珠道：「我盡力而爲……」

語聲一頓，接道：「那請二叔和閻前輩小心戒備，防止敵人的偷襲，最好別讓她們逼近來，我們需要一段時間。」

閻五、井望天雙雙移動身形，隱伏在五尺以外。

黑霧濃重，再往前走遠一些，彼此都將無法看到。

高泰已經緊靠着江玉南的身側坐了下來，以便縮小區域，使得伍明珠等便於保護。

黑霧之中，突然聽到了一個大喝之聲，傳了過來，道：「臭丫頭，你們再暗中施襲，老子可要不擇手段反擊了……」

這聲音傳過來的地方似是很遠，但却聽得十分清晰。

聲音入耳，伍明珠立刻辨識出那是金長久的聲音。

想來，金長久等一行人，也和自己等一行人一般，被困在黑霧之中。

雖然，雙方是道不同，難相爲謀的人，但此刻，却是同處難境，如若雙方合於一處，也可大增實力，衝出黑谷的機會，就大了不少。

因爲，他們分出了一部份人手，在對付金長久等一行。

黑谷中，暫時靜了下來。

金長久大喝了一陣之後，也未再聞呼喝傳來。

但伍明珠心中明白，這只是大風暴前的一片寧靜。

絕情谷主，把他們引入黑谷，似乎是已經存了必予殺害之心。

否則，這些人，一旦離開黑谷，必不干休。

金長久、閻五、高泰、田榮，都是武林中很有名氣的人，江玉南雖然是名不見經傳，但他折服絕情谷主，似乎是更難對付的人物。

絕情谷樹立了這些强仇大敵，如不在黑谷中消滅，以後的日子裏，有得她痲煩了。

想到絕情谷主，伍明珠心中感慨很多，那一身紫衣，脂粉不施，素雅端莊，年輕美麗的姑娘，表面上看去，是那麼溫柔、那麼雅潔，想不出，竟然是這般狠毒心腸。

伍明珠內心中分析過了敵我情勢，覺着，目下只有和金長久等暫時聯合一處，才是上策。

但這件事，她不能獨作決定，必須得和高泰、閻五等商量之後再說。

心念轉動之間，突然一陣兵刃交擊之聲傳了過來。

但立刻又歸沉寂，想來是，雙方交手數招，黑谷中人，又隱逸而去。

由金鐵交擊的聲音上判斷，金長久等一行，距離又近了不少。

伍明珠立刻想到，金長久等一行人，正準備脫離黑谷，由原路退出。

黑谷中人的武功，和這些江湖上一流高手相比較，也許對這些人構不成很大的威脅，但此地目難見物，她們仗憑着地形熟悉，暗中施襲，却叫人頭痛。

黑暗掩去了黑谷中景物，也掩去了敵人的一切，縱然是閻五等這樣經驗豐富，武功高强的人，也有着有力無處施，處處由人擺佈的感覺。

轉頭看去，只見盤膝而坐的高泰，臉上已見了汗水，而且，頂門上有一股蒸蒸上騰的熱氣。

那說明了高泰運功，正值緊要關頭，這時候，也是完全沒有防衛之力的時刻，就算是一個完全不會武功的人一拳一掌，就可能把他置於死地。

伍明珠瞭解這個情形的嚴重，也亮出了身上的兵刃。

這時間，如是有人衝了過來，也只有捨命一拚了。

再回頭看時，江玉南原本一片蒼白的臉上，似乎是已經泛出血色。

伍明珠心中暗暗祈禱，道：最好這時刻別有人來，就算是金長久等人，也別過來。

但怕鬼有鬼，伍明珠心中念動，耳際間已响起了步履之聲。

黑霧中隱隱出現了人影。

伍明珠心頭震動了一下，喝道：「站住！」

那行進的人影，果然停了下來。

伍明珠輕輕吁一口氣，低聲道：「什麼人？」

黑霧濃密，彼此可見時，已經在六七尺內了。

那當先之人緩緩說道：「老夫金長久，說話的可是伍姑娘麼？」

伍明珠說道：「正是晚輩，金塘主好吧？」

金長久歎息一聲，道：「還好，多虧田老弟精湛的劍法，使我們脫過了很多次危難，不過，我們還是有很大的傷亡，我幾個從人，都已經死去，而且，小蛇女也受了傷。」

伍明珠問道：「金前輩一共來了多少人？」

金長久道：「六個，死了三個，傷了一個，老夫和田老弟還幸無恙。」

伍明珠道：「那位帶你們來的鳳蝶姑娘呢？」

金長久道：「小丫頭刁滑的很，一入黑谷，就失了踪影，到現在還未看到她的人影……」

語聲一頓，接道：「伍姑娘，你們來了幾個人？」

伍明珠道：「五個。」

金長久道：「有沒有傷亡？」

伍明珠道：「兩個受了傷，不過，都不太重。」

金長久道：「比起我們這一行，幸運多了，但不知傷是那兩位？」

但見人影一閃，閻五橫裏一躍而至，道：「至少，老叫化還毫髮無損。」

金長久道：「閻兄沒有損傷，那眞是好極了！……」

語聲停了片刻，接道：「閻兄，黑谷中人的武功，算不上如何高强，但她們這突然而來的襲擊，却叫人防不勝防。」

閻五道：「他們地形熟悉，突然而來，飄然自去，咱們却是眼前一片漆黑，人到了六七尺外，就瞧不見了，咱們不能放手施爲，也不能放腿追趕，只有乾瞪眼的

份。」

金長久笑一笑，道：「閻兄，此時此情，你說，咱們應該如何？」

閻五道：「老叫化子想聽聽你金兄的意見。」

金長久道：「兄弟的意思是，希望咱們能携手合作，共渡難關。」

閻五哈哈一笑，道：「金塘主這些話，可是當眞麼？」

金長久道：「如若咱們的目的不相衝突，也許能夠眞的合作下去，至少，咱們目前應很眞誠的合作下去。」

閻五說道：「金塘主，你這話可以替你自己作主，但那位田少俠，是否也同意呢？」

田榮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在下一切聽從金長久的吩咐。」

金長久道：「不敢，不敢，田兄弟是捧老哥哥我的塲……」

哈哈一笑，接道：「閻五，就算不相信兄弟的話，但該相信田少俠，一言九鼎了。」

閻五道：「不錯，在黑谷之中，咱們只能携手合作，合雙方之力，才有渡過危難之望。」

金長久道：「閻兄答應了，咱們一言爲定。」

閻五道：「別忙，老叫化答應了，也作不了主，還得問個人？」

金長久不禁問道：「問誰，難道你閻五……」

閻五接道：「咱們五個人，總得找一個頭兒出來，主持其事才行。」

金長久有些意外的說道：「閻兄難道不是主事人？」

閻五道：「不是……」

金長久接道：「那是什麼人？」

閻五道：「伍姑娘。」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伍家堡大堡主的千金，明珠姑娘？」

閻五道：「正是伍姑娘，有志不在年少，伍姑娘處事明快，老叫化自歎弗如，所以我們就推她主事。」

金長久呵呵兩聲，道：「那就請伍姑娘說一句話吧！願不願和我們合作？」

伍明珠緩緩說道：「金塘主，目下之局，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前輩如有誠意，咱們是歡迎的很。」

金長久道：「明珠姑娘準備如何一個合作之法？」

伍明珠道：「你是前輩，晚輩不敢妄言，還是先聽金塘主的高見。」

金長久道：「咱們合於一處之後，是不是還得推出一個人，總主其事？姑娘能得閻兄賞識，自具非凡之才，只怕，這件事，還得偏勞妳明珠姑娘了。」

伍明珠笑一笑，道：「金塘主既然如此看得起晚輩，晚輩只有當仁不讓了。」

這答覆，倒是大出了金長久意料之外，只好苦笑一下，道：「姑娘一點也不謙虛。」

伍明珠道：「金塘主乃當代雄主，晚進怎敢有違吩咐？」

金長久道：「好伶俐的姑娘，老夫既然說出了口的話，也不便更改了，不過，希望妳能公平從事。」

伍明珠道：「只要金塘主不故意挑剔，盡管放心，晚輩從事，絕對公平。」

金長久點點頭，道：「好吧，姑娘準備如何應付目前的形勢？」

伍明珠說道：「黑霧掩進，敵人已完全操了主動之權，咱們只有以不變應萬變了。」

金長久道：「對！咱們也不能常守斯地，隨時受他們的攻擊。」

伍明珠說道：「金塘主可是想退出黑谷？」

金長久道：「老夫正是此意。」

伍明珠歎息一聲，道：「只怕此事難通。」

金長久道：「爲什麼：」

伍明珠道：「咱們想到的，黑谷中，必也早已想到了。」

金長久道：「哦？」

伍明珠道：「那入谷的山腹夾道，正是人埋骨之地，所以，晚進覺得，目下離去不易。」

金長久道：「姑娘的意思是？……」

伍明珠放低了聲音，道：「咱們必須出谷，但不是現在，至少，也要生擒了一兩個黑谷中人，問明谷中形勢……」

金長久接道：「姑娘認爲她們一定會說麼？」

伍明珠道：「就算她們不說實話，但如她們人落在咱們的手中，至少可以使她們替咱先履險地。」

金長久道：「高明，閻兄肯推姑娘出來，果然是有些道理。」

伍明珠道：「老前輩誇獎了。

金長久低聲道：「姑娘，除非她們施展攻襲，咱們即無法找到她們的停身之處，咱們又當如何？」

伍明珠道：「目下處境，不但要機變應敵，而且還要有最大的耐心，她們能夠適應這谷中的黑暗，咱們稍爲停久一些，也可逐漸適應……」

語聲頓了一頓後，接說道：「十二個時辰之中，可能有那麼一段時間，谷中的視界良好，所以，咱們必須把握那一個時間。」

金長久道：「姑娘怎能料知，有一段視界較好的時間呢？」

伍明珠道：「造化奇妙，有正必有反，咱們進入谷中之時，至少比現在明亮一些。」

金長久點點頭，道：「好，老夫聽從姑娘的意見，只不過還有一件事，必須先行解決。」

伍明珠道：「什麼事？」

金長久道：「咱們在黑谷之中，第一件事，必須先要找到一些食用之物，人是鐵，飯是鋼，如是餓上兩天，任何高明的武功，都要大打折扣。」

伍明珠沉吟了一陣，道：「咱們帶有一些乾糧，不過，只怕不能吃得很飽。」

金長久道：「吃得很飽，似無必要，只要能保持體能，也就夠了。」

伍明珠道：「這有乾糧一份，諸位先行吃下，然後，盤坐休息一陣，恢復體能，然後，咱們再研商攻入谷中之策。」

金長久接過乾糧，發覺是晒乾的牛肉，烙餅，那是乾糧之中最好食用之物。

他在絕情谷中未進食用之物，就趕來了黑谷，一路奔走，在這黑谷之中，又和强敵激烈搏殺，腹中實已有些飢餓、疲累，接過乾糧，立刻和田榮、小蛇女分而食之。

伍明珠目光轉動，發覺了高泰臉上的汗水已經消退，臉色恢復了正常。

倒是江玉南神色有些奇怪，雖然在夜霧之中，也可以看出他臉色一片通紅，有如鮮血一般。

伍明珠心頭震駭，忍不住伸出纖巧的玉手在江玉南臉上摸了一把。

只覺觸手滾燙，不禁一呆。

井望天快步行了過來，道：「明珠，他怎麼樣了？」

伍明珠搖搖頭，低聲道：「高兄似乎已經逐漸的恢復了，但江兄却好像更厲害了一些。」

井望天仔細瞧了一陣，悄然而退。

只聽金長久的聲音，道：「伍姑娘，妳們也有人受了傷麼？」

雖然夜霧掩掩遮遮，但雙方相距不過七八尺遠，以金長久的目力，隱隱約約，總可以瞧出一個大概的情形。

伍明珠心中明白，如若想說謊言欺騙，只怕也非易事。

心中念轉，立刻說道：「不錯，咱們也有兩個人受了傷。」

金長久道：「什麼人？」

伍明珠道：「江兄、高兄，兩個人中了暗算。」

金長久道：「老夫走了很多年的江湖，想不到今天在陰溝裏翻了船，一個小小的黑谷，竟然使咱們束手無策。」

閻五道：「走江湖越老越怕，這道理金塘主想是早明白了。」

突然間，響起一個尖厲的聲音，道：「你們給我聽着！」

聲音奇高，震得人耳鼓作響。

聽那聲音，這分明是用內功逼過來的聲音。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也用內功逼出了聲音，道：「咱們耳目無傷，聽得很清楚？」

那尖厲的聲音道：「限你們片刻工夫，束手就縛，超過一盞熱茶工夫，我就要施下毒手，追魂取命了。」

金長久冷冷說道：「黑谷中的陰謀暗算，咱們已經見識了不少，難道還有什麼更新的手段不成。」

那尖厲的聲音，道：「不錯，咱們手下留情，至少有十種制你們於死地的手段，沒有用過，用毒，就是其中的手段之一而已。」

金長久道：「咱們見過了很多用毒的手法，不知道閣下用那一種？」

伍明珠低聲道：「金塘主，我來應付他……」

提高了聲音接道：「片刻工夫，有沒有一個大約限定。」

那尖厲的聲音，道：「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一頓飯工夫之內？」

伍明珠道：「好！讓我們想一想？……」語聲一頓，接道：「最好你們把施用的手法說出來，如若眞能使我們害怕，也許我們束手就縛。」

那尖厲的聲音道：「好……讓你死去之前，也可以明白如何一個死法？」

伍明珠道：「你說出最厲害的辦法，越厲害越好，那才能使我們害怕。」

那尖厲的聲音道：「好！讓你聽聽也好，我能在這黑霧中放出一種毒烟，那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毒烟，人只要吸入一些，立刻暈倒。」

伍明珠歎息一聲，道：「這裏黑霧瀰漫，就算有色，我也瞧不出來，果然是很厲害的手段，我們很難抗拒。」

尖厲的聲音接道：「除毒烟之外，我們這裏還有一種機簧的毒針，針上奇毒，見血封喉……」

伍明珠說道：「夠了，單是這兩種，就使我們無法應付了，閣下如願見告姓氏，那就報個名上來，如是不願報，也就算了！」

尖厲的聲音道：「黑谷中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報了姓名，你們也不知道，你就稱我毒婆婆吧！」

伍明珠道：「只聽雅號，便知是一位用毒的高手，毒婆婆請守信諾，一頓飯工夫之後，咱們會有一個答覆。」

毒婆婆略一沉吟，道：「好吧！老身就信你一次。」

伍明珠道：「就此一言爲定，毒婆婆請便吧！」

毒婆婆道：「老身一頓飯工夫之後，來討回音。」

金長久傾耳靜聽了一陣，道：「伍姑娘，你用的是緩兵之計？」

伍明珠道：「金塘主說對了一半，這是半眞半假的事？」

金長久道：「半眞半假？姑娘可否說的清楚一些。」

伍明珠道：「咱們還有一段時間，可以鄭重的商討一下這件事，如是咱們能想出對付之法，那就不妨一戰，如是想不出對付之法，只有束手就縛了。」

金長久道：「姑娘，以老夫和閻兄在江湖上的盛名而言，可以戰死，但却決不能降敵。」

伍明珠道：「晚進聞死有重如泰山，輕如鴻毛，明知必死無疑，死的有什麼味道。」

金長久道：「這個，這個，姑娘，有些事，它的重要，不在生死之下。」

伍明珠道：「兵不厭詐，對敵用謀，不能太重氣節，敵人手段惡毒，咱們爲什麼不能詐降。」

金長久心中一動，道：「好！高明，高明。」

伍明珠回頭望去，只見高泰人已完全恢復，而且站起了身子。

江玉南還在調息，臉色也已復常，顯然，傷勢已癒。

閻五急行兩步，道：「小叫化，完全好了麼？」

高泰點頭一笑，道：「好了，多謝你老叫化子關心。」

閻五笑一笑，道：「小叫化子，什麼事，你都可以幹，但千萬不能死？你死了老叫化子可是沒有法子向別人交代了。」

高泰道：「小叫化也不想死，至少，我也該活到你那個歲數。」

閻五道：「成！我已經五十一歲，活到我這個年紀再死，那就不算夭壽。」

金長久輕輕吁一口氣，道：「閻兄，你想過沒有？」

閻五道：「想什麼？」

金長久道：「咱們這點名氣，得來不易，所以，應該珍惜才是？」

閻五笑道：「如果保得住性命，弱了一點名頭，又算得什麼？」

金長久說道：「閻兄，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這一點，咱們如不珍惜，豈不是把數十年闖蕩江湖得來的成就，毀於一旦麼。」

閻五還不及接口，伍明珠已搶先說道：「金塘主，如若你這想法，那就誤會我的意思了。」

金長久道：「姑娘的意思是……」

伍明珠低聲道：「就算咱們降敵了，也是假降。」

金長久點點頭，說道：「姑娘，能不能把全盤的計劃，告訴我一聲，我也要配合。」

伍明珠道：「沒有全盤計劃，一切都要見機而作。」

金長久道：「這麼說來，咱們是否聽人擺佈，也還未作最後決定了。」

伍明珠道：「是！一切都還未作最後決定，要看當時的情景，再作計議了。」

金長久一皺眉頭，道：「姑娘，這些事，由誰決定。」

伍明珠道：「我！」

金長久道：「老夫可不可以不聽？」

伍明珠道：「咱們已經約好了，你最好是聽命合作。」

金長久微微一呆，道：「閻兄，你聽到了沒有。」

閻五道：「聽到了。」

金長久道：「看來，咱們得重新推個人了，這位伍姑娘太年輕，少不更事，任意施爲，只怕咱們要受她牽累。」

閻五道：「我瞧是不用了。我們已經證明了伍姑娘的能力，只有她辦這件事，最爲恰當。」

金長久心中暗道：「這老叫化子，一向孤傲，不肯服人，對這丫頭如此推崇，想來決非無因，莫非他們有什麼計劃好的陰謀不成？」

他心中一向多疑，立刻暗自提高了警覺。

只聽那尖厲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你們想好了沒有？」

伍明珠未回答對方的問話，目光轉到金長久的身上，道：「金塘主，現在還來得及……」

金長久接道：「什麼事？」

伍明珠道：「如果金塘主不願和我們合作，你現在還可以離去，如果金塘主願和我們合作，由此刻起，就得聽我這小丫頭的吩咐了。」

金長久目光緩緩由高泰、閻五的身上掠過，道：「好吧！老夫說出口的話，很難更改，咱們只好合作這一次了。」

伍明珠輕輕吁一口氣，道：「那很好，金塘主，須知此刻，咱們是風雨同舟，生死一體，希望你不要心懷異志，那對你們，我們，都有害無益。」

金長久臉色一變，說道：「老夫認了，答應的話，就算數，你們就看着怎麼辦吧！」

伍明珠笑一笑，揚高了聲音，道：「來的可是毒婆婆麼？」

毒婆婆道：「老身剛剛說過的話，難道妳就聽不出老身的聲音了？」

伍明珠道：「聽得出，但晚輩怕有差錯，多問了一些。」

毒婆婆道：「妳這小丫頭，倒是能言善道，你們如歸依黑谷，老身可以把妳收入門下。」

伍明珠說道：「多謝毒婆婆的盛情：……」語聲一頓，又接道：「老前輩，晚進有一個不情之求，不知老前輩，肯不肯答允？」

毒婆婆道：「小丫頭，老身剛剛讚妳兩句，妳就暈了頭啦，這時刻，難道妳還要和老身談條件麼？」

伍明珠道：「毒婆婆，您誤會了，晚輩怎麼敢和老前輩談條件呢？」

毒婆婆道：「好！那妳就說吧！」

伍明珠道：「我想見見和我們同來的人。」

毒婆婆道：「誰和你們同來的？」

伍明珠以手示意，要井望天去看看江玉南的傷勢，一面高聲，說道：「絕情谷主。」

毒婆婆道：「絕情谷主……」

伍明珠道：「是，她帶我們來的。」

毒婆婆道：「我不認識這個人。」

伍明珠道：「毒婆婆，我們一定要看到她。」

毒婆婆道：「小丫頭，希望妳明白，老身對妳已經很好了，……」

伍明珠接道：「所以，晚輩斗胆希望妳老人家再帮一次忙。」

毒婆婆道：「這個，辦不到。」

井望天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江少俠已經醒過來了。」

伍明珠笑一笑，道：「毒婆婆，妳如不帮這個忙，事情就很難談了。」

毒婆婆道：「有什麼難談的？」

伍明珠道：「我覺着妳用的手法，十分可怕，所以，很想束手就縛。」

毒婆婆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妳年紀輕輕的，竟然具有這份聰明。」

伍明珠道：「我們有很多人，我雖然同意了，但還有別人不肯同意。」

毒婆婆道：「什麼人這樣大的胆子，要他出來和老身答話。」

閻五還未來得及答話，金長久道：「我！毒婆婆有何見敎？」

毒婆婆道：「你該死。」

忽然一揚手，一道白色的粉末，直飛過來。

夜霧中目力難及，但金長久由空氣的激蕩之中，發覺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湧了過來。

金長久右手一抬，發出一股極强的掌風。

兩股掌力交接一處，毒婆婆打出一股毒粉，立刻被激飛起來。

這一次，就到了幾人身前四五尺處，人人都看得很清楚了。

那是一股濺飛的毒粉。

閻五低聲喝道：「閉住呼吸。」

雙掌一先一後，拍了出去。

兩股强大的掌力，先後湧了出去。

那飛散的毒烟，忽然間，被閻五兩掌，拍得倒飛回去。

伍明珠低聲道：「向後撤。」

她口中叫向後撤，人却疾快的向右前面奔行過去。

金長久、田榮、小蛇女李青青、井望天、高泰，及剛剛站起身子的江玉南，魚貫奔去。

這些人，個個武功高强，行動快速，步履之間，却未傳出聲息。

一口氣行出了七八丈的距離，才停了下來。

凝神傾聽，但聞黑霧中不停傳來衣袂飄風之聲 顯然，有很多人，在黑霧中行動。

也許是伍明珠聲東擊西的誘敵之計，生出了效果，所以，那些衣袂飄風之聲，並未撲向羣豪的隱身之處。

忽然間，兩聲尖長的哨音傳了過來。

耳際間傳來毒婆婆的聲音道：「小丫頭奸滑得很，他們沒有退出去，咱們往裏面搜。」

伍明珠微微一笑，低聲說道：「他們只是地形熟悉，但却和咱們一樣的目難見物。」

閻五道：「醜媳婦總得見公婆，看樣子，咱們總不能老躲着他們。」

伍明珠道：「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設法除去毒婆婆，她如用毒，在黑霧遮掩中，對咱們威脅太大。」

金長久道：「姑娘，咱們準備如何對付她？」

伍明珠道：「殺了她。」

金長久說道：「哦，用怎麼一個下手法？」

伍明珠微微一笑，道：「先要找出兩個武功高强，有把握一擊中敵的人。」

金長久道：「老夫手中這把刀，失手的機會很少，姑娘看老夫如何？」

伍明珠道：「好！你算一個，但咱們還缺少一個。」

閻五道：「姑娘！老叫化子行麼？」

伍明珠道：「毒婆婆武功不弱，一擧要擊殺她，不但要有很高强的武功，而且，還要能夠下得了手。」

閻五道：「這個，老叫化子明白，人家叫我鐵面神丐，那就證明殺人不算太少，不過，老叫化子殺的人，都是皆曰可殺的人。」

伍明珠笑一笑，說道：「這毒婆婆該死。」

伍明珠突然放低了聲音，說道：「我們用誘殺之計，你們埋伏在此，我誘她追我。」

這些人都是老江湖了，一點就透。

閻五點點頭，道：「法子不算很高明，但適情適時，這時刻能夠想起來，那也是高明的了。」

伍明珠道：「誇獎，誇獎。」

伍明珠分配好埋伏，突然向一側退去，一面高聲的說道：「毒婆婆，我是在這裏。」

毒婆婆怒道：「小丫頭，老身本來準備把妳收歸門下，現在，我只要抓到妳，非要把妳殺了不可。」

伍明珠道：「毒婆婆，妳不答應咱們的請求，咱們只好反抗妳了。」

毒婆婆道：「妳敢反抗我，活得不耐煩了？」

伍明珠道：「試試看吧！咱們眞要反抗，妳未必能對付了我。」

毒婆婆道：「小丫頭，妳小心了，我老身現在就要抓到妳。」

伍明珠道：「別過來，過來我會殺了妳。」

毒婆婆冷笑一聲，突然飛身而起，直撲過去。

這一次，她大概十分憤怒，飛身而起，帶起了一股强烈嘯風之聲。

只聽夜霧中響起了一聲慘叫，緊接着是一聲怒哼。

伍明珠輕輕歎息一聲，回顧了站在身側的井望天一眼，

井望天低聲道：「明珠，別難過，兵不厭詐，彼此對敵搏殺，你不傷敵，敵人就要傷我們了。」

伍明珠道：「我不知道，不過，我只是覺着這手段有些過份……」

井望天說道：「明珠，不用多顧慮它了……」

這時，金長久、閻五，也聯袂行了過來。

金長久臉上一片冷肅，緩緩說道：「這毒婆婆武功不錯。」

閻五道：「怎麼？可是要老叫化說幾句感激你的話？」

金長久道：「不敢，不敢，那毒婆婆的武功，高强的出人意外，如不是兄弟搶先出手，只也無法一擊成功。」

閻五道：「所以，你一刀斃了她？」

金長久道：「閻兄知道，兄弟之刀，向不虛殺。」

閻五冷冷一笑，未再答話。

兩個人的談話中，雖然沒有說明事情經過，但話中脈絡分明，一聽就可以明白，那是說閻五先行出手，但却未能一擊斃敵，雙方形成了纏鬥，金長久一刀攻出，殺了毒婆婆。

伍明珠輕輕吁一口氣，道：「毒婆婆雖已除去，但黑谷中還有不少高人。」

金長久道：「姑娘，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伍明珠道：「摸進去，咱們既然進了黑谷，就希望把事弄個清清楚楚。」

金長久道：「進谷和出谷之間，那一方面比較困難？」

伍明珠道：「出谷困難。何況，咱們一旦出谷，再想進來，只怕就有很多的困難了。」

金長久道：「姑娘，這谷中唯一對咱們不利的，就是太黑暗，只要咱們能够克服這一點，就算是龍潭虎穴，也不放在咱們心上。」

伍明珠道：「金塘主意思是？……」

金長久道：「老夫準備，先行離開此地，然後再率領大批人手進來？」

伍明珠道：「金塘主用什麼法子驅走這谷中的黑霧呢？」

（未完・十一）

珠緣佛劫龍鳳配

唆使師徒鬥 火併已促成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梁丘皇易容改裝離開三才院，前往與搜魂閣羅匡散約晤之處，匡散依約而來，他答應為梁丘皇救出他的家小，但至今仍沒查出下落，但却已知韓仲屏的行踪……梁丘皇見桑逸波在青草鎭出現，却追不上他，只得回三才院……喬顯與四名匪徒遇上錦袍人，錦袍人殺死四名匪徒之後，把喬顯抓走，九指雷神桓齊等四人躲在暗處瞧見，不由心驚，此刻，五行院的殺手遇上惡鬼門白骨教的妖徒、雙方發生激烈的搏鬥，死傷無數，五行院僅得喬康等四人留得命在，正想離去，却又讓桓齊等人阻攔，並用雷霆閃電刀法將他們殺死了……

蘋兒道：「婢子發現公子沉穩若定，郡主不須憂慮，可慮的是梁丘皇發現我等所居就在三才院後，則全功盡棄。」

忽聞室外傳來葉一龍朗笑道：「梁丘皇末日已至，心神恍惚，決料不到我等在此藏身，但等他除去韓仲屏後，就是他大限來到之時。」話聲一落，葉一龍已翩然走入。

狄雲鳳盈盈含笑迎上，道：「賤妾正詢問龍弟苗疆之行，蘋兒尚未告知經過詳情。」

葉一龍道：「郝老山主現已治癒，梁丘皇做夢也未想到毒叟仍活在人世落在郝南鴻手內。」

說時三才院主狄洛偕同二人走入，正是陰司秀才于冰及一慈眉祥目，頷下銀髯飄飄方外僧人。

狄洛捋鬚笑道：「這位禪師法諱定慧，曾受于老師救命之恩，自願携帶書信面見梁丘皇，定慧禪師身無武功，是一極好的人選。」

狄雲鳳道：「萬一梁丘皇起疑，不是老禪師白白喪失了一條性命。」

于冰搖首答道：「稟郡主，屬下以為不會，只有如此梁丘皇才深信屬下看破紅塵，剃度為僧，俾使梁丘皇墮入彀中而不自覺。」

葉一龍朝向定慧禪師深深一揖道：「老禪師本係世外高僧，清淨無為，怎能捲入武林恩怨是非中，大德難報，請受在下一拜。」

定慧忙謙讓道：「貧僧不敢。」

狄洛道：「事不宜遲，葉賢侄請護送定慧老禪師至前山。」

× × ×

三才院，羣邪不絕如縷相繼趕至。

他們均非武林各大門派高手，而是桂林澄波府鄧元超、鄧雅飛父子及杭州上天竺擁翠山莊莊主丘玄璣、嶺南雙燕堡主葉楚雄率領屬下親信，向有長沙金鷹鏢局局主裘觀海。

尤其是裘觀海因友及友，為微詞說動，同來者竟有江南六省九家鏢局高手。

院內盛宴欵待，高朋滿坐，由翟雄接待如儀，梁丘皇却心情沉重返回，目睹羣雄來到大感意料之外。

澄波府鄧元超笑道：「鄧某等原奉命向各大門派挑起是非，正值五行院罹受金塔寺及常鴻年老鬼圍攻，本欲趕援，不料鄧某等接奉按兵不動令諭，避免各個擊破，徐待後命。」

梁丘皇道：「這個兄弟知道，不過兄弟遷至三才院後並未下書柬邀諸位……」

「梁院主有所不知。」鄧元超忙道：「擁翠山莊滕紹周總管偶至雲隱禪寺，偶識一僧，謂他本是五行院總護法兼領金龍堂主于冰，言各大門派內應均被其掌門人急令召回，現梁院主孤立無援，身陷危境，不能坐視不顧，他已皈依佛門，三日後須前往普陀……」

「他眞是于冰麼？」

丘玄璣道：「丘某聽得滕紹周回報，立即趕往雲隱，于冰取出五行院金符，果然不假。」

梁丘皇不用多問，便知鄧元超等奉于冰之命趕來應援，長嘆一聲道：「于賢弟為何定須棄我離去！」日前似聞搜魂閣羅匡散言說于冰皈依佛門，認係謊言並未曾深信，至此已證實無疑了。

其實梁丘皇此時的心情似患得患失，鄧元超等趕來自然壯大聲勢，但丘玄璣、鄧元超、葉楚雄均曾參預北天山之役，恐隱秘敗露，反誤大事。

他最恐懼的就是那面如重棗高大黑衣老叟，當務之急無過於及早救出妻兒，再孤注一擲先發制人將黑衣老叟置於死地，否則自身必死無疑。

金萬森等聽翟羽說梁丘皇妻兒為叛徒韓仲屏囚禁之事，却不敢啓齒詢問。

人不可有心病，梁丘皇此刻已將爭雄天下，雄霸武林之念化為烏有，宛若一塊

千斤重石壓在胸頭無法消釋，面對着金萬森等來趕只有佯裝歡愉。

忽聞稟報道：「雲隱老僧定慧禪師求見！」

梁丘皇不禁一怔，目光轉注在擁翠山莊莊主丘玄璣面上。

丘玄璣道：「雲隱僧衆不下三千餘人，丘某怎不識定慧禪師，莫非與于堂主有關？」

梁丘皇驀然醒悟，忙道：「本座出迎！」獨自一人趨出三才院外。

只見竹索橋端合掌立着一個銀鬚飄飄，慈眉祥目的老僧，目睹梁丘皇快步走來，含笑施禮道：「想必就是梁檀越，貧僧定慧受于冰師弟之託而來。」

梁丘皇笑道：「在下正是梁丘皇，老禪師遠來辛勞，在下有失遠迎，請乞海涵，老禪師請！」

定慧禪師笑道：「不必了，貧僧並非武林中人，于冰師弟禪號定悟，貧僧善功將完，此次轉回滇西善化寺後不久便圓寂證果，受定悟師弟託交一封書信順道來此。」說着在僧衣之內取出一封厚重緘函遞交梁丘皇手上。

梁丘皇接過致謝，看出定慧禪師全無武功，道：「請問禪師，于賢弟尚在雲隱否？」

「定悟五日前已去南海普陀了。」

梁丘皇聞言更感驚異，詫道：「老禪師是否目睹于賢弟離開雲隱？」

定慧禪師不禁微笑道：「貧僧與定悟師弟同日同時在六橋之竺分袂，梁檀越是否詫異貧道並無武功，為何來得如此之快？貧僧只不過是依照定悟師弟所開途程，沿途均有接應，他說事關重大，不得不爾。」說着，又取出一張摺疊甚小的信箋出來。

信箋上果是于冰親筆所書，開明了沿途的接應人，安排快馬或車轎，擇最快的途徑趕至山外。

梁丘皇至此才深信不疑，不由慨嘆一聲，目露感激之色。

定慧禪師合掌道：「貧僧現需趕往善化寺，恕無法再留，檀越珍重！」轉身飄然走去。

梁丘皇忙道：「在下恕不遠送了。」

他有心留住定慧禪師，詢問于冰剃度出家經過詳情，無奈心緒煩亂，又急於拆閱于冰之函，是以隱忍未言。

于冰函內附還五行院一支金符，言說韓仲屏懷恨太深，業已邀約甚多武林高手，並言當年北天山梁丘皇實係罪魁禍首，最好梁丘皇先發制人，免得韓仲屏找上門來當衆將梁丘皇妻兒慘殺。

于冰還說在西湖曾發現韓仲屏與桑逸波同行並竊聽得他們談話商計如何行事，匡散現在成都南郊四十里外浣花村潛隱等語。

梁丘皇不禁面色大變，忙掠入三才院內，與衆商計，決定孤注一擲，僅留少許人手留守三才院，化整為零，分頭趕往浣花村外聚集。

葉楚雄率同雙燕堡親信自成一路，距三才院數十里外山道上，只見遠處一條身影阻住去路，辨明却是莫湣，不禁喝道：「莫湣，你為何來此？」

莫湣躬身施禮道：「老奴奉了公子之命，勸阻堡主勿與梁丘皇同流合污，請速回雙燕堡。」

葉楚雄雙眉微微一聳，沉聲道：「此非你所知，乃逼不得已，你怎可留下公子一人獨自前來？」

「夫人已經回堡，公子已與夫人在一處，夫人說堡主如不及時回頭，恐後悔莫及。」

葉楚雄不由心神猛震，自己心頭一塊暗病難道為其妻察知麼？除了主兒及梁丘皇二人外，未有第三者知情，淡淡一笑道：「夫人性情你是知道的，大驚小怪，未免杞人憂天，夫人還說了些什麼？」

「夫人近悟徹先天易數，推究之下返魂珠等三寶未為梁丘皇所得，更謂梁丘皇氣數將盡，堡主此行凶險異常，不如及早回頭！」

葉楚雄哈哈大笑道：「眞是婦人之見，為人豈可不全始全終麼？我自會見機行事，你回去吧！」

莫湣不由暗嘆一聲，躬身道：「老奴遵命！」

葉楚雄率衆疾奔離去。

森鬱林中紛紛掠出葉一龍、狄雲鳳、蘋兒及捧劍七婢。

葉一龍怒道：「你們為何阻止在下晤見家父！」

狄雲鳳嫵媚嬌笑道：「龍弟，是兩位伯母及你恩師所命，此時相見有害無益，反而害了你們全家性命！」

「有這麼嚴重麼？」葉一龍神色詫驚似不深信，目光注視在莫湣面上。

莫湣躬身答道：「鳳郡主所說句句是眞，兩位老夫人與無名前輩一再叮囑老奴，並知堡主決難中止此行！」

葉一龍道：「堡主此行眞的凶險無比麼？」

狄雲鳳道：「但無性命之危，龍弟不可躭誤，速依計行事。」

山徑中頓時寂靜無人，片刻，一條龐大黑影如展翅大鵬般電瀉落下，正是那身高八尺，面如重棗的黑袍老叟，威稜烱烱四望了一眼，兩道霜眉猛剔，喃喃自語道：「這就奇了，那葉楚雄不是由這條路前往浣花村的嗎？為何途中迄未發現行跡，老夫如此刻除去葉楚雄，事無對證，可免去莫大困擾。」目露失望之色，振臂冲霄拔去，刺空如電，瞬即杳然。

突又閃出了鐵筆震九州田非吾及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六眼靈獮霍元揆三人。

田非吾冷冷一笑道：「此人急於返回巢穴，無名前輩和匡老判斷無差，他那『東雲』神指僅練成五成火候，但他那『反太乙顚倒陰陽』武功尚未打通生死二關，必須按時勤練不能中止，否則必行血逆衝，全身震裂慘死，你我必須淆亂他心神，使其無法習成爐火純青境界，俾免無謂傷亡。」

霍元揆笑道：「田大俠請放心，弄神扮鬼是我老猴兒拿手玩藝，準錯不了。」

田非吾道：「兩位切不可輕心大意，咱們走！」

邱浩東道：「無名前輩曾謂此人狡詐如狐，心機至上，我等最好不要心急，待

他進入崖洞後才登上絕頂不遲。」

× × ×

人在失意時，雖不免心懷怨望，但久而久之，思今追昔，多少應知當日之非，由心充滿了無限愧疚懺悔。

却有一種人惡恨天生，不但不知有所贖悔，反倒仇恨不可戴天，有朝一日否極泰來，非盡情報復難消心頭之恨。

玉面哪吒韓仲屏就是如此，他每日備受陰火焚身，酸筋蝕骨之苦，照理他應折磨得不成人形，但是陰司秀才于冰不時前來探望，携來培元固本靈藥，體力得以不衰。

他已五易其居，由一又聾又啞老者按時送上飲食雜事，不言不語，問他也是白問。

這日陰司秀才于冰突然光臨，面露欣喜之色，道：「韓老弟，脫困有望了。」

韓仲屏聞言精神一振，道：「于兄，這話怎麼說？」

于冰道：「于某每次前來探望，老弟急於脫困，問東問西，于某總是閃爍其詞，老弟爲此深感不滿，奈于某有不得巳的苦衷，如今可以言明了，自老弟罹受苦難後，于某數次險遭暗殺。」

韓仲屏驚詫道：「這是何人欲置于兄於死地？」

「梁丘皇！」于冰太息一聲，說道：「于某就脫離了五行院，只是老弟不知罷了。」

韓仲屏面現驚異之色道：「在下萬萬想不到的事，但梁丘皇心狠意毒，决難放過于兄。」

「還有老弟意料不到的事，于某不是明言叛幫，只是避而不見，傳遞不眞飛訊，使梁丘皇動則得咎，最近于某又傳訊梁丘皇謂省悟前非，業巳皈依佛門剃度爲僧了！」

韓仲屏冷冷笑道：「梁丘皇未必就能見信。」

「信不信由他！」于冰忽目注韓仲屏，道：「老弟想聽聽梁丘皇近況否？這與老弟脫困之事大有關連。」

韓仲屏急於脫困，忙道：「在下洗耳恭聽。」

于冰便滔滔不絕說出。

韓仲屏不由駭然失色道：「于兄屢次提及有人處處與梁丘皇作梗，致梁丘皇有金塔寺之敗退，五行院被毀，此人似影射在下。」

「不錯，正是你韓老弟。」于冰肅然正色道：「也是于某化身！」

韓仲屏目泛困惑之色，搖首道：「這事在下絕不相信是眞，至少于兄那部長鬚無法掩飾。」

于冰微笑不答，伸手緩緩撕下長鬚，却是用藥物黏上，再取出一張薄膜面具戴上撫摸幾下以使熨貼。

赫然與韓仲屏貌像無異，一無絲毫破綻可尋。

韓仲屏大驚失色道：「于兄，你何處製作得這一副面具？」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些于某都是代老弟做的，眼前老弟若功力恢復，不知老弟仍有毅力决心與梁丘皇抗衡到底否？」

韓仲屏冷笑道：「在下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方消心頭之恨，但不知于兄何時可助在下功力恢復。」

于冰笑笑道：「老弟稍安勿躁，助老弟脫困之人今日必可趕至，惟此後于某只藏在老弟身旁畫策，要知梁丘皇並非易與之輩，只宜智取，不可力拚，更須與老弟約法三章，時機巳至，老弟必可手刃梁丘皇。」

韓仲屏道：「只要能手刃梁丘皇，就是約法十章在下也件件遵從。」

「好，于某先要告知老弟一些未知之事。」于冰又將自己易容在大別救了桓愛珍，梁丘皇妻兒落到自己手中等等詳情敍出，正色道：「老弟千萬不能與往昔一般沉溺漁色，剛愎自用。」

韓仲屏不禁眉飛色舞，欣然笑道：「梁丘皇也有今天，委實意料不到，在下唯命是遵就是。」

這時聾啞老者進入送上酒食飯菜退出，兩人對酌娓娓傾談武林情勢。

食用半飽之際，忽聞室外傳來蒼沉語聲道：「于老師在此麼？」

于冰開聲倏的立起，朗聲答道：「匡老麼？快請。」

只見一條龐大身影疾掠而入，正是那搜魂閻羅匡散。

韓仲屏亦緩緩立起，欠身施禮道：「晚輩韓仲屏拜見前輩。」

匡散也不答言，五指迅如電光火石扣在韓仲屏腕脈穴道上，半晌才冷笑道：「梁丘皇果然歹毒陰狠，比施之於老夫身上者猶有過之。」五指緩緩放開了韓仲屏手腕。

于冰問道：「匡老，能否爲韓少俠施治？」

匡散哈哈大笑道：「于老師，老夫費盡艱辛，窮究心力，才不過恢復八成功力，而且把餘毒驅在空穴內暫予封閉，除非尋獲毒叟取得解藥，則不知何年何月會突然復發。」

于冰笑道：「眼前只有走一步說一步了。」

「不！」匡散沉聲道：「只准成功，不准失敗，于老師你竭盡心機喬裝這位韓少俠，業巳逼使梁丘皇動則得咎，如今全仗韓少俠了。」

韓仲屏惶恐答道：「在下晚輩末學，除去梁丘皇尙望前輩鼎力成全。」

匡散搖首道：「話是如此說，要知老夫家人尙陷在梁丘皇毒手禁制中，投鼠忌器，唯有韓少俠對他恨如切骨，梁丘皇也對韓少俠啣恨甚深，他如不殺你恐無法救出家小。」

于冰道：「這些話于某俱巳向韓少俠說明，匡老無庸顧慮。」

匡散略一沉吟，頷首道：「韓少俠服下藥後，立即行功將餘毒驅逼於空穴內，日後對敵時切忌施展十成眞力。」說時在懷內取出三隻藥瓶，傾出赤黃綠三色丹藥各五顆，接道：「藥性强烈，必須忍住痛苦，老夫從旁相助就是。」

韓仲屏欣喜不勝，連聲致謝，把十五顆丹藥用無根水吞下。

丹藥入喉，只感尤甚於烈酒，亦感火辣辣的熱熨難忍，瞬即五內翻絞沸騰，行

血宛如奔馬般飛馳，汗出如蒸，但聞于冰大喝道：「速驅毒性逼入空穴！」

臟腑絞痛不言而知是奇毒流竄狂奔，韓仲屏聞聲强忍着痛苦，將毒性緩緩逼入空穴內。

搜魂閻羅匡散忽起一掌按在韓仲屏胸後命門穴上。

韓仲屏頓感如聞一聲霹靂雷震，耳鳴目眩，眼前急黑昏死過去。

× × ×

不知經歷過多少時候，韓仲屏悠悠醒轉過來，只覺巳非前所居室，置身一間佈設雅潔，睡在一張錦榻之上，試運眞氣果然能運用自如，不禁心頭狂喜。

只聽傳來于冰笑聲道：「恭賀老弟痊癒了。」

韓仲屏聞聲翻身坐起，只見于冰坐在床頭上不遠一張太師椅上，含笑望着自己，不禁詫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于冰緩緩立起道：「巳在千里外，于某在老弟身旁守護巳五日五夜未睡了！」

韓仲屏不禁泛出從未曾有感激之念，拉着于冰雙手道：「于兄此恩此德，叫在下何以爲報？」

于冰忙道：「貴在知己，別提報答之語，老弟謹記于某之言，現在于某爲老弟引見幾位武林道朋友，切不可露出絲毫破綻，稍時酒宴桌上，與九指雷神桓齊父女敍話更須謹愼，佯裝狂傲，這點至爲緊要。」言畢飄然出室而去。

韓仲屏委實不明于冰爲何要自己佯裝狂傲用意，但其中必有道理，正思索之際，忽見于冰引着數人進入室中，其中二女有一乃自己夙識楊花姹女彭凌仙，另外一女徐娘半老却嬌艷如花，膚如凝脂，另外是三個面目森冷的老者。

于冰爲韓仲屏一一引見，道：「除了彭姑娘是老弟多年舊識外，這四位均是匡老昔年生死與共的成名人物。」手指一面自森冷老者敍說來歷。

韓仲屏才知三人在四十年前便巳卓著威名的關洛三煞左維秋、佟旭鐘、鐵振山，遂微微一笑抱拳道：「久仰。」

三老者面現淡淡笑容道：「幸會！」

及至于冰爲韓仲屏引見那嬌艷如花的半老徐娘道：「老弟，這位是桃花娘子齊曉春女俠，你可要多加親近。」

韓仲屏不禁俊面一紅，抱拳道：「原來是齊女俠！」

齊曉春凝眸向韓仲屏嫣然一笑道：「韓少俠，你怎不說久仰幸會？」回眸一笑百媚生，風情萬種。

韓仲屏不禁怦然心動，俊面又是一紅道：「齊女俠在說笑了。」

于冰道：「老弟在此可暫陪二位姑娘談談，于某與左老師三位還要接待遠道趕來嘉賓，屆時定在大廳內晤面。」言畢與左維秋、佟旭鐘、鐵振山告辭離去。

× × ×

大廳內，席開十數桌，山珍海味陳列，酒香四溢，入席者多是江湖卓著盛名人物。

奇怪的是武林名門正派的人物竟一個未見，最惹人注目的就是丐帮天地三老辛鐵涵、薛海濤、奪命閻羅桑逸波、鐵筆振九州田非吾、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六眼靈獨霍元揆、大別山主九指雷神桓齊、桓愛珍父女與羅韻華。

那武當名宿童淸溪並未在座，搜魂閻羅匡散陪席之人，敬陪下首。

韓仲屏與齊曉春、彭凌仙二女坐在一席，眉目傳情，視若無人，陰司秀才于冰却換了僧人裝束、頭戴毘盧，身着僧袍，共席者尙有桓齊父女、羅韻華、搜魂閻羅匡散、鐵筆振九州田非吾及川東二矮邱浩東、霍元揆等人。

桓愛珍委實不順眼韓仲屏、齊曉春、彭凌仙這等狂傲媚蕩神態，不禁心生厭惡之念。

桓齊察顏辨色，呵呵笑道：「珍兒，妳得了天地二位老前輩許多好處，還不去敬兩杯酒表示謝意。」

桓愛珍盈盈一笑應好，離座望天地二老席上走去。

辛鐵涵目睹桓愛珍走來，不禁呵呵笑道：「賢侄女且莫敬酒，這席上無一不是海量，一人一杯不把賢侄女醉倒才怪，老叫化要告訴妳一件事。」拉着桓愛珍坐了下來接道：「老化子早發現賢侄女對韓仲屏和二個狐媚淫娃極爲厭惡，這叫做物以類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算不得什麼大不了之事，但有一件事賢侄女必須明白。」說着附耳壓低語聲道：「韓仲屏就是賢侄女救命恩人，令尊以霹靂雷珠救他免於一死，是以他投桃報李，各不相欠。」

桓愛珍做夢也不曾料到韓仲屏是自己救命恩人，不禁怔住……

辛鐵涵低聲笑道：「賢侄女無須耿耿於懷，妳不是要敬老化子的酒麼？來，老化子先乾一大杯如何？」

桓愛珍嬌靨一紅，道：「晚輩量淺，隨意不是很好麼？」

突見一身裁矮瘦老者，比川東二矮更矮，疾掠入廳，向搜魂閻羅匡散施禮道：「屬下探悉梁丘皇率領人手巳離三才院，似欲偸襲浣花村、化整爲零，分向離山，其中尙有桂林澄波府鄧元超、鄧雅飛父子，長沙府金萬森、金獨白，擁翠山莊丘玄璣及嶺南雙燕堡葉楚雄等！」

匡散不禁一怔，道：「眞是撲向浣花村而來麼？梁丘皇爲何得知老夫在浣花村潛跡？」

「因他等分向離山，屬下僅能追踪金萬森這一路，金萬森行程緩慢，迂迴轉折，不知存何詭計，屬下無意聽得兩人說話，此行目的地正是浣花村。」

薛海濤哈哈大笑道：「就怕他們不來，正好一網打盡。」

韓仲屏冷笑道：「梁丘皇絕對不會露面，即使來犯，他也暗中施展奇襲，倚仗不解奇毒他可以犧牲屬下，决不能犧牲自己。」

桑逸波冷冷一笑道：「梁丘皇急於搭救妻兒出險，怎會不來？」

韓仲屏道：「在下昔年曾在梁丘皇門下，知師莫若徒，他妻兒曾在番境假以客賓相待，實則視作人質，十數年之久亦未見梁丘皇憂急不安，他目的志在我韓仲屏，救出妻兒猶在其次，何況他尙未知其妻兒囚在何處，怎敢輕舉妄動。」

薛海濤道：「韓少俠之言是極，老化子不勝欽佩，但少俠是否有對付梁丘皇之

策。」
　韓仲屛哈哈狂笑道：「在下此次不將梁丘皇置之於死誓不爲人，也只有在下能讓梁丘皇制之於死。」
　桓愛珍暗暗忖道：「怎麼此人如此狂妄！」
　桑逸波冷冷詫道：「但願如此，但老夫不信韓少俠可置梁丘皇于死地。」
　韓仲屛兩道劍眉猛然一剔，倏又轉顏爲笑道：「桑前輩不用拿言語相激，在下與梁丘皇誓不兩立，不是他死，就是我亡。」隨又目注匡散道：「宴後有勞匡老再去約晤之處與梁丘皇見面，照原定之計行事，不怕梁丘皇不墮入彀中。」
　匡散道：「梁丘皇既探知我等在浣花村藏身，還會去約定之處麼？」
　韓仲屛傲然一笑道：「明日就是七日約定之期，匡老若不去應約，他必認定匡老前數次見面均藏有陰謀毒計！」
　匡散略一沉吟道：「好，老朽明晨前往赴約就是。」
　韓仲屛緩緩立起，高擧酒杯，微笑道：「諸位請盡興開懷暢飲，在下尙有事待辦，不克終席奉陪，務望見諒，在下乾此一杯致歉。」言畢一飲而盡，環施一揖，偕同齊曉春、彭凌仙辭席向大廳外走去。
　辛鐵涵冷笑道：「年歲輕輕如此狂妄，難成大器！」
　韓仲屛眞如此狂妄麼？倒也未必，他來浣花村之前，齊曉春、彭凌仙二女盛讚他往昔英雄事蹟，予梁丘皇多次重創，英名大振，後經證實二女之言又確實不假，爲此除深感于冰外，又因盛名難繼，自己不便稍露破綻，知于冰之教必有深意在內，戰戰兢兢不敢稍違。
　大廳內，仍是觥籌交錯，豪笑盈耳，桓愛珍已然返坐，神態沉默，似有甚麼心事。
　九指雷神桓齊察知愛女心意，低聲笑道：「珍兒，爲父知妳心意，不管韓仲屛心性人品如何，總對妳有救命大恩，不可不表示謝意，其實這也不算甚麼，爲父先有恩於他，他投桃報李，何況爲父早與他先有約定，故而無須耿耿於懷。」
　桓愛珍詫道：「爹與他早有約定，爲何女兒毫不知情？」
　九指雷神桓齊微笑，說道：「如非爹一顆霹靂雷珠他已化爲異物了，他爲了相助金塔寺天象活佛，破去不解奇毒，翦除梁丘皇黨羽乞賜一袋雷珠，爹慨然應允，但須治癒珍兒妳爲交換，先將霹靂雷珠賜贈。」
　桓愛珍道：「他倒遵守信諾。」
　「他能不遵守信諾麼？日後他仍須爹霹靂雷珠之助。」
　「可惜兩袋霹靂雷珠，在身受暗算之後爲防梁丘皇搜去埋置土內，那知尋覓無着。」
　桓齊微微一笑，目注羅留華，說道：「此宅庭園景物幽麗，羅少俠不如陪小女去園內賞玩，老朽還要找邱浩東兄對奕一局。」
　羅留華應諾偕同桓愛珍離席而去。
　庭園景物宜人，花木茂盛，假山水池，亭樹畫閣，無不極具匠心，嫣紅姹紫，沁香襲鼻，令人悅目神爽。
　羅留華、桓愛珍並肩漫步在白石小徑內，忽聞前面翠篁叢中傳來媚蕩嬌笑聲，發現桃花娘子齊曉春、楊花姹女彭凌仙兩個淫娃在竹林草地坐着彼此謔笑不絕。
　二女背坐，未曾發現羅留華、桓愛珍二人。
　羅留華、桓愛珍忙繞道而行，避開二女不使發現。
　只聽楊花姹女彭仙嬌笑道：「齊姐姐，韓少俠說我們兩人奇趣天生，今後不准他人染指，小妹看來若得以一床三好，於願足矣。」
　齊曉春道：「彭賢妹，愚姐年歲較長，閱歷自比賢妹稍豐，桑間濮上，露水夫妻怎能長久？何况韓少俠情有獨鍾，漢光武微時嘗日爲官莫如執金吾，娶妻當如陰麗華，他心目中已暗戀一人。」
　彭凌仙詫道：「齊姐姐怎知道？難道是桓山主之女桓愛珍麼？」
　齊曉春道：「這倒不是，韓仲屛暗中戀慕的乃三才院狄洛院主愛女狄雲鳳郡主，但鳳郡主卻不假他顏色，冷言冷語，再不就是嚴詞斥責。」
　「鳳郡主美艷出塵，風華絕代，小妹久已聞言，可惜緣慳一面，韓少俠豈非單相思成空麼？」
　「這也不見得，韓少俠不是叛離梁丘皇麼？所作所爲，雖俱是與梁丘皇怨如海深，誓不兩立，半亦爲讓狄雲鳳瞧瞧他韓仲屛也是個英雄人物，使其刮目相看。」
　齊曉春忽曼嘆一聲，道：「可是有些話不是妳能說的，至少韓少俠剛愎狂傲，性嗜漁色，怎獲狄雲鳳青睞，別說是鳳郡主，就是妳我日後若終身有託，也無法容忍床頭人移情別戀，到處留情。」
　彭凌仙默然無語。
　忽聽齊曉春嬌笑道：「賢妹別操心了，我們去瞧瞧韓少俠練功完了沒有。」
　這些話卻是搜魂閣羅匡散透給桃花娘子齊曉春聽的，言者有心，聽者有意，卻被桓愛珍無意聽見，不覺心冷，更羅留華年少翩翩，與韓仲屛不相上下，自己因韓仲屛救命之恩，卻無別的用心。
　這時羅留華道：「前面不遠畫閣建築瑰麗，崇樓高簷，必有可賞心悅目之處，姑娘願登臨一遊麼？」
　桓愛珍輕頷螓首，盈盈與羅留華並肩走去。

×　×　×

　江濱垂柳抽青泛綠，籠烟如絲，碧波粼粼，帆影片片。
　一株老柳上繫着一艘無篷魚舟，艙中正是梁丘皇與匡散相對而坐。
　匡散冷笑道：「梁院主未免操之過急，不錯，韓仲屛已回至浣花村，但梁院主目的還是除掉叛徒呢？抑或志在安然救出妻小。」
　梁丘皇道：「在下妻兒未在浣花村麼？」語氣冷漠如冰。
　匡散哈哈大笑道：「院主寶眷落在浣花村，老朽早就護送返回三才院了。」說着面色肅然，沉聲道：「現在却好！院主弄巧成拙，率領華山之衆趕來浣花村，非但老朽無法探詢寶眷囚禁之處，而且韓仲屛業已蓄意相待院主入伏。」
　梁丘皇似已先入爲主，爲陰司秀才于冰那封書信所動，微微一笑道：「在下如非胸有成竹，豈可貿然前來，只要匡老置身事外，定可穩操勝算。」
　匡散不禁一怔，說道：「原來梁院主已探明寶眷下落，好，老朽誰也不帮，置身事外，但老朽只能制止老朽昔年同道屬下，韓仲屛約請的人手甚多，恕老朽無能爲力。」
　梁丘皇雙眉一揚，大笑說道：「說來匡老也許不信，俟在下到達浣花村時，逆徒約來人手已是散去，僅剩下匡老屬下同道。」
　匡散大感愕然，詫問道：「這是爲甚麼？」
　「在下相救妻兒，誅叛徒乃名正言順之事，武林再大，也抬不過一個理字，多說無用，匡老，你我何不一同前往便知眞假！」
　匡散笑道：「老朽如不偕同院主前往顯得情虛，但容老朽再晋一言，凡事欲速則不達！操之過急適得其反，韓仲屛心計狡智卓絕，院主請勿掉以輕心。」
　梁丘皇道：「多謝匡老指教，請！」

×　×　×

　就在浣花村羣雄會宴後深夜，搜魂閣羅匡散動身去江濱候晤梁丘皇後，陰司秀才于冰獨自一人閃入韓仲屛房內，見齊曉春、彭凌仙二女不在，大感驚訝道：「二位姑娘不在麼？」
　韓仲屛笑道：「大敵當前，那有心情歡樂，于兄前賜贈那兩招半劍法猶未能全部參透神髓，在下正在思索招中變化！」
　于冰道：「以老弟聰穎不難悟徹玄奧，此乃于某在院主藏書室竊來，諒梁丘皇以其殘缺不全，所以棄之塵封，于某發覺雖僅兩招半劍式，卻威力無匹，惜于某資質愚鈍未能參透。」
　韓仲屛道：「不錯，的確威力絕倫，在下雖僅能發揮劍式七成威力，諒可重創梁丘皇。」
　于冰忽長嘆一聲，道：「那些自命不凡老而不死人物彼此商談，被于某無意聽見，他們說梁丘皇如爲相救妻兒，清除門戶，那麼，梁丘皇師出有名，自無出手相助之理，除非證實梁丘皇係當年北天山主兇。」
　韓仲屛冷笑道：「難道他不是麼？」
　于冰答道：「不瞞老弟，當年北天山之事于某未曾參預，而且梁丘皇守口如瓶，于某無法證實，據他們那些老鬼推測，另有其人，梁丘皇只不過是助紂爲虐的帮兇而已。」語聲略略一頓，又道：「不過，此人是誰，只有梁丘皇知道，如果老弟能制勝梁丘皇，則一切迎刃而解。」
　韓仲屛兩道劍眉一皺，道：「在下畏忌的就是梁丘皇身懷有不解奇毒，除此在下雖未必能勝，亦無必敗之理……」說時嘆息一聲道：「于兄命在下故作狂傲，其實在下習性雖有傲慢，但也知分寸，也許這班老鬼見在下自負不凡，故而决計袖手。」言下似有埋怨于冰之意。
　于冰哈哈一笑道：「老弟，你眞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如低聲下氣，恭順謙虛就能獲取這些老鬼好感麼？倘或不信，老弟不妨試試如何？」
　韓仲屛思索良久，權衡厲害，緩緩立起，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身爲晚輩，又是生死關頭，即使卑躬屈膝有何不可，匡老還在麼？」
　于冰道：「匡老已去江濱了。」
　「那麼在下只有一人前往了。」言畢昂然跨出室外而去。
　天地二老、川東二矮等武林羣雄寓居東南院牆內一幢精緻小四合院內，說四合院卻非四合院，只是一棟軒榭，卍字粉堊白牆，天井院落，廳堂軒屋不下十數間，環牆滿植桃李，紫紅繡白，繽紛似錦。
　月洞門前分立着黎環，郝元霸兩人，目睹韓仲屛獨自一人快步走來，兩人抱拳施禮道：「韓少俠。」
　韓仲屛抱拳還禮道：「在下有事要見桓山主，有勞兩位通稟。」
　郝元霸哦了一聲道：「韓少俠眞來得不巧，桓山主携同愛女及羅少俠方才離去了，後天必然返轉，少俠有事麼？」
　韓仲屛聞言大感失望，道：「在下爲除殺梁丘皇而來，恐計有未全，故煩請桓山主代向院內所住武林前輩求救，既然桓山主已離此地他往，不知還有那位老前輩在！」
　郝元霸微笑道：「少俠也是此地半個主人，實用不着我們通報，請逕自入內便了！」
　黎環忽面向門內高聲道：「韓少俠來訪。」肅客右手一擺，含笑道：「請！」
　韓仲屛笑謝了一聲，飄然走入。
　廳屋內隱隱聽得落子之聲，但見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正與六眼靈獮霍元揆聚精會神對奕，霍元揆黑子被白子一着吃了一角，棋勢瀕危。
　鐵筆振九州田非吾坐着一旁觀戰，三人均屛息無聲。
　韓仲屛久聞這三人嫉惡如仇，尤其是鐵筆振九州田非吾最性情剛烈，耿直磊落，甚難講話，無如人已進來，又不便退身，只有硬着頭皮，躬身一揖，笑道：「三位前輩雅興不淺，晚輩冒昧闖進，甚感不安。」
　六眼神獮霍元揆頭也不抬，冷冷說道：「既然知道攪擾老猴兒的奕興，現在何不離去？」
　韓仲屛不禁僵在那兒，面紅耳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鐵筆振九州田非吾道：「韓少俠有事麼？請坐！」說着已起身向左列擺設太師椅走去。
　韓仲屛道：「晚輩遵命。」欠身坐於下首。
　田非吾神態冷漠如水，不無笑容，道：「韓少俠何事見教？」
　「不敢！」韓仲屛神態甚是恭敬，道：「梁丘皇率擧山之衆即將來犯，晚輩只覺獨力難支，特來求救老前輩並望鼎力協助。」
　田非吾哈哈大笑道：「韓少俠業已名動江湖，威震武林，金塔寺使五行院殺手悉數葬生，一擧燬五行院成爲瓦礫，如今梁丘皇率衆前來，諒少俠智珠在握，必穩操勝算，何必自謙忒甚，老朽等並非不願相助，怎奈梁丘皇師出有名，實不得已爾。」此言無異拒韓仲屛於千里之外。
　韓仲屛聞言忖道：「相助金塔寺殲敵

，攻毀五行院，均非自己所爲，但自己能否認麼？」既然于冰都能做下如此轟轟烈烈的大事，自己又何嘗不能，不禁激發了天生偏傲之性，霍地立起，冷笑道：「話不投機半句多，恕在下告辭。」拂袖向外走去。

耳聞霍天揆道：「田兄這等人理他則甚，就拿他同兩淫婢在一處言笑無忌，便知此人心性本非良善，他與梁丘皇全係爲了私怨報復，我等不如及早退身爲妙。」

田非吾道：「不可，我等宜來去分明，等匡老回來再說，就是梁丘皇來犯，也可言明置身事外。」

韓仲屏才知于冰所言不虛，撇着一腔怒氣返回居處，只見于冰仍坐在室內守候，不禁忿然冷笑道：「悔不聽于兄之言自討無趣！」

于冰詫道：「難道桓山主也語氣不善麼？」

韓仲屏便將詳情說出。

「難怪！」于冰太息道：「老弟頭一個便遇上最難講話的人，有道是求人不如求己，于某以爲老弟可以獨任其難，老弟難道還不如于某麼？」

韓仲屏點點頭，鼻中冷哼一聲道：「在下也是這般想法，只可惜桓山主離此地他往了，雖說兩三日內返轉，恐似未定數，不然求贈霹靂雷珠，必可制梁丘皇於死地。」

于冰略一沉吟道：「據于某猜測，桓山主身旁霹靂雷珠恐已用罄，聞得霹靂雷珠威力極大，不但配製合成藥物覓取不易，而且練成也費時甚久，數量更少，大概桓山主離此諒爲了配製雷珠而去。」

韓仲屏忽冷笑道：「對，求人不如求己，于兄，你我能用的人手究有多少？」

于冰屈指算算，道：「二十餘人，但匡老的同道能爲我用就不止此數了。」

驀地，窗外隨風傳來一聲尖銳刺耳破空哨音。

于冰面色一變，說道：「諒村外伏樁發現梁丘皇黨羽侵入了，不然不會旗花傳警！」

韓仲屏忙道：「梁丘皇未去江濱赴約麼？怎麼來得這麼快！你我速去察視！」

「不！老弟獨自前往，于某僅能在暗中相助。」

韓仲屏醒悟于冰絕不能被梁丘皇看出破綻，也不答話，急掠而出。

正好桃花娘子齊曉春、楊花姹女彭凌仙找來，匆匆數語，偕同掠向浣花村外而去。

×　×　×

浣花村外瀰漫着濃重殺氣，花間柳蔭中藏匿着魑魅魍魎，僅見五行院殺手翟羽、長沙金府霸主金萬森，杭州上天竺擁翠山莊莊主丘玄璣四人，以翟羽爲首均是勁裝捷服，雄威森冷，殺氣逼人。

翟羽目注浣花村方向抱拳宏聲道：「在下六合門五行院門下翟羽，請匡老英雄答話。」

一株參天合抱古樹後現出一人，慢步走向翟羽而去，正是令人頭痛棘手的奪命閻羅桑逸波。

翟羽目睹桑逸波現身，不禁心神暗凜，身不由主的退後一步。

桑逸波冷冷一笑道：「匡閻羅不在，老夫可代他作主，你等傾巢來犯，是否意欲決一死戰。」

翟羽躬身答道：「不敢，翟某奉梁院主之命來此面見匡老英雄相求交出韓仲屏叛徒帶回治罪，並無他意！」

桑逸波略一沉吟，頷首道：「韓仲屏確實在此，不過你等有無把握可將韓仲屏帶走。」

翟羽道：「只要桑老英雄不出手干預，諒可手到擒來。」

桑逸波哈哈大笑道：「這倒未必，梁丘皇清理門戶，那是五行院私事，老夫等決不插手過問。」

翟羽聞言暗感欣喜，抱拳一揖道：「但願老英雄說話算話！」

桑逸波冷笑道：「老夫一向言出如山，說一不二，老夫等來浣花村，爲與匡閻羅商計另事，非爲敵對梁丘皇院主而來。」說着面色一寒，又道：「縱使老夫等置身事外，但韓仲屏却非易與之輩，汝等恐難全身而退。」言畢目光向四外林木巡視了一眼，忽騰空拔起，疾逾飛鳥般落向浣花村內。

突然韓仲屏身形現出，面寒如冰，望翟羽飄然走來。

翟羽面色一變，厲喝道：「叛徒，還不束手就擒，相隨翟某回見院主領罪！」

韓仲屏陰惻惻一笑道：「翟羽，你不怕死麼？在下業已盟下一條誓言，凡五行院之人見得在下必死無疑，你納命來吧！」話落手揚，袖底三點金芒疾射而出，快速無倫，三點金芒已自觸及胸前。

翟羽知韓仲屏出手快極，却料不到如此之快，不禁大驚，身形疾挪移位，意欲撤刀出鞘。

那知韓仲屏身法捷如鬼魅，三點金芒宛若附骨之蛆般不離胸口，翟羽竟無法撤出鋼刀迎擊，不禁嚇得魂不附體。

那金萬森、丘玄璣、鄧元超也不禁駭然變色，互望了一眼，知如不出手相助，恐翟羽必遭無倖。

三人同一心意，縱身竄出，大喝揮掌攻向韓仲屏，狂飈濤湧。

韓仲屏迅疾退身，三點金芒倏斂，朗笑一聲，肩頭長劍驚天虹飛奔捲，劍勢蘊藏無窮奧妙變化，金蛇亂閃，使人目眩神亂。

只聽金萬森發出一聲狂叫，身形倒撞，但見金萬森一支右掌離腕飛墜，血噴如注。

丘玄璣、鄧元超大驚倒躍退出。

韓仲屏冷笑道：「助紂爲虐之輩，削掌微懲，還不及時回頭。」

這時林木中突竄出金獨白，鄧雅飛兩人。

金獨白忙與其父點上穴道，止住血溢敷藥裹紮。

鄧雅飛戟指罵道：「韓仲屏，你叛逆犯上，猶敢行兇傷人，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韓仲屏陰冷一笑道：「我知你與金獨白，丘象賢人稱江南三英，武功也不弱，却在我眼中猶若螢末之光，不堪一擊，你等不自量力，助紂爲虐，兵刃無眼，不死必傷怪得誰來，讓我相勸及早回首，尙可

免去一死。」

鄧雅飛冷笑一聲，手中飛芒鎚呼地打出。

飛芒鎚乃軟兵刃，俗說一寸長，一寸强，鄧雅飛又將其悟研出神奇招式，堪稱一絕，一出手振腕之間，只見芒鎚漫空而至，生似十數柄飛芒鎚同時出手。

韓仲屏亦知厲害，尤其鎚索非金非鐵，乃蛟筋編成，非神物利器干將莫邪之屬無法割斷，但已想出克敵制勝之策，只見寒虹過去，洒飛出萬朵金星，起了一片劍鎚交擊之聲，劍無虛發將芒鎚磕飛轉勢。

芒鎚雖然轉勢，但仍綿綿不絕由另外方向攻擊韓仲屏，而且觸發鎚內飛芒針凌空急射而出。

那知芒雨飛針觸發之際，突聞韓仲屏一聲長笑，人已騰空拔起，夾着漫空劍影流芒飛攫而下。這人劍合一撲標之式，金萬森、鄧元超、丘玄璣三個老江湖駭然神凜，便知鄧雅飛凶多吉少。

此刻，金獨白救治其父金萬森事了，見狀不由大喝一聲，長劍一式「金針度厄」，身隨劍出，刺向凌空襲下的韓仲屏而去。

驀聞韓仲屏又是一聲長笑發出，漫天劍影流芒倏斂，現出身影，只見鄧雅飛、金獨白兩條身軀震得飛出兩丈高下，飛芒鎚青鋼劍脫手墮地。

丘玄璣發現金獨白、鄧雅飛鮮血染汚右半邊身子，昏死在地，不由大駭，他始終不曾察知韓仲屏劍招來歷路數，只覺委實鬼神難測。

其實，韓仲屏亦未悟澈玄奧，而且僅能使出六成功力，即使如此，韓仲屏不由信心大增，暗道：「這半招劍法就如此威力神奇，其餘兩招諒可致梁丘皇死命了。」

一忖念之間，人竟望翟羽走去。

翟羽目睹韓仲屏斷了金萬森一隻右掌，又連續傷了金獨白、鄧雅飛兩人，不覺心神猛凜，知今日不易生離浣花村，除非梁丘皇及時趕至。

此刻，翟羽發現韓仲屏面泛濃重殺氣向自己走來，不禁神色大變，大喝道：「上！」林間人影紛紛疾閃而出，步履如飛佈成「天罡殺陣」，連翟羽恰滿卅六天罡之數。

韓仲屏悚然一驚，倏的止步，瞧出天罡殺陣密佈殺機，只要一陷身陣中，便有殺身之危，遂凝目觀察陣勢變化，悟思如何破陣之法。

浣花村外雖然花林似錦，也有參天古木，正南方有兩株合抱古楠，枝葉密翳，連蔭接抱，密林中却隱着五行院主梁丘皇、搜魂閻羅匡散兩人。

匡散道：「梁院主現在相信老朽的話了吧，韓仲屏已非當日阿蒙，你那卅六天罡殺陣未必殺得了他，除非梁院主你親自出手！」

梁丘皇面色冷肅，道：「匡老知否叛徒適才所用的劍招傳自何人？」

「老朽也知之不詳！」匡散搖首答道：「但他隱約吐露此乃無師自通之學，得自五行院內藏珍庫內一頁抄本，晦澀玄奧，足足耗費了三年工夫才悟徹！」

梁丘皇暗中一驚，忖道：「爲何我不知此事，莫非老鬼用移花接木之計暗藏在五行院內？」

他心指老鬼並非絕頂崖洞黑袍老叟，而是六合門主。

梁丘皇他有太多的心病，內懼六合門主，外忌那絕頂崖洞的黑袍長鬚老者，更受制於番僧呼延罕。

關於六合門主，武林中均莫知其人之有無，能看見的僅三才院主狄洛、狄雲鳳父女及五行院主梁丘皇寥寥數人。

因此梁丘皇疑心六合門主將絕學秘譜藏在自己五行院庫中，每次謁見六合門主時，均有狄洛在旁，雖說六合門主走火入魔，終年靜坐於榻上，却神態如常，更有重重奇門禁制，有心取代六合門主之位，恐一擊不中反作法自斃，爲此投鼠忌器。

匡散見梁丘皇沉思不語，淡淡一笑道：「梁院主如不親自出手，恐三十六天罡盡遭毒手！」

梁丘皇不禁冷笑道：「匡老不要太將逆徒估量過高，須知卅六天罡殺陣威力無匹，逆徒武功再高，入得陣中不死必傷，何況他只有獨自一人。」

「韓仲屏並非獨自一人尙有翼黨。」

說時忽見浣花村內十數人相繼現出，由桃花娘子齊曉春、楊花姹女彭凌仙爲首疾掠如飛望韓仲屏身前聚集。

那面丘玄璣、鄧元超、金萬森三老業已將金獨白、鄧雅飛救醒，雙燕堡主葉楚雄偕同葉玉蓉、程映雪二女趕至集商攻退之計。

梁丘皇冷笑一聲道：「原來是一雙淫蕩賤婢！」

匡散道：「除了二女外，梁院主均能識其來歷麼？老朽只知個個都是兇殘狠毒之輩。」

梁丘皇忽長嘆一聲道：「兵凶戰危，難免傷亡，在下惟能期望者就是匡老！」

匡散面色微變，詫道：「老朽事前已言明，無法左右袒，更無法出手相助。」

梁丘皇搖首道：「匡老誤會在下之意了，在下只求能知妻兒下落，不過在下如能制住叛徒，恐逆徒抵死不吐。」

匡散頷首微笑道：「老朽業已遣出多人探訪韓仲屏經常落脚之處，諒不久必有確訊到來！」

梁丘皇聞言泛出一絲驚喜之色，道：「匡老所說不久是指三兩日內，抑或片刻之後。」

匡散目光沉凝須臾，答道：「依老朽料測，不出兩個時辰必有訊息到來，否則，院主非將韓仲屏生擒活捉不可，韓仲屏是人，那有人不怕死的！」

梁丘皇道：「在下就等兩個時辰！」

就在這株參天古幹枝葉密翳樹枝上貼着一黑衣人，身形隨風搖曳，暗道：「兩個時辰，老夫也等兩個時辰！」

驀地，韓仲屏黨羽十數人紛紛撲入天罡殺陣中。

桃花娘子齊曉春、楊花姹女彭凌仙二女爲首，右手握劍，左拳緊握，一入陣中，立即有異常態，媚笑冶蕩，穿得又薄，似一層輕紗籠罩，胴體隱約可見，撩人邪念。

殺手見狀不禁心旌猛搖，風送幽香撲鼻，更血脈賁張，幾難把持。

只見劍光連閃，慘呼騰起，一雙殺手

糊裏糊塗被兩淫蕩妖女劍劈兩斷。

齊彭二女得手之際，方再欲擇人而誅，忽見眼前閃現葉玉蓉、程映雪二女，葉玉蓉厲叱道：「淫婢胆敢逞兇，還不納命來！」

葉、程二女著名女中羅刹，雙劍起處，無不是狠毒辣招，頓時四女打得難分難解。

隨同齊曉春、彭凌仙二女，凶邪均已發動猝襲，刄光電閃，兔起鶻落，殺聲震天。

韓仲屏忽振吭發出一聲長嘯，身形疾拔而起，半空中化爲飛鷹攫兔，頭下足上，穿入天煞殺陣，雙足甫一沾地，即發現黨羽數人已喪身在殺手聯臂刀陣之下，慘嗥未出，即劈成數截，鮮血噴濺，慘不忍睹。

天煞殺陣爲齊彭二女殺了兩名殺手，立即補入兩人，湊滿卅六天罡之數，一見韓仲屏侵入，翟羽率同八名殺手佈成九宮連環，橫刀繞着韓仲屏快步疾轉。

在九宮陣式之外圈，更又是九名殺手反方向疾轉，正反九宮運行，刀光映空生寒，振腕起處金星飛洒，令人眼花撩亂。

韓仲屏在陣中屹立如山，兩目不瞬，劍尖上指，唇角泛出冰冷森寒笑容。

不言而知，一擊出手無異石破天驚，立即血濺五步，屍橫七尺。

但，誰也不願輕易出手。

驀聞數聲尖銳慘呼，四女拚搏勝負已判，齊曉春、彭凌仙二女已變成兩具血人般，罹受數處要害重創　鮮血染汚溢流不止，仍自出劍力攻。

葉玉蓉、程映雪二女身上亦自帶傷，劃破多處口子，鮮血透衣。

齊曉春獰笑道：「賤婢，妳們不知姑奶奶劍上有毒麼？」但已出劍無力，身軀搖搖欲傾。

蓬的一聲，彭凌仙業已倒地不起。

葉玉蓉、程映雪二女猛感體內有種痲木感覺陣陣襲湧，情知齊曉春之言不假，忙躍身陣外。

雙燕堡主葉楚雄見二女帶傷，面色慘白，極爲憂急，疾掠上前道：「蓉兒，雪兒，傷勢不重麼？」

葉玉蓉道：「爹，女兒與雪妹傷勢雖不重，但劍傷有毒！」

雙燕堡主葉楚雄聞言大驚失色，疾向桃花娘子齊曉春掠去，身未落地，齊曉春業已倒下氣絕斃命。

彭凌仙先齊曉春倒地，並未氣絕尙有餘氣。

葉楚雄如同瘋狂般抓起彭凌仙，大喝道：「速交出解藥，不然老夫將妳碎屍萬段！」

彭凌仙吐聲如縷道：「解藥須向韓……索……取。」頭一歪氣息已絕。

葉楚雄不禁一呆，向韓仲屏索取無異虎口討食，只聞身後傳來桑逸波語聲道：「老朽現有解藥，葉堡主請拿去治癒令媛，還望葉堡主及丘莊主三位急流勇退，免遭不測之禍。」

雙燕堡主猛地旋身，只見奪命閻羅桑逸波掌中托着兩粒朱紅清香撲鼻丹藥，急忙接過，道：「葉某遵命！」

桑逸波轉身望浣花村掠回。

葉楚雄忙將兩顆丹藥與二女服下，忽聞另一語聲傳入耳內道：「葉楚雄，異心背叛自尋死路，孽障韓仲屏片刻卽要授首，你速與金萬森、丘玄璣、鄧元超回至三才院候命。」

聽出是梁丘皇語聲，不禁暗暗打了一寒顫，忙轉身與丘玄璣三人低語。

鄧元超道：「原來院主已趕來了，我等遵命撤回三才院就是。」

葉玉蓉、程映雪二女服下丹藥後，毒性立解，雙雙躍落葉楚雄身前。

葉楚雄低喝道：「不要多言，快隨爲父等趕回三才院去！」

二女互望了一眼，急隨葉楚雄等人撤走。

九宮內外兩圈尙自正反疾繞不停，韓仲屏原式不動，屹立如山，十數凶邪亦沉椿巍立。

突然，猜知何時最外面兩圈十八人，亦循正反方向飛繞，只聽翟羽一聲大喝，九柄兵刄倏地出手。

寒光疾閃了閃，雙方僅交手一擊，五行院九名殺手仍退一處不動，只見三名凶邪目光變黯淡吊滯，兵刄脫手墮地，軀體突變成兩半，自顱至尾分向倒下，五臟六腑隨着鮮血急湧濺噴溢流滿地，腥氣刺鼻欲嘔，慘不忍睹。

其餘凶邪均罹受輕傷，爲犀利刀鋒劃破一條血口，見狀不禁駭然變色。

韓仲屏自始至終不曾出手，見狀也不由暗感心驚，面色一變，喝道：「翟羽，血債血還，你難逃一死！」不待翟羽答言，目光向身側黨羽望了一望，長劍疾揮。

其餘凶邪知韓仲屏之意，分向攻取一名殺手，迅如雷霆掣擊。

翟羽大喝道：「九宮連環！」

狂飈怒嘯，寒濤疊湧。

但，僅一霎那工夫，風定電歛。

三十六天罡殺手屍橫塵埃十一人，腰斬藕斷，顱裂肩飛，韓仲屏黨羽悉數斃命，死狀厥慘，不忍卒睹。

翟羽面色慘厲，左臂連肩斷落，身形搖搖如傾……

這時，藏身樹上的匡散、梁丘皇兩人瞧得一清二楚，爲之暗感駭然。

梁丘皇目中殺機逼泛，正要啓齒之際，忽見一條身影疾逾猿猱騰身上樹，現出一身形瘦小紫膛臉老者，低聲口稱匡散爲老爺子，道：「梁院主家小已探明囚在瞿塘峽口削壁上山腹洞內，韓仲屏有人嚴密看守。」

匡散目注梁丘皇道：「院主，你我趕往相救如何？」

梁丘皇欣喜不勝，略一沉吟道：「容在下殺了逆徒再說，只須片刻工夫。」話落人出，電瀉落地。

韓仲屏目睹梁丘皇現身，不由爲之心神猛震，身形後退了兩步。

梁丘皇向翟羽道：「你們回去吧！」

翟羽忙伸手在地下搶拾自己斷臂，率衆轉身退走，轉眼走得一乾二淨。

梁丘皇沉聲道：「韓仲屏，你還認得老夫麼？」

韓仲屏淡淡一笑道：「自然無不識之理，你便是五行院主梁丘皇。」

（未完・卅三）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